

俄罗斯研究

汪道涵 题



目 录

俄罗斯政治与经济

- 3 官晓萌 / 从第七届杜马选举看当代俄罗斯政党政治
- 24 李洋 / 俄罗斯的现实经济困境及深层原因探讨
- 49 马博 / 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评析——动机、愿景与挑战
- 76 邓沛勇 / 1917年前俄国石油工业中外资垄断集团及其影响

中亚研究

- 105 焦一强 / “继承”还是“决裂”：“后卡里莫夫时代”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政策调整
- 132 张晓慧 肖斌 / 吉尔吉斯斯坦社会运动中的政治暴力：基于案例的比较分析
- 162 张栋 董莉 郑红媛 / 中亚五国经济和金融发展情况的比较研究(2009-2016年)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冯绍雷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刘 军

本期执编：肖辉忠

封面设计：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021-62233816; 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年6月28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7 年第 3 期 (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Гуань Сяомэн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партий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седьмых выборов в Госдуму..... (3)

Ли Ян

Анализ реальны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трудностей в России и их основных причин.....(24)

Ма Бо

Анализ российской «восточной стратегии»---мотивация, видение и проблемы (49)

Дэн Пэйюнь

Иностранные монополии в нефтя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до 1917 г. и их влияние (76)

Цзяо Ицян

«Наследование» или «разрыв»?-Корректировка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в эпоху после Каримова»..... (105)

Чжан Сяохуэй, Сяо Бинь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насилие в социальных движениях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отдельных случаев..... (132)

Чжан Дун, Дун Ли, Чжэн Хунюань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и финансо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пяти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2009-2016 гг.)(162)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17 年第 3 期 (双月刊)

Contents

Guan Xiaomeng

On Contemporary Russian Party Politics in the 7th Duma Election (3)

Li Yang

On Russia's Real Economic Predicament and its Root Causes.....(24)

Ma Bo

On Russia's "Turning East" Strategy: Motives, Vision and Challenges (49)

Deng Peiyong

Foreign Monopoly Groups in Russian Oil Industry before 1917 and Their Influences..... (76)

Jiao Yiqiang

"Inheriting" or "Break" from the Past: Uzbekistan Foreign Policy Adjustment in "Post-Karimov Era".....(105)

Zhang Xiaohui, Xiao Bin

Political Violence in Kyrgyzstan Social Movements: Case-based Comparative Analysis..... (132)

Zhang Dong, Dong Li, Zheng Hongyua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conomic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Fiv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from 2009 till 2016..... (162)

俄罗斯政治与经济

从第七届杜马选举看当代俄罗斯政党政治*

官晓萌**

【内容提要】普京第三任期以来,俄罗斯进行了一系列与政党和选举相关的立法改革。与普京一、二任期的政党制度相比,新的法律法规确实体现了一定的宽松性,俄政坛上涌现出了一大批新的政党。综合分析第七届杜马选举的背景和过程,可以看出,新法规也起到了为政权党提供制度性保障的功用。强大的制度保障和稳定的政权党相互作用,使俄罗斯政治格局中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循环:以制度保障选举胜利,以选举胜利保障立法权,以立法权寻求更有利的制度保障。

【关键词】俄罗斯政党 俄罗斯杜马选举 统一俄罗斯党 俄罗斯政治

【中图分类号】D751.2; F1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7)03-0003(21)

俄联邦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于2016年9月18日按照混合选举制进行:450个杜马席位中的225席按照比例制从联邦统一选区选出,其余225席按照相对多数制从225个单席位选区产生。此次选举最终以统一俄罗斯党压倒性的优势结束。统俄党在联邦选区取得54.1%的选票,获得140个杜马议员席位;在单席位选区中获得225个席位中的203席,共获得343个席位,重夺“宪法多数党”的地位。在第七届杜马中,席位数排在统俄党之后的是俄罗斯共产党(42名议员)、自民党(39名议员)、公正俄罗斯党(23名议

*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责自负。

** 官晓萌,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讲师。

员)。祖国党(Родина)和公民纲领党(Гражданская платформа)在单席位选区各有一名候选人当选,还有一名独立候选人(该独立候选人为统俄党成员)进入第七届杜马。^①

对于选举结果,有学者从俄罗斯国内政治力量变化分析,也有学者从克里米亚独立并加入俄联邦后的俄罗斯国民情绪角度解读。在2011年和2012年的选举后,统俄党和普京本人的支持率都大幅下降。普京的支持率从2008、2009、2010年接近60%,下降至2011、2012年平均支持率不足50%。然而从2014年3月起,其支持率开始从45%急速上升,2015年至2016年上半年,其支持率一直保持在70%以上。^②这一支持率发生转折的时间点,恰与克里米亚议会宣布从乌克兰独立并申请加入俄联邦重合。统俄党作为支持普京政策的政党,似乎也得到了支持率升高的“红利”,在2015年和2016年,其支持率保持在50%以上。

克里米亚独立并加入俄联邦后,俄罗斯国民爱国情绪高涨,由此而来的普京和统俄党的高支持率是统俄党胜选的重要因素之一。但统俄党取得宪法多数党地位,是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制度保障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本文试图从第七届杜马选举前俄罗斯政党发展的大背景入手,分析普京第三任期以来,俄罗斯在政党、选举领域的重要立法改革及其深层次影响。在此基础上对新一届杜马选举以及政权党最新发展进行研究,力图对俄罗斯当前政党格局做出分析和解读。

一、梅普组合时期及普京第三任期俄罗斯政党制度与政党发展

(一) 梅普组合时期的俄罗斯政党发展

当代俄罗斯政党的发展具有其特殊的轨迹。从普京第一任期开始,俄罗斯的政党活动得到了制度性的规范,但政党间的竞争逐步减弱,政权党长期保持一党独大的地位。

① Выбор 2016 на RIA.RU. 2016.09.23. <https://ria.ru/infografika/20160918/1476912507.html#/summary>. =

②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ндикаторы. Электоральные рейтинги. ФОМ. 2016.02.26. <http://bd.fom.ru/pdf/d07pi16.pdf>

梅德韦杰夫在其总统任内出台了一系列与政党、选举相关的立法，如：给予没有超过障碍线、但取得一定支持率的政党国家杜马席位；取消各级选举保障金；使地区立法机构中拥有党团的政党免于收集杜马选举签名等。此外他还推出了一系列立法，逐步降低对政党注册人数的要求。^①这些立法旨在促进政党间竞争，但是并没有改变普京一、二任期内奠定的政党发展的基本制度基础。

梅德韦杰夫任期末，统俄党在第六届杜马选举（2011年12月）中遭遇失利。原因有多方面：除了经济低迷引发民众对政权党不满外，梅德韦杰夫任内对联邦主体行政长官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统俄党地区选举能力下降。^②此外，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时代，新一代俄罗斯人的政治态度和参与政治的方式发生了改变；腐败问题的频发也导致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些因素共同作用，致使统俄党失去了议会宪法多数党的地位。

更值得注意的是，第六届杜马选举后，俄罗斯国内爆发了数次不同规模的集会和游行，抗议杜马选举的结果。众多抗议参与者怀疑统一俄罗斯党在竞选中存在舞弊行为。在抗议中还出现大量反对普京的口号、标语和质疑普京再次参加总统选举的呼声。杜马选举结束后，梅普组合的支持率大幅下滑。根据社会舆论基金会（ФОМ）的民调显示，第六届杜马选举后，普京支持率下降至44%（2011年初为59%，11月为51%）。^③

在抗议发生后的几年，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ВЦИОМ）就2011年底和2012年的抗议活动的原因进行了舆论调查。调查发现，当时甚嚣尘上

① 2010年以前，《俄联邦政党法》规定政党人数不得少于5万人，且在俄联邦一半以上的主体所设立的地区分支机构中，政党成员不得少于500人，其他地区分支机构中政党成员不得少于250人。梅德韦杰夫在其总统任内两次修改《政党法》，2010至2012年，《俄联邦政党法》规定政党人数不得少于4.5万人，在俄联邦一半以上主体设立地区分支机构，且这些分支机构党员不得少于450人，其他地区分支机构中政党成员不得少于200人。从2012年1月起，《政党法》规定党员人数不得少于4万人。在俄联邦一半以上主体设立地区分支机构，且这些分支机构的党员不得少于400人，其他地区分支机构中政党成员不得少于150人。

② 大串敦：“支配型政党的统制界限？——统一俄罗斯党与地方领导人”，《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2期，第101-121页。

③ Тандем следует по синусоиде. Газета.ру. 2011.12.16. http://www.gazeta.ru/politics/elections2011/2011/12/16_a_3930102.shtml

的舞弊问题，现在看来也许仅仅是大规模抗议的导火索。民众将抗议的主要原因归为对政权不满（17%），然后是对生活水平不满（8%），对于选举结果不满和怀疑选举中有舞弊行为排在第三位（7%）。^①这一调查研究揭示了俄罗斯社会抗议情绪的实质。在普京第一、二任期，俄民众与普京政府形成了事实上的“社会契约”^②，即国家不干涉公民个人生活，努力提高其福利水平，以此换得公民关注自身而对国家在政治领域的一系列“收紧”动作保持沉默。2011年底开始的经济危机使维护“契约”平衡的经济条件被打破。在这一时间点上，连续出现了一系列政治事件：莫斯科市大火之后，当局决定将时任市长尤·卢日科夫免职。在这一过程中，官方在媒体上对其职务贪腐及其他问题进行了大力宣传和猛力攻击。卢日科夫是统俄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几任政权的重要支柱，其贪腐问题的曝光极大影响了民众对政权的信任。此外，普京在统俄党代表大会上宣布“王车易位”的竞选计划，也使国内一部分期待政治生态改变的民众感到焦虑和质疑。这些政治事件综合作用，使民众对政权党的不满达到了高潮。在这一背景下，统俄党在杜马选举中的局部问题成了点燃社会情绪的火种。

（二）普京第三任期政党立法改革

经历了2011年末和2012年初弥漫着抗议情绪的选举周期，普京在其新一任期进行了一系列政党、选举立法改革，包括进一步修改政党法、简化政党注册手续等，也针对地区行政长官的直选问题提出了新的修改意见。

俄罗斯政党法（2012年3月28日通过修正案）规定，政党应该至少在一半的联邦主体拥有地区分支机构，且每个联邦主体的党员数不少于500人。^③据俄联邦司法部统计，截至2017年5月28日，官方注册的政党有76个^④，而2011年杜马选举时官方注册的政党只有7个。通过降低政党注册要

① Протестные настро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и на Украине// ВЦИОМ.Пресс-выпуск к №.2499. 2014. 01.24. <http://wciom.ru/index.php?id=236&uid=114686>

② Петров Н.А. Пробуждается ли россий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ПОНАРС Евразия. Аналитическая записка №.213. Сентябрь 2012 года.

③ Пункт 2 статьи 3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закона от 11 июля 2001 г. № 95-ФЗ «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ях».

④ Список зарегистрированн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Официальный сайт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юстиции РФ. 2017.05.28. <http://minjust.ru/nko/gosreg/partii/spisok>

求，普京第三任期俄罗斯政党发展的第一大特点，就是政党数量大幅增加。

通过观察 2012 年后新注册的政党可以发现：许多新注册的政党都是过去曾经在俄罗斯政坛上占据过一席之地的政党，只是由于普京第一、二任期内严格的政党注册规则或一些自身发展原因，暂时沉寂了一段时间。如俄罗斯人民自由党（ПАРНАС），其前身实际上是俄联邦共和党（РПРФ），是俄罗斯 20 世纪 90 年代最初成立的几个政党之一，也曾经在第一、二届杜马中拥有席位。2007 年，该党被最高法院以政党人数等不合法律规定为由，取消了政党资格，后在梅德韦杰夫时期的一系列立法改革背景下得以恢复政党地位。其领导人之一就是 2015 年被刺杀的鲍·涅姆佐夫。还有祖国党（Родина），实际上就是第四届杜马选举中出现过的一个选举团：人民爱国联盟——祖国（Народно-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ий союз Родина），该选举团后正式注册为政党。该党曾在第四届杜马中取得共计 49 个席位，但因为内部矛盾于 2006 年解散，后在 2012 年重新成立。同样情况的还有俄罗斯“绿色”生态党（Российская эколог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Зелёные»）、俄罗斯退休者社会公平党（Российская партия пенсионеров за социальную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等。

大部分新注册的政党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政治纲领模糊、简单。其中一些政党的政治纲领甚至只有寥寥数语，如市民联盟（Союз горожан）^①、社会网络党（Партии социальных сетей）的政治纲领只有六、七条说明，还不到半页纸。^②区分这些政党的主要标志是其政党名称中一些意识形态的标签，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自由主义”、“爱国”和“国家”等等。

通过对新党的领导人和成立过程进行梳理，还可以发现，一些新成立的政党不乏“统俄党”或“官方”背景。比如：社会公平共产党（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ьной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КПСС）的总书记尤·莫洛佐夫此前是统俄党党员，曾在萨拉托夫州政府工作，后负责统俄党的社会接待

① 现改组为“清洁俄罗斯党”（Кошёрная Россия）。

② 参见俄罗斯司法部网站备案的市民联盟、社会网络党政治纲领。<http://minjust.ru/ru/press/news/ustav-politicheskoy-partii-soyuz-gorozhan>; <http://minjust.ru/ru/press/news/ustav-v-serossiyskoy-politicheskoy-partii-partiya-socialnyh-setey>

工作,被认为与维·沃洛金^①“关系密切”^②。俄罗斯农业党(Аграрная партия России)曾于2008年并入过统俄党。自由公民党(Партия свободных граждан)则直接在其社交媒体介绍上,将自己的政治观点标注为“统一俄罗斯党”。

总体来说,反对派认为政党法的修改并没有改变注册的难度,政府部门还是可以找到限制条款,阻止那些对于政权来说“不合适”的组织注册。^③反对派政党也不承认政党数量的增加是政党竞争民主化的表现,反而认为这是政权党和当局为了增加自身选举竞争力的策略,通过大量注册政党稀释选举过程中的反对派力量。比如俄共批评大批带有“共产党”、“共产主义”标签的新党是选举的搅局者。^④第七届杜马选举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反对派的担心,俄罗斯共产党人(Коммунисты России)在联邦选区(比例选举制选区)获得了2.27%的选票^⑤,分流了俄共的选票。

而对2012年以来的地区立法机构选举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增加政党数量,确实一定程度上使地区选举中的政治力量分布不再集中在几个杜

① 维阿切斯拉夫·沃洛金(Вячеслав Володин)——俄罗斯著名政治人物,统俄党核心人物之一,2011年12月至2016年10月任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目前担任第七届杜马议员,曾被媒体认为有可能参加总统选举。普京在沃洛金职业生涯中影响重大。

② Вышла в свет брошюра отдела ЦК КПРФ по агитационно-пропагандистской работе «Партии-обманк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Отдел ЦК КПРФ. 2012.12.04. <https://kprf.ru/opponents/blende/113123.html>

③ Вышла в свет брошюра отдела ЦК КПРФ по агитационно-пропагандистской работе «Партии-обманк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④ КПСС не пускают в бюллетень. Коммерсант.ру. 2016.05.16. <http://kommersant.ru/doc/2988198>

⑤ Сводная таблица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выборов по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му округу. Выборы депутат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едьмого созыва. http://www.vybory.izbirkom.ru/region/region/izbirkom?Action=show&root=1&tvd=100100067795854&vrn=100100067795849®ion=0&global=1&sub_region=0&prver=0&pronetvd=0&vibid=100100067795854&type=233

马党之间。^①在一部分地区，政党间的竞争似乎有所增强，但一些学者认为，竞争的增强与政党数量的增加关系不大。真正的原因是领导层的竞选策略由过去在所有地区“发力”，改为对单独的地区施加“精准”的压力。^②

政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体现在国家部门领导人、各级别的立法机关、执行机构——联邦主体行政长官以及市级领导人等多个层面。其中联邦主体行政长官由于其在各地区的领导地位，通常掌握着大量行政资源，对于政党在该地区各级别立法机关、执行机关的选举，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普京第三任期与政党发展相关的一项立法改革，就是对地区行政长官直选引入了修正案，给予地区权利，自行决定是否进行直选。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地区行政长官的选举方法，经历了最初的全民直选与总统任命相结合（苏联解体初期）、完全的直选（叶利钦第二任期、普京第一任期），以及总统任命制（普京第二任期及梅普组合时期）。这一周期性的变化，体现了叶利钦时期联邦与权力中心松散的关系，以及普京一、二任期“垂直权力”改革的联邦管理思想。^③梅德韦杰夫在其任期末通过立法改革，恢复了联邦主体行政长官直选制度。

恢复直选的话题始于 2011 年夏，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表示直选问题“可以讨论”。普京在 2011 年 12 月 15 日的电视直播连线中，表示支持直选，但同时提出选举需要有所限制，认为候选人应该由在该地区立法机构拥

① Любарев А.Е., Шпагин С.А. Партийная реформа и динамика межпартийной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на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выборах 2012-2014 гг. Партийная реформа и контрреформа 2012-2014 годов: предпосылки,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е итоги, тенденции /Под ред. Н.А. Борисова, Ю.Г. Коргунока, А.Е. Любарева, Г.М. Михалевой. Минобрнауки России,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 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факультет истории, политологии и прав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ассоциац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науки, исслед. комитет по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му изучению партийных и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х систем. Москва: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научных изданий «КМК», 2015. С.90-106.

② Коргунок Ю.Г. Партийная реформа 2012-2014 гг. и структура электоральных размежеваний в регионах России// ПОЛИ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15. №4. С.97-113.

③ 普京在其第二任期别斯兰事件后推动联邦“垂直权力”改革。2004 年，普京通过立法改革，将地区行政长官的产生方式由直选改为总统任命制。即，由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向总统办公厅推荐地区行政长官人选，然后由总统办公厅根据其推荐向总统提出不少于两名候选人，总统决定最终行政长官人选并提交地区议会审议。2005 年 1 月，涅涅茨自治区行政长官直选后，俄联邦开始全面执行行政长官任命制。2009 年，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进行了立法修改，将候选人的提名权交给了地区议会中的多数党。

有席位的政党向总统提出，经总统确定批准后方可参与直接选举。2012年，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提议修改联邦法律，恢复地区最高行政长官直选。按照法律规定，2012年10月14日在梁赞、布良斯克、别尔哥罗德、沃洛格达和阿穆尔州举行的地区行政长官选举，采用了全民直选的方法。

然而在选举进行仅两个月后，即2012年的12月13日，北奥塞梯地区议会代表阿·马齐涅夫建议，取消地区行政长官直选，因为在选举中会发生一些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他建议在取消直选的联邦主体，由地区议会向总统提名候选人，经总统选择、确定候选人后，由议会代表从中选举地区行政长官。这一提议得到了普京的支持，他表示这种方法适用于“不稳定、有民族问题的地区”。^①很明显，这一举措是针对北高加索地区提出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建议提出的第五天，相关修正案就已经完成并提交国家杜马讨论。这种快速的动作也许意味着，取消地区直选可能并不只是北高加索地区的提议。

2013年，普京总统在法律中引入修正案，给予联邦主体选择地区行政长官的权利，即，可以用议会代表投票的方式代替全民直选。^②2013年，四个北高加索共和国：达吉斯坦、印古什、北奥塞梯和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取消直选。

虽然目前取消行政长官直选主要发生在北高加索地区，反对派及一些学者还是提出了质疑：第一，尽管这一修正案的出发点，是在民族问题严峻的地区保持稳定，但法律的通过没有考虑到所在地区普通人民的选举权利，与其他采取直选的地区相比，这部分人民的权利是否被忽视了？第二，虽然现阶段这一修正案只在北高加索地区实行，但未来是否可能会成为统俄党保证自己在地区执行机关掌权的手段，即统俄党是否会在支持率下降的情况下，利用其在地区立法机构的主导地位，通过修改地区法律取消直选，从而掌握地区行政长官人选的主导权？^③

① Синдром отмены. Власти начали избавляться от выборов губернаторов. Лента.ру. 2013.01.24. <https://lenta.ru/articles/2013/01/24/gouverneurs>

② Там же.

③ 参见 Синдром отмены. Власти начали избавляться от выборов губернаторов. 及 Цомаев А.Б. Я так считаю об отмене прямых выборов глав субъектов РФ. CIVITAS. RU. 2012.12.26. <http://old.civitas.ru/article.php?code=1856>

综上所述，梅德韦杰夫时期恢复直选时普京的表态，以及普京任内对于关键地区取消直选的举措显示，俄官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示支持地区行政长官直选，但其支持一直都附带有有限制条款。面对经济危机后的国内政治形势和民众对于政治竞争性的诉求，俄官方尽管对于某些政治领域做出了宽松、温和的调整，但是没有放弃中央对地区权力的控制。而普京一直强调直选中的政党作用，也是希望利用统俄党在各地区议会的领导地位，尽量实现候选人的“可控性”。

此外，地区行政长官通常掌握着地区的行政资源，本身就是各级选举的有力保障之一。截至 2017 年 4 月，俄罗斯联邦各主体行政长官中除了俄共党员 2 名、自民党党员 2 名，无党派人士 19 名以外，其余 63 个联邦主体行政长官全为统俄党党员。一些州长在所在地区建立了强大的选举机制，对于统俄党竞选结果有一定的保障作用。^①

二、从第七届杜马选举看当代俄罗斯政党制度

（一）从候选人的推举看政党的政治实力

根据《俄罗斯联邦杜马选举法》，候选人从被提名到正式参与到选举之中，需要经过一定的程序。^②此外，不论是政党名单^③、单席位选区候选人还是

① *Выборы-2016: новые и старые тенденции в регионах. Поликом.Ру. 2016.09.26. <http://politcom.ru/21554.html>*

② 主要程序包括：各自所在政党召开代表大会正式确定政党候选人提名（独立选举人不需要经过此程序）；准备候选人的相关文件（本人职务属性，本人及配偶收入和财产情况等）；提交中央选举委员会审核，审核通过后正式注册。经过这些程序，候选人才可以正式参与到国家杜马选举活动中。

③ 混合选举制指在选举中分别使用比例选举制以及多数选举制两种选举办法。在按照比例选举制进行的部分，政党在各个选区提出政党名单，上面列出政党在该选区的候选人，但是选民为政党投票，而不是个人。在按照多数选举制进行的部分，政党在每个选区提出具体的候选人，选民给具体的候选人投票。在根据《俄罗斯联邦杜马选举法》规定，政党名单可以分为统一联邦部分（*общефедеральная часть*）和地区部分（*федеральная часть*），也可以只有地区部分。最终一个选民得到两张选票，一张是其所在地单席位选区的选票，一张是其所在地政党名单的选票。以伏尔加格勒州的丹尼洛夫卡（*Даниловка*）为例，该州共包含 4 个单席位选区（单席位选区号 81、82、83、84）。丹尼洛夫卡位于 81 号单席位选区，因此该地选民会得到一张注明 81 号单席位选区，包含 13 名候选人的单席位选区选票，选民需从中选出一个杜马议员。此外选民还会得到一张包含 18 个政党名单的

独立选举人，还需满足一个先决条件，即，收集规定数量的选民签名，才能在俄联邦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式注册。^①

按照这一规定，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核定，共有 74 个政党有权参与第七届俄联邦杜马选举。最终经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核准，共有 22 个政党满足条件，可以提出政党名单或推举候选人参加单席位选区选举，其中共有 18 个政党推出政党名单参与比例选举制部分席位的角逐；17 个政党推出 2134 名单席位选区候选人，还有 282 名独立候选人参与单席位选区席位的角逐。

虽然政党参与选举的情况不能完全反映政党发展状况，但从下表统计的政党候选人情况还是可以看出：当前俄罗斯政坛虽然涌现出了一批新成立的政党，且也在一些地区立法机构选举中取得相应的成绩，然而在联邦层面上具备实力，能与“老牌”政治力量竞争的政党并不多。

根据俄中央选举委员会登记注册的各政党候选人基本情况进行统计，得到如下数据：

选票，选民需从中选出一个政党投票。

① 俄联邦杜马选举法规定：在前一次杜马选举中进入席位分配环节或得票率不低于 3% 的政党，以及在任意一个联邦主体立法机关拥有一个以上席位的政党，都可以免于收集选民签名。符合这一规定的共有 14 个政党：分别是第六届杜马党统俄党、俄共、自民党、公正俄罗斯党以及第六届杜马选举中得票率超过 3% 的亚博卢党；还有在联邦主体立法机关拥有席位的公民纲领、公民力量、绿党、俄罗斯共产党人、俄罗斯人民自由党、由原右翼力量联盟及其他两个政党改组的进步党、俄罗斯爱国者党、祖国党、俄罗斯退休者公平党。其余不满足上述条件的政党必须收集 20 万个选民签名（且在单独一个联邦主体内签名不多于 7000 名）。独立候选人参加选举需要收集所在单席位选区注册选民数 3% 以上的签名，如果选民人数不足 10 万人，则最少需收集 3000 个选民的签名。

表 1 参加杜马选举的政党候选人情况

	政党	单席位选区 候选人总数	政党名单候 选人总数
不需收集签名			
1	统一俄罗斯党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206	400
2	俄罗斯共产党 (КПРФ)	225	385
3	自民党 (ЛДПР)	224	313
4	公正俄罗斯党 (Справедливая Россия)	225	333
5	亚博卢党 (Яблоко)	170	307
6	公民纲领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платформа)	68	285
7	公民力量 (Гражданская сила)	35	227
8	俄罗斯绿色党 (Зелёные)	138	352
9	俄罗斯共产党人 (Коммунисты России)	224	397
10	俄罗斯人民自由党 (ПАРНАС)	111	283
11	进步党 (Партия роста)	157	338
12	俄罗斯爱国者党 (Патриоты России)	132	380
13	祖国党 (Родина)	171	287
14	俄罗斯退休者公平党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артия пенсионеров за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	/	331
需收集签名			
15	伟大祖国党 (Партия Великое Отечество)	23	345
16	农村复兴党 (Партия Возрождения Села)	1	/
17	劳动联盟 (Союз Труда)	1	213
18	自由党 (Воля) ^①	/	278
19	未来父母党 (Партия Родителей Будущего)	23	/
20	农业复兴党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Аграрной России)	/	/
21	社会改革党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ьных реформ)	/	/
22	祖国俄罗斯党 (Родная Россия)	/	209
	独立选举人	282	/

资料来源: Сведения 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ях, допущенных к участию в выборах депутатов Госдумы без сбора подписей избирателей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о статьей 44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закона от 22 февраля 2014 года № 20-ФЗ «О выборах депутат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ЦИК РФ. 2014. 10.28. <http://www.cikrf.ru/politparty/spisok/gosduma.doc>

(二) 选举活动与投票率

此次杜马选举的选前动员和竞选活动与 2011 年、2007 年相比, 可谓相

① 自由党 (Воля), 国内没有相关的翻译, 作者将之译为“自由党”。该党于 2016 年 8 月 9 日被俄司法部以“散播极端主义材料”为由, 注销政党资格。

对平静。这首先与一些客观原因相关。选举时间调整至9月^①，大选前正逢俄罗斯的暑期，多数俄罗斯民众习惯在此期间外出游玩，因此各政党除了一些媒体宣传外没有安排太多竞选活动。此外，经济低迷也是选举活动比较平静的客观原因之一。但与客观原因相比，来自于政党，尤其是政权的主观考虑，是竞选活动波澜不惊的重要原因。

统俄党在这一次选举中，没有像前两次杜马选举一样，通过强大的选前动员和行政能力调动尽可能多的民众为其投票，从而将高投票率转化为统俄党的支持率。统俄党实行这种保守的选举策略，主要有两方面的考量：第一，避免由于过度的选前动员，导致有潜在反对情绪的选民进行“抗议性”投票，将选票投给反对派。第二，希望通过有限的选举动员，使选举结果更接近于社会所承认的支持率，从而避免2011年选举后发生的一系列问题。那时统俄党积极调动选民投票，导致最终得票率远远超过社会预期的支持率，从而引发抗议情绪。^②

统俄党选前动员保守，小党竞选实力不强，部分民众对于选举态度消极，这些因素与时间、经济等客观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第七届杜马选举的投票率只有47.9%。在所有联邦主体中，只有在克麦罗沃州、秋明州、达吉斯坦共和国和图瓦共和国的绝对投票率较上届杜马选举有所增加。

（三）混合选举制的回归

本届杜马选举引发最多讨论的就是混合选举制的回归。混合选举制曾在1993、1995、1999和2003年俄联邦杜马选举中实行。2007和2011年的杜马选举，则完全按照比例选举制进行。

在俄罗斯，选择完全的比例选举制——给政党投票，还是结合多数选举制——给具体的候选人投票，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选举方法和理论问题。通常的理论认为，比例代表制更具普遍代表性，多数代表制有利于强化政府的问责体系。但从俄罗斯的经验来看，选择何种选举方式，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影响。

① 2011年杜马选举在12月。

② *Выборы-2016: новые и старые тенденции в регионах.*

普京第一、二任期除了在联邦层面推动完全实行比例选举制外，还在联邦主体和市级立法选举中积极推行比例选举制。这样做的目的，首先是从制度上更加增强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但与此同时，独立选举人的生存空间也被相应地挤压了。因为在完全实行比例选举制的地区，不愿加入任何政党选举名单的无党籍人士，被剥夺了自我提名以进入地区立法机构的权利。同时，比例选举制以政党名单形式进行选举，对于政党的自身实力和选举能力要求更高。实力雄厚的政权党配合其所掌握的行政资源，更容易在选举中占据优势。一些小党实力稍弱，过去还可以通过在单席位选区推出某些呼声较高的候选人进入杜马，而在推行比例选举制后，这部分份额相应降低，因为根据法律，至少一半以上的立法机构代表由比例选举制产生，一些地区的立法机构更完全使用比例选举制。^①俄罗斯各层级选举中实行的比例选举制，配合普京第一、二任期其他在政党、选举方面的规范立法，一方面消除了叶利钦时期的地区精英的寡头政治，另一方面，加强了政权党的优势。

在这一大背景下，领导层称混合选举制有助于提高政党间的竞争。俄罗斯联邦议会主席瓦·马特维年科称混合选举制能够“提高选举的竞争，还可以让杜马议员更加贴近选民。”^②然而从选举的实际结果来看，混合选举制的回归，是俄领导层保障政权党取得更多杜马席位的政治策略。从2016年和2003年杜马选举时国内政治情况的对比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

首先，在普京第一、二任期，俄罗斯民众经历了叶利钦转轨时期的政治、经济动荡，对于政党和选举活动的兴趣减弱，政党的作用不仅在联邦层面不明显，在地区层面更是被边缘化。2000至2003年，一些地区的政党候选人甚至经常在选举中掩饰自己的政党身份^③，某些地区还出现了大部分立法机关议员都是无党派人士的现象。^④2003年统俄党虽然在国家杜马选举中利用

① 官晓萌：“俄罗斯地区立法机关选举研究”，《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2期，第122-142页。

② В России введена смешанная система выборов депутатов Госдумы. ГАРАНТ.РУ. <http://www.garant.ru/news/526710/#ixzz4A6NbueDo>

③ Кынев А.В. Выборы парламентов российских регионов 2003-2009: Первый цикл внедрения пропорциональной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й системы. Центр «Панорама». Москва, 2009. С.17.

④ Голосов Г. Измер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их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х систем// Полис. №.4. 2001. С.71-85.

普京的影响力取得巨大胜利^①，但是其在各地区的实际政治力量却没有完全实现“碾压式”的领先。这从 2003 年 12 月 7 日举行的联邦主体地区立法机构选举即可看出，统俄党在一半以上地区没有取得大幅度优势，其中在印古什共和国的席位只有 7 席，且全部通过比例选举制取得；在伏尔加格勒州取得的席位低于俄共（俄共获得 13 席）。通过列表分析还可以清晰地发现，统俄党在按照多数选举制进行选举的单席位（或多席位）选区优势并不明显。

表 2 2003 年 12 月俄罗斯联邦主体立法机构选举情况

联邦主体	统俄党席位		总席位	百分比	席位分配： （比例选举制/多数 选举制）
	比例选举制 选区席位数	多数选举制 选区席位数			
印古什共和国	7	0	34	20.59%	17/17
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	44	38	110	74.55%	55/55
卡尔梅克共和国	12	8	27	74.07%	15/12
莫尔多瓦共和国	21	22	48	89.58%	24/24
伏尔加格勒州	11	1	38	31.58%	22/16
沃洛格达州	9	/	17	52.94%	完全实行比例选举制
乌里扬诺夫州	6	5	30	36.67%	15/15

资料来源：Выборы в регионах России (2003). http://dic.academic.ru/dic.nsf/ruwiki/1457124#cite_note-10

由此可见，普京第一任期虽然已经推动第一轮垂直权力改革，但地区精英仍不急于政党化，俄共等反对派依然在地区层面拥有很大的实力。此时混合选举制明显对政权党以及普京所坚持的垂直权力领导不利。在联邦、地区和市级选举中全面推动比例选举制，与普京第一、二任期的一系列严格政党管理的立法目的相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独立选举人、小党和区域性政党排除在竞争体系之外，并且大大挤压反对派的生存空间。

第七届杜马选举前国内的政治形势则完全不同。尽管经历了 2011 年末和 2012 年初的抗议周期，但不可否认的是，此时的统俄党已经成为俄国内独占鳌头的政治力量，其庞大的精英招募能力和行政动员能力已经没有任何

① 注：2003 年底第四届杜马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在联邦选区取得 37.57% 的选票，获得 120 个席位，在单席位选区取得 100 个席位。之后，一些受统一俄罗斯党支持者与其有同盟关系的独立候选人加入统俄党杜马党团，使统俄党在杜马中的席位数超过 225 席，成为普通多数党。

其他政党可以匹敌。2015年在11个联邦主体进行了立法机构选举，统俄党在全部11个地区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尤其在多数选举制的单（多）席位选区优势巨大。

表3 2015年9月俄罗斯联邦主体立法机构选举情况

政党	统俄党席位		总席位	百分比	席位分配： (比例选举制/多数选举制)
	比例选举制 选区席位数	多数选举制 选区席位数			
科米共和国	12	14	30	86.67%	15/15
别尔哥罗德州	18	24	50	84.00%	25/25
沃罗涅日州	23	28	56	91.07%	28/28
卡卢加州	14	17	40	77.50%	20/20
科斯特罗马州	13	15	36	77.78%	18/18
库尔干州	12	16	34	82.35%	17/17
马加丹州	7	10	21	80.95%	11/10
新西伯利亚州	19	32	76	67.11%	38/38
梁赞州	14	18	36	88.89%	18/18
车里雅宾斯克州	19	28	60	78.33%	30/30
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	7	11	22	81.82%	11/11

资料来源：根据各地区选举委员会数据总结

由此可见，经历了普京的第一、二任期及梅普组合时期的发展，俄罗斯国内政治局势与十余年前已大不相同，普京的垂直权力改革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中央-地区关系。政权党不但在联邦层面依靠领导人的影响力取得选票，更经过自身的经营，在各个地区积累了扎实的选举实力和行政动员能力，此时混合选举制对政权党来说不再是威胁。

前文提到，统俄党在此次选举中的策略是避免过度动员，担心最终得票率与民众预期相悖，因此，如何在符合社会支持率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甚至提高议会的优势地位，显然也是政权党和普京当局面临的重大课题。此时混合选举制显然能够帮助其取得更多的席位。因为即使在政党支持率相对较低的地区，只要其单席位选区候选人的支持率超过其他政党候选人即可获得席位。如果观察比例选举制选区的数据即可发现，在全俄86个联邦主体中，

统俄党在所有地区的得票率都是第一位（最低支持率为 35.12%^①，阿尔泰边疆区）。结合地区选举结果分析可以发现，虽然统俄党不一定能在所有地区保证高支持率，但是相比于其他政党，其选举实力在各个地区都是非常突出的，足以保障其在单席位选区的相对多数制投票中获得胜利。

此外，此次选前单席位选区的划分问题也引发了大量讨论。由统俄党提议，中央选举委员会通过的具体选区划分方案，遵从了城市和乡村结合的原则，即每一个选区应该既包含城市区域，也包含乡村区域。按照这一原则，在实际的选区划分中，大量的大城市被分为了几个部分，每个部分与数个乡村一起构成一个单席位选区，而在 2003 年杜马选举中，单席位选区还是遵循尽量保持城市完整的划分方式。因为大城市被几个选区分为几扇，形似几片花瓣，因此这种划分又被称为“花瓣”模式。这种规则在杜马讨论中，引起了一定的反对声音。在杜马宪法委员会对选区划分图进行讨论的过程中，杜马反对派和支持该划分方式的统俄党人，发生了极大的分歧。支持方认为这一划分“体现了各地区的人口状况”。反对方则认为统俄党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支持率低，其优势主要在乡村和中小城市，这种划分方式的实质是统俄党利用行政资源降低了反对派在一些地区的优势。^②俄罗斯经济与政治改革中心在其相关报告中对几个选区进行案例分析^③，认为选区的重新划分，打碎了城市中的反对派力量，将统俄党选举中的薄弱区域与其相对支持率高的区域重新组合，以达到降低反对派优势的效果。

最终的选举结果证明，混合选举制为统俄党带来了巨大的成功。在单席位选区中，统俄党共获得 225 个席位中的 203 席，在推出候选人的地区只有 3 个席位旁落，而统俄党放弃在一些选区提出候选人，也并不是因为其缺乏适合的候选人，而是主动让出一部分席位给小党和反对派。^④

① Сводная таблица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выборов по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му округу. Выборы депутат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едьмого созыва.

② Нарезка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х округов столкнулась с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ем в Госдуме. 2015.09.22. <http://www.rbc.ru/politics/22/09/2015/5601352a9a79477cc994337a>

③ Новая нарезка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х округов: «расщепление» оппозиции. Центр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форм. <http://cepr.su/wp-content/uploads/2015/10/Новая-нарезка-избирательных-округов2.pdf>

④ Выборы-2016: новые и старые тенденции в регионах.

三、普京第三任期政权党的发展

通过分析第七届杜马选举结果的可以发现，尽管经历了上一个选举周期的短暂失利和低潮，统俄党的实力还是远远领先于俄罗斯政坛的其他政党，但在胜利的背景下也有隐忧。

一直以来，统俄党作为政党带有强烈的“普京标志”，被认为是总统实现其治国方略的立法保障。然而作为统俄党的支持者，甚至一定时期的直接领导者，普京从没放弃过尝试在政党领域寻求统俄党之外的保障，比如公正俄罗斯党。公正俄罗斯党在成立之初虽然是名义上的反对派，但实际上拥护普京的方针政策。该党的成立，体现了普京希望对统俄党的发展附加一些制约的态度。2007年2月1日，普京在每年一度的记者招待会上，第一次提出让公正俄罗斯党与统俄党竞争的观点。不过2007年15个地区选举的结果证明，公正俄罗斯党并不具备与统俄党竞争的实力。在2007年杜马选举前夕，普京还是将自己的名字列入统俄党的联邦选区名单，领导统俄党参加杜马选举。

类似的尝试还包括组建全俄罗斯人民阵线（ОНФ）。“阵线”于2011年5月，由时任总理普京倡议成立。成立“阵线”被认为是针对第六届杜马选举前统俄党支持率不佳而推出的重要举措。阵线属于超党派政治组织，团结了一大批支持普京的社会团体和个人。其中既包括无党派人士，也包括一些政党成员，比如一些公正俄罗斯党党员。“阵线”成员通过政党（主要是统俄党）提名参加杜马选举。第七届杜马议员中包括60余名“阵线”成员，大多数代表统俄党党团，其中27人担任杜马领导职位，包括7个杜马委员会主任，19个副主任。^①

就“阵线”的政治地位和作用问题，俄罗斯各界看法不一，但普遍认同“阵线”的主要作用是保障亲总统政治力量在杜马中占据优势地位。还有许多分析家关注“阵线”与统俄党之间是否存在竞争关系。两者尽管在竞选过程中存在合作关系，但各自对对方都存有不满情绪。从统俄党角度来讲，来

^① Депутаты Госдумы –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ОНФ рассказали о законотворческих планах на 2017 год. 2016.12.19. <http://onf.ru/2016/12/19/deputaty-gosdumy-ot-onf-rasskazali-o-zakonotvorcheskih-planah-na-2017-god/>

自“阵线”的候选人占用了统俄党党员的选举名额；“阵线”方面则认为，统俄党在竞选过程中利用“阵线”，尤其是“阵线”中的受欢迎人物进行宣传，但胜选后进入杜马的大多是统俄党成员。^①可以说两者之间的竞争机制在“阵线”创立伊始就埋下了。“阵线”是 2011 年在统俄党遭遇支持率下降时期成立的，但是在 2016 年统俄党支持率提升的背景下，统俄党更希望独立取得选举胜利，而不是依靠外部力量。^②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六届杜马选举后，在“阵线”基础上成立政党的可能性曾引起广泛讨论，许多分析家认为“阵线”不仅仅是保障选举胜利的手段，更可能是普京的“政治储备”，以备在国内政局发生大的变动时，可以有统俄党以外的力量支持总统。由此可见，一直以来，普京对于政权党的态度是有限度的依靠。

统俄党在发展过程中也曾不满足于只作为“服务于权力的党”，也谋求过组建政党政府。这一行动的起因是，普京在 2003 年的国情咨文中曾经表示，希望巩固议会和政府，巩固总统和议会多数派之间的联系。随后，这一想法被解读为普京希望建立“政党政府”。2004 年 2 月 24 日，普京免去米·卡西亚诺夫的总理职务。2 月 26 日，他召集统俄党高层商议新政府的组成。由于这一时期政党政府的话题被广泛讨论，许多媒体纷纷预测统俄党的鲍·格雷兹洛夫将担任下届政府总理。^③然而普京最终选择了米·弗拉德科夫为继任总理，这也被认为是普京对政党政府问题的表态。普京暂时还没有下定决心实施政党政府的计划，而此时的统俄党还是没有放弃促成政党政府的努力。2005 年，政党政府的话题依然在不同场合被讨论和评价。最终，普京在 2006 年 2 月 28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直接表示，最高执行机关的政党化是不合时宜的。对此学者们认为，普京拒绝政党政府的直接原因是，“别斯兰人质事件后，普京对于国内政治发展的判断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且具体反

① ОНФ: фантом новой партии власти. Институт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2013.08.04. <http://www.imrussia.org/ru/аналитика/политика/1430-arpf-phantom-of-a-new-ruling-party>

② Кандидаты на выборах в Госдуму от ОНФ подвергаются давлению. Конфликт «Единой России» и ОНФ? 2016.04.25. <https://ystav.com/kandidaty-na-vyborah-v-gosdumu-ot-onf-podvergayutsya-davleniyu-konflikt-edinoj-rossii-i-onf>

③ Грызлов возглавит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уже в среду. Лента.ру. 2004.02.26. <http://lenta.ru/russia/2004/02/26/grizlov/>

映在政党制度改革的方向上。”^①

归根结底，普京从自身思想上来讲，没有迎接政党政府这种权力模式的准备，他本人一直坚持强势的总统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普京显然需要自己的政党，但是需要和依赖毕竟是不同的。建立政党政府意味着政党对于总理和政府的任命直接负责，这会导致普京在权力执行机关的任命问题上过多受制于政党，从而使其失去对权力执行机关的控制。

普京对于政党的这一根本态度意味着，统俄党未来的发展仍然会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约。但是如今的政权党（统俄党）已经是成熟的、具有强大精英招募能力和选举实力的政党，想要找到在短时间内能与其实力相当的替代品，以期来保障普京的方针政策得以执行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为什么普京曾经公开支持过公正俄罗斯，也曾经极力推动全俄人民阵线的发展，但在杜马选举中还是最终依靠统俄党的力量。

可以说，在统俄党出现之前，俄罗斯公认的政权党存在规律是：“大选前建立——进入杜马后逐渐丧失权力——尝试转化为具有思想体系的党（或者加入新的政权党）——输掉第二次选举——在第三次选举中退出政治舞台”。^②统俄党通过其十余年的政党发展已经推翻了这一“规律”，成为俄罗斯政坛上稳定而强大的政治力量，其他反对派和小党虽然存在，但是难以对其提出挑战。因此，俄罗斯学界普遍使用乔·萨托利的“主导党制度”理论来解释俄罗斯政权党和政党格局：在这一体制里，大党以外的政党不仅被允许存在，而且也确实作为主导党法律上的且合法的竞争者存在，尽管他们不一定是有效的竞争者。在这一体制中，轮流执政实际上并不会发生。同一个政党总是能够长期赢得议会席位中的绝大多数。^③尽管统俄党不是执政党，但其目前的发展状况与萨托利提出的主导党概念相吻合。

① 庞大鹏：《观念与制度：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国家治理（1991-200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79页。

② Храпчихин А.А. В России партий нет, но завтра они должны появиться// Знамя. 2001. №.5. <http://magazines.russ.ru/znamia/2001/5/chram.html>

③ [意]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78-279页。

四、结语

通过对普京第三任期政党方面的立法改革以及俄罗斯政党的实际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对第七届杜马选举中各个环节进行解读，可以梳理出普京第三任期俄罗斯政党发展的基本逻辑：通过制度设计保障政权党取得选举胜利，维持其相对于其他政治力量的绝对优势。俄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提高政治竞争性的立法和促进选举公平的监督机制，其实际作用是保障选举和政权的合法性。普京第三任期以来，俄罗斯的政治生态与之前相比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强大的制度保障、政权党卓越的精英招募能力与行政动员能力——两者相互作用，导致俄罗斯政治格局中出现了一个稳定的循环：以制度保障选举，以选举保障立法权，以立法权寻求更加有利于政权党选举和政府实现其政策方针的制度保障。

克里米亚危机后，俄罗斯民众以高涨的爱国情绪回应西方国家的制裁，普京和政权党的支持率也因此保持稳定。考虑到新的总统选举周期将至，如果普京总统继续参加选举会引起怎样的社会反应，目前还需要进一步观察。虽然当前的爱国情绪将这一契约重新弥合，但俄国内经济低迷持续、腐败问题严重的状况将如何影响大选，值得关注。

【Abstract】 Since the third term of Putin, Russia has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legislative reforms related to parties and elections. Compared with the political party system during Putin's first and second terms, the new legislation and regulations do reflect a certain degree of easing. Meanwhile, a large number of new political parties emerged in Russian politics. Nevertheless,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background and process of the seventh Duma election,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new laws and regulations also provide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trong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and stable political party of power leads to a stable cycle in Russian politics, that is, to guarantee victories in elections through institutions, to guarantee legislative power through victories in elections and finally to seek more favorable

institutional protection through legislative power.

【Key Words】 Russian Political Party, Russian Duma Election, the United Russia, Russian Politics

【Аннотация】 Начиная с третьего срока правления Путина Россия осуществила ряд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х реформ, связанных 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и партиями и выборами.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партийной системой в период двух первых сроков полномочия Путина новые законы и нормативные акт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тражают некоторые ослабления политики и появление н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арене большого числа нов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комплексный анализ условий и процесса седьмых выборов в Госдуму демонстрирует, что новые законы также сыграли роль функции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й гарантии правящей партии, надёжная система защиты режима и стабильная правящая партия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уют,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вокруг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туации в России сформировался устойчивый цикл: система гарантирует победу на выборах, победа на выборах гарантирует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ую власть, при помощи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ой власти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ся поиск более благоприятной защиты системы.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России, выборы в российскую Госдуму, партия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责任编辑 肖辉忠)

俄罗斯的现实经济困境及深层原因探讨*

李洋**

【内容提要】近年来特别是2014年以后俄罗斯经济的低迷，分别有其短期和长期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分解为三个方面：石油依赖、财政货币政策和生产要素的结构性问题。这些内部因素连同外部挑战交织在一起，使俄罗斯经济摆脱危机困难重重，而结构性改革的停滞又反过来强化了原有的模式。仔细分析俄罗斯经济现在的运行机制及其低迷的深层原因，才能找到摆脱当前困境的新动力。

【关键词】俄罗斯经济 俄罗斯经济危机 俄罗斯石油依赖 俄罗斯财政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D751.2; F1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7)03-0024(25)

事实上，俄罗斯(苏联)市场经济改革是从1987年开始的，^①之后经历了一系列改革周期，其中不乏转轨初期盖达尔和丘拜斯的激进政策和后来普京执政后相对平稳内敛的改革政策。总体上看，俄罗斯经济呈现出震荡波动的状态。图1的GDP变化趋势显示，1989年、2007年处于波峰，1998年、2009年处于波谷。尽管GDP不能完全反映俄罗斯的经济增长质量，但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还是能给人直观的感受，进而能对转轨绩效做出一个初步的判断。从1989年到2015年，俄罗斯的GDP总量增加了10.8%，但年均增长率仅为

*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责自负。

** 李洋，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① 198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提出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质上是经济市场化的肇始阶段。

0.4%。特别以 2008 年为节点出现了分化，步入新世纪以来的迅猛增长趋势没有得到持续，2014 年以后情形又恶化了，这被阿列克谢·库德林称作：“最近 10 年俄罗斯经济经历了从危机到新危机的奇特景象”。^①毫无疑问，2014 年以后的经济衰败拉低了 GDP 加权平均值的分子。这不由得让人产生警惕和疑虑，这波经济停滞是长期的吗？它会对俄罗斯未来的经济发展路径产生怎样的影响？而俄罗斯也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节点，即，经过十多年实行保守的政治经济政策，现在应该审视自身的市场化之路和结构性改革了。在经济不断陷入泥沼的时候，这或许能给俄执政者带来更加清醒的认识，以正视经济这根“软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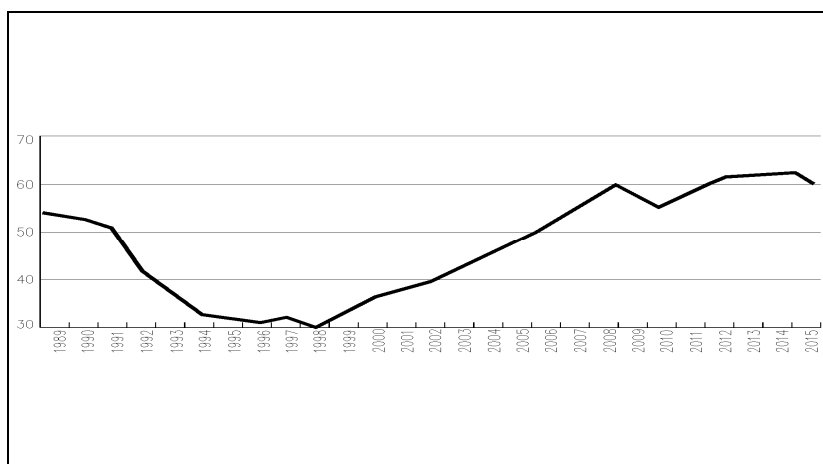


图 1 俄罗斯（苏联）GDP 走势（1989-2015 年） 单位：万亿卢布

资料来源：Пик коммунизма// Профиль. <http://www.profile.ru/economics/item/113350-pik-kommunizma>

一、短期政策工具下的脆弱平衡

（一）紧缩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平衡抉择

俄罗斯经济面临一个严酷的事实，即有可能出现一个长期的停滞局面。

^① Александра Юшквичюте. Скрипчая, пользуя, ничем не заменяемая// Профиль. 2017. <http://www.profile.ru/economics/item/116834-kudrin>

这种端倪在 2008 年就显现出来了。在周期性政策工具上，俄罗斯政府付诸货币和财政政策努力实现经济平衡，目前效果还不错，但 2017 年及之后的宏观经济走势也依旧不乐观。前经济发展部部长阿列克谢·乌柳卡耶夫甚至认为，到 2035 年，俄罗斯经济的年均增长率都会在 2% 左右。从短期来看，俄罗斯 2014 年以后政策重心在控制通货膨胀上，俄罗斯央行坚持不大幅度降息也是从这方面考虑的。尽管控制通胀效果明显^①，但要回到正常的货币政策轨道绝非易事。央行在 2014 年以后没有出现大幅度降息，是为了继续守住之前遏制通胀的成果。因为吸取了 20 世纪 90 年代的教训，不稳定的通胀比固定的通胀水平更可怕，它会强化社会对通胀的预期进而形成恶性循环，影响总需求的两大部分——消费和投资。显然俄罗斯央行吸取了这个教训。这是个积极的信号，多重目标会放大货币政策的波动性，为投机创造机会，投机的扩散又放大了货币政策对金融市场的影响。目前较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虽然不会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但可以稳定宏观经济环境，以承受来自包括金融和实体经济领域的冲击。

从理论上讲，更快的货币供给增长会转变为通胀，特别在实际 GDP 增长处于低迷的情况下，这二者的结合只能让经济体长期陷于“滞涨”。俄罗斯选择先从控制货币供给上来打破这种平衡，因为控制货币供应对维持经济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必须相当于实际 GDP 增长率与通胀目标之和。如表 4 所示，俄罗斯 2015 年以前一直奉行宽松的货币政策，除 2009 年之外 M2 增速均超过了 10%。这说明基本面良好的宏观经济，能够承受比较高的通货膨胀。但从 2014 年开始经济的急剧恶化，使俄罗斯央行不得不收紧货币，以匹配 GDP 的低增长率。2015 年 M2 供应量从 2014 年的 14.6% 骤降到 2.2%。由于 2016 年通胀率被控制在 6% 以内，并且实际 GDP 增长率比 2015 年有较大提升，所以货币供应增长空间有限，但比 2015 年有所放松。一方面是释放流动性刺激实体经济，更重要的原因是美联储收紧货币后金融市场杠杆率的下降，会使得流动性减弱，所以俄罗斯适当增加货币供应来填补国内流动性不足。鉴于有控制通胀的掣肘，央行也只是暂时用“适度宽松”来缓解“钱荒”，因为俄罗斯政府各主要智囊团队除“斯托雷平俱乐部”外，

① 2016 年年底，俄罗斯近五年来第一次将通货膨胀率降到 2011 年的水平。

都主张紧缩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俄罗斯经济学界的主流声音。而作为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持者，斯托雷平俱乐部主张大幅度降低基准利率从而在长期压低按揭贷款利率，认为如果利率下降到 5%，俄罗斯国内住房需求将增长一倍，这是现阶段俄罗斯居民部门实际可支配收入大幅下滑情况下消费复苏的重要基础。

表 1 俄罗斯 M2（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趋势（2008-2015 年）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M2 发行量（十亿卢布）	12869	12976	15268	20012	24483	27405	31405	32111
M2 增长率（%）	43.5	0.8	17.7	31.1	22.3	11.9	14.6	2.2

资料来源：Анализ структуры и динамики денежной массы России. <http://moluch.ru/archive/114/30249/>

表 2 俄罗斯央行自 2014 年底以来的历次降息及基准利率水平

日期	2014 年 12 月 16 日	2015 年 8 月 3 日	2016 年 6 月 14 日	2016 年 9 月 19 日	2017 年 3 月 27 日	2017 年 4 月 28 日
基准利率水平	17%	11%	10.5%	10%	9.75%	9.25%

资料来源：РОССТАТ. <http://www.gks.ru/>

现实情况是，俄罗斯央行没有大幅度下调利率，而是采用“小步慢行”的方式调整资本价格，利率呈阶梯形缓慢下降趋势。2015 年开始的货币紧缩，对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有重要影响，最终反映到了 GDP 的增长率上。从 2016 年央行给出的行动来看，俄罗斯政府并没有将经济增长视为第一要务，而是致力于控制通货膨胀。2017 年俄罗斯央行的预期目标是将通胀率进一步稳定在 4% 左右。如表 2 所示，2014 年以后俄罗斯央行降息幅度不超过 50 个基点，最近的一次降息是 2017 年 4 月 28 日将基准利率下调为目前的 9.25%。尽管相比其他欧洲经济体仍旧很高，但比 2014 年 12 月高峰时的 17% 已经下降了 7 个百分点。这说明经济对通胀的容忍度有所提高，虽然整体融资环境改善不大，但相比实体经济，房地产和证券市场比较稳定。特别在房地产抵押贷款方面，2016 年达到 4.6 万亿卢布，比 2015 年增加 12.9%，2017

年第一季度保持了相同的增速。^①这也是除农业和IT行业发展较快外，俄罗斯经济近两年来为数不多的亮点。另外，在货币政策上适度放松，是因为美联储强烈的加息预期。资本外流势必会恶化国内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所以俄罗斯央行适度降低基准利率有利于维持国内的流动性和提振房地产市场。要知道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将会是增加国民财富最直接的途径，这在2008-2015年被美国奉为提振经济的圭臬。

俄罗斯政府下决心在2017-2019年严格奉行紧缩的财政政策。俄罗斯交通部长马克西姆·萨卡洛夫在2016年索契投资论坛上说，将有限的财政支出投入到仅具有战略意义的项目中去。这也释放出了俄罗斯政府的政策意向：即使石油价格在未来继续上升也不会改变政策初衷。值得注意的是，在宽松货币政策日渐式微的情况下，目前国际主要经济体都在不约而同地放松财政政策，而俄罗斯却没有跟随这波政策浪潮。这首先是因为其他经济体得益于之前的紧缩政策，赤字和债务已有所下降，现在拥有一定的空间来刺激需求。其次是俄罗斯债券的高收益率，阻碍政府在增加支出或减税的同时，用低廉的成本为赤字融资。

表3 俄罗斯财政预算政策（2014-2017年）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收入（十亿卢布）	14496.9	13659.2	13370	13437
收入占GDP比例(%)	20.3	18	17.5	15.5
支出（十亿卢布）	14831.6	15620.3	16400	16181
支出占GDP比例(%)	20.8	21	20.5	18.6
赤字（十亿卢布）	-334.7	-1961.1	-3030	-2745
赤字占GDP比例(%)	0.5	3	3.7	3.1

资料来源：俄罗斯财政部官网.regulation.gov.ru

如表3所示，从2014年到2017年俄罗斯预算收入和支出的剪刀差不断扩大，赤字水平不容乐观。如果以欧盟的标准来衡量，2016年俄罗斯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已经超过3%的红线，这足以让政府警惕。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俄罗斯保持着较为合理的债务水平，2016年俄罗斯国家债务占

① Максим Андреев. ВТБ запустит специальную программу для обустройства граждан, получивших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й гектар”. <http://www.vesti.ru/videos/show/vid/706346/cid/6/>

GDP的比重为 15.1%。而中国的债务占GDP的比重(包括家庭、公司和各级政府债务)达到了 200%。^①虽然债务率较低,但相比中国的高储蓄率,俄罗斯的低储蓄率在抵御外部冲击时没有任何保障,资本市场的瞬息万变会在一瞬间将其化为乌有。所以俄罗斯政府 2017 年严格将财政赤字水平设定在 3.1%并逐年下调,2018 年预计为 2.2%,到 2019 年固定在 1%左右。

俄罗斯致力于在 2019–2020 年实现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GDP增长率^②,这确实需要前期的“卧薪尝胆”——坚持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但这只是实现潜在增长的必要条件。若要实现新一轮的增长,俄罗斯需要改进投资质量、改善技术及推动创新,来提高供方的劳动生产率,同时扩大内需,这都是需要克服的难题,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长期性。同时,通胀也会一直威胁着接下来的经济发展进程,不容小视。

二、石油之殇

(一) “石油依赖”的现实窘境

俄罗斯是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宏观经济的典型国家之一。石油是俄罗斯经济中的一个核心变量,卢布汇率、国内证券市场和财政预算都受到石油价格的影响。在历史上,石油价格是俄罗斯(苏联)经济发展周期的最好指示器。20 世纪 70 年代世界主要产油国的减产计划,维系住了摇摇欲坠的苏联经济。20 世纪 80 年代经济濒临崩溃的局面,虽然不能完全归咎于油价,但后者也是苏联一蹶不振的推手。到了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俄罗斯的经济周期和油价高度重合。2014 年以后的经济困境也不例外,同样有油价的大幅下跌相伴随。如表 4 所示,2015 年石油价格比 2014 年下降了近一半,而俄罗斯的 GDP 增长率也从 0.6%下滑到 2015 年的-3.9%和 2016 年的-0.6%。

^① Owen Freestone, Dougal Horton: “中国投资的高速增长及内部调整路径”,《深化改革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 96 页。

^② 这是 2016 年 12 月 1 日普京在国情咨文中提出的核心目标。

表 4 国际石油价格（2008–2016 年），美元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价格	94.8	60.4	77.9	109	110.4	107.7	97.7	53	41

资料来源：База показателей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http://www.icss.ac.ru/macro/>

2014 年以后，俄罗斯遭到了两个外部因素的沉重打击，一是西方施加的制裁措施，二是国际能源价格的下跌。制裁措施设计初衷，是针对俄罗斯石油公司的偿债能力实行金融封锁，同时美国和欧洲的公司被禁止向俄罗斯人提供最先进的开采技术和设备。金融制裁确实给一些公司制造了严重的财务困难，因为通向欧洲低利率贷款的通道被封死。^①但俄罗斯石油巨头以美元计算的可支配收入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只是在投资战略上开始大幅度收缩，将精力投入到手中现有的油气开发。相比制裁，国际能源价格的变动对俄罗斯宏观经济的影响更大。

俄罗斯每年编制财政预算，有三个最主要的依据，即石油价格、卢布汇率和通货膨胀率，它们是政府制定预算的基础参照因素。从 2002 年开始，俄罗斯将石油公司在 27 美元/桶价格以上的收入全部收归国有，一半放到当年的财政预算中，另一半存入储备基金。如 2016 年俄罗斯基础能源的出口为联邦预算贡献了 43.2% 的收入。^②从 2014 年以后的预算编制来看，为了使预期分配政策同油价相匹配，俄罗斯持续推行财政紧缩政策，这种被动的财政政策一直很难摆脱。而卢布兑美元汇率只是油价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因为美元同石油价格呈反比关系，石油价格的下降必然推高美元对其他经济体货币的汇率，当然也包括卢布。更糟糕的是，俄罗斯是经常账户逆差国家。伴随着美联储强烈的加息预期，强势美元在美联储逐步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开始回流美国债券市场。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从之前的 1.7% 被推高到 2016 年 12 月底的 2.42%^③。这时候没有新的资金来弥补过去“热钱”留下

① 2014 年俄罗斯卢布贷款利率为 10%–13%，同期欧洲资本市场的贷款利率仅为 6% 左右。

② [俄] 弗拉基斯拉夫·伊诺泽姆采夫：“什么是与俄罗斯有效的能源谈判策略”，《财经》，2017 年第 7 期，第 28 页。

③ Алексей Афонский. Вера в американскую экономику// Профиль. 2016. <http://www.profile.ru/economics/itemlist/authors/aleksey-afonskij>

的空缺，唯一办法就是让卢布贬值。^①但贬值带来的通货膨胀让经济体难以承受。俄罗斯过去经历过严重的通货膨胀，所以提高利率势在必行。如，在危机高峰期的 2014 年 12 月，俄罗斯央行将基准利率从 10.5% 提高到 17%，这说明货币政策也被裹挟其中。高利率会引发债务危机，而如果利率不提高，通胀和贬值会形成一对死亡螺旋，这基本上就是俄罗斯 2014 年以来的基本经济图景。2017 年又增加了新的不确定因素，即，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很有可能将选举期间承诺的大规模减税和提高政府支出付诸实施。该通胀型政策将迫使美联储更加频繁地加息，例如，美联储主席耶伦已经声称，2017 年内提高利率将不少于 3 次，这无疑会大大增加对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压力，其中俄罗斯首当其冲。虽然危机持续，但是有两大正面因素：国民储备基金和政府低外债水平，这是俄罗斯在低油价下的缓冲工具。前者弥补预算赤字，后者避免了 1998 年的债务危机，但这些正面因素也即将面临被耗尽的危险。经济学家预测，作为国家经济“缓冲垫”的国民储备基金将会在 2017 年年底面临枯竭；国家慈善基金也将从 2017 年初的 4.86 万亿卢布减少到年底的 4.19 亿卢布，减少将近 14%。^②而政府外债尽管处于低水平，但仍比 2014 年高出 10 个百分点。^③根据俄罗斯央行的数据，目前 40% 的商品和服务出口收入用于支付外债。同时，俄罗斯企业部门持有的美元债务居高不下，占到其 GDP 的 18%。^④在强势美元的预期下，这就将卢布汇率和宏观经济都置于高风险区间。

卢布汇率曲线与国际油价的变动曲线几乎是同步的。油价经历了两年的拉锯，从 100 美元/桶的高位一度跌至 26 美元/桶，从 2016 年开始逐步企稳回升。而卢布汇率也随着石油价格的缓慢上扬，出现了持续坚挺之势。特别是 2016 年底 24 个石油出口国签订“削减石油产量协议”后，2017 年以来，

① 按照国际经济学原理，经常账户的逆差对应着资本账户的顺差，所以当资本外流时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或减少进口来消除经常账户逆差，这时候货币贬值是为数不多的选择。

② Минфин РФ: в 2017 году Резервный фонд бюджет исчерпан. <http://tass.ru/ekonomika/3687557>

③ 2016 年 9 月外债占 GDP 比重为 42%，而“乌克兰危机”前夕的 2014 年 3 月该数据为 33%。

④ Сергей Минаев. Нефть заколебало// Власть. 2016. <http://www.kommersant.ru/doc/3164757>

卢布兑美元汇率不断突破新高。但对于致力于保护国内生产者的俄罗斯政府来说，强卢布汇率并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因为这会使国内出口企业的竞争力受到影响。另外，短期投机性资本开始涌入俄罗斯。^①这种“利差交易”推动下的资本涌入，也提升了卢布汇率。由于这种利率差不具有长期性，且石油价格的不稳定性可能随时导致资本重新流出，所以这样的事例在 1998 年、2009 年和 2014 年都曾发生过。鉴于此，实行浮动汇率制的俄罗斯，有可能在极短时期内经历卢布汇率的震荡。因此，维护石油价格稳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俄罗斯政府的政治任务。

石油价格让俄罗斯的“结构性改革”停滞不前，因为每当石油价格出现持续上涨趋势的时候，俄罗斯经济就如同患了“依赖症”一样回到原来的政策轨道上，在紧缩还是宽松之间来回摇摆，贻误了改革的时机。目前改革的方向以及内容上还有争论，例如，财政部和央行在优先改革领域的选择上就存在差距，各方甚至对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结构性改革”这一词汇的解读也多有不同。^②政府想在各方建议中寻找折中方案，但在财政货币政策和投资选择上争论各方分歧太大。尽管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一致的，但用什么样的经济政策为其搭建基础，从长远来看目标还不明确，因为紧缩性政策仅仅是短期方案，它不可能带来长期可观的经济增长。所以，到目前为止，结构性改革仍是纸上谈兵，现实还是靠央行调节利率以及变相增税来刺激经济，但效果不彰。同上世纪九十年代相比，这也不是什么新举措。况且刺激力度还不及那个周期，这实质上是石油对结构性改革的排斥。

表 5 俄罗斯宏观经济基本指标（2014-2017 年）（2017 年为预测值）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石油价格（美元/桶）	97.6	53	41	40
GDP（十亿卢布）	77945.1	80804.3	82800	—
GDP 增长率（%）	0.6	-3.9	-0.6	—
通货膨胀率（%）	11.4	12.2	5.8	4
美元兑卢布汇率	38.4	61	63.36	67.5

资料来源：俄罗斯财政部官网.regulation.gov.ru

①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2016 年 12 月 7 日到 12 月 14 日一周内有 4.51 亿国际资本进入俄罗斯，短时期内这么庞大的国际资本流入是 2011 年以来的第一次。

② Реформа плебса его убивает// Эксперт. 2017. №.15. С.8.

俄罗斯在过去两年常犯的一个错误是高估石油价格。2015 年的预算是基于 105 美元/桶制定的，2016 年则是 78.5 美元/桶，因此形成了巨额的财政赤字。对此，2017 年俄罗斯调整了这一做法，基于 40 美元/桶的油价编制了预算。针对石油价格变动，俄罗斯央行做了压力测试，得出的结论是，即使国际石油价格下跌到 25 美元/桶，也不会影响俄罗斯的经济稳定。梅德韦杰夫认为，如果石油价格维持在 40 美元/桶，在 2017 年将会实现 1%的GDP增长率，并且油价每升高 10 美元，俄罗斯联邦财政就能多出 1.75 万亿卢布的预算，如果 2017 年油价能够稳定在 55 美元/桶的水平，那么俄罗斯经济可能走出衰退，并实现 1%左右的增长，联邦财政也能在 2014 年以来首次实现收支平衡。2016 年俄罗斯石油开采量继续增长，石油总开采量达到 5.41-5.43 亿吨，超过 2015 年的 5.33 亿吨。^①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俄罗斯致力于同欧佩克成员国达成削减石油产量的协议。经过“马拉松”式的多轮谈判，欧佩克成员国、俄罗斯和其他非欧佩克成员国最终在 2016 年年底在维也纳达成协议，同意在 2017 年上半年分别削减各自石油产量，最终削减原总产量的 2%-2.5%，以提振油价。不确定的因素是，能否实现每桶石油价格提高 15-20 美元的预期，还要看该协议实施的效果，即石油输出国组织是否愿意长期保持目前的限产水平，另外，美国的页岩油产能也在特朗普解除了建设新管道的禁令后有迅速回升之势，这将给油价造成下行压力。

从财政方面考虑，石油开采量始终维持在一个高区间的原因，是俄罗斯财政部计划通过矿物开采税来填补 2000 亿卢布的财政赤字。尽管 2016 年 2 月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提高燃料消费税来削减财政赤字，但随着支出的不断增加，该收入不能完全覆盖赤字，所以维持石油开采量可以短期内增加国库收入。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增加的税费，石油公司必然会转嫁到终端消费者身上。广大的俄罗斯民众不得不面对国内市场的高油价，实质上是终端消费者被迫承受了俄罗斯政府人为制造的石油通胀压力。这是民众对财政的补贴，俄罗斯针对石油价格的周期性波动，在 2016 年采取的是逆周期政策，以熨平宏观经济波动。但是，“石油依赖”不是短期内能够戒除的，最明显

① Анна Королева. Забыть про цены на нефть// Эксперт. 2016. <http://expert.ru/2016/10/3/padenie-nefti---ne-povod-dlya-paniki/>

的就是能源部门对其他经济部门的“挤出效应”。例如，如表 6 所示，俄罗斯最具规模的 10 个公司中，石油天然气行业占到了 5 个，其中前 3 名均属于该领域。

表 6 俄罗斯规模最大的 10 个企业（2016 年）

公司名称	总产值（十亿卢布）	净利润（十亿卢布）
俄罗斯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5854.2	805.1
卢克石油股份公司	5173.5	292.7
俄罗斯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4122	356
俄罗斯储蓄银行	2663.7	222.9
俄罗斯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1510.7	31.8
俄罗斯外贸银行（ВТБ）	1199.5	51.6
苏尔古特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1002.6	762
玛格尼特零售集团公司	950.6	59
俄罗斯石油运输公司（Транснефть）	815.6	143.4
X5 零售集团（X5Retail Group）	808.8	14.2

资料来源：<http://www.profile.ru/>

（二）石油与国家经济变迁

从众多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来看，自然资源拥有量同经济增长率之间没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这也解释了诸如韩国、日本和新加坡等自然资源匮乏的经济体为何能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而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加蓬、委内瑞拉和尼日利亚依旧在贫困县线徘徊的原因。俄罗斯作为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从中可以看到该类经济体的一般特征。受制于自然资源的长期潜在影响，经济波动机理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解释，即，石油价格的长期波动性、租金国家的财政反馈体系和石油的“挤出效应”。

首先，在国际市场上，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波动性最大，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性均排在其之后。根据杰弗里·弗兰克尔的研究，从 1870 年到现在，世界大宗商品价格呈现周期性波动，但每个周期持续的时间并不等同。例如，上一个大宗商品牛市持续了 10 多年，而 20 世纪 70 年代的高油价只有前述周期的一半。^①所以，通过周期变动来判断石油价格的中短期趋势是

① [法]拉巴赫·阿尔扎基、[美]凯瑟琳·帕蒂罗、[比]马克·昆汀：《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与低收入国家的包容性增长》，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年，第 44 页。

不明智且危险的。普京无论在国情咨文还是在 2016 年的世界能源大会上，均从长周期角度对石油价格进行了乐观的预测。但事实是，由需求缺乏和供给弹性引起的大宗商品中短期价格波动，很难像创新和技术突破那样为经济体带来长期的经济保障，这一次次被历史所印证。

其次，不可回避的是，排除掉政府和政治的经济市场理论是存在问题的，如果仅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俄罗斯的能源问题显然无法完全解释一些现象，必须把政府、政治以及公司和市场都纳入到整体分析框架中，这样的观点最早出现在熊彼特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会面对一系列的重要变迁。这些变迁是社会经济团体对国家反馈的结果，而诸如俄罗斯类型的能源型经济体在反馈过程中会形成自身特有的现象，且常常呈现出一种带有长期性的负面效果。俄罗斯 2014 年后的经济表象也是这一负面效果下的反馈。熊彼特曾指出，财政体系是理解社会和政治变化的关键，它是社会经济变化的重要指标和源泉。财政体系的变迁实际上预示着整个国家管理体系的变迁，如果以代议制民主的政治构架来衡量，那么俄罗斯是民主国家；但有如果考虑到整个财政体系的话，那么俄罗斯的租金国家特质同现代民主政治仍没有完全契合，这都源于国家对能源的垄断和依赖。

20 世纪以来，最主要的财政国家是税收国家、自产国家和租金国家，自产国家现在已经非常稀少，绝大部分国家是混合型财政体系，即依赖多种财政收入。不同于苏联时代基本依靠国企上缴利润的自产国家特性，目前俄罗斯有自己多元化的财政汲取体系。但它却有很高的集中度，即严重依赖石油“租金”。所以，俄罗斯身上带有浓厚的租金国家特性。一国征税的需求与本国的民主进程密切相关。典型税收国家的一个特点，是国家与私人部门之间的讨价还价，因为税收成为连接政府与私人部门的纽带，并促使国家对社会做出让步，从而造就强大的公民社会。私人部门缴纳的税款在一国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大，这个国家向税收国家的转型就越彻底，国家对社会的依赖就越大，从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开始重构。^①而租金国家是威权政府

^① 李炜光：“国王与税收：最早‘渡河而来的人’”，《财经》，2012 年第 5 期，第 36 页。

形成的一个必要条件。租金国家的税收讨价还价，同税收国家的讨价还价有很大的区别。经济学家马骏认为，在俄罗斯，由于私有企业不发达，国家主要从自己控制的能源、出口等高利润部门汲取财政收入。后者原来由寡头控制并在税收汲取上同俄罗斯政府讨价还价，这被称为“精英讨价还价策略”。^①这实质上赋予了寡头巨大的社会责任和权利，即拥有了相容利益。按照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的理论，某个组织如果能获得特定社会总产出增长额中相当大的部分，则他们在此社会中便有了相容利益。相容利益给所涉及的集团或组织以维护社会长期稳定的动力。^②这说明，金融工业寡头由之前的特殊既得利益集团，转变成了维护明确界定的财产权利以及公正的契约执行权利的集团。因为只有在健康的市场机制下，他们的财富才有可能获得持久的保障，这无形中同社会的整体利益诉求达成了一致。这也是“强化市场型政府”出现的条件，而金融工业寡头在相容利益的驱使下，在不断充当强化市场型政府的工具，这一过程之后被打破了。石油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被囚禁和普京执政初期对大型能源企业的国有化政策，说明了“精英讨价还价策略”模式的脆弱，以及后苏联时代在经历了经济震荡的10年后，权利的重新集中仿佛是俄罗斯实现经济繁荣的圣器。当然，这也是由于中小企业的凋敝从而引致公民社会的长期积弱造成的。^③联邦政府打击寡头后通过国有公司直接控制国家能源，有利于汲取财政收入。目前，能源领域70%的利润被国有公司获取，如俄罗斯石油公司和俄罗斯天然气公司被俄罗斯经济学家弗拉基斯拉夫·伊诺泽姆采夫称为“坐拥特权的能源双头怪”。如获得垄断地位的俄气公司，从2006年起就是俄罗斯唯一一家具有出口天然气资格的公司，且不用考虑国内市场，同时在国内不会遇到任何融资困难。垄断条件下极易征收的租金收入，让俄罗斯建立有效率的公共官僚机构的动机很弱，所以形成了当下贪污盛行、行政管理效率低下的现实。尴尬的是，在国际低油价大背景下石油租金汲取变得越来越困难，未来承载主要税收职责

① 马骏：《治国与理财：公共预算与国家建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9页。

② [美]曼瑟·奥尔森：《权利与繁荣》，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16年，第4页。

③ 在创造产出方面，2016年俄罗斯中小企业产出在GDP份额中仅占到20%，远远落后50%的国际平均水平。

的中小企业还没有成长起来，这无疑是经济危机下的转折点和改革窗口期。如果俄罗斯在振兴中小企业上依旧没有作为，那么错过改革窗口期的俄罗斯将面临长期的停滞，因为石油总有一天会枯竭。

第三，石油依赖的另一个负面因素是“挤出效应”。挤出效应包括对制造业的挤出、对企业家才能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挤出。^①在此过程中，生产要素从制造业部门流向能源开发领域。与自然资源开采和初级产品出口部门相比，制造业部门具有学习、积累和传承效应，承担着一个国家技术创新和企业家培育的使命。制造业萎缩会降低一国的劳动生产率，制造业衰败会使一国经济失去活力。同时，企业家才能和人力资本被吸引来从事资源开采、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加工，也会降低人力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俄罗斯政府就在能源企业的“国有化”和“私有化”政策之间来回辗转，经历了市场化改革初期的私有化，接着是普京掌权后的国有化浪潮。从 2016 年开始，又准备新一轮的私有化，能源部门无疑是这几次改革的核心部门。^②从 2011 年到 2015 年，俄罗斯非能源部门私有化交易完成金额为 60 亿美元，而俄罗斯石油公司（Роснефть）仅 2016 年一年的私有化交易金额就达到 178 亿美元，是非能源部门 4 年总交易额的 3 倍。^③二十年来能源部门在“国有化”和“私有化”之间的辗转，相伴随的是实体经济的日渐衰败和出口导向型企业竞争力的缺乏。2014 年以后，俄罗斯面临的情况更加复杂。一方面，被“高油价”裹挟的经济增长模式没有消退，非能源企业举步维艰；另一方面，外部环境异常险峻，欧美资本市场基本关闭了对俄罗斯的大门。如何减少对大宗商品的依赖，步入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型经济”轨道，在 2017 年意义非凡。如果在 2018 年总统大选之前俄罗斯经济还没有大幅度改观，那么政治生态很有可能在俄罗斯精英阶层内

① [法]拉巴赫·阿尔扎基、[美]凯瑟琳·帕蒂罗、[比]马克·昆汀：《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与低收入国家的包容性增长》，第 12 页。

② 新一轮私有化过程中石油部门在 2016 年完成了两宗交易，分别是俄罗斯石油公司（Роснефть）收购了 51% 的巴什基尔石油公司（Башнефть）股份和俄罗斯石油公司将 19.5% 的股权卖给了瑞士嘉能可公司（Glencore）和卡塔尔主权基金。

③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 Станислав. После приватизационной сделки стоимоть «Роснефть» превысила 4 трлн рублей// Эксперт. 2016. <http://expert.ru/2016/12/8/posle-privatizatsionnoj-sdelki-stoimost-rosnefti-prevyisila-4-trln-rublej/>

部出现分化。所以，未来如何重新定位能源部门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是俄罗斯政府“结构性改革”不得不迈的一道坎。历史证明，只有实行经济改革和制度创新，才能避免能源依赖，丰富的石油资源才能真正成为自然的恩赐。

三、危机难退的长期结构性因素

从长期来看，俄罗斯当前在总需求上的努力并不能完全抵消总供给的乏力，后者作为影响俄罗斯经济增长的长期结构性因素，始终没有出现大的突破，这严重影响了俄罗斯的发展前景。一般来看，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这三个要素的共同推进。从逻辑上分析，经济增速的变化，一定是因为这三项中的某一项或者多项发生了持续的、规律的变化。观察这三项生产要素，俄罗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出现经济停滞或缓慢增长，是工业化阶段结束后许多国家的通病。但由于历史原因和自身经济模式受到的影响更大，克服这些困难，重新恢复高速经济增长，俄罗斯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二十一世纪前十年的高速增长，掩盖了俄罗斯深层次的结构问题。当油价从 134 美元/桶跌到 26 美元/桶后，经济的脆弱性被暴露无遗。特别是 2014 年以后危机不断加深后，人们才意识到，增长的三项基本要素并没有出现实质的进步。一般看来，在劳动力和资本投入长期难以提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这样可以很少依赖或不依赖新的要素投入，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在俄罗斯发生。

（一）劳动生产率低下与资本稀缺导致的投资不足

生产率提高主要有两个因素，即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在生产要素投入既定条件下，当技术进步没有出现突破时，依靠基本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的效率提高，可以增加现有资源的产出水平。这往往通过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来衡量，近些年来俄罗斯在这两方面的表现均不尽如人意。

表 7 俄罗斯各周期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水平

周期	1928-1939	1940-1949	1950-1959	1960-1969	1970-1979	1980-1987	1991-2012
增长率(%)	11.4	2.1	8.3	5.4	4.1	3	1.29

资料来源：Владимир.Папов. Закат план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Эксперт. 2009. №.1. С.74.

先来看劳动生产率。从近些年的情况来看，俄罗斯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水平一直呈下滑趋势。特别是同经合组织国家相比，有不断拉大差距的趋势。如果按照 2014 年的数据，每单位劳动时间按照购买力平价折算后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俄罗斯排在世界第 40 位，且不断拉大同排名靠前国家的差距。按此方法计算，俄罗斯劳动生产率仅仅是美国的 38%。在劳动工作时间内，俄罗斯排在欧洲之冠，平均每个工人的劳动时间为 2034 小时/年。^①如果结合国内生产总值来看，这说明足够多的劳动时间没有创造足够多的劳动产出，劳动效率低下。从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一直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

如表 7 所示，从 1991 年到 2012 年的 20 年间，俄罗斯的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为 1.29，该数据是中国同期的 1/6。如果将苏联时期囊括在内，甚至低于 1940-1949 年的困难周期，该周期有一半以上时间处于战争状态。对此，2011 年俄罗斯政府提出具体目标，要在 2018 年将劳动生产率提高 1.5 倍。从现在的情况看，这个目标基本上不可能实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适龄劳动人口在不断减少。老龄化是俄罗斯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2007 年平均每 1000 人中有 330 名退休人员，2015 年增加到 412 名。专家预计，俄罗斯退休人口，到 2025 年将从 2015 年的 3500 万增加到 4000 万。^②根据库德林的研究，到 2030 年，俄罗斯 20-40 岁年龄段的人口数量会比 2015 年下降 10.1%。该年龄段是一个人劳动能力的巅峰阶段，其数量下滑势必会恶化社会总体劳动生产率。他认为，未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主要办法，是延迟退休年龄。

其次是人才问题。现实中，联邦政府与地区之间对创新引导的错配，导

① Производиткльность труда в России и в мире. Влияние на конкурентоспособность экономики и уровень жизни. <http://www.council.gov.ru/media/files/CQNOp1HscHaTulPa5BYZesqLNqUSQeHw.pdf>

② Ольга Алленова. Россия пожилая. <http://www.kommersant.ru/doc/3157344>

致俄罗斯近些年人才环境不仅没有改善，甚至出现了倒退。主要体现在行业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上升，和现实中科研领域就业人数的大幅下滑。更糟糕的是，人才回流并没有出现复苏迹象，这终究会影响到终端的生产制造领域。另外，企业中拥有独立研发能力的高技术熟练工，也变得日益稀缺，如工程师和设计师等，而企业又不愿意花费培训费用来招聘应届毕业生或经验缺乏者。结果就是，高新技术领域的创新积极性难以提振，且又反过来影响到最初的人才培养机制，使得学校和培训机构缺乏培养高新技术人才的激励机制。根据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ВШЭ)的统计，2016年俄罗斯高校毕业生有1/3从事与本专业无关的工作，还有1/4毕业生从事的工作完全不需要接受过高等教育。^①这种劳动力市场需求与供给的不平衡，一方面是信息不对称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俄罗斯劳动力市场整体结构所引发的。

再来看资本要素。^②资本和投资虽然分属供给和需求两端，但二者有密切的联系。资本是投资的结果，投资可以通过资源、设备、金融资产收益和利润等的实现来转化为资本，资本积累取决于投资的大小和持续的时间。所以，衡量资本的形成实质上可以衍生为衡量投资的贡献，而资本稀缺是造成当前俄罗斯投资不足的主要原因。在资本充足的情况下，可以依靠不断的资本投入来促进增长，这是苏联曾经实现粗放式经济跨越的不二法门。但由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和资本日益稀缺的缘故，必须要靠提高资本使用效率来弥补日益下滑的资本回报率。投资效率低下是苏联20世纪70年代开始陷入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同苏联时代不同，俄罗斯目前所面临的不是资本效率的问题，而是由于资本稀缺而导致的整体投资不足。如图2所示，2008年以后，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均在20%以下，人均资本存量落后于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原因是多方面的。国内储蓄率的萎靡、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③及法律保障机制的不健全，都影响了投资率。

① Работа в халате и за чашкой чая. На рынке труда наводят порядок. <http://www.vesti.ru/videos/show/vid/706613/cid/6/>

② 资本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等，结合上下文这里主要指物质资本和企业为购置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资产的资金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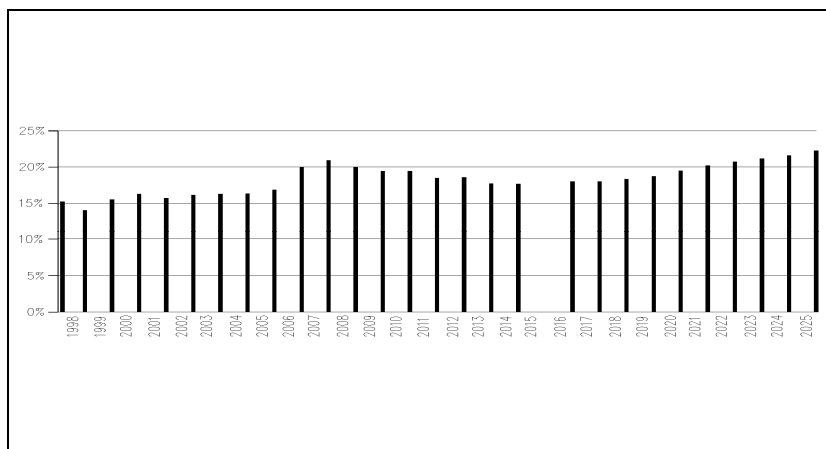


图2 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1998–2025年，2016年后是预测值）

资料来源：Алексей Кудрин. Устойчивы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рост: модель для России. <http://csr.ru/wp-content/uploads/2017/01/GF4.pdf>

俄罗斯在国家和地区层面制定了一系列投资政策，但仍旧改变不了投资低迷的事实。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为14.6万亿卢布，比2014年下滑8.4%。根据经济发展部的分析，2016年固定资本投资略有回升，但仍将下降3%左右。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可以通过新设备和新方法带来生产率的提高，但俄罗斯在固定资产设备投资方面进展缓慢。20多年来，俄罗斯新固定资产设备的投入和旧固定资产设备的报废，均慢于期望指标，即，固定资产设备更新速度偏慢。1991年，俄罗斯固定资产设备的平均使用年限为12年，2013年则延长到了21年，增加了近一倍。^①这和苏联时期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尽管苏联时期有滥用投资之嫌，但它确实曾在长期内拉动了经济增长，而当下却已经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作为投资资本的主要来源，储蓄率受到人口结构和消费倾向等的影响。俄罗斯社会储蓄总量占GDP的比重，1992年以后均低于30%，经济危机前的2007年曾接近30%，但到2015年又下降到了20%左右。^②虽然在社会储蓄总量结构上还可以细分为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储蓄，但就总体看，俄

① Производиткльность труда в России и в мире. Влияние на конкурентоспособность экономики и уровень жизни.

② 俄罗斯统计局官网.<http://www.gks.ru/>

罗斯的储蓄率明显偏低，对国内投资的支持力度有限，并且伴随着适龄劳动人口的下降，会进一步拉低储蓄率并将影响到未来的经济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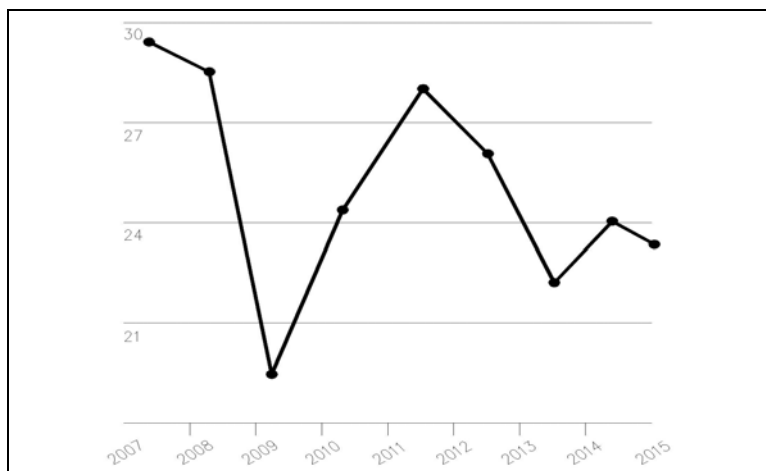


图3 俄罗斯社会储蓄总量占 GDP 比重（2007-2015 年）

资料来源：俄罗斯统计局官网 <http://www.gks.ru/>

鉴于当前总需求的低迷，私人部门难以把握未来总需求的走势。同时，根据世界银行的评估，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加剧了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这无疑会压低私人部门投资的意愿。而公共部门投资从 2008 年开始，就基本稳定在一个固定的区间内，没有出现大幅度的增加，对拉动总需求作用有限。因为在高利率环境下寄希望于“凯恩斯政策”只会恶化国家资产负债表，所以，私人部门的投资能否改善，将决定国家的整体投资状况。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国家，俄罗斯投资占 GDP 的比重，近两年维持在 20% 左右。从转轨进程来看，俄罗斯处于经济发展初期。一般来说，投资占 GDP 比重迅速上升是新兴经济体的特点，反映出发展初期新增资本的高回报。例如，日本的比例在 1973 年是 36%，韩国的比例在 1991 年是 39%。^①有趣的是，俄罗斯难以归入这一范畴，似乎同苏联时代是两个极端。因为俄罗斯有很多有待开发或前景广阔的领域，完全能够给予投资高回报，但资本却“退避三舍”。抛开外

^① Owen Freestone, Dougal Horton: “中国投资的高速增长及内部调整路径”，第 99 页。

部因素，唯一的解释就是制度和管理机制，这往往是决定投资环境和投资效率最重要的因素。对于国际投资者同样如此。要让国际投资者对俄罗斯具有长期信心，就需要健全其经济、法律和政治体系，即从整体上提升俄罗斯政治经济体制的可信度。

（二）技术创新发展不容乐观

无论是劳动力还是资本，都不可能无限地供给。而基于俄罗斯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投资不足的情况，只有依靠技术创新才能重振全要素生产率的生长。按照俄罗斯经济学家安德烈·卡利耶夫的观点，纵观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二十多年来基本没有成功实现技术的全面更新。在 2007 年以前，因石油价格处于高位阶段，其后果并没有显现。但从 2007 年开始，技术创新落后对生产率的负面影响不断扩大。类似于美国的“再工业化”和德国的“工业 4.0”，俄罗斯早在 2011 年也提出了自己的“创新俄罗斯-2020”战略，旨在实现创新产出占GDP比重达到 30%。科技创新需要投资，俄罗斯近年来为了鼓励创新下大力气增加投入。2014 年俄罗斯在科技和教育方面的投入排在世界第 8 位，但其创新战略由政府一手主导，该领域 80%的支出由联邦和地方政府“买单”。^①这种机制的可持续性值得商榷。有政策，也有投入和相关激励性的立法，但是创新成果数量却不乐观，特别是企业层面的创新需求并没有充分体现出来。而当企业作为创新主要载体失去创新动力时，全要素生产率的下滑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因为创新环境的缺失，使得对创新的投入难以转化成真正的技术进步。

在衡量技术创新和效率改善方面，全要素生产率是最主要的指标，通过该指标的变化可观察到俄罗斯在宏观制度改进、专业化和技术组织创新方面的基本运行情况。从图 4 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指标看，2011 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就一直缓慢下滑，从 2014 年开始出现骤降，其下降幅度仅次于 2008 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的表现，到 2015 年增长率甚至变为负值。如果把 2011-

^① Андрей Калиев. Увеличить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ость экономики можно только за счет создания инновационной среды. <http://www.kommersant.ru/doc/3114922>

2016年看成是一个周期的话^①，其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基本同经济增长情况相吻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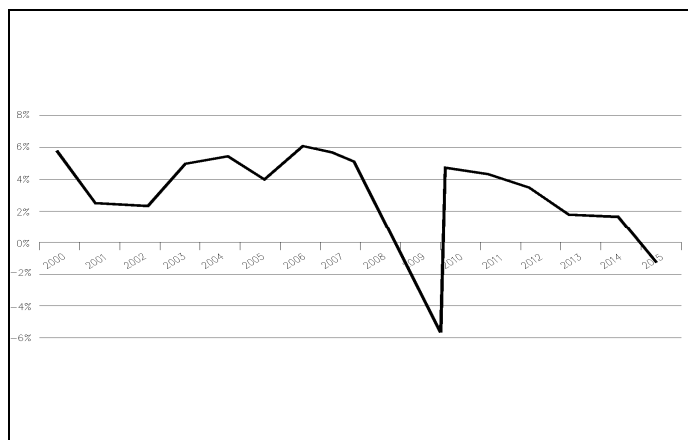


图4 俄罗斯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变化图（2000—2015年）

资料来源：Алексей Кудрин. Устойчивы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рост: модель для России. <http://csr.ru/wp-content/uploads/2017/01/GF4.pdf>

如果从国际比较来看，根据袁志刚、余宇新的研究^②，日本和韩国分别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经历了高速增长，两次危机都导致如日本和韩国全要素生产率的骤然下降。但危机过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又恢复到了之前的水平甚至有所提升。相似的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俄罗斯经济也经历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危机导致俄罗斯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断崖式下滑。但不同于上述两国的是，危机后俄罗斯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明显低于危机前的增长率，呈现阶梯形下滑的趋势，且很有可能长期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这是个危险的信号，苏联1970年以后在增长率小于1的全要素生产率区间徘徊了很多年，同时经历着持续的经济停滞。这也是如库德林等经济学家呼吁“技术创新”的理由。

^① 库德林将2010—2016划分为三个经济增长周期，即2001—2006年、2006—2011年和2011—2016年，每个周期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呈阶梯式下降。

^② 袁志刚、余宇新：“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与短期波动”，《中国经济增长反思与展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5页。

同时，劳动力和资本投入条件也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限制，这让俄罗斯实现经济增长的长期目标显得十分艰难。

表 8 俄罗斯创新指标对比及目标

指标	2007 年	2014 年	2020 年目标
科学研究和实验设计工作支出占 GDP 比重, %	1.12	1.13	3.0
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品占工业总产出, %	8.5	9.9	40—50
社会创新产品占社会总产出比重, %	5.5	8.7	25—35

资料来源: Алексей Кудрин. Устойчивы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рост: модель для России. <http://csr.ru/wp-content/uploads/2017/01/GF4.pdf>

以表 8 的三项指标来衡量,俄罗斯 2007 年到 2014 年社会总体创新进展不大,2020 年能否达到既定目标是个很大的未知数。根据库德林的数据,俄罗斯创新产出占 GDP 的比重为 12%。在其他诸如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按当前发展惯性,到 2035 年, GDP 增长率只能维持在 1.7% 左右。^①作为供给端要素,劳动力和资本在中短期内不会发生质的变化,在此情形下只能依靠创新的提升。如果考虑到技术市场的更新换代,那么一大部分的前沿技术,从出现到退出市场,相比传统产品,整个周期越来越短,更新很快,而从投资研发、开拓市场到实现回报一般都要经过几年的时间,这是一般俄罗斯企业不愿意承受的。斯蒂格利茨认为,产业政策可以为知识的积累和扩散提供正向激励,因为市场本身不足以建立一个充分的学习社会。^②但是众多国家的政策实践证明,产业政策是有界限的,它需要市场作为环境和引导。在竞争中自发产生出创新成果,市场中能“堪此大任”的往往是更具竞争意识的中小企业。但近十年来,俄罗斯的企业部门始终没有旺盛的创新需求。对此,国家如果只是以国有资本来支持国有企业实施创新战略,实质上是变相的政策垄断。受管理效率牵绊,国有企业不太可能成为创新的

① Кудрин. России необходимо увеличить долю инноваций с 12 до 30%. <http://tass.ru/ekonomika/3728840>

② 顾昕:“重新认识市场失灵:斯蒂格利茨论产业政策”,《财经》,2016 年第 30 期,第 51 页。

推动者。现实也是如此，随着俄罗斯国有部门占GDP的份额从十年前的 35% 扩张到目前的 70%，创新贡献率却更加低迷，根本原因是国家的过度参与。这种创新投资的“高集中度”，会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中小企业，国有部门对创新资金的垄断，是中小企业参与创新活动的“隐形门槛”。而国有部门在“温室”中进行的创新活动，很难经受住市场的考验。这方面失败的案例远远多于成功的经验。所以，国家通过财政、信贷和组织协调等手段，特意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到他们挑选出来的经营主体上，很有可能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如果从概念上深入讨论，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黄亚生认为，应摒弃“创新即是高科技，源于科学家、工程师和少数精英的活动”，而提倡“创新的创新”。^①其核心理念是创业创新对社会和经济的主要影响，在于推动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因为创业创新的人更加重视自我，要实现自我价值。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集中决策的传统创新体制，依然是俄罗斯的主要模式，结果是那些最有活力的创新性企业，成为“挤出效应”的受害者，不得不屈从于政府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应该把创新置于市场力量之下，最终才能有效促进生产率的提升。问题最终又落到了经济环境的改善上，因为没有能够切实保护创新的法治和知识产权基础，那么这时政府就成了创新的最大障碍。所以，按照黄亚生的观点，相比于财政补贴，政府降低创业创新者的政治风险、减少人为设置的障碍，以及为创业创新者创造自由宽松的环境，可能比直接号召、组织和刺激式的做法更加有效和持久。因为自上而下的传统创新模式现在已经显得力不从心，而创新的意义已经远远不是创造了多少新科技和新产品，因为这些都是创新的结果，需要的是对创新方式、组织、过程和方法的创新。^②

① 黄亚生：“中国需要‘创新的创新’”，《财经》，2016年第6期，第81页。

② 黄亚生、王丹、张世伟：《创新的创新-社会创新模式如何引领众创时代》，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10页。

四、结语

奥尔森将国家政治中的利益群体分为两类，分别是共荣性群体和分利性联盟。共荣性群体倾向于制定一些公正的游戏规则和普惠性公共政策，从而将大多数人的利益包容进来。而分利性联盟则关注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倾向于竭尽全力影响游戏规则的制定和政策的形成，从而使财富或政治资源的分配有利于自己。很难说俄罗斯是否被分利性联盟所把控，但 2014 年“克里米亚”事件后的一系列政策说明，俄罗斯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诱导国家进入一种政治常态，即，西方孤立下的“领袖英雄主义”引领国家进入繁荣，而部门和地方均是维护这个机制运转的“零件”。这样就形成一个集团，并且在议会占据绝对多数，但经济本身是冰冷的，能否重新繁荣需要很多客观条件。俄罗斯的长期经济增长并不乐观，这提醒人们，当改革停滞使得市场机制和公民社会日益孱弱时，即使是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国的家，实现增长依然是相当艰难的任务。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especially since 2014, there have been both short-term and long-term factors leading to Russia's slumping economy, namely, oil dependence, its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ies and structural issues of production factors. All these internal factors are intertwined with external challenges, enabling it more difficult for Russian economy to get out of this crisis. Furthermore, the stagnation of structural reforms, in turn, reinforces the original pattern as well. According to this article, only through a careful analysis of current operating mechanism of Russian economy and root causes of its slowdown, can Russia find new impetuses to get out of the current predicament.

【Key Words】 Russian Economy, Russia's Economic Crisis, Russia's Dependence on Oil, Russian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

【 Аннотация 】 В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особенно после 2014 года, 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сии находится в депрессив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 этому по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ли краткосрочные и долгосрочные факторы, которые можно

разделить на три группы: нефтяная зависимость, фискальная и денежно-кредит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структур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факторов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Эти внутренние факторы переплетаются с внешними вызовами, препятствуя выход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из кризиса, а застой структурных реформ,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усиливает имеющуюся модель. Тща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механиз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и основных причин кризиса поможет найти новый импульс для выхода из нынешнего затруднительного положени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с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кризис России, нефтяная зависимость России, фискальная и денежно-кредит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责任编辑 肖辉忠)

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评析 ——动机、愿景与挑战*

马博**

【内容提要】“转向东方”是当前俄罗斯整体外交战略中重要的一环。在俄国内，围绕着“转向东方”，存在着优先发展能源出口产业和吸引投资两种不同的政策主张。“乌克兰危机”之后，俄政府开始加速实施这一战略。“转向东方”承载了普京政府发展能源经济、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缩小俄东西部差距以及维持“亚太国家”身份四重战略目标。但在实施过程中，受到经济结构单一、亚太地区原有的地缘政治博弈和俄本身的“重欧轻亚”文化认同因素的制约，尚未达成预期效果。中国的经济体量和区域影响力使其成为该战略最为重要的目标国。

【关键词】俄罗斯外交 俄罗斯转向东方 乌克兰危机 中俄关系

【中图分类号】D8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7)03-0049(27)

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的提出、实施和完善，是其 21 世纪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经济层面看，采取多种形式开发、利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蕴藏着的丰富自然资源，可以为俄罗斯经济的复苏提供物质保障；在地缘政治层面，亚太国家飞速增长的经济和迅速提高的国际地位，促使俄罗斯尝试多元化本国的外交；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后加速“转向东方”，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批准号: 14ZDB165)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叶卡捷琳堡总领事馆李贤义先生为本文收集资料提供的帮助;对匿名审稿人和编辑部老师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马博,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

旨在改善国际政治上的被动，弥补因西方国家制裁蒙受的损失。作为俄“转向东方”的重要目标国，中俄两国的战略对接成效成为两国关系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本文尝试从分析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提出的背景和决策过程出发，进而研究其战略目标和实施方略，以及该战略的前景和实施中面临的挑战，最后评估对未来中俄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

一、俄“转向东方”战略出台的背景与决策过程

进入 21 世纪后，“转向东方”开始在俄罗斯外交政策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战略地位，并且随着俄内政外交和国际局势的变化，体现出不同的目标和政策侧重。“转向东方”（Раз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的提法对于俄罗斯本身有着双重含义。一方面，“东方”一词在俄罗斯文化中很大程度上是指“莫斯科以东”，因此，“转向东方”可以解释为开发俄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的战略；另一方面，在地缘政治上，“东方国家”泛指非西方国家，特别是指代东亚和南亚次大陆地区国家，“转向东方”又意味着积极发展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弱化俄国内“西方中心”的外交思维。^①在实施层面，2014 年之前的“转向东方”，主要是基于俄罗斯作为欧亚大国，必须确保东部地区与欧洲部分的发展相对平衡，从长远上调整“重欧轻亚”的外交战略；另一方面，俄试图借力亚太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推动其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2014 年“乌克兰危机”之后，伴随着国际油价暴跌、西方制裁和卢布贬值三重打击，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和国际形象遭遇了严峻挑战。普京政府试图通过加速部署“转向东方”战略，使之成为扭转俄地缘政治被动的突破口，为经济复苏寻求新的增长点，以及扩大俄罗斯外交影响力的一种途径。从分析“转向东方”在俄国内具体的决策方案和不同时期的实施重点，可以洞悉其在俄整体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变化过程。

^① 关于俄罗斯国内对于“转向东方”概念的详细解读，参见 Bobo Lo, “Russia’s Eastern Direction-Distinguishing the Real from the Virtual”, *Russie.Nei.Reports*, 2014, No.17, Russia/NIS Center, pp.7-8.

（一）“乌克兰危机”前的“转向东方”

2010年前后，俄罗斯国内开始出现将外交和经济注意力投放到亚太地区的观点，意图扩大在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转向东方”的提法开始频繁出现在俄战略界。普京总统于2012年在美国《华尔街日报》撰文，称俄罗斯将在亚太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提出“俄罗斯全面走向亚太地区，是确保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高速发展、赢得国家辉煌的最重要砝码”。^①同年，俄罗斯利用APEC峰会在俄远东地区召开的契机，投资超过200亿美元，对仅有60万人口的远东重镇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改造，希望将这座城市打造成未来联通欧亚经济、交通的枢纽。^②与此同时，俄罗斯还强化了与东北亚邻国的外交互动。^③当时，西方有学者分析，伴随着美国奥巴马政府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俄罗斯也开始设计自己的“重返亚洲”战略。^④

然而，这期间俄罗斯的“转向东方”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面向未来、长期的战略构想，目的并不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欧亚外交平衡”。西方有评论认为，俄对亚太国家的关注程度和资源投入远不像所宣称那样，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外交、经贸上“重欧轻亚”的本质。^⑤但俄罗斯媒体认为，亚太地区的战略位置至关重要，提出“转向东方”至少能够成为压制欧盟在欧洲政治版图上的一家独大，使之成为俄欧建立更平等关系的一种手段。^⑥此外，考虑到俄远东地区具有战略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到亚太经济圈也有助于维护俄国家利益。^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达维（Bhavna Dave）认为，俄罗斯此时的

① Vladimir Putin, “An Asia-Pacific Growth Agend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6, 2012.

② David Pilling, “Russia Begins Its Slow Pivot to Asia”, *the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12, 2012.

③ 例如，2012-2014年间，中俄两国举行了数轮军事演习；2013年，安倍晋三受邀访问俄罗斯，成为日本10年来第一位访俄的首相。

④ 参见 Ariel Cohen, “Russia’s Pivot to Asia?”, *the National Interest*, September 11, 2012; Lilia Shevtsova, “Russia’s ‘Pivot’ to China: Is It Real or Fake?”, *Global Asia*, March 28, 2013; Fiona Hill and Bobo Lo, “Putin’s Pivot”, *Foreign Affairs*, July 3, 2013.

⑤ Rachel Ostrow, “Russia Looks to Asia”, *IJSS*, October 11, 2013.

⑥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ФедералПресс». «По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 два года спустя. 04.07.2016. <http://fedpress.ru/article/1648803>

⑦ Иэн Айвори. Почему переориентация России на Восток необходима для ее выживания. 28. 01.2016. <http://inosmi.ru/politic/20160128/235196931.html>

亚太政策包括三个方面，分别为通过融入亚太经贸圈发展远东地区的经济，加强与中国的全面伙伴关系，以此使本国经济逐步多元化，以及发展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和战略联系。^①综合来看，“转向东方”在当时尽管被提升到战略层面，但并没有实施的紧迫性。

这一时期，俄罗斯外交的整体构想仍然是将发展与欧美的关系优先于发展和亚洲国家的关系，这从普京总统签署的 2013 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报告中可见一斑。《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是一份系统地、纲领性地阐述俄罗斯外交战略的政府文件，反映了国际局势变化下俄政府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和政策重点。2013 年版的报告明确了俄罗斯对外关系的优先方向是发展与独联体国家（CIS）的双边与多边关系，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被称为俄外交的“基础”，是“最为优先”的方向。其次，该文件指出外交重点是发展与欧盟国家，特别是与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荷兰的关系。俄罗斯与西方的文化属性类同，发展与欧美的关系是该国外交、经贸发展的“优先”方向，并且期望进一步在经济上融入欧洲，努力打造和最终建立“俄罗斯—欧盟”一体化市场。^②此外，俄罗斯还希望通过与美国在贸易、投资和科技等领域开展互惠互利的合作，重新确立曾经由美俄两国共同“维护世界安全与稳定”的责任。^③发展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则排在了上述国家和地区之后，该报告仅提出，亚太地区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地位正在迅速提升，俄罗斯愿意与亚洲国家合作，发展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经济。^④

基于俄总体外交战略重心，发展与亚洲国家的关系被放在独联体、欧美国家之后，仅仅出于俄地跨欧亚长远的地缘政治考虑，定位在以发展经贸关系为主的层面上。根据 2013 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这份外交纲领性文件来分析此时的“转向东方”，首先，俄罗斯并没有详细阐明与不同亚洲国家发展关系的战略意义；其次，在发展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上并没有设定重点国家和优先发展方向，只笼统提到应同“上海合作组织”、“东盟”、

① Bhavna Dave, “Russia’s Asia Pivot: Engaging the Russian Far East,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RSIS Working Paper*, May 17, 2016, p.3.

② “Concept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February 12, 2013, p.15.

③ “Concept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2013, p.15.

④ *Ibid*, p.17.

“亚太经合组织”等地区性组织进行合作；第三，发展与亚洲国家外交、经贸关系的主要目的和意义局限于为远东、西伯利亚地区的经济建设服务；最后，俄罗斯与亚洲国家发展外交关系偏重于推动和拓展本国的经贸，而不是将其提升到整体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谋求政治、经济、外交全方位的战略关系。尽管报告中提到了中俄关系的重要性，但更多强调的是与中国在“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合作组织中的共同合作。总体上看，俄罗斯这份外交政策纲领性文件并没有把亚洲摆在重要位置。^①因而，此时的“转向东方”的内涵，与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政策转向亚洲有着明显区别。

（二）以“乌克兰危机”为转折的“转向东方”

2014年以来，俄罗斯评估并重新设计了“转向东方”，试图扭转“乌克兰危机”后国内外的诸多不利局面。受到西方国家制裁以及国际石油价格持续低迷的双重影响，俄罗斯经济形势在“乌克兰危机”后每况愈下。俄国国内负有外债的企业向西方市场的融资几乎停滞，呈现出现金流量短缺、运转困难等局面。资本外流的现象也有所加剧，2014年当年，俄罗斯资本流出额就达到1515亿美元，创下1994年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新高。^②世界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均下调了对俄罗斯主权信用的评级，使其无法采取发行国债等措施遏制经济的进一步滑落。俄罗斯虽然拥有超过37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1998年俄金融危机时的30倍，但其国际储备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2015年为3646亿美元，降至2007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③面对困局，2014年9月，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表示，因为西方国家的制裁，限制了俄罗斯经济的增长，同时造成了货币的贬值，俄罗斯将通过加强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

① 现实中，2012-2014年因为俄方的拖延，两国迟迟无法最终签署向中国出口油气的合同；出于对中国掌握和仿制其核心军事技术的顾虑，俄罗斯向中国出口武器的数量与金额也在逐年减少。

② 陈效卫、林雪丹：“俄罗斯，对‘经济春天’有信心”，《人民日报》，2015年2月3日，第23版。

③ 谢亚宏：“俄罗斯努力增加国际储备”，《人民日报》，2015年2月28日，第11版。

洲国家的合作积极提振国内经济。^①当年 10 月，梅德韦杰夫再次指出，美欧国家的制裁对俄罗斯经济形成了“至关重要的打击”，但同时表示俄罗斯不会以屈服来换取恢复俄美关系。^②普京总统在“乌克兰危机”后也做出了类似判断，认为俄罗斯的经济衰退至少会持续到 2016 年后。^③

“乌克兰危机”使俄罗斯遭受西方严厉制裁，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降至冷战结束后的最低点。在此背景下，俄国内重新思考并加速部署“转向东方”。为了摆脱外交孤立状态，以及寻找新的市场和政治关系形式，俄罗斯外交政策从此前尝试培养与亚洲国家的长远合作关系，转向全面的“转向东方”。^④与此同时，俄对外宣称该项举措并非试图与欧美对抗或是应对制裁的反制措施，而是针对国际经济大环境的改变所做出的自身战略调整。2014 年 12 月，普京总统强调，选择“转向东方”是因势利导的结果，中国、印度、日本、韩国等国对能源的巨大需求为俄罗斯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他甚至公开将“转向东方”与美国 2011 年起实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相提并论。^⑤但也有俄高级官员坦言，“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势必会更加倚重亚洲，特别是加强与中国、日本、韩国和朝鲜等邻国，以及与印度的合作，来改善自身艰难的国际处境。^⑥美国负责亚洲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希尔撰文称，虽然俄罗斯版的“重返亚洲”早前已经提出，特别是普京认为，东亚国家对能源的巨大需求可以帮助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振兴能源经济，但是真正导致俄罗斯迫切需要且加速实施“转向东方”的直接原因，是俄与美欧关系的急剧恶化。^⑦中国国内学者也认为，“乌克兰危机”对俄“转向东方”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中俄关系将成为该战略成败新的

① “Russian PM Medvedev Vows to Keep Economy Open, Hails Pivot to China”, *Reuters*, September 19, 2014.

② Dmitry Medvedev, “Reset in Russia-US Relations Impossible”, *Agency France-Presse*, October 15, 2014.

③ “Putin Equates Russia’s ‘Look East’ with US’s Asia Pivot”, *the Bricspost*, December 19, 2014.

④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ФедералПресс». «По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 два года спустя. 04.07.2016. <http://fedpress.ru/article/1648803>

⑤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ФедералПресс». «По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 два года спустя.

⑥ Will Stewart, “Russia Looks East Not West for Future Prosperity”, *Siberian Times*, April 14, 2014

⑦ Christopher R. Hill, “After Washington, Moscow Adopts ‘Look East Policy’”, *the Financial Times*, May 25, 2014.

“风向标”，同时发展与日本、印度和越南的关系对俄也显得尤为重要。^①

在 2016 版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报告中，同样体现了“转向东方”地位的提升。在这个版本的构想中，俄罗斯提出俄联邦的外交定位是巩固其世界政治影响力中心的地位。^②俄国内分析认为，未来俄罗斯将全面参与各项国际事务和地区热点问题，以维护其国家利益。^③在具体的区域外交政策方面，2016 版与 2013 版最大的不同在于，新版文件明确提出，西方国家的全球政治和经济统治地位正在消退，亚太区域正在成为全球化新的中心。^④俄罗斯作为一个亚太国家，通过在俄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打造社会、经济发展项目来促进本地区的集体安全和合作，将成为有着重要战略作用的外交举措，对于加强俄联邦在亚太区域的地位和加强地区国家间的合作都将产生重大战略意义。^⑤此外，俄罗斯还首次提出与亚太国家的合作和与欧洲国家的合作将互为补充；特别提出，俄罗斯将积极参与到与东盟组织的对话和协商中来，以共同应对地区问题和共创发展机遇。^⑥至此，“转向东方”正式上升为俄罗斯重要的外交战略。

（三）“转向东方”在俄国内的决策过程分析

通过对“转向东方”提出后俄国内政府机构的设立以及相关政策先后出台的过程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转向东方”原本是作为俄罗斯一项长期战略目标进行设计和部署的，但随着“乌克兰危机”爆发，加强了实施该战略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提升了在其整体外交中的作用。西方学者研究发现，俄政府在重大政策“战略规划”上通常遵从一定的模式，这个模式被称为“阶层模式”，也称“瀑布模式”（Cascade Model）。该决策模式的特点是政策环环相扣，先是出台概念性的名词，随后推出纲领性文件以及就此立法，

① 赵华胜：“评俄罗斯转向东方”，《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4期，第9、15页。

② “Foreign Policy Concep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December 1, 2016, para.3.

③ Areg Galstyan and Sergey Melkonyan, “Inside Russia’s New Foreign Policy Master Plan”, *the National Interest*, January 4, 2017.

④ “Foreign Policy Concep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2016, para.4.

⑤ “Foreign Policy Concep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2016, para.78.

⑥ *Ibid*, para.80-82.

最后成立新的政府职能部门来具体规划项目和落实财政支持。^①这种在国家重大战略出台过程中采用“战略规划”的形式，具体到每一步具体的设计，以及自上而下的操作模式，从苏联时代就一直延续下来了，并在普京时代得到了继承。

“转向东方”战略的决策和实施也是遵从了这一模式。普京总统早在2013年就曾表示，俄罗斯的国家资源和商业资源必须要为国家战略服务，而远东以及西伯利亚地区的复兴是21世纪的俄国家战略重点。^②学者福斯科（Stephen Fortescue）通过对“转向东方”政策制定过程的分析后指出，普京在经济上早就有发展远东地区经济、与亚太区域进行经贸融合和与该地区国家进行地缘政治融合的三重战略考量。^③2012年6月30日，俄罗斯联邦远东发展部正式成立，具体负责远东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事务，维克托·伊沙耶夫（Виктор Ишаев）担任首任部长，同时作为总统的远东地区代表来掌管该地区的发展事务。伊沙耶夫上任后，制定了以对外能源输出为主的远东发展政策。例如，国有石油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建立了炼油厂，Kolmar公司参与了煤矿输出项目，以及军工制造企业Rostekh参加的乌多坎铜矿项目（Udokan Copper Project）。总体上看，伊沙耶夫担任部长期间，试图将远东地区打造成为向亚太地区输送能源和资源的区域中心。然而，“伊沙耶夫计划”所需要的政府投资预算就高达3.8万亿卢布，而这才占其计划全部投资的36%，剩下的部分需要通过企业投资来解决。^④在2013年3月的俄内阁会议上，尽管从原则上俄联邦政府同意该项计划，但是俄财政部认为远东发展部的投资计划是政府财政能够承受的最大限度的14倍，无法马上落实。此外，该次会议还同意增加耗资达到1万亿卢布的贝加尔—阿穆尔干线（BAM）修建计划。^⑤遗憾的是，俄罗斯各个利益集团对于远东发展的侧重点有着不同的意见。远东发展部在设

① Andrew Monaghan, “Putin’s Russia: Shaping a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3, Vol.89, No.5, pp.1221-1236.

② Stephen Fortescue, “Russia’s ‘Turn to the East’: A study in Policy Making”, *Post-Soviet Affairs*, 2016, Vol.32, No.5, p.424.

③ Ibid, pp.423-454.

④ Ibid, p.431.

⑤ Ibid, p.432.

置发展议题上的权力有限，该部门又没有独立的财政权，必须依靠财政部的最终拨款，除了制定政策鼓励出口之外，远东发展部无法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

鉴于实施效果欠佳，2013年8月，俄罗斯政府提升了“转向东方”的战略地位。当年8月，尤里·特鲁特涅夫(Юрий Трутнев)接替伊沙耶夫成为远东联邦区总统特使并且担任俄罗斯政府副总理，成了新的“转向东方”战略的实施者。作为政府副总理，特鲁特涅夫有了对各个政府部门下达指令的权力，此举体现了俄中央政府试图加强“转向东方”的整体战略规划和实施能力。远东发展部部长也改由普京总统的亲信亚历山大·加卢什卡(Александр Галушка)担任。另外，在2013年，俄联邦政府又成立了“远东社会经济发展委员会”，统筹处理涉及远东区域发展的事务，并由总理梅德韦杰夫亲自担任委员会主席。^①经过一系列人事调整，远东地区的发展重点，从此前的能源和资源出口，变更为“社会经济超前发展区”(Territories of Accelerate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试图利用优厚的投资条件吸引来自亚太地区国家的资本，直接为远东地区的发展助力。^②然而，截止到2015年，虽然有8个“特别经济区”得到政府批准并开始招商引资，但是其核心产业并未能够吸引外国资本加入，国外投资者大多持观望态度。^③此外，这也与当初设计的成立23个“特别经济区”在数量上有很大的出入。俄罗斯媒体分析，相比于亚太国家的国内市场，俄远东地区打造的“特别经济区”在劳动力成本和产品市场上都不具备竞争力，特别是俄罗斯的投资环境还难以被这些国家所接受。^④而由于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俄罗斯受到西方国家的严厉制裁，更加使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最后，远东发展部部长特鲁特涅夫也坦白地表示，“我们唯一能赢的方式就是加大对亚洲国家资源的出口”。^⑤

① “Government Commission on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Russian Far East”, *The Russian Government*, October 24, 2013, <http://m.government.ru/en/news/7718>

② Stephen Fortescue, “Russia’s ‘Turn to the East’: A study in Policy Making,” p.433.

③ Ibid, p.434.

④ Ibid.

⑤ “Yury Trutnev: We Must Enter Dynamic Asian Markets, It’s the Only Way to Win”, *Russia Beyond the Headlines*, March 4, 2015, https://www.rbth.com/business/2015/03/04/yury_trutnev_we_must_enter_dynamic_asian_markets_its_the_only_way_to_44181.html

“乌克兰危机”后，俄政府加大了“转向东方”战略部署的实施力度。2014年12月，普京总统签署了《俄罗斯联邦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区联邦法》，试图一举振兴远东地区的经济，甚至提出将东部重镇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打造成为“俄罗斯的深圳”的构想。^①此外，俄政府发表了四个“C”来概括经济上新的“转向东方”，即“消费(Consumption)、联通(Connectivity)、资本(Capital)和创新(Creativity)。”^②关于这些举措，俄罗斯国民经济与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汉德鲁耶夫指出，俄政府正在调整当前应对经济萎缩的策略，通过强化与欧美以外国家的合作、动用储备基金、扶持本国产业等三大举措来消除西方制裁的影响，逐步摆脱经济困境。^③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权威性和有影响力的报告指出，莫斯科与北京的紧密联系是建立“非美国化世界”的基础，在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恶化的乌克兰冲突开始后，俄罗斯政府越来越多地谈到“转向东方”的问题。^④与此同时，俄方认为，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无疑是“转向东方”最为重要的一环，但这将导致中国感觉到俄罗斯对其的依赖。为了不使这种情况发生，使“转向东方”给俄联邦带来最大程度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莫斯科应该与所有亚太地区国家发展紧密的关系，甚至是那些与中国对立的国家。^⑤

从“转向东方”战略实施过程中关于远东地区发展战略制订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俄国内在能源出口和吸引投资发展区域经济孰先孰后的问题上有争议。尽管目前不能排除两种政策同时取得成功的可能，但是有学者认为，从积极的角度看，虽然“转向东方”就俄国内的政策延续性而言是“混乱的”，但是每一个利益集团的声音都在政策制订的过程中得到了体现。^⑥从消极的角度来看“转向东方”的政策制订过程，可以看出俄内部对远东的发展规划存在着前后不一致，以及政府无法投入足够的资金来保障各种政策落实的状

① 王宪举：“参与远东开发，要有统筹机制”，《环球时报》，2015年1月28日，第14版。

② Anton Tsvetov, “Is Russia an Asian Power?”, *The Diplomat*, November 17, 2014.

③ “国际回声”，《人民日报》，2015年2月3日，第23版。

④ Ian Bond, “Chasing the Dragon: Russia’s Courtship of China”, August 5, 2015, <http://www.cer.org.uk/insights/chasing-dragon-russias-courtship-china>

⑤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ФедералПресс». «По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 два года спустя.

⑥ Stephen Fortescue, “Russia’s ‘Turn to the East’: A Study in Policy Making”, p.439.

况。各种项目和规划更多是停留在纸面上，在现实中缺乏可操作性。^①例如，远东发展部必须依靠财政部拨款来落实其制订的投资计划，而财政部又有着本身的利益考量。此外，普京总统本人对“转向东方”战略中俄远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部分关注的力度并不大，无论是能源出口还是设立特别经济区，普京本人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分析认为，一方面普京总统此前认为“转向东方”在其外交战略中并不占有优先的地位，比起长远的战略规划，俄罗斯应该把有限的资源放在其欧洲部分的发展上。^②而另一方面，“乌克兰危机”后普京总统依然对具体的政策不持意见，可能出于其本人并不想明显地支持争议的任何一方，而刻意保持中立。^③总体上看，外交政策上的调整难以掩盖政府此前对该战略的重视不足和内部争议，最后导致俄“转向东方”的主要实施路径，还是以发展传统能源出口经济为主。正如复旦大学赵华胜教授所分析的，俄罗斯“转向东方”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必将伴随着曲折和挫折。^④

二、“转向东方”的战略目标

从2010年前后俄罗斯提出“转向东方”至今，其本身经历了内涵和内容上的变化，目前成了一个有着多重战略目标的综合体。根据已有的文献和研究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转向东方”战略到今天，主要有发展俄罗斯本国能源经济、外交多元化，缩小俄东西部差距和重新定位俄国家身份四重战略目标。

（一）“转向东方”战略的经济目标：能源合作

迫于发展经济的压力，俄罗斯试图通过加大能源出口，与亚洲国家开展以能源出口为基础的合作，这始终是“转向东方”实施以来的一条主线。俄

① Stephen Fortescue, “Russia’s ‘Turn to the East’: A Study in Policy Making”, pp.439-441.

② Bhavna Dave, “Russia’s Asia Pivot: Engaging the Russian Far East,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p.6.

③ Stephen Fortescue, “Russia’s ‘Turn to the East’: A study in Policy Making”, p.445.

④ 赵华胜：“评俄罗斯转向东方”，第12页。

罗斯 70% 的领土在亚洲，是世界第一大天然气出口国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虽然能源产业只吸纳了就业人口的 3%，但却占国家 GDP 的 30% 以上、政府财政收入的 50%、以及出口总额的 75%。^①因此，能源经济对于整个俄罗斯国家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乌克兰危机”前，俄罗斯只对西方国家的能源技术感兴趣，而“乌克兰危机”后开始邀请中方企业入股俄罗斯石油公司，这显示俄罗斯亟须国外资金度过经济寒冬。^②俄罗斯曾计划利用中日两国在修建油气管道的合同竞争上渔翁得利，但事与愿违，结果以失败而告终。日本拒绝投资东西伯利亚—太平洋油气管道（ESPO）；而中国则另辟蹊径，转向与中亚国家开展油气合作，削弱了俄罗斯谈判的筹码。俄缺乏必要的资金和独立承担修建输油管道的能力，加上“乌克兰危机”的冲击，最终只得与中国签署了价格相对合理的输油合同。^③2014 年 10 月，俄罗斯与中国签署了一揽子包括能源、高铁、人民币兑换等 30 个项目在内的双边经贸合作协议。英国《金融时报》分析，中俄两国 2014 年以来签署了一系列能源合作协议，标志着俄罗斯“战略上的重大改变”。^④但该分析同时指出，由于西方国家的制裁，俄罗斯公司无法获得西方的投资，俄能源产业面临资金困境，使其不得不将目光转向中国，依靠中国企业提供现金支持，以减轻国内资本供给不足给能源产业带来的压力。总统普京甚至表示，“通常我们对引进外资投资能源企业的做法十分谨慎，但对于中国朋友没有这些限制”。^⑤普京还提出设想，希望中国投资修建一条横跨西伯利亚的高速铁路，通过联通欧亚大陆来落实中国方面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⑥提出合作修建跨域西伯利亚的欧亚铁路，主要考量是西西伯利亚地区的油田已经达到产量顶峰，为了确保石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将开发重点转向东西伯利亚

① Elena Shadrina, “Russia’s Natural Gas Policy Toward Northeast Asia: Rationales, Objectives and Institutions”, *Energy Policy*, 2014, Vol.74, p.54.

② Gordon G. Chang, “Russia’s New ‘Energy Alliance’ with China”, *World Affairs*, September 10, 2014, <http://www.worldaffairsjournal.org/blog/gordon-g-chang/russia's-new-'energy-alliance'-china>

③ Gordon G. Chang, “Russia’s New ‘Energy Alliance’ with China”.

④ Guy Chazan, “Sanctions help Russia overcome its China paranoia”, *the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7, 2014.

⑤ Gordon G. Chang, “Russia’s New ‘Energy Alliance’ with China”.

⑥ “China, Russia to Sign 30 Agreements During Annual Meet”, *the Brics Post*, October 6, 2014.

以及远东地区。^①该地区毗邻的主要国家中国、日本和韩国，都需要大量进口能源以支撑自身经济的持续发展。

俄罗斯与中国开展大规模的能源合作，也体现了俄多元化能源出口的无奈。在2015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就有观察家指出，在西方制裁的情况下，俄罗斯企业基本上只和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公司进行投资贸易洽谈。^②这表明，俄罗斯在能源合作伙伴的选择上因“乌克兰危机”变得十分有限。据复旦大学赵华胜教授的分析，即便中俄油气管线得以全线贯通，达到每年680亿立方米的输送量，仍然不如俄罗斯2014年向欧洲输送1466亿立方米的用量，中国还不足以代替欧洲对于俄罗斯能源市场的重要地位。^③

因此，俄罗斯在与中国开展能源合作的同时，也在积极争取与亚太其他主要国家进行能源方面的双边合作，其中与越南的合作表现得尤为积极。俄罗斯历史上就将越南视为通往广阔东南亚市场的通道。面对西方国家的联合制裁，俄罗斯希望将越南打造成为其通往东南亚经贸市场的桥梁和跳板。^④同时，越南也将同俄罗斯发展双边关系作为本国外交的重点。目前，俄罗斯正努力扩大与越南的贸易总量，希望在2030年以前，将两国的贸易额由目前的每年70亿美元提高到600-700亿美元。^⑤为此，2014年5月，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和越南国家石油公司签署了自2014年至2039年每年提供6百万吨油气的合同。鉴于越南国家石油公司已获得在伯朝拉海（Pechora Sea）（巴伦支海东南部分）开采石油的合同，俄气（Gazprom）收购了越南唯一的炼油企业Dong Quat公司49%的股份。此外，俄罗斯还与越南在2014年10月签订了《俄越新经济计划》，全面展开科技领域的合作，同意帮助越南修建首个核电站。

① Shoichi Itoh, “Russia Looks East: Energy Markets and Geopolitics in Northeast Asia”, *CSIS Report*, July 2011.

② Alison Smale, “Snubbed by U.S. and Europe, Kremlin Looks to Asia at Davos”, *the New York Time*, January 24, 2015.

③ 赵华胜：“评俄罗斯转向东方”，第12页。

④ Van Minh, “Russia’s ‘Look East’ Policy to Bring New Opportunities to Vietnam”, *VietNamnet*, November 28, 2014.

⑤ Anatoly Voronin, “Russian-Vietnamese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e New Stage, a New Agenda”, in *Russian Scholars on Vietnam*, Moscow, Forum Publishing House, 2014, p.21.

（二）“转向东方”战略的地缘政治目标：外交多元化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空前恶化，为此，寻求亚太国家的政治支持成为俄“转向东方”的另一个重要战略目标。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多次表示，美国永远也不会承认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版图的事实，并同欧盟一起采取了经济制裁等一系列孤立俄罗斯的举措。尽管当前特朗普政府的对俄政策还在形成之中，但是根据白宫高层最新的表态，美国政府将会延续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立场。^①因此，加速发展与亚太国家的双边关系，摆脱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被动局面，实现外交多元化，赋予了“转向东方”战略新的意义。波波·罗教授指出，“转向东方”并非是拒绝西方国家的影响，而是要在东西方关系中寻求新的平衡，使俄罗斯成为一个“欧洲-太平洋”大国，成为全球事务的一个中心。^②

基于国力，俄罗斯采取的是发展与亚太关键国家之间的关系，试图起到加强地区影响力的效果，这从其与印度、越南和朝鲜的外交互动上可见一斑。印度是俄罗斯“转向东方”优先考虑的方向。俄保持在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存在，既可确保通往西亚航路的安全畅通，又可通过印度洋便捷地进入东南亚地区。有分析指出，俄罗斯有意组成“莫斯科-新德里-北京”战略三角，以制衡美国的“霸权主义”。^③印度总理莫迪 2014 年上任以来，似乎有意改变之前印度执政的国大党订立的“不结盟”政策。普京 2014 年 12 月访问印度，恰逢克里米亚刚刚并入俄罗斯之时，随普京出访的代表团里就有克里米亚地区的领导人，但仍受到新当选总理莫迪的热情接待。印度领导人表示，“印俄关系应该更上一个新的台阶”。而面对美方对克里米亚地区领导人随行访印的关切，印方则以“不知情”搪塞。^④此外，印度历来是俄罗斯最大的武器出口对象国。普京访印期间，俄印两国签署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核能、燃油以及武器购买合同。然而也有美国学者分析，正在不断融入世界的印度，

① Gardiner Harris, “As Ties with U.S. Cool, Europeans Look to Forge Other Alliances”,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0, 2017.

② Bobo Lo, “Russia’s Eastern Direction-Distinguishing the Real from the Virtual”, *Russie.Nei.Reports*, 2014, No.17, Russia/NIS Center, p.10.

③ Rahul Bedi, “Now It’s Russia’s Turn to Look East”, *the Asia Times*, June 19, 2003.

④ Ankit Panda, “Testing the ‘Modi Doctrine’: Russia and India in 2015”, *the Diplomat*, December 29, 2014.

无论是在名义上或实际上，都不会对与俄罗斯结盟的提议感兴趣。^①

越南历来是俄罗斯通向东南亚的桥头堡，同时也是俄罗斯的传统盟友，两国发展双边关系不存在历史问题，因此成为俄罗斯“转向东方”，摆脱外交孤立的一个重要“抓手”。普京 2001 年首次对越南进行访问时，两国就决定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随后十几年里，两国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对越南而言，有俄罗斯提供先进武器装备，可使越军的现代化程度在东南亚地区达到首屈一指的程度。2012 年，俄越关系升格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之后，两国的合作主要集中在能源和军备上。仅在 2011 年，越南就从俄罗斯购买了价值 15 亿美元的武器。^②2009 年，俄罗斯向越南出售了 6 艘“基洛级”攻击型潜艇，2016 年全部交付。2011 年，俄罗斯向越南交付了两艘猎豹级护卫舰。越南在 2013 年又向俄罗斯另外订购了两艘同类型的护卫舰。俄罗斯还希望未来在越南生产武器并为越南军队提供训练。^③

“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加强与朝鲜的政治和经贸关系成为其“转向东方”的目标之一。俄朝发展关系虽然更多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但“乌克兰危机”后也出现了经济合作方面的新动向。2015 年莫斯科举行“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 70 周年”庆典时，普京试图邀请朝鲜领袖金正恩，这一举动被西方媒体解读为普京不遗余力地推行“转向东方”的又一证据。^④从经济上看，俄罗斯一方面对朝鲜丰富而廉价的矿产资源感兴趣，还希望在朝鲜境内建造输油管道，以便将本国的石油、天然气出口到韩国，这些都成为与朝鲜发展关系的经济动力。^⑤目前，俄朝两国已就俄罗斯帮助朝鲜改善现有铁路基础设施换取朝鲜矿产达成了协议，未来的 20 年，俄罗斯将投资 250 亿美元帮助朝鲜改造超过 3000 公里的铁路系统，朝鲜则承诺用矿产偿还因

① Christopher R. Hill, “After Washington, Moscow Adopts ‘Look East Policy’”.

② Anatoly Voronin, “Russian-Vietnamese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e New Stage, a New Agenda”, p.22.

③ “Russia Strengthens Ties with Vietnam”, *Stratfor*, December 12, 2013, <https://www.stratfor.com/analysis/russia-strengthens-ties-vietnam>

④ The Editorial Board, “Mr. Putin’s Global Courtships”,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6, 2014.

⑤ Georgy Toloraya, “Russia-North Korea Economic Ties Gain Traction”.

此产生的债务。^①

从地缘政治上，与朝鲜发展关系可避免俄“转向东方”过于倚重中国，同时，朝鲜也是在“乌克兰危机”后为数不多的公开支持俄罗斯的国家之一。从 21 世纪初开始，俄罗斯就制定了在朝核问题上“两条腿走路”的政策，即一方面参加中国主导的“六方会谈”，另一方面也不放弃与朝鲜政治往来和发展双边经贸。^②而对朝鲜来说，“乌克兰危机”也被其视为拓展与俄罗斯关系的契机。此外，朝鲜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还有在政治、经济上减少对中国过度依赖的深层考虑，^③为此，朝鲜甚至不惜给予俄罗斯投资以更优惠的条件。^④

提升俄朝关系，更是被俄罗斯视为对抗美国搞世界“单极化”的切实举措。^⑤2014 年 10 月，朝鲜外相对俄罗斯展开了为期 10 天的访问，称朝俄两国的友谊是“鲜血铸成的”，并重申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⑥朝鲜随后高调纪念与俄罗斯建交 66 周年。但整体看，短期内俄罗斯与朝鲜的合作并未影响到俄罗斯对朝核问题所持的基本立场，朝鲜半岛的稳定也符合俄罗斯“转向东方”的整体利益。普京总统多次表示，在朝核问题上，俄罗斯将继续与美国进行合作，这也成为美俄两国自“乌克兰危机”以来硕果仅存的几项国际事务方面的合作。然而，随着朝鲜 2016 年以来进行新一轮核试验，俄罗斯在当前国际大环境下试图大力发展与朝鲜的关系也并非易事。

（三）“转向东方”战略的国内政治目标：平衡东西部关系

俄罗斯“转向东方”同样有着国内政治和地区发展的考量，远东地区的长治久安事关俄整体国家安全。苏联解体后，远东地区的人口不断减少以及基础设施的严重落后，俄罗斯学者称其面临着“双重边缘”的局面，即远离

① Yonho Kim, “Russia, North Korea Strike Deal: Improved Railway for Mineral Resources”, *the Voice of America*, November 8, 2014.

② Georgy Toloraya, “Russia-North Korea Economic Ties Gain Traction”.

③ Ibid.

④ Leo Byrne, “Russia and North Korea Deepen Ties”, *Nknews.org*, June 5, 2014, <https://www.nknews.org/2014/06/russia-and-north-korea-deepen-ties>

⑤ Georgy Toloraya, “Russia-North Korea Economic Ties Gain Traction”.

⑥ Ibid.

莫斯科这一政治中心，同样远离亚太经济区的经济中心。^①远东地区同时是俄经济最为落后、管制最为混乱的地区，常年耗费俄联邦政府大量的财政资金，同时民众又对联邦政府存有诸多不满。^②2012年普京再次担任总统后，提出发展俄远东地区是“俄联邦最为重要的地缘政治任务”。^③借着2012年在远东召开APEC峰会的契机，俄罗斯开始加大对该地区的投资和政策扶持力度。除了在2012年成立远东发展部之外，2015年7月，普京签署法令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建立“自由港”，并将在港内设立“自贸区”。^④同时，俄政府还签署了对在远东从事商业活动的税收优惠和补贴政策，试图加强与亚洲邻国的商业贸易往来。^⑤俄政府还计划在未来几个十年内将该地区人口从目前的630万增加至1200万。可以说，通过“转向东方”，推动远东地区走出经济停滞不前和人口持续下降的困境，利用远东地区的资源优势与亚洲国家开展广泛合作，有助于巩固远东地区在俄罗斯战略版图上的地位。然而，也有俄分析家指出，俄远东地区的现代化和俄罗斯整体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在法治并不健全，行政效率低下，对财产保护的规则不明晰等整体国情背景下，远东地区很难成为吸引外资的榜样，而一些大型的基建项目也很可能将处于闲置的境地。^⑥

（四）“转向东方”战略的意识形态目标：维护俄“亚太”国家身份

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普京政府开始出现对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怀疑，以及对以中国为代表的亚太地区国家的发展模式逐渐产生兴

① Natasha Kuhrt, “The Russian Far East in Russia’s Asia Policy: Dual Integration or Double Periphery?”, *Europe-Asia Studies*, 2012, Vol.64, No.3, pp.471-493.

② Ibid.

③ “Russia Invests in Far East to Prevent Chinese Influence”, *Global Risk Insights*, January 14, 2014.

④ Salvatore Babones, “Russia Opens Its Doors To Asia”, *the National Interests*, July 22, 2015, <http://nationalinterest.org/blog/the-buzz/russia-opens-its-doors-asia-13398>.

⑤ Dragos Tirnovceanu, “Russia, China, and the far East Question”, *the Diplomat*, January 20, 2016.

⑥ Bobo Lo, “Russia’s Eastern Direction-Distinguishing the Real from the Virtual”, p.16.

趣。尽管中俄两国文化和历史不同，但都有着在国际舞台上复兴的渴望。^①在此背景下，俄“转向东方”的另外一个目标是试图在意识形态方面改变俄国内西方模式至上的思维方式，使俄罗斯在未来能够更好地融入亚太国家之中。俄罗斯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维亚切斯拉夫·尼科诺夫（Вячеслав Никонов）认为，当前亚洲国家的发展模式和思维方式代表了一种新的政治和经济现代化进程，这些是不同于西方文明的，但很可能将帮助俄罗斯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获得成功。^②2016年版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提到，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多元化以及多种发展模式共存已经越来越明显，俄罗斯需要适应这种国际关系力量对比的改变，从本身的思维认识上进行调整。^③有学者认为，正是本着将影响力扩大到全球的考量，在俄罗斯被“八国集团”排除在外、同时在“二十国集团”中被边缘化之后，普京随即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并同意“欧亚联盟”与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进行积极的对接合作。^④

要想真正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俄罗斯必须要在该地区寻找更多的合作伙伴来巩固自身作为亚太国家的身份认同。^⑤俄罗斯只有与亚洲邻国进一步融合，并积极地参与到亚洲区域主义的构建之中，才能真正被亚太国家所接纳。^⑥正如“瓦尔代俱乐部”（the Valdai Club）报告中指出的，“从象征和哲学的意义上看，开发我们东部的领土是完成俄罗斯历史上作为欧亚桥梁的关键一步。”^⑦英国学者大卫·克尔（David Kerr）认为，普京尝试使俄罗

① 参见 Anne L. Cluna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ussia's Resurgenc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Jeanne L. Wilson, "Russia and China Respond to Soft Power: Interpretation and Re-adaptation of a Western Construct", *Politics*, 2015, Vol.35, No.3-4, pp. 287-300.

② Vyacheslav Nikonov, "Russia's Foreign Policy in the Pacific Region", *Security Index: A Russian Journal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1, Vol.17, No.2, pp.47-61.

③ "Foreign Policy Concep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2016, para. 4.

④ Elizabeth Wishnick, "In Search of the 'Other in Asia: Russia-China Relations Revisited", *the Pacific Review*, 2017, Vol.30, No.1, p.118.

⑤ Gaye Christoffersen, "Russia's breakthrough into the Asia-Pacific: China's rol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2010, Vol.10, No.1, p.85.

⑥ Elizabeth Wishnick, "In Search of the 'Other' in Asia: Russia-China Relations Revisited", p.122.

⑦ Valdai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Club,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Future of Russia*, Moscow: Valdai Discussion Club, 2014, p.58.

斯获得一个“欧亚身份”（Eurasia Identity），是为了维护俄罗斯在 21 世纪成为全球大国而做出的一种努力。^①

三、“转向东方”战略的实施前景及挑战

俄罗斯从提出“转向东方”到 2014 年“乌克兰危机”后加速部署这一战略，目前来看，地缘政治方面的收益要高于同期经济利益上的收益。首先，“转向东方”，试图全面发展与亚太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俄政府宣称的开展“独立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入 21 世纪以来，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差距逐渐拉大。“转向东方”虽然将中国定为重点目标，但是同时强调发展包括和越南这样的与中国在地区问题上有争议国家的关系。有西方学者认为，俄罗斯这种“管理关系”（Relationship Management）的做法，使中方不至于在国力超出俄罗斯的同时轻视其地区影响力。^②

2014 年“乌克兰危机”后，“转向东方”战略有效地将中俄两个大国的政治、经济利益紧密地联系起来。2014 年后，俄罗斯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上都处于困难的局面，而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也因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而风波不断。在此背景下，中俄两国一系列的经济与安全合作项目对稳定亚太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经济上，俄罗斯对中方开放本国油气行业的投资，而此前这一领域对外国投资有着严格的限制。俄罗斯希望通过建立对中方的能源输出计划，最终达到与对西欧能源供给同样的规模和战略作用。^③外交上，中俄 2016 年 6 月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为“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强调致力于建设国际秩序的“民主化”；同时还明确了通过打造“中国东北—俄罗斯远东”对接模式来进行两国的战略对接。^④这些都从地缘政治上缓冲了“乌克兰危机”带来的负面效应。

① David Kerr, “Dilemmas of the ‘Middle Continent’: Russian Strategy for Eastern Eurasia”,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2009, Vol.44, No.2, p.2.

② Samuel Charap, John Drennan and Pierre Noel, “Russia and China: A New Model of Great-Power Relations”, *Survival*, 2017, Vol.59, No.1, p.25.

③ Ibid, p.29.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16 年 6 月 26 日，第 4 版。

然而，俄罗斯“转向东方”所带来的短期收益能否弥补“乌克兰危机”以来其外交、经济方面遭受的损失，仍然是个未知数。从长期来看，该战略同样面临文化认同、地缘政治变化等制约因素。学界也对“转向东方”战略的前景表现出谨慎的态度。例如，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政治研究与预测中心主任安德烈·维诺格拉多夫（Андрей Виноградов）认为，目前俄当局完整的“转向东方”战略还没有形成，特别是远东发展问题和民族安全政策等还未完善；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ИМЭМО РАН）副所长根纳季·邱福林（Геннадий Чуфрин）表示，目前还不能说俄罗斯正在全面实施“转向东方”，只能说与东部邻国的关系处于积极的时期。^①

（一）经济领域的挑战

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困境与其整体经济过于依赖能源密不可分。俄罗斯的经济结构尚未从根本上摆脱前苏联依靠重工业的产业结构模式，财政收入的近 50%来自于能源出口。1998 年和 2008 年两次金融危机后，均出现过国际油价持续攀升的良机，但这并未促使俄政府下决心改变之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俄罗斯副总理舒瓦洛夫在 2015 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坦承，俄罗斯此前一味地依靠高油价带来的财政收益，而未能抓住机遇，及时推动经济现代化的进程。^②自然资源总量方面，俄罗斯拥有对周边国家的绝对优势。据分析，其自然资源资本估价高达 24 万亿美元，美国仅为 4.6 万亿美元，诸如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均在 0.3 万亿美元左右。^③从长远看，巨大的自然资源优势可以支撑俄罗斯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也是经济转型的必备条件，但却无法改变俄罗斯中、短期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当前，俄罗斯很难将自然资源的优势迅速转化为现实效益，并使经济萎缩的态势得到重大改观。

其次，“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能否够切实认识到经济结构这一短

① Ренат Абдуллин. Разворот России на Восток: эксперты прокомментировали послание Путина. 01.12.2016. <http://www.mk.ru/politics/2016/12/01/razvorot-rossii-na-vostok-ekspert-y-prokommentirovali-poslanie-putina.html>

② Ambrose Evans-Pritchard, “Kremlin Hard-liner: Russians Would ‘Rather Starve’ Than Surrender Putin to Western Aggressors”, *The Telegraph*, January 25, 2015.

③ [俄]亚历山大·阿格耶夫：“在困境中加速转型”，《人民日报》，2015年2月3日，第23版。

板，痛下决心调整经济结构也是一大挑战。以东北亚地区的贸易为例，在 2013 年，俄罗斯与中国、日本、韩国的贸易总和仅为 1500 亿美元，仅是与欧洲国家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一；而同比截止 2012 年，俄罗斯总共吸引 4960 亿美元的直接投资，上述三国相加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额（FDI）仅为 61 亿美元。^①可见，试图通过“转向东方”来弥补制裁带来的经济损失并不能一蹴而就。俄政府能否有动力去改变长期依赖的“能源经济”的发展模式，彻底摆脱低价出口原料、高价进口成品、在国际贸易分工中处于中低端的不利局面，是问题的关键。在目前所规划的“转向东方”战略中，这一点仍然没有明显的体现。即使是着眼于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这样局部的经济发展，“转向东方”究竟会产生多大的效能，能否根本改善这一地区基础设施落后、投资环境相对恶劣的现实，目前还未见到成效。俄罗斯政府早在 2010 年就曾批准了一系列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政策文件，但直至今日实施效果依然并不明显。^②

（二）文化认同的挑战

俄罗斯历史上“重欧轻亚”的国家身份与实践，对“转向东方”构成了文化认同上的挑战。从俄罗斯的文化传统来看，其国内始终有“西方派”和“欧亚派”的争论。“西方派”认为，俄罗斯和亚洲国家保持经贸往来的同时，应当尽可能地保持距离；而在与西方国家的融合上则应投入更大的精力，同时排斥伊斯兰教对俄罗斯文化和社会的影响。“欧亚派”则认为，俄罗斯介于欧亚大陆之间，但历史上有抵制西方文化影响的传统，所以应尽可能地多与亚洲国家打交道，并保持与穆斯林世界的联系，以使俄罗斯成为文化交融的桥梁。还有一种思维，认为目前俄罗斯正在寻找在世界文明中的平衡状态。冷战后的历史证明，无论是“嵌入”西方，还是试图恢复其作为“欧亚中心”的历史地位，都是不现实的。因此，俄罗斯应该作为一个文化主体，

^① Kathrin Hille, “Russia Looks East as It Seeks to Rebalance Trade Interests”, *the Financial Times*, April 3, 2014.

^② 赵华胜：“评俄罗斯转向东方”，第 6-9 页。

而不是东西方文明的某一部分来融入世界文明之中。^①这种文化归属上的争论不会因为俄“转向东方”而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在俄罗斯民众的心理层面，远东地区仍然属于从前俄罗斯帝国占领的“殖民地”，它最有用的地方是蕴藏着丰富的矿产以及油气资源。^②同时，在俄历史上，远东地区并不是作为欧亚融合的“桥头堡”，而是承担着阻隔亚洲国家势力渗入的军事“碉堡”作用。^③暂且不论俄实施“转向东方”，摆脱出口油气、矿产和林业资源、售卖武器给亚洲国家的模式，从而使远东地区产生新的战略意义的意图能否实现，但中俄两国近年来签署了多项合作协定，真正落实的还是少数，已是不争的现实。^④

俄罗斯社会，特别是精英阶层长期存在“欧洲中心主义”情结，俄罗斯民族一直以来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都具有典型的欧洲国家特征，即使生活在远东的居民，在身份认同上也以属于欧洲而感到自豪。^⑤在2012年APEC峰会上，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市长伊戈尔·普什卡廖夫（Игорь Пушкарёв）称，“我们正在打造一座欧洲城市”，这进一步说明其民众的心态仍然有着深厚的欧洲情结。^⑥

（三）地缘政治的挑战

俄罗斯“转向东方”的推进，无法绕开亚太区域国家间存在的争议以及该地区原有的大国博弈。

首先，俄罗斯发展与日本的双边关系受制于两国领土争议而效果不佳。俄政府并不反对平衡中日关系，并借助日本来打开亚太国家市场，然而在领土问题上却不愿做出任何的让步。2012年，日本福岛核电站泄露事件之后，

① Федор Лукьянов. Вебинар на тему «Запад или Восток: почему Россия всё время делает выбор?». 02.06.2016. <http://svop.ru/проекты/webinars/20374/#more-20374>

② Anton Tsvetov, “Is Russia an Asian Power?”

③ Victor Larin, “Russia’s Eastern Border: Last Outpost of Europe or Base for Asian Expansion?” *Russian Expert Review*, 2006, Vol.18, No.4, pp.1-3.

④ 王宪举：“参与远东开发，要有统筹机制”。

⑤ 李新：“试析俄罗斯亚太新战略”，《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2期，第13-20页。

⑥ Bhavna Dave, “Russia’s Asia Pivot: Engaging the Russian Far East,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p.12.

两国关系曾一度发展较为顺利。日本政府重新评估了能源政策，试图发展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能源贸易，以扩大能源进口的多元化，减少能源进口的运输成本。俄罗斯也希望发展与日本的关系以增加油气出口，同时减少在亚太地区对中国市场的过度依赖。虽然安倍首相 2013 年 3 月访问俄罗斯时双方达成一系列合作协定，但俄日关系仍然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其中“北方四岛”（俄称“南千岛群岛”）领土归还问题是制约双边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这些问题，直到 2016 年普京访问日本时两国仍无法取得共识。因此，日俄尽管有着共同经济利益取向，但受制于国内政治以及历史因素的制约，两国合作始终未能达到各自所期望的效果。

其次，俄罗斯发展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受到南海问题的制约以及地区国家与美国关系的影响。“乌克兰危机”之后，美国试图对俄罗斯发动多边联合制裁，并且鼓励其亚太盟友积极参与其中。^①除此之外，俄越两国合作不仅受到越美关系的制约，同样会对中俄关系产生影响。对于越南而言，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后，自身经济以及国际处境并不乐观。同时，相对于来自韩国、中国台湾、中国和美国的投资，俄罗斯对越南的投资也不尽如人意。此外，随着近年来美国公开介入南海问题，不断强化与越南的关系，俄罗斯与越南的经贸和军事合作也因中国对此问题的敏感性而趋于复杂。俄气自 2009 年起就开始在南中国海开采油气，昆仑盆地（Nam Con Son Basin）的合同恰好在中越两国南海争议区域。^②此外，俄罗斯还需要考虑，越南同样重视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因此，俄罗斯试图利用发展和越南等南海国家的关系来打破自己在国际上的不利处境，其效果势必受到以上种种因素的限制。^③

① Specialist in Asian Affairs, *Northeast Asia and Russia's "Turn to the East": Implications for U.S. Interest*,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August 31, 2016, U.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p.2

② Ibid, p.16.

③ 有关俄罗斯的南海政策，参见吕雪峰：“南海争端中的苏联/俄罗斯因素”，《俄罗斯研究》，2016 年第 1 期。

四、“转向东方”对中俄关系的影响

对于中国而言，俄推进“转向东方”将会产生经济和地区战略两个层面的影响。从经济上看，首先有利于促进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增加彼此间的投资。这对于当前中国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振兴东北三省经济发展等，会起到积极的助推作用。2014年5月，俄罗斯受到西方制裁后，中俄两国签署了价值4000亿美元、为期30年的油气出口订单。中国东北地区作为东段输油管道的途径区域，对提振基础设施建设将是利好。普京之所以选择此刻签署这份谈判了10年的合同，与其面对“后乌克兰危机”时期的国际局势密切相关。^①中国作为本地区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对俄罗斯能源的兴趣将直接决定其“转向东方”的成败。此外，2014年11月，俄气公司宣布了一个额外的输气协定，将通过西伯利亚新建一条西向输气管线，向中国新疆提供天然气。分析指出，一旦东西两条输气管线竣工投产，将具备680亿立方米天然气的输气量，届时俄罗斯对中国的天然气出口将远远超过对目前最大出口目的国德国的400亿立方米的输气量。^②

从战略上看，“转向东方”的实施有助于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国际事务中进一步发挥主导作用。中俄是“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即中国对外“伙伴关系”中级别最高的一种。同时中俄关系又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大国关系”。^③

从目前的国际形势来看，俄罗斯与中国在政治、经济、人文合作上形成了“互补”关系，为两国战略对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俄罗斯前外交部长伊戈尔·伊万诺夫认为，中俄两国关系发展并不完全均衡，但目前的这种不均衡不会出现较强势的一方向相对弱势的一方强加意志的情况；相反，在各项具体事务中，双方都会寻求可以接受的利益平衡，彼此做出理性的妥协和让步。^④

① Joseph S. Nye, “A New Sino-Russian Alliance?”, *Project Syndicate*, January 12, 2015.

② Ibid.

③ 黄登学：“普京新任期俄罗斯外交战略析论”，第51页。

④ Игорь Иванов. Россия - Китай: к новому качеству отношений. 30.05.2016. <https://rg.ru/2016/05/17/igor-ivanov-partnerstvo-rf-i-knr-ne-napravleno-protiv-tretih-stran.html>

从中国的角度看，准确把握与俄罗斯合作的战略机遇期，利用“一带一路”与俄罗斯进行多层次的、东西对进的战略对接，巩固现有的合作，共同探讨新的合作领域，符合中方当前的利益。从长远来看，也必须留意与俄罗斯战略对接中可能出现的经济和政治风险因素。首先，俄“转向东方”过于依赖能源出口，这对于中国而言，会给两国战略对接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带来一定程度的风险。俄罗斯习惯于利用油气作为国际谈判的筹码，近些年曾多次以停止供气相威胁，来争取对欧盟国家经贸利益的最大化。面对能源需求更加迫切的中国，俄罗斯利用油气资源在未来政治、经贸谈判中增加筹码的风险并非不存在。一个例证是俄延缓签署经由西西伯利亚（所谓的阿尔泰路径）向中国供应天然气协定。

其次，国政府主张共赢的国际关系与俄罗斯同欧洲和美国进行的“零和”博弈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英国学者伊恩·邦德（Ian Bond）指出，北京清楚地认识到，对于国家整体利益而言，同美国保持良好经济关系的意义远远大于获得俄罗斯的天然气；除此之外，中国也不会同欧盟发生冲突，相反，它会竭力巩固同欧洲业已建立的政治和经济联系。^①

最后，俄罗斯社会在历史上就对周边国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信任。俄罗斯在与中国开展贸易的过程中，其内部经常为中国劳动力“大量”进入远东地区、经济上过度依附中国而产生意见分歧。中国东北的人口总量超过 1.2 亿，目前在西伯利亚及远东的中国移民及劳工数量已超过 50 万，而俄在这一地区的人口仅有 630 万，这自然会使抱有上述思维的人士产生心理压力。其次，俄罗斯国内担心中俄的贸易模式，即俄罗斯向中国出口能源等原材料，而从中国进口制成品，将会使俄罗斯长期处于不利的贸易地位。^②

结 语

当前，俄罗斯的经济困境不仅在于“乌克兰危机”造成的冲击波，也在乎普京 2000 年执政以来未能调整好国民经济结构，对能源经济有着过多地

^① Ian Bond, “Chasing the Dragon: Russia’s Courtship of China”.

^② Gabe Collins, “China Looms Over Russian Far East”, *the Diplomat*, June 22, 2011.

依赖。随着 2014 年国际石油价格开始新一轮的低位运行，俄国内经济增长出现了结构性的瓶颈，美欧超出预期的严厉经济制裁，使得俄罗斯经济发展雪上加霜。俄罗斯目前积极推进“转向东方”，既有着试图抓住亚太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机遇，以此振兴本国油气、基建产业来发展整体国民经济，也有着地缘政治、文化认同构建等多方面的战略考量。然而，俄罗斯国内长期形成的“重欧轻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无法在短期内得到改变；另一方面，该战略的实施又受到亚太地区原有的地缘政治博弈的制约而未能展现出立竿见影的效果。深化与中国的关系，尽管不是俄“转向东方”唯一的目标，却是能直接影响到该战略前途的最为关键的一个因素。从实施效果来看，“转向东方”在顶层设计上已经初具规模，也确实助于平衡俄罗斯在外交事务中的“西方中心”思维和政策。

【Abstract】 Russia's "Turning East" Strategy is crucial to its overall diplomacy. In Russia, the "Turning East" Strategy has undergone two phases including prioritizing energy exporting industries and then giving preference to attracting investment. In the wake of the Ukrain crisis, the Russian government began to acceler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strategy. The "Turning East" Strategy has four strategic objectives, namely, the Putin administration developing energy economy, expanding geopolitical influences,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Russia's West and East, and maintaining its status as an "Asia-Pacific" country. Nevertheless, so far this strategy has not achieved its desired effects due to the homogeneous economic structure, the given geopolitical game with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Russia's cultural identity orientated in Europe. China's economy and its regional influences make it the most important targeted country for this strategy.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conjunction with China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prospects of Russia's "Turning East" Strategy.

【Key Words】 Russia's Diplomacy, Russia's "Turning East" Strategy, The Ukraine Crisis, Sino-Russian Relationship

【Аннотация】 «Восточн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ой частью общей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стратегии России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В России «восточная стратегия» пережила два различны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в политике: приоритетное развитие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привлечение инвестиций; вслед за «украинским кризисом» россий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приступило к ускорению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данной стратегии. «Восточная стратегия» включает в себя четыр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цел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Путина: развитие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расширение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влияния, сокращение разрыва между востоком и западом России и поддержание статуса страны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Но в процессе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един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гры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и собственная культурная самобытность «поддерживание более близкого образа мышления с Европой, чем с Азией» и другие факторы стали препятствием для достижения желаемых результато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е влияние Китая делает его наиболее важной страной, являющейся объектом данной стратегии Росси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стыковки с Китаем будут оказывать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восточной стратеги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Дипломатия России, «восточн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 «укра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责任编辑 孙超)

1917年前俄国石油工业中 外资垄断集团及其影响*

邓沛勇**

【内容提要】19世纪下半叶起，俄国石油工业迅速发展。因石油工业利润巨大、世界市场石油需求大增和俄国企业主资金有限，外国资本开始涉足俄国石油工业。外国资本主要通过通过对俄直接投资和购买当地石油公司有价值证券的方式，来染指巴库石油工业。俄国石油工业中最重要的外资集团有：诺贝尔兄弟集团、里海—黑海石油工商业公司和英荷壳牌石油公司。三大外资石油公司垄断了俄国石油开采和贸易，对俄石油工业的影响巨大。

【关键词】俄国石油工业 外国对俄国石油投资 诺贝尔兄弟集团 里海—黑海石油公司 英荷壳牌公司

【中图分类号】D751.2; F113.3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7)03-0076(29)

19世纪末，国际大型石油公司为垄断俄国国内外石油市场，几度抬高油价，利用本身资金优势并购中小企业，完善运输工具和设施，以及提高开采、钻探技术，最终垄断了俄国内外的石油市场。俄国石油工业中最具影响力的国外垄断集团为诺贝尔兄弟集团、里海—黑海石油工商业公司和英荷壳牌石油公司。诺贝尔兄弟集团因其资金和运输优势，长期垄断俄国国内石油市场。20世纪初以前，里海—黑海石油工商业公司凭借其资金和国际影响

*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责自负。

** 邓沛勇，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

力，垄断了俄国国外石油市场。但 20 世纪初该公司地位逐渐下降，诺贝尔兄弟集团开始垄断俄国国内外石油市场。英荷公司则垄断东方市场上的俄国石油出口业务。三大外资集团对俄国石油工业影响十分巨大，控制了半数以上的石油开采和贸易，掌控俄国石油工业命脉。

在论述俄国石油工业中外资集团及其影响之前，有必要先探讨一下 19 世纪下半叶外资快速涌入的原因。

一、19 世纪末下半叶外资迅速涌入俄国的原因

从 19 世纪 60 年代起，俄国政府开始关注本国工业的发展，但在资金、技术匮乏的状况下，只能通过引进外资发展本国工业。此后，借助外资发展俄国工业成为政府既定方针之一。为引进外资，俄国政府制定大量优惠政策，外国企业主也意识到与出口商品和购买债券相比，直接投资利润更高。19 世纪 60 年代后期，外国资本不断涌入俄国。在外资帮助下，诸多工业部门飞速发展，重工业尤甚，但一些部门因外资所占比例较高，对俄国工业也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外资迅速涌入俄国，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引进外资成为俄国政府的既定政策。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后，俄国负债累累。政府意识到发展本国工业和兴修铁路的重要性，制定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方针。亚历山大二世即位后，改变国家经济方针，鼓励外国资本涌入俄国。外资不但解决经济发展资金需求，还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维特出任财政大臣后，继承本格和维什涅格拉德基引进外资政策。因俄国经济快速发展，维特提出停止国家举债、扩大外国直接投资的方针。1899 年，维特向沙皇尼古拉二世提交报告，强调民族工业独立的重要性。但由于俄国本身资本有限，维特提出，俄国工业化必须引进外资。^①20 世纪初，俄国政府继续奉行引进外资来助推俄国工业发展的政策。

发展本国工商业的需要。1861 年前，俄国政府为弥补国家预算赤字、

^① Витте С.Ю. Конспект лекций о народном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хозяйстве. СПб., 1912. С.141.

修建铁路和用于克里米亚战争的军费支出，向国外大规模举债 16 次。^①因俄国本身资金有限，为发展本国工商业必须大量引进外资。外国资本流入俄国有三个途径：一是在俄国直接建立工业企业，二是购买俄国企业股票和有价债券，三是购买俄国国家债券。19 世纪下半期，对俄国的主要投资者是德国、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的资本家。1860-1900 年，德国、比利时、英国和法国在俄建立企业的数量分别为 207 家、40 家、38 家和 26 家。^②在外资帮助下，俄国工商业飞速发展。以石油工业为例，俄国石油产量从 1870 年的 170 万普特，增至 1880 年的 2150 万普特。^③19 世纪末，俄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石油出口国之一。20 世纪初，其石油产量达世界总采油量的一半，出口量大增，曾一度超过美国。在外国资本的推动下，新式石油、煤炭、金属冶炼、机器制造和化学工业企业数量大幅度增加，旧工业部门改造和国内大型企业数量增加，都与外资密切相关。1890，外国人掌控的俄国股份资本为 25%，1900 年上升到 50%。^④

保护性关税政策的实施。1877 年 1 月，俄国开始实行金币关税制，进口商品需以金币支付关税，征税额度大幅度提高。1877 年以后，为保护民族工业和增加国库收入，俄国政府多次提高关税额度，其目的是限制国外工业品进口量，推动国内工商业发展。以石油工业为例，19 世纪 70 年代包税制度废除后，政府立即提高煤油进口关税，旨在保护本国石油工业发展。1877 年起，俄国实施保护关税，在大幅度提高煤油进口关税（每普特煤油进口关税提高至 55 金戈比）的同时，规定使用黄金进行业务结算。国外煤油进口量迅速降低。1873 年来自美国的煤油进口量为 270 万普特，此时俄国巴库地区煤油产量只有 83.2 万普特；1877 年来自美国的煤油进口量降至 170 万

① Денисов А.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займы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1798-1917 годов. М., ИД Финансы и кредит, 2005. С.13-22.

② Ионичев Н.П. Иностраннный капитал в экономике России (XVIII-начало XX в.). М., МГУП, 2002. С.102, 103.

③ Чунтулов В.Т, Кривцова Н.С, Чунтулов А.В, Тюшев В.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ССР.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87. С.92; Ионичев Н.П. Иностраннный капитал в экономике России (XVIII-начало XX в.). С.104; Конотопов М.В, Сметанин М.В. История экономики России. М., Логос, 2004. С.78.

④ Чунтулов В.Т, Кривцова Н.С, Чунтулов А.В, Тюшев В.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С.92.

普特，而俄国自身煤油的供给量则增至 459 万普特；1883 年，美国煤油进口业务完全终止。^①从 1857 年起，对美国煤油的进口关税逐年提高，1891 年煤油关税提高至 1 金卢布/普特，实际上是禁止进口美国煤油。^②在限制进口的同时，政府希望引进外资发展本国经济，外国资本家首先将资金投入至俄国重工业和新兴工业部门。

获取高额利润的需要。19 世纪下半叶，西欧国家陆续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国内商品需大量输出，俄国是西欧主要产品销售地之一。因俄国政府推行关税保护政策，西欧商品出口利润明显降低，企业主为获取高额利润，选择对俄直接投资，纷纷在俄国建立工厂。俄国 1861 年改革以后，国外企业家投入俄国实业的动力增加。1861-1881 年，外国人创办股份公司的数量从 54 家增至 356 家，股份资本从 3500 万卢布增加至 3.3 亿卢布。^③因俄国工商业发展规模有限，并有廉价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外国资本家在俄投资可获取高额利润。

许多大资本家与俄国政府关系密切。以诺贝尔家族为例，1837 年阿尔弗雷德从瑞典举家迁至彼得堡，在俄国建立机械厂专门制作地雷，在克里木战争期间发挥了巨大作用，凭借这一点，该公司与俄国政府上层建立稳定的业务联系。诺贝尔公司获得俄国国家订单专门建造发动机。因与陆军部关系密切，该公司被允许生产武器。此后诺贝尔工厂迅速发展成俄国大型军工和民用企业。1877-1878 年俄土战争期间，诺贝尔公司专门为俄国军队生产各种武器装备，包括枪支和弹药等军事物资。此外，法国大银行家罗斯柴尔德家族、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以及英国诸多企业主与俄国政府高层关系也很密切，一方面使这些企业获得在俄投资便利，同时也滋生腐败和牺牲俄国本

① Наниташвили Н.Л. Экспансия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капитала в Закавказье(конец XIX-начало XX вв.). Тбилисс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Тбилис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88. С.249, 260; Соболев М.Н. Таможен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ека.Том II.Томск., Типо-лит. Сиб. т-ва печ. дела, 1911. С.11-13.

② Куприянова Л.В. Тамож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протекционизм и российские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и 40-80-е годы XIX века. М.,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1994. С.245.

③ Гусейнов Р. История экономики России. М., 1999. С.217; Ионичев Н.П. Иностраннный капитал в экономике России (XVIII-начало XX в.). С.99; Чунтулов В.Т, Кривцова Н.С, Чунтулов А.В, Тюшев В.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С.92.

国企业主利益。

在俄国政府政策支持和高额利润驱使下，大量外国资本涌入俄国，对俄国工业发展影响重大，最终导致俄国经济对外资依赖度提高。石油工业最具代表性，因股份公司的建立与推广，外国资本参与石油工业，企业主间的竞争加剧，导致了俄国石油行业垄断水平不断提高。一战前夕，俄国石油工业中形成诺贝尔兄弟集团、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和俄国石油总公司三足鼎立的局面。他们控制俄国石油工业资本、开采量、加工和销售业务的比例为：70%、60.7%、66%和90%。^①

俄国石油工业发展与外资关系密切，外资流入石油工业导致石油工业的股份资本从1910年1.8亿卢布增至1913年3.3亿卢布。^②为更好地研究俄国石油工业中的外资集团，笔者分别对诺贝尔兄弟集团、里海—黑海石油工商业公司和英荷壳牌石油公司的状况进行分析。

二、诺贝尔兄弟集团

诺贝尔家族可谓家喻户晓，在俄国更是耳熟能详。19世纪上半叶诺贝尔家族进军俄国工业，最初主要从事军事工业，也因此获得巨额利润。1853年克里木战争期间，诺贝尔家族就开始为军队生产武器和弹药。战争结束后军事订单数量降低，但该公司凭借与政府和军队高层的紧密关系，继续开拓业务，除为俄国军队生产枪支零件、水炮、水雷和炸药等产品外，又陆续生产自来水管、机床和电池等民用产品。

诺贝尔家族对俄国石油工业的发展贡献最大。该公司凭借其资金优势，

① Волобуев.П.В. Из истории монополизации нефтяной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и.1903-1914//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 Т.52. М., Наука, 1955. С.98, 102; Монополисти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 в нефтя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и 1883-1914.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 Изд-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61. С.10,13; Карпов В.П., Гаврилова Н.Ю. Курс истор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нефтяной и газов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Тюмень., ТюмГНГУ, 2011. С.66; Гиндин И.Ф. Банки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России(ХІХ-начало ХХ вв.).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и типологии русских банков. М., Наука, 1997. С.177;张广翔、白胜洁：“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石油工业垄断”，《求是学刊》，2014年第3期，第1页。

② Наниташвили Н.Л. Экспансия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капитала в Закавказье(конец ХІХ-начало ХХ вв.). С.306.

从小煤油厂发展为俄国石油工业龙头。为更好地分析诺贝尔家族对俄国石油工业的影响，笔者拟从诺贝尔公司投资俄国石油工业的开端、业务成就和 20 世纪初经济危机对该公司影响等几方面进行阐述。

诺贝尔公司投资俄国石油工业的开端。1837 年，罗贝尔特·诺贝尔就过高加索地区，当时的主要目的是购买桦木制造枪支，并未重视高加的石油工业。1873 年再次造访巴库后，他看到石油工业的巨大潜力。1875 年，他以 8000 卢布购买一家小型炼油厂，开始从事石油开采和钻探业务。1879 年，他与兄弟及朋友创建诺贝尔兄弟集团，公司注册资本 300 万卢布。1879 和 1881 年该公司对石油工业的投入，占俄国工业石油总投入的三分之二。1879-1883 年间，诺贝尔公司纯利润增长 16 倍。^①诺贝尔公司股票十分紧俏。19 世纪 80 年代初期，该公司主要业务在阿塞拜疆。虽然巴库地区小企业众多，但因资金有限和技术落后，难与诺贝尔兄弟集团竞争。诺贝尔兄弟集团为增加公司竞争力，开始并购小企业，同时提高石油开采和加工技术，并完善石油运输体系。

诺贝尔兄弟集团在石油工业方面的成就。1880 年诺贝尔集团只有 12 口钻井，1900 和 1909 年，其钻井数量先后达到 180 和 276 口。^②1879-1883 年间，诺贝尔兄弟集团采油量增长 4820%，其速度远高于俄国国内的石油企业；同期，俄国本国石油业主采油量增速却从 416%降至 254%。1899 年诺贝尔兄弟集团采油量占全俄总采油量的 18%和世界总采油量的 8.6%，煤油出口量为 1833 万普特，占俄国煤油出口总量的 26.6%。^③1879-1883 年，公司利润从 18.3 万卢布增至 308.8 万卢布，增长近 17 倍。

诺贝尔兄弟集团垄断国内石油运输业务。1878 年，诺贝尔兄弟集团在伏尔加河流域拥有 10 艘载重量为 4 万~6 万普特的木制驳船和 2 艘蒸汽轮

① Тридцать лет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товарищества нефтя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Бр.Нобеля 1879-1909. СПб., Типография И.Н. Скороходова, 1910. С.48; Матвейчук А.А., Фукс И.Г. Исто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ефт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М., Древлехранилище, 2008. С.208.

② Матвейчук А.А., Фукс И.Г. Исто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ефт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С.208.

③ Ахундов Б.Ю. Монополисти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 в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бакинской нефтя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М., Изд-во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9. С.35; Дьяконова И.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За кулисами нобелевской монополии//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75. С.130.

船。^①随着石油开采和钻探技术的提高，诺贝尔兄弟集团开始关注石油运输业务。1880年初次使用的里海大型油罐船“佐洛阿斯特”号、“诺尔杰西里德”号等，均由瑞典生产，属诺贝尔兄弟集团所有。到1884年，诺贝尔兄弟集团共拥有69艘油罐船。^②此外，该公司还建立俄国第一条输油管道，管道连接油田、工厂和消费市场。诺贝尔公司最初只限于垄断运输领域，随后扩展至石油贸易领域。随着运输设施不断完善，诺贝尔兄弟集团快速降低煤油价格，借此在国际市场上排挤美国煤油，在俄国国内市场则排挤中小企业主。诺贝尔公司在俄国建立大型石油存储网络，以便扩大公司影响力和增强竞争力。为加大石油贸易力度，在俄国设立了数千个代理处，主要集中在彼得堡、莫斯科、阿斯特拉罕、萨拉托夫、下诺夫哥罗德、彼尔姆等地。

20世纪初的经济危机对诺贝尔兄弟集团影响较小。1900-1903年经济危机期间，俄国石油工业受到重创，但诺贝尔公司业务却飞速发展，该公司采油量所占比例从1899年的32%增长到1903年的58%。1879-1917年，诺贝尔公司在俄国煤油销售市场的份额一直保持在50%以上，个别年份接近90%。^③1883年，公司注册资本为300万卢布，1912和1917年其注册资本已达3000和4500万卢布。^④1913年该公司采油量达6580万普特，钻井数量为479口，共有11台蒸汽发动机和131台电动机，工厂工人总数为2541人，还有43艘河运船只、14艘纵帆船、209艘驳船和1400节油罐车厢。^⑤诺贝尔兄弟集团凭借雄厚的资金优势、先进的管理和营销经验，在俄国石油市场上可谓呼风唤雨。该公司业务利润率明显高于其他公司。1909和1910年俄国石油公司平均利润率为21.8%和12.3%，而诺贝尔兄弟集团的利润率分别为36%和40.4%。^⑥诺贝尔兄弟集团的业务一直持续至十月革命期间。

① Фукс И.Г, Мавейчук А.А. Иллюстрированные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нефтегазового дела. Часть 2. М., Газоил пресс, 2002. С.20.

② Ахундов Б.Ю. Монополисти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 в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бакинской нефтя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С.21.

③ Тридцать лет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товарищества нефтя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Бр.Нобеля 1879-1909. С.44; Дьяконова И.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За кулисами нобелевской монополии. С.134.

④ Сеидов В.Н. Архивы бакинских нефтяных фирм (XIX-начало XX века). М., Медест Колеров, 2009. С.37-38.

⑤ Матвейчук А.А, Фукс И.Г. Исто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ефт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С.204.

⑥ Дьяконова И.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За кулисами нобелевской монополии. С.135.

1917 年苏维埃军队占领巴库地区，实施巴库油田国有化政策，诺贝尔兄弟集团被苏维埃政权收归国有。1920 年诺贝尔兄弟集团领导人疯狂抛售股票，其股票多被标准普尔公司低价购买。

诺贝尔家族与俄国政府的关系。诺贝尔家族以生产武器起家，在克里米亚和俄土战争期间，诺贝尔家族就为俄国军队生产武器和军事物资。19 世纪上半叶，俄国政府资助诺贝尔家族 2.5 万卢布，用于建立军事物资工厂，1841 年其又获得俄政府 4 万卢布的订单。^①1854 年诺贝尔公司在彼得堡建立大型机械制造厂，专门生产大型车床，有数千名工人。1852 年，诺贝尔家族获得第一基尔德商人^②称号。机械厂获得高额利润后，该公司又在彼得堡建立工厂专门生产各类机器装置。1867-1875 年，公司改造了 10 万支老式步枪，生产规模迅速扩大，随后诺贝尔公司又租赁军工厂专业生产步枪。^③

诺贝尔公司与俄国政府官员关系密切，因此获得大量订单。1854 年，彼得堡建立机械制造厂就是在政府官员Э.И.托特列别尼力荐下建立，托特列别尼也因此获得高额回报。П.А.贝里杰吉格将军曾为诺贝尔工厂提供军事订单，他退役后成为诺贝尔公司董事会成员，与诺贝尔公司一起租赁伊热夫斯克军工厂，租期为 8 年，共生产步枪 45.3 万支。此后，利用将军的私人关系，诺贝尔公司的军事订单不断增加。1877-1878 年俄土战争期间，诺贝尔公司为俄国军队生产子弹和其他军事物资，仅子弹数量就达 92 万枚，^④据此，诺贝尔公司和俄政府上层官员关系更加牢固。

诺贝尔集团利用与政府高层关系入驻俄国石油工业。诺贝尔兄弟集团建立之初，除诺贝尔兄弟自有资金外，还有其他俄国商人，包括政府官员参股。公司建立之初，诺贝尔就鼓励俄国人参股公司，他认为俄国人参股会让公司经营更加便捷。公司建立时П.А.贝里杰吉格入股资金为 93 万卢布，其控

① R. Hennig, Alfred Nobel, „Der Erfinder des Dynamits und Grunder der Nobelstiftung, Stuttgart“, 1912, p.9; Дьяконова И.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За кулисами нобелевской монополии. С.128.

② 基尔德，俄国商人等级，俄国政府按照商人财产多寡将其划分为三个等级，即第一、二和三基尔德商人，不同时期财产标准差异较大，但第一基尔德泛指大商人，第三基尔德多为小商人，第二基尔德财产介入二者之间。

③ Механический завод «Людвиг Нобель». СПб., Т-во Р. Голике и А. Вильборг, 1912. С.7.

④ Дьяконова И.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За кулисами нобелевской монополии. С.129.

股额近四分之一。^①因该公司与俄国政府高层关系密切，1877年俄国政府取消诺贝尔兄弟集团10年消费税，同时对进口煤油征收高额关税。公司也凭借其影响力拉紧与高加索地区政府官员的关系。利用与高加索官员的密切关系，在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时，诺贝尔家族为当地警察局提供补助金，金额甚至高于其他公司为工人增加的工资的数额。此外，诺贝尔公司还利用与政府高层的关系获得廉价的巴库土地，19世纪70年代诺贝尔公司以数十卢布的价格获得数百俄亩土地，20世纪某些地块价格增长至数千卢布，几乎增长100倍。^②

诺贝尔兄弟集团以军工企业起家，凭借资金及其影响力迅速成为大型石油垄断集团，不但掌控俄国国内石油市场，还控制国内石油运输业务，在石油开采和出口业务上也可与其他石油公司一较高下。20世纪初经济危机之前，诺贝尔兄弟集团掌控俄国国内石油贸易，里海-黑海石油工商业公司控制俄国石油出口业务，是诺贝尔兄弟集团的主要竞争对手。

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里海-黑海》石油工商业公司

19世纪下半期俄德关税战促使俄法关系升温，法国欲借助俄国制衡德国，而俄国打算在法国金融市场上发行有价债券聚拢资金。法国金融市场上发行国债让法国资本家意识到俄国工业发展潜力，投资俄国实业的热忱提高，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是在此契机下进入俄国金融和实业界。

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俄国政府的关系。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俄国家财产部矿物厅负责人斯卡里科夫斯基关系密切，不但获得政府扶持，还可获得政府最新规章、竞标信息和铁路税率变更等信息。俄政府甚至在一些问题上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建议。罗斯柴尔德家族还借助斯卡里科夫斯基与政府其他官员发展关系，首先锁定的是财政部贸易和手工工场办公厅负责人В.И·科瓦列夫斯基，利用其处理法国投资人在俄建立企业相关事宜的便利，力求在公

① 25-летие Т-ва нефтя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бр. Нобель. СПб., Т-во Р. Голике и А. Вильборг, 1904. С.49.

② Дьяконова И.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За кулисами нобелевской монополии. С.130, 131.

司创建和并购企业时给予帮助。在俄国政府官员帮助下，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进入俄国银行业和实业界，其标志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参股彼得堡国际银行。19世纪90年代开始，利用外国资本参股的彼得堡国际银行，外国资本家开始染指俄国冶金、采矿和石油工业。借助罗斯柴尔德家族影响力，彼得堡国际银行成为外国银行和资本家与俄国连接的纽带。俄国政府迫于法国政界和金融界的影响力，在法国资本进入俄国实业和金融界过程中做出诸多让步，当然俄国政府也获得发展本国工业所需要资金和在法国金融市场销售有价证券的权利。

法国资本渗透俄国石油工业始于1885年。是年，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并购巴库石油工业和贸易公司，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里海-黑海石油公司，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投资俄国石油工业的开端。同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兼并巴统石油和贸易公司后，将其与里海-黑海石油公司合并，建成里海-黑海石油工商业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600万卢布，资金主要依靠法国银行集团。^①1886年，里海-黑海石油工商业公司开始公开出售股票，此后法国资本大规模进入高加索石油工业，并一度垄断了巴库石油出口业务。1888年，该公司掌控俄国58.6%的煤油出口业务。^②

为了阐述清楚里海-黑海石油工商业公司对俄国石油工业影响，笔者拟着重从罗斯柴尔德家族并购俄国石油企业热潮、与中小企业主的初步合作、组建诺贝尔-马祖特集团，以及垄断俄国石油出口业务等几方面进行分析。

罗斯柴尔德家族并购潮。19世纪90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相继在库班和格罗兹尼开展石油业务，俄国标准石油公司因经营不善濒临破产，里海-黑海石油工商业公司利用资金优势控股该公司。罗斯柴尔德家族还试图兼并塔吉耶夫公司，但未获成功，但后期并购专门在伏尔加河流域从事石油贸易业务的波良科夫公司。购买该公司后组建马祖特公司，里海-黑海石油工商业公司和波良科夫公司股份比例分别为60%和25%。^③1898年，罗斯柴尔德

① Наниташвили Н.Л. Экспансия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капитала в Закавказье(конец XIX-начало XX вв.). С.262; Ахундов Б.Ю. Монополисти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 в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бакинской нефтя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С.38.

② Матвейчук А.А., Фукс И.Г. Исто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ефт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С.218.

③ Бовыкин В.И. Французские банки в России: конец XIX-начало XX в. М., РОССПЭН, 1999. С.75.

家族完全控股该公司。1895 年里海-黑海石油工商业公司注册资本已从 150 万卢布增至 600 万卢布；1896-1897 年，公司红利为 8%，1897-1900 年为 10%。^①1897 年，乘格罗兹尼油田莫斯科石油工业公司资金困难之机，罗斯柴尔德家族全盘收购该公司的矿区和股票。

里海-黑海石油工商业公司业务和与小石油公司合作的初步尝试。19 世纪 80 年代末期以前，石油工业的主要产品是煤油。从 90 年代开始，随着内燃机逐渐推广、水路和铁路运输逐渐完善，以及俄国国内外市场的空前扩大，里海-黑海工商业公司业务迅速扩张。罗斯柴尔德家族已意识到俄国国内市场有限，国内煤油贸易已无利可图，于是将公司业务重心转移至国际市场。该公司在国内贸易中的作用逊色于诺贝尔兄弟集团，但却在对外贸易中独占鳌头。1899 年，由巴统地区出口的 3500 万普特煤油中，罗斯柴尔德公司出口额达 2760 万普特。^②为加大煤油出口量和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公司为国外寄售人和进口商提供诸多优惠。公司除正常支出外，将总收入的 4% 用于补偿国外寄售人，并且为买家提供短期贷款，此后补偿比例提升至 5%。^③公司与巴库诸多小企业签署协议，小企业为其提供煤油，但与其签署协议的小公司将失去独立发送和销售煤油、以及单独出口煤油的权利。中小企业主与其签署协议后失去煤油出口权，里海-黑海石油工商业公司在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诺贝尔-马祖特卡特集团。罗斯柴尔德公司影响力的扩大，引起其他大型石油公司不满，诺贝尔集团首当其冲。19 世纪末，为应对美国煤油的竞争，俄国大型垄断组织开始合作，其中诺贝尔兄弟集团与里海-黑海石油工商业公司合作最具代表性。19 世纪 90 年代，里海-黑海石油公司控股马祖特石油公司后，诺贝尔兄弟集团和马祖特公司共同开展石油出口业务。

① Ахундов Б.Ю. Монополисти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 в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бакинской нефтя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С.38; Бовькин В.И. Французские банки в России: конец XIX-начало XX в. С.82.

② Лисичкин С.М.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азвит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нефтя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период). 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54. С.369.

③ Наниташвили Н.Л. Экспансия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капитала в Закавказье(конец XIX-начало XX вв.). С.264; Ахундов Б.Ю. Монополисти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 в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бакинской нефтя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С.42.

1900年，两家公司签署《诺贝尔-马祖特协定》，其目的是共同垄断俄国国内外石油贸易和获得高额利润。1900年，在签署协议之后，这两家公司在俄国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达到70-80%。^①据统计，1901年俄国国内市场上，该集团占里海地区煤油、重油和润滑油外运量的57%、43.5%和67.5%。此外，还垄断着俄国石油出口业务。1901年，俄50%的石油出口业务都由这两家公司掌控。^②1900年经济危机时期，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俄状况恶化。

罗斯柴尔德家族投资俄国石油工业的终结。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俄国石油工业获得高额利润后，并不关注更新钻探、开采和加工技术，不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只关注经营方式和金融业务，并利用丰富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获得高额利润，因此公司技术落后，机器设备配备不足。20世纪初，公司状况开始逐渐恶化。1912年，石油托拉斯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并购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俄石油工业和商业企业，包括里海-黑海石油工商业公司、马祖特石油公司和俄国标准石油公司。罗斯柴尔德家族将里海-黑海石油工商业公司以400万卢布的价格出售给壳牌石油公司，马祖特公司售价则为2000万卢布。^③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俄石油业务活动终结，1912年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石油业务由英荷壳牌石油公司接手。

四、高加索石油工业中的英国企业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英两国关系日趋紧张，两国分别在近东、中亚和远东地区展开争夺。日俄战争爆发后，俄英关系更加紧张。但20世纪初，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英俄关系日趋好转。1907年，《英俄协定》签署，就近东、中亚和远东地区诸多问题达成协议，两国关系缓和，这也是英国于20世纪初大规模投资俄国石油工业的原因之一。

① Наниташвили Н.Л. Экспансия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капитала в Закавказье(конец XIX-начало XX вв.). С.267.

② Фурсенко А.А. Династия Рокфеллеров. Нефтяные войны(конец XIX-начало XX века). М., 2015. С.529; Наниташвили Н.Л. Экспансия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капитала в Закавказье (конец XIX- начало XX вв.). С.266; Фурсенко А.А. Парижские Ротшильды и Русская нефть//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62. С.42.

③ Бовыкин В.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нефть и Ротшильды//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78. С.39.

俄国政界关于英国资本进入俄石油工业的争论。在英国资本快速涌入的同时，俄国国内各界就引进外资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财政大臣维特对英国资本进入俄国石油工业的问题十分关注。维特以美国为例，历陈外资对国内经济发展的益处，认为工业想要取得巨大成就必须借助外资。维特指出，不可能完全消除俄国石油工业中的外资。如果外资撤出，石油工业将立刻萧条，外资涌入实业领域会增加财政收入。石油开采和钻探业务需要大量资金，而外资足以解决燃眉之急，外资可以修建铁路、购买油罐船和修建石油管道、修建储油池、仓库，保障市场上石油产品的供应量。外资进入俄国石油工业对俄国本国工业发展十分有利，但也有反对声音。总体而言，就英国公司能否参与俄国石油工业，俄国国内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观点认为，英国资本持续增加可以扩大高加索油田开采面积，英国公司参与石油业务可增加原油和石油产品产量，不但能提高国内石油产量，还可增加俄国石油产品的出口量；相反，限制外资进入将导致石油产量降低，国内石油产品价格居高不下。外资进入石油工业可推动俄国石油开采技术，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因此应该支持外资流入。但很多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持另一种观点，他们反对英国资本持续进入高加索地区，认为英国资本持续注入将垄断巴库的石油产品贸易，使得俄国黄金大量外流，英国人借机获取高额利润，导致俄国货币市场和总体经济状况恶化。不过，俄国财政部全力支持英国企业投资俄国石油工业，维特认为，英国财阀进军高加索石油工业，可为俄国开辟伦敦货币市场，加大俄国有价证券的影响力。

英国资本流入俄国工业较早，但最初主要的投资部门是纺织业。1860年后，英国企业家开始关注冶金和煤炭工业。1869年，英国人在南俄创办了尤兹-新罗斯斯克石煤、生铁和铁轨生产公司，是南俄地区最早的大型冶金工厂之一。此外，英国还投资俄国机器制造业、石油和化学等工业。以机器制造业为例，1883年英国人在俄国创建约翰·格里弗斯公司，专门生产农业机器，19世纪末该公司已成为欧洲最大的农业机器制造厂之一。虽然19世纪80年代英国人就已开始涉猎俄国煤油进出口业务，但只是单纯从事石油进出口贸易，20世纪初才开始投资俄国石油工业，但进展迅速。1909-1914年，在流入俄国石油工业的外资中，英国资本比例最高，总金额

和所占比例分别为 7110 万卢布和 53%。^①

为更好地阐述俄国石油工业中英国资本比例和探析英国资本对俄国石油工业的影响，笔者拟从英国资本进入俄国石油工业的原因、高加索地区的英国石油企业，以及迈科普地区英国资本数量等几方面进行分析。

英国资本进入俄国石油工业原因。因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英国海军舰队和商船队都使用蒸汽机，虽以煤炭主要燃料，但使用液体燃料的内燃机也在逐渐推广，煤油需求量巨大。英国石油产量有限，石油燃料多依靠其他国家，美国是主要供应者，标准普尔公司掌控英国石油市场。为把美国煤油排挤出英国市场，在维特的许可与支持下，勒恩公司和其他英国公司决定在高加索地区的阿普歇伦半岛开采石油，勒恩公司业务也从煤油进出口转变为直接参与俄国石油工业。

高加索地区因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吸引着大量的外国投资者。19 世纪 90 年代以前，英国公司就开始参与高加索石油工业，当时主要从事石油进出口业务。1884 年，英国勒恩公司使用蒸汽油轮进口俄国煤油，该公司从巴统直接向欧洲港口出口煤油，并建立储油池以保障石油出口业务。1887 年，该公司初次与诺贝尔兄弟集团合作，向英国出口散装煤油，此后石油出口业务一发而不可收。1888 年，为增加英国市场上俄国煤油数量，勒恩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签署里海-黑海合作协议，并且在伦敦创立克洛萨尼公司。1887 年，英国进口阿普歇伦半岛煤油数量只有 18 万桶，1888 年达到 771 万桶，^②但勒恩公司被标准普尔公司收购。此后，诺贝尔兄弟集团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为在英国石油市场上站稳脚跟，建立了英国-高加索公司，专门负责在英国市场上销售俄国煤油的业务，借此打击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其目的是减少中间环节，直接向伦敦和曼彻斯特出口煤油，英国很多城市都建立俄国煤油储存仓库。英国人在认清俄国石油工业发展潜力后，大肆入驻俄国石油工业。

英国资本入驻高加索石油工业。为降低风险和业务成本、快速回本、减

① Оль П.В. Иностранные капиталы в народном хозяйстве Дово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Л., Изд-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25. С.34.

② Наниташвили Н.Л. Экспансия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капитала в Закавказье(конец XIX-начало XX вв.). С.269.

少多余支出和获得更高利润，英国企业主一般购买已开发过的油田。1897年末至1898年初，巴库石油业主资金匮乏，英国资本家看准时机大肆购买油田和石油加工厂。1897-1898年，英国人购买油田和企业价值为1780万卢布。不但并购诸多小企业，塔吉耶夫、阿布金、希巴耶夫等大型公司也被英国人收购。在1897年11月至1898年3月短短四个月内，塔吉耶夫公司的采油量就达4000万普特，纯利润30万英镑。1896-1903年间，英国企业主在巴库、格罗兹尼和高加索其他地区创建石油公司数量分别为11、7和6家。^①1897-1899年，在伦敦建立诸多股份有限公司，专门从事在俄国的石油业务，其中最著名的为英俄石油公司、拉马尼辛迪加、巴拉哈尼辛迪加和巴库煤油公司，注册资本分别为114、104、95和47万卢布。1898至1903年，投入俄国石油工业中的外国资本总额为7500万卢布，其中英国资本数量为6360万卢布，比例为85%。1910-1913年，俄国境内英国石油企业数量为50家，注册资本为2.9亿卢布。^②因篇幅有限，笔者只对规模最大的英荷壳牌石油公司状况进行分析。

20世纪初英国企业主投资俄国石油工业热情高涨。1899年5月1日，尼古拉二世确认外资进入俄国石油工业的意见，颁布如下决议：第一，承认现阶段外国人参与俄国石油工业对俄国十分有利，采矿法暂不进行变更，允许外国人投资高加索石油工业；第二，外国公司也可在俄国从事石油开采和加工业务，但要通过竞标方式在阿普歇伦半岛获得土地后才能执行。此决议生效后不久，英国资本便在高加索石油工业中迅速扩张，1900-1903年经济危机和1904-1908年经济萧条时期，该过程有所放缓。1909-1914年，英国企业主购买格罗兹尼、迈科普和恩巴地区众多石油矿区，英国壳牌石油公司在巴库等地区业务量又逐年提高。

① Бовыкин В.И. Иностранное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о и заграничные инвестиции в России. М., РОССПЭН, 1997. С.72; Ахундов Б.Ю. Монополисти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 в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бакинской нефтя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С.63; Наниташвили Н.Л. Экспансия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капитала в Закавказье(конец XIX- начало XX вв.). С.272, 274; Бовыкин В.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финансового капитала в России:конец XIXв.-1908г. М., Наука, 1984. С.182.

② Ахундов Б.Ю. Монополисти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 в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бакинской нефтя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С.45-46; Наниташвили Н.Л. Экспансия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капитала в Закавказье(конец XIX- начало XX вв.). С.272.

壳牌石油公司成立。1907年，壳牌石油贸易和运输公司与英荷石油公司合并为英荷壳牌石油公司，英国银行家控制该公司60%的股份，公司总部从海牙迁至伦敦，迅速成为世界知名的石油垄断集团。该公司凭借雄厚的资金优势，购买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等地石油公司的股份，以打击美国标准石油公司。英荷壳牌石油公司迅速成为俄国最具影响力的石油工业集团之一。虽然英国壳牌石油公司和荷兰石油公司合并，但英国银行家操控该公司。^①公司一直以英国石油公司自居，一方面可获得当时最大金融组织花旗银行的支持，另一方面可借助英国政府强大的外交优势开展业务。由于财政和外交优势，短期内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就发展为大型石油垄断集团，可在国际石油市场上与标准石油公司一较高下。为更好阐述壳牌石油公司在俄业务状况，笔者对其几次兼并业务进行阐述：

壳牌石油公司的兼并潮。1910年，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先后并购俄国卡兹别克辛迪加集团、格罗兹尼油田第三大石油公司北高加索石油公司，同时还持有乌拉尔-里海石油公司3万股股份，每股价值为100卢布。^②随后为打击德国企业在罗马尼亚建立的阿斯特拉公司，利用罗马尼亚石油公司列卡杜尔公司财政困难之机并购该公司，短期内公司注册资本增加1倍，从2940万列伊增加至6000万列伊。^③壳牌石油公司十分关注俄国石油工业。1911年末，几乎购买罗斯柴尔德家族俄国标准石油公司所有的股份，随后购买德国人控股的格罗兹尼第二大石油公司卡兹别克斯基辛迪加公司股票。为排挤德国人，英国股份持有人联合两家公司建立新俄国标准石油公司。在格罗兹尼站稳脚跟后，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开始关注巴库石油业务。1912年，英荷壳牌石油公司购买里海-黑海石油工商业公司90%股份，此后又收购马祖特公司股份，英荷壳牌公司成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1913年，希巴耶夫公司

① Мир-Бабаев М.Ф.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Азербайджанской нефти. Баку, Азернешр, 2009. С.51; Фурсенко А.А. Династия Рокфеллеров. Нефтяные войны (конец XIX---начало XX века). С.551; Наниташвили Н.Л. Экспансия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капитала в Закавказье (конец XIX- начало XX вв.). С.290.

② Фурсенко А.А. Династия Рокфеллеров. Нефтяные войны (конец XIX---начало XX века). С.554; Бовыкин В.И. Иностранное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о и zahraniчные инвестиции в России. С.72.

③ Наниташвили Н.Л. Экспансия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капитала в Закавказье (конец XIX- начало XX вв.). С.290.

财务状况恶化，公司股东和俄国政府打算改组该公司，重新在国内外市场上发行股票，新公司股票价值为 116 万英镑，英荷壳牌石油公司购买绝大多数股票。至 1915 年，英国公司掌控俄国 15% 的石油开采业务。^①英荷壳牌石油公司还在乌拉尔和迈科普地区拓展业务，并和其他大型垄断组织签署协议共同开展业务。至 1916 年末，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已成为俄国大型石油集团之一，公司股票收入超过 4400 万卢布，其中 516 万卢布源自里海-黑海石油工商业公司股票，928 万卢布源自马祖特公司，619 万卢布源自俄国标准石油公司。^②

迈科普石油工业中英国资本独占鳌头。迈科普位于俄国北高加索地区，1909 年该地区发现石油，次年俄国政府就修建铁路至此，迈科普市城市基础设施也随之完善。1909 年以后迈科普地区成为外国资本集团关注的对象，但因该地区自然状况恶劣，众多外资集团都未采取实际行动，只有英国企业主尤为关注该地区。1910-1914 年间，英荷壳牌石油公司购买俄国诸多石油工业和石油贸易企业，英国企业主已成为俄国石油工业最具影响力的垄断组织之一。1910-1914 年，迈科普地区建立数十家英国的石油公司，注册资本额达 9000 万卢布。迈科普很多石油公司股票在伦敦交易所出售。1910 年初，14 家英国股份公司注册资本达 450 万英镑。^③英国石油公司还向俄国政府申请购买新油田，提出建立通往黑海的石油管道方案。因迈科普地区气候恶劣，虽然诸多公司都入驻该地区开展业务，但只有英国公司取得骄人的业绩。英国迈科普石油集团旗下的黑海石油公司，年采油量在迈科普地区首屈一指，1910 年采油量就达 65 万普特，1913 年该公司年采油量增至 250 万普特。^④

① Матвейчук А.А., Фукс И.Г. Исто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ефт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С.222; Наниташвили Н.Л. Экспансия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капитала в Закавказье(конец XIX- начало XX вв.). С.291; Волобуев П.В. Из истории монополизации нефтяной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и. 1903-1914//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 Т.52. М., Наука, 1955. С. 39-40.

② Бовыкин В.И. Иностранное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о и заграничные инвестиции в России. С.74.

③ Наниташвили Н.Л. Экспансия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капитала в Закавказье(конец XIX- начало XX вв.). С.293; Лисичкин С.М.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азвит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нефтя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период). С.372.

④ Бовыкин В.И. Иностранное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о и заграничные инвестиции в России. С.75; Матвейчук А.А., Фукс И.Г. Исто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ефт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С.75.

壳牌石油公司业务一直维持至十月革命期间，最终公司被收归国有。

一战前夕，俄国石油工业中三大石油集团分别是诺贝尔兄弟集团、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和里海-黑海石油工商业公司。他们之间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共同垄断俄国石油工业。在巴库石油工业中，外国资本家和本地石油业主关系密切，他们共同促进垄断组织诞生，共同掌控各地区石油业务。20 世纪初，外国企业主成为高加索地区大型石油公司拥有者，他们确定石油开采数量，制定价格、运输和贸易规章，其出发点主要是获取高额利润，虽然客观上促进了俄国石油工业发展，但也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五、石油工业垄断的社会经济影响

一战前夕，俄国石油工业中外资比重占有所有股份资本一半以上。外国的大公司掌控俄国石油开采、加工和销售业务，虽然带来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促进石油工业飞速发展，但也带来诸多弊端，外资石油垄断集团对俄国社会和经济领域产生深刻影响。

（一）经济影响

外资流入俄国的主要目的是获取高额利润，因此外资垄断集团造成的经济影响最为突出。由于外国企业垄断俄国国内外石油市场、利用资金、技术和市场优势以价格战打击小企业，导致众多中小企业纷纷破产。虽然俄国中小企业主处境每况愈下，但客观上也加速俄国工业化进程，俄国外资石油垄断集团的经济影响如下：

1、垄断俄国国内外石油市场

首先，垄断石油开采和加工业务。国际公司凭借资金和技术优势，逐步垄断俄国国内外石油市场，除兼并中小企业外，还通过控制石油运输和仓储设施等手段打击小企业。以石油加工业为例，1885-1900 年间，巴库石油加工厂数量从 120 家降至 93 家。1900 年，6 家大企业掌控 63% 的石油加工业务。1910 年，5 家大型企业掌控 56% 的石油加工业务，小工厂石油加工业务

比例仅为 1.5%。^①石油开采行业也不爱如是，1888 年，诺贝尔兄弟集团石油开采量为 2600 万普特，为全俄总采油量的 13.2%；1898 年该公司采油量占全俄总采油量的 17.7%，并掌控俄国 50.1%的煤油销售业务。1900 年，6 家大型石油加工厂煤油产量约占全俄煤油总产量的 44%，其中诺贝尔兄弟集团的煤油产量比重为 22%。1908 年，高加索地区采油公司数量为 149 家，其中 10 家公司采油量所占的比例为 70%。^②革命前俄国石油开采和加工业务几乎全被大公司垄断。

其次，大公司垄断俄国国内石油市场。19 世纪 80 年代将美国煤油赶出俄国市场后，大公司开始垄断俄国国内市场。笔者以诺贝尔兄弟集团为例对大公司垄断俄国国内市场的状况进行分析。1879 和 1881 年，该公司投入石油工业的资金数量占俄国石油工业总投入的 62%和 85%，^③1879-1883 年，该公司石油开采数量从 32 万普特增加至 1550 万普特，开采份额占比从 1.4%增至 25.9%。1890、1900 和 1903 年诺贝尔兄弟集团石油开采数量分别为 4520 万、8430 万和 6430 万普特。1879-1885 年，该公司在俄国国内煤油市场的份额从 2.3%增至 46%，1899 和 1905 年增至 50.1%和 69.7%。在石油出口业务方面，该公司所占的比例为 25-40%。1879-1904 年，诺贝尔兄弟集团资产从 300 万增至 4 亿卢布。^④公司也转换为俄国大型垄断集团，集开采、加工、运输和贸易为一体。诺贝尔家族资金雄厚，国外家族为诺贝尔兄弟集团提供巨额资本。1907 年诺贝尔兄弟集团和马祖特公司垄断伏尔加河沿岸各

① Лисичкин С.М.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азвит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нефтя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период) .С.360; Мир-Бабаев М.Ф.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Азербайджанской нефти. С.105; Самедов В.А. Нефть и 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сии 80-90-е годы XIX века. Баку., Элм, 1988. С.21.

② Ахундов Б.Ю. Монополисти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 в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бакинской нефтя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С.81; Мир-Бабаев М.Ф.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Азербайджанской нефти. С.67.

③ Наниташвили Н.Л. Экспансия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капитала в Закавказье(конец XIX- начало XX вв.). С.257, 258.

④ Дьяконова И.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За кулисами нобелевской монополии. С.130; Наниташвили Н.Л. Экспансия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капитала в Закавказье(конец XIX- начало XX вв.). С.260, 261; Нардова В.А. Начало монополизации бакинской нефтя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экономики и классов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России концаXIX-начала XX в. М-Л., Изд-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62. С.15; Дьяконова И.А. Нобелевская корпорация в России. М., Мысль, 1980. С.64.

港口石油产品交易，其中垄断该流域最大港口-阿斯特拉罕和下诺夫哥罗德港口石油交易量的 75%和 85.4%，一战前夕，垄断整个俄国 77%的石油销售业务。^①

再次，大公司垄断俄国石油出口业务。为巩固俄国煤油的国际地位，增加俄国煤油出口量和促进巴库石油工业发展，罗斯柴尔德公司和巴库地区众多中小企业形成里海-黑海石油公司联盟。同时，诺贝尔兄弟集团也和诸多小型石油公司形成联盟，以应对复杂的市场状况。最终巴库石油工业形成诺贝尔兄弟集团、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里海-黑海石油工商业公司和马塔舍夫的巴库标准公司三足鼎立的局面。1893 年，这三家公司煤油出口份额分别为 25.5%、35.7%和 12.9%，其他中小公司所占比例仅为 25.9%。1896 年，上述三家公司出口份额分别为 30.3%、32.4%和 9.5%。^②一战前夕，罗斯柴尔德家族退出俄国石油工业，巴库石油工业中诺贝尔兄弟集团、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和俄国石油总公司垄断俄国石油市场，他们拥有 86%的石油资本，控制 60%的石油开采量，石油出口业务也由上述三家公司掌控。^③

2、操控油价

俄国石油产品因价格优势，将美国煤油赶出俄国国内市场，并出口国外。就俄国国内市场而言，运输工具完善后，巴库至下诺夫哥罗德港口石油运输成本从 45 戈比/普特降至 12 戈比/普特。1884 年，阿斯特拉罕至察里津、萨拉托夫、萨马拉和喀山运费分别为 2.9、4.8、6.1 和 6.5 戈比/普特。运费降

① Лившин Я.И. Монополии в экономике России. М., Изд-во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1. С.27; Лисичкин С.М.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азвит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нефтя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период). С.360, 369.

② Фурсенко А.А. Первый нефтяной экспертный синдикат в России(1893-1897)// Монополии и иностранный капитал в России. М-Л., Изд-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62. С.76; Бовькин В.И. Зарождение финансового капитала в России.М., Изд-во МГУ, 1967. С.57; Дьяконова И.А. Нефть и уголь в энергетике царской России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сопоставлениях. М., РОССПЭН, 1999. С.172;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о и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и. От истоков до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М., РОССПЭН, 1997. С.73.

③ Монополисти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 в нефтя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и 1883-1914. С.13; Карпов В.П., Гаврилова Н.Ю. Курс истор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нефтяной и газов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С.66; Гиндин И.Ф. Банки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России(XIX-начало XX вв.). С.177.

低致使油价大跌。^①美国煤油和俄国巴库煤油均价为 3 卢布 30 戈比和 1 卢布 75 戈比，美国煤油因失去价格优势退出俄国市场。在世界石油市场上，俄国煤油价格也低于美国煤油，19 世纪末，巴库煤油成本为 12.6 戈比/普特，运至伦敦、汉堡和埃及市场价格分别为每普特 94 戈比、98 戈比和 1 卢布 5 戈比，^②巴库煤油迅速涌入世界市场。

俄国石油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站稳脚跟后，大公司为攫取高额利润抬高石油价格。1913 年石油业主提出石油及其产品的生产成本由 1905 年的 9.5 戈比/普特增至 1913 年的 22 戈比/普特，因此石油产品价格应从 16.6 戈比/普特抬高至 47.1 戈比/普特，^③很显然这一说法缺乏说服力。通过抬高石油价格，大公司攫取了高额利润，1901-1907 年间石油业主利润增长 236%，而此时采油量却下减少了 290 万普特。1901-1912 年，企业主因提高重油价格，利润增长 200%。^④诺贝尔兄弟集团为抬高石油产品价格，先从小生产厂家处低价购买煤油，然后囤积后伺机销售。1908、1909、1910 和 1911 年该公司以 20 戈比/普特价格购买 4659 万、5152 万、5504 万和 4474 万普特煤油，然后以每普特 32-55 戈比的价格销售，从中攫取高额利润。^⑤

3、促进俄国水路运输和造船业发展

外资石油垄断集团对俄国交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运输石油组建运输船队；二是加速石油产品流通速度、促进造船业发展。因高加索地区铁路建设滞后、石油管道 19 世纪末才有所发展，最初巴库石油外运以水路为主，主要沿里海经阿斯特拉罕运至国内各港口。巴库地区近 80% 石油都需外运。^⑥石油运输业务成为里海地区航运的重要业务之一，随着石

① Мавейчук А.А, Фукс И.Г. Иллюстрированные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нефтегазового дела. Часть 2. С.18; Лисичкин С.М.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азвит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нефтя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период). С.206, 322.

② Лисичкин С.М.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азвит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нефтя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период). С.206.

③ Монополисти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 в нефтя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и 1883-1914.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754.

④ Лисичкин С.М.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азвит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нефтя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период). С.362-363.

⑤ Дьяконова И.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За кулисами нобелевской монополии. С.134.

⑥ Самедов.В.А. Нефть и 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сии (80-90-е годы XIX века). С.52.

油运输数量的逐年增加，里海地区输油船队诞生。最初里海输油船队船只以帆船为主，1889年里海输油船队中帆船和蒸汽油轮的数量分别为275和28艘，总容量达100万普特，但仍不能满足石油运输的需要。至1890年，运油船数量占里海航行船只总量的四分之一。^①蒸汽油轮因载重大、运输速度快，不断获得企业主的青睐。19世纪90年代开始，里海运油船队中帆船数量迅速减少，蒸汽油轮数量急剧增加。1894年，里海输油船队已有95艘蒸汽船。^②1900年，里海输油船队中蒸汽油轮地位更加突出，里海石油产品运输中蒸汽油轮和帆船的货物比例分别为91.3%和8.7%。^③

就造船业而言，随着里海和伏尔加河流域石油运输量迅速增加，运油船只的数量也快速增长，船只由帆船逐渐变为铁制平底船、煤油发动机船和汽油发动机船，船只需求量增加直接带动造船业发展。最初运油船只以帆船为主，但帆船运油损失量大、容易发生火灾，铁制平底船开始大规模使用，但铁制船只建造过程非常缓慢，驳船开始应用于石油运输。19世纪60年代，高加索和梅尔库里公司建造了三艘长度为75米的铁制驳船。1880年，诺贝尔公司在察里津建造两艘长度为75米，载重量为3.5万普特的铁制驳船；1881年，从瑞典又订购了两艘长度为85米的驳船。木制驳船使用期限为8-15个通航期。铁制和钢制驳船可使用29-30个通航期。伏尔加河流域驳船长度为46-252米，宽度为18-31米，载重量为7000普特至18万普特。^④20世纪初，铁制驳船广泛普及，1908年在伏尔加河流域已有117艘总容量为1.8万普特的铁制驳船，同年在建的还有11艘，其中8艘由石油业主建造，三艘由造船主建造。^⑤19世纪80年代，卡拉什尼科夫造船厂建造三艘铁制驳船，主要用于运输煤油，并在轮船上安装喷油嘴，此后该类轮船在伏尔加河

① Самедов В.А. Нефть и 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сии (80-90-е годы XIX века). С.55-56.

② Наниташвили Н.Л. Экспансия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капитала в Закавказье(конец XIX-начало XX вв.). С.85.

③ Самедов В.А. Нефть и 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сии (80-90-е годы XIX века). С.57-58.

④ Иголкин А, Горжалцан Ю. Русская нефть о которой мы так мало знаем. С.34; Чшиева М.Ч. Кавказская нефть и Нобелевская премия// Человек, Цивилизация, Культура. 2005. №1. С.35; Фабрично-заводск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и торговля России. СПб., Типография И.А.Ефрона, 1896. С.375.

⑤ Лисичкин С.М.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азвит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нефтя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С.316.

流域快速普及，主要用于运输石油产品。最初石油业主和帆船主从国外订购船只，并不自己建造船只，此后石油业主也开始建造和改造船只。1884-1902年，仅萨拉托夫造船厂生产的用于运输石油燃料的驳船就达 47 艘，总载重量达 440 万普特。^①石油工业发展除具有巨大经济影响外，其社会影响也不容忽视。

（二）社会影响

石油垄断集团对俄国社会发展也产生诸多影响，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促进生产力提高；二是增加税收；三是损害消费者利益；四是为军队供货。

1、促进生产力提高

就石油工业本身的成就而言，革命前俄国石油工业历经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18 世纪至 19 世纪 70 年代初，此时期为俄国石油工业起步阶段，该阶段采油量低、开采方式落后。第二阶段为 19 世纪 70 年代至 1900 年，该阶段高加索地区石油工业迅速崛起，石油不但可以自给，还大量出口国外。此阶段俄国采油量一度超过美国，甚至主导世界石油市场。1898 年俄国石油产量达 6.3 亿普特，占世界总采油量的 51.6%。1901 年俄国石油开采量达最高值，超 7 亿普特。^②第三阶段为 1901 年至十月革命期间，该阶段俄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历经世界经济危机、日俄战争、1905 年革命、一战、

① Мавейчук А.А., Фукс И.Г. Иллюстрированные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нефтегазового дела. Часть 2. С.29.

② Ахундов В.Ю. Монополисти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 в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бакинской нефтя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С.23; Монополисти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 в нефтя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и 1883-1914. С.19; Маевский И.В. Экономика рус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в условиях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 Изд-во Дело, 2003. С.8; Натиг А. Нефть и нефтяной фактор в экономике Азербайджана в XXI веке. Баку., Letergress, 2010. С.111; Матвейчук А.А., Фукс И.Г. Исто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ефт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С.39, 40; Менделеев Д.И. Проблем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М., Изд-во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0. С.444; Ковнир В.Н. История Экономии России: Учеб.пособие. М., Логос, 2005. С.87; Хромов П.А. 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сии периода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М., Изд-во ВПШ и АОН при ЦК КПСС, 1963. С.137; Лившин Я.И. Монополии в экономике России.М.,Изд-во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1. С.323, 328.

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石油工业很难回归至以前的水平。1905、1906、1907和1910年，俄国石油产量降至4.5、4.9、5.9和5.6亿普特。1901-1913年，在世界石油市场上，俄国采油量比例从51.6%降至18.1%。^①即便如此，采油量和俄国石油在国际市场上的比重，仍然相当可观。俄国石油工业促进生产力提高主要体现于如下几方面，促进俄国燃料结构变更；工业和运输业等领域石油燃料需求量增加；推动石油工业技术革新。

石油工业发展促进俄国燃料结构变更。随着石油工业发展，19世纪80-90年代俄国工业和运输业普遍使用石油产品充当燃料，石油产品在国家燃料结构中的比重明显提高，木柴一家独大的局面最终完结。在1900年俄国的燃料结构中，煤炭、石油、木柴、焦炭、木炭和泥炭分别占35%、23.2%、21%、10.5%、6.3%和4%。^②巴库石油和顿巴斯煤炭迅速挤压价格高、热效低、不易使用的木柴的生存空间。巴库石油如此受青睐原因有：（1）工业和运输业矿物燃料需求量激增；（2）工业革命后工业和运输业技术快速进步，新设备和机器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燃料，木柴明显不适，煤炭仍需大量进口，对石油燃料的需求量居高不下；（3）石油燃烧后热量高，等量石油比煤和木柴热值高70%和300-400%，较之煤和木柴，石油燃烧更加充分，利用石油燃料明显减少人力，节省储存空间；（4）石油燃料价格和运输成本均低于其他燃料。

19世纪80-90年代石油产品在工业和运输业快速普及。19世纪末，俄国石油燃料需求量从1887年的1769万普特增至1900年的3.3亿普特，而在整个燃料体系中，石油产品的比例也从3%增至24%。^③石油燃料首先在伏尔加河流域普及，伏尔加河流域运输部门和上游地区纺织企业都开始使用廉价的石油燃料，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的大多数企业，也陆续使用石油作为燃料，但主要集中在磨面、榨油和化学工业等部门。具体而言，

① Матвейчук А.А., Фукс И.Г. Исто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ефт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С.39-41; Монополисти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 в нефтя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и 1883-1914.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19; Тридцать лет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товарищества нефтя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Бр.Нобеля 1879-1909. С.44.

② Дьяконова И.А. Нефть и уголь в энергетике царской России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сопоставлениях. С.97.

③ Кафенгауз Л.Б. Эволюци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России. последняя треть XIXв.-30-е годы XXв). М., Эпифания, 1994. С.31.

1900-1905 年间，俄国工业部门石油燃料需求量从 9800 万普特增至 1.5 亿普特；1904 年，石油产品在铁路燃料结构中的比例为 33%，河运船只的石油产品消耗量为 7000 万普特。^①

推动石油工业技术革新。大公司虽然借助抬高油价和垄断国内外市场获得高额利润，但其资金和技术投入却在客观上促进了俄国石油工业的发展。19 世纪 70 年代之前，俄国石油开采技术十分落后，主要使用原始的皮囊捞油法。外国资本涌入高加索石油工业之后，大公司不断引进先进的石油开采和加工技术，俄国石油钻探和开采技术迅速提高。以诺贝尔兄弟集团为例，该公司率先使用钻子钻探方式采油。20 世纪初，该方法已在俄国众油田中普及，采油量迅速增加。此外该公司还率先将蒸汽机用于石油开采和加工业务中，也将连续蒸馏釜用于石油加工业务之中，使俄国石油蒸馏技术达到世界前列。虽然垄断集团对俄国石油工业发展意义重大，但他们主要关注自身利益，虽然使用了当时的先进技术，但很少关心石油开采和加工技术的进一步革新，最终造成俄国石油开采和加工技术长期停滞不前。

2、增加税收

俄国石油工业快速发展之后，石油消费税就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19 世纪 70 年代，为扶持俄国石油工业，曾一度取缔 10 年消费税。1888 年，俄国政府又重新征收消费税。对低纯度和高纯度煤油分别征收 40 和 50 戈比/普特消费税，1892 年税率抬高至 60 和 50 戈比/普特，消费税把国内煤油价格抬高 1 倍。政府因征收石油燃料消费税获得巨额收入，如 1913 年俄国政府财政收入达 84 亿卢布，其中间接税 9.3 亿卢布，煤油产品消费税税额为 4500 万卢布，约占整个间接税收收入的 2.5%。当时政府一年开支为 1700 万卢布，教会开支为 4600 万卢布，^②煤油消费税足以支付教会开支。以诺贝尔兄弟集团为例，该公司虽然获得巨额利润，但缴纳给俄国政府的消费金额远高于公司利润，1892、1894、1899、1900 年诺贝尔兄弟集团缴

① Шполянский Д.И. Монополии угольно-металлургиче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юга России в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 М., Изд-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53. С.127.

② Лисичкин С.М.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азвит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нефтя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С.208.

纳消费税为净利润的 4.1、2.8、1.9 和 0.6 倍。^①由此可见，石油工业发展促进税收增加。

3、损害消费者利益

俄国政府征收消费税后，大公司将损失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因国内征收消费税，俄国国内煤油价格开始高于国外。1903 年，伦敦、汉堡、埃及市场上俄国煤油价格分别为 94 戈比、98 戈比和 1 卢布 5 戈比，而在莫斯科、彼得堡和波尔塔瓦，煤油价格为 1 卢布 16 戈比、1 卢布 33 戈比和 2 卢布。1901 年，欧俄居民消耗俄国煤油价值为 6084 万卢布，其中只有 456 万卢布为产品成本，1289 万卢布为附加费和其他支出，4308 万卢布为消费税支出，所占比例达四分之三。^②表面上税率提高增加了石油业主的负担，但最终都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因煤油价格较高，俄国国内市场煤油需求量停滞不前，数年间都维持在同一水平线上，所以俄国大部分煤油都运至国外市场。国内市场上油价居高不下完全是征收消费税所致，虽然石油工业主反对国家征收消费税，但革命前俄国政府只关注财政收入，对石油产品征收消费税一直持续至 1917 年。消费税和大公司垄断油价，制约俄国国内石油市场发展。虽然俄国国内石油工业发展十分迅速，但因俄国国内外市场联系脱节、政府征收消费税和大型石油公司垄断国内市场，俄国国内石油产品价格逐年提高。1892-1900 年，重油价格从 2 戈比/普特增至 18 戈比/普特。1898 年初，原油和煤油价格就已有提高趋势，达 12 戈比/普特，当年秋季其价格最高达 30 戈比。^③因石油产品价格由 1903 年的 15 戈比/普特抬高至 1913 年的 56 戈比/普特，萨马拉市诸多企业主减产或停产，伏尔加河流域许多公司运输业务

① Ахундов Б.Ю. Монополисти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 в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бакинской нефтя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М., Изд-во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9. С.35; Дьяконова И.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За кулисами нобелевской монополии//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75. С.130.

② Лисичкин С.М.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азвит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нефтя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С.206-207.

③ Наниташвили Н.Л. Экспансия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капитала в Закавказье(конец XIX-начало XX вв.). С.162, 166.

濒临瘫痪，居民更是无力购买煤油照明。^①

4、为军队提供燃料

19世纪80年代，俄国河运和海运商船队大规模使用石油燃料后，军舰也开始尝试使用石油燃料。19世纪70年代初，俄国海军初次尝试将重油作为里海军舰燃料。奇里加、比夏里和康斯坦丁号军舰，成功安装煤油发动机后，舰队燃料成本大幅度降低。1885-1888年，波罗的海军舰开始使用巴库产的润滑油。1898-1900年，仅诺贝尔兄弟集团向海军部就提供了140万普特重油，货物价值49万卢布。随着石油加工业和机器制造业发展，部分军舰开始安装汽油发动机，军队的汽油需求量开始增加。1905年汽油需求量为2.5万普特，主要由诺贝尔兄弟集团提供。^②1908年，俄国军舰尝试使用柴油发动机，柴油需求量也有所增加。1914、1915年石油燃料需求量为600万和1400万普特，此后年均需求量为800万普特。^③巴库石油业主持续向军队提供石油燃料，其中诺贝尔公司的供货量最高。1914年，俄国军队所需的汽油、煤油、润滑油和制动油，几乎都由诺贝尔兄弟集团提供。

小 结

19世纪末，俄国石油工业迅速崛起。促进石油工业发展的因素很多，但外资作用不容忽视。国际公司凭借资金和技术优势，以及与俄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影响着俄国石油工业的发展。石油工业垄断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19世纪90年代末至20世纪初垄断程度强化，卡特尔等类型的石油垄断组织先后建立。在石油垄断组织中，外资垄断集团所占比例最高，几乎掌控俄国石油工业，在石油开采和钻探业务中独占鳌头，也控制着

① Ахундов Б.Ю. Монополисти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 в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бакинской нефтя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С.144; Монополисти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 в нефтя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и 1883-1914.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590; Лаврычев В.Я. Воен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онополисти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 М., Наука, 1988. С.82.

② Мовсумзаде Э, Самедов В. Бакинская нефть как топливо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военного флота// Черное золото Азербайджана. 2014. №.5. С.15.

③ Гергер М.Я. Топливо-нефтяной голод в России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третьейюньской монарх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 Т.83. С.76-122.

俄国国内外石油市场。在推动新技术和发明广泛使用、刺激俄国石油工业发展的同时，也有破坏市场秩序、损害消费者利益和恶化俄国工人生活水平等消极影响。

【Abstract】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Russian oil industry has developed rapidly. Foreign capital began to set foot in Russian oil industry, mainly through direct investment in Russia and purchasing securities of local oil companies in order to encroach on the Baku Petroleum Industry, due to great profits of petroleum industry, increasing demands of oil within the global market and limited capitals of Russian entrepreneurs. The most important foreign groups within Russian oil industry include the Nobel Brothers Company, the Caspian Sea---Black Sea Oil Company and the Royal Dutch Shell Company. These three major foreign oil companies monopolized Russian oil mining and trade, which had a great impact on Russian oil industry.

【Key Words】 Russian Oil Industry, Foreign Investment in Russian Oil, Nobel Brothers Oil Company, Caspian Sea---Black Sea Oil Company, Royal Dutch Shell Company

【 Аннотация 】 С начала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19-го века нефтян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России получила быстрое развитие. Из-за огромной прибыли от нефтя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значительного увеличения спроса на нефть на мировом рынке и ограниченных средств российских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ей, иностранный капитал начал приходить в российскую нефтяную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в основном за счёт прямых инвестиций и путём скупки ценных бумаг российских нефтяных компаний происходило вторжение в нефтяную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Баку. Наиболее важными предприятиям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ефтя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 капиталом являлись нефтяная компания братьев Нобелей, Каспийско-Черноморское нефтепромышленное и торговое общество и

корпорация «Ройал Датч Шелл». Три иностранные нефтяные компании завоевали монополию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 и торговле нефтью, оказав огром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российскую нефтяную отрасль.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оссийская нефтян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иностранные инвестиции в российскую нефть, нефтяная компания братьев Нобелей, Каспийско-Черноморское нефтепромышленное и торговое общество, корпорация «Ройал Датч Шелл»

(责任编辑 肖辉忠)

中亚研究

“继承”还是“决裂”？ ——“后卡里莫夫时代”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政策调整*

焦一强**

【内容提要】2016年9月2日，连续执政27年的乌兹别克斯坦铁腕总统卡里莫夫因病突然辞世，引发国际社会对“后卡里莫夫时代”乌国家走向及对外政策的格外关注。既要“继承”首任总统卡里莫夫的外交遗产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执政的合法性，又要调整卡里莫夫的“自守、自主”外交，以重塑乌“开放”形象，来为国家谋求新的发展机遇和出路。在“变”与“不变”的张力及挑战下，乌新政府继承了卡里莫夫外交“避免与区域外大国过分亲近及不参与政治军事联盟”的基本原则，同时又奉行积极的中亚地区政策，使乌外交呈现出从恪守原有方针转向推行积极有为的外交政策的新动向，促使了中亚国家关系“回暖”及地区一体化进程重启。这对中国在中亚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及上合组织深化发展，都具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政策 乌兹别克斯坦中亚政策 乌兹别克斯坦与“一带一路”倡议

【中图分类号】D8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7)03-0105(27)

*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俄白哈关税同盟与上海合作组织关系研究”（项目批准号：13YJAGJW002）及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国别与区域研究2016-2017年度指向性课题《在中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机遇、挑战与对策》（项目批准号：17GBQY059）的阶段性成果。

** 焦一强，兰州大学管理学院中亚研究所副教授。

2016年9月2日，自苏联解体前的1989年开始连续执政长达27年的中亚政坛“常青树”——铁腕总统卡里莫夫，因患中风突然去世。乌兹别克斯坦（以下简称“乌”）由此步入“后卡里莫夫时代”。卡里莫夫去世，不仅在中亚地区引起强烈震动，而且倍受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后卡里莫夫时代”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要缘由在于：一是乌位居中亚心脏地带，为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对地区事务的作用和影响力举足轻重。特别是中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乌的稳定；二是卡里莫夫是后苏联国家中一位以个性鲜明、特立独行而著称的总统，其治下的乌兹别克斯坦一直奉行独特的内外政策，即，所谓的“乌兹别克斯坦模式”，也被英国学者称之为“防御性自力更生”^①。在外界，乌常被视作是后苏联空间除土库曼斯坦外，最自守、自主和中立的国家。

鉴于乌长期处于卡里莫夫管治之下，国家已被人格化。正如旅居巴黎的乌持不同政见者К·拉比莫夫（К.Раббимов）所言，“国家是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是卡里莫夫，……乌政治体制是后苏联空间最严厉的体制。”^②卡里莫夫“由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到可汗总统，再到民族之父”^③，在乌享有崇高的威望，其权威及影响无人能够取代；加上在世时未就接班人事宜做出安排，又因乌国内政治生态环境十分复杂，长期以来，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学者和政治观察家曾预言并担忧，卡里莫夫去世后乌会因政权交接而发生暴乱，且会波及中亚。缘由是，威权政体难以实现领导人平稳交班和避免政权崩溃。故卡里莫夫病危及去世的消息一经传出后，国际社会关注的目光一时间密集投向乌兹别克斯坦。对乌政权交接以及围绕政权交接可能出现的冲突，乃至中亚政局安危，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与担忧。同时，对“后卡里莫夫时代”的乌国家走向，以及新政府将奉行何种对外政策，及其对中亚格局会产生何种影响，也表现出格外的关切。然而，超乎许多观察家和预言家意

① Bernardo Teles Fazeiro, “Uzbekistan’s defensive self-reliance: Karimov’s foreign policy lega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7, No.2, pp.410-427.

② Узбекский диссидент: «Это начало посткаримовской эры». 04.09. 2016. <http://ru.Krymr.com/a/27964948.html>

③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итуация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после смерти президента Ислама Каримова. 18.09.2016. <https://ru.exrus.eu/Politicheskaya-situatsiya-v-Uzbekistane-posle-smerti-prezidenta-Islama-Kar-id57de5c6307bec807496bf94e>

料的是，乌顺利平稳地实现了政权交接。在 2016 年 12 月 4 日提前举行的总统大选中，前总理米尔济约耶夫成功当选为新一任总统。

由于卡里莫夫是突然去世的，乌新政府上台执政时间较短，外交政策新动向才刚显露，其影响及发展态势尚处于形成与变化过程中。目前相关乌外交政策调整变化及其影响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国内研究成果十分有限。而俄罗斯及中亚学界则对此给予了较高的关注。本文以卡里莫夫的外交遗产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旨在分析米尔济约耶夫新政府外交政策调整的内容、特点、新动向及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的视角，回答乌新政府在何种程度上继承了首任总统的外交方针？有哪些超越和突破？同时尝试解读，乌外交政策调整及其新变化，到底是对卡里莫夫外交路线的简单“继承”，还是根本“决裂”？如果说这种变化并非深刻的重新定向，那么米尔济约耶夫对外交政策所做的调整，将会面临怎样的挑战？鉴于乌是中国在中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点国家，又是上合组织中亚成员国，文章最后将对“后卡里莫夫时代”乌外交政策新变化对中亚地区格局以及对中国的影响做出分析。

一、自守、自主：卡里莫夫的外交遗产

如何评价卡里莫夫的外交遗产，是分析米尔济约耶夫新政府上台执政后，乌外交政策调整变化及其走势的背景条件，及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与所有后苏联国家一样，卡里莫夫时代的乌内政外交是在苏联解体、国家转型的特殊背景下形成的。那么，卡里莫夫时代乌到底奉行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对外政策？其特点又是如何？长期以来，学界从不同视角给予了描述。有学者认为，卡里莫夫对外奉行的是一种“非你非我”的“中立政策”，无论是莫斯科还是华盛顿抑或北京，都别想“摇动这只船”^①；也有美国私人分析机

① Чем опасна не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31.08.2016. <http://www.bbc.com/russian/features-37236796>

构专家认为，卡里莫夫因高度集权而奉行“孤立主义”的对外政策^①；还有如上述英国学者所提出的，卡里莫夫奉行的是一种“防御性自力更生”政策。综合各种观点，通过与其他后苏联国家对外政策对比，本文认为，卡里莫夫奉行的是一种“自守、自主”的外交政策。

（一）卡里莫夫自守、自主外交的形成：基于转型的分析视角

由于历史原因，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伴随着冷战终结，中亚国家才获得真正的独立，并在苏联废墟上开启了国家全面而深刻的转型。中亚国家的对外政策选择与国家转型高度关联，并与其内政形成密切互动。独立之初，它们既面临着国家发展道路的艰难抉择，同时又担负着构建及呵护新诞生民族国家的重任。鉴于中亚主体民族多为穆斯林，伊斯兰文明根深蒂固，加上冷战后伊斯兰教在中亚急剧复兴及伊斯兰极端势力逐渐显山露水，并极力介入国家政治，使得中亚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变得尤为艰巨。究竟是走世俗民主国家发展道路，还是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这是摆在中亚各国面前需要做出选择的带有巨大挑战的难题。以乌中亚邻国塔吉克斯坦为例，立国之初，围绕着走世俗国家还是伊斯兰国家的发展道路，就曾爆发了历时五年多的内战，造成了十多万人死亡及数十万难民流离失所的极其沉重的历史代价。血淋淋的惨痛记忆给卡里莫夫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尽管苏联解体将中亚国家转型置于相同的前提背景之下，但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资源禀赋、领导人个人因素等国情，还是存在较大差异，由此决定了各国内政外交各异的价值取向。乌自苏联刚一解体便迈向了所谓“乌兹别克斯坦模式”的独特转型之路。在经济上，卡里莫夫没有像大多数后苏联国家那样急于选择激进的“休克疗法”，而是选择温和地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渐进模式。卡里莫夫强调，经济应优先于政治，国家是主要的改革者，世界上不存在适用于任何国家的包罗万象的发展模式；应考虑乌本国国情及历史文化传统和精神，建立一个最大限度符合乌兹别克斯坦过去、现在和未来的、

^① После смерт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Каримова. Stratfor дала тревожный прогноз. 31.08.2016. http://antikor.com.ua/articles/121394-posle_smerti_prezidenta_uzbekistana_karimova_stratfor_dala_trevohnyj_prognoz

以社会为导向的市场经济模式。^①在内政方面，鉴于国家刚获得独立，各方面还十分脆弱，故卡里莫夫执政期间一直将国家独立、主权完整以及安全稳定视作最为重要的头等大事。他从一开始便将乌宗教极端势力组织及与之有反对派头目，或一概驱赶至国外，或打压而使其蛰伏于地下。在卡里莫夫看来，这是由乌特殊的国情决定的。在中亚国家当中，乌兹别克农耕文明历史悠久，且很早就被伊斯兰化，尤其是在费尔干纳盆地，宗教激进主义传统根深蒂固。早在1991年12月，位于费尔干纳盆地乌第三大城市纳曼干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就公然拒绝执行塔什干的命令，并邀卡里莫夫亲赴费尔干纳盆地谈判，企图以逼宫的方式敦促卡里莫夫宣布乌为伊斯兰国家。这事深深地刺痛了卡里莫夫的尊严，从而坚定了卡氏从此对伊斯兰极端势力采取坚决打击的一贯政策的决心。除此之外，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两个邻国不断燃烧的战火及“三股势力”的肆虐，被卡里莫夫视为是严重威胁和影响乌国乃至中亚安全与稳定的两个“危机策源地”。鉴于乌在中亚地区安全中所占据的特殊地位，在制定对外政策方面，它首先关注的是中亚。诚如乌前驻华大使Ц·埃尔加舍夫所言，“维护中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乌兹别克斯坦对外政策的基础。”^②由于担心外部伊斯兰极端势力向乌渗透，卡里莫夫实行封闭政策，采取关闭国界等措施，使得乌成为中亚地区多年来成功抵挡伊斯兰势力扩张的国家。但也有评论家认为，卡里莫夫是借助打击宗教极端势力来巩固自己的威权统治。卡里莫夫出于应对转型期间国内外各种复杂情况而采取的封闭政策，使乌在西方舆论界被贴上“苏联的东方橱窗”^③和“后苏联一个独裁警察国家”^④的标签。更有人认为，卡里莫夫20多年独揽大权的统治，使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变成了一个非封建式的封闭国家。^⑤至于说为了维护秩序，在西方学者看来，“卡里莫夫与后苏联俄罗斯的叶利钦不同。

① 万春生：“乌兹别克斯坦：政治经济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第81页。

② Ц·埃尔加舍夫：“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独立十周年”，《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6期，第55页。

③ Ахмед Сейидов. Какой Узбекистан оставил Каримов. 03.09.2016. <https://lenta.ru/articles/2016/09/03/heritage/>

④ Ислам Каримов и тактика диктаторов. 01.09.2016. <http://www.warandpeace.ru/ru/commentaries/view/114464/>

⑤ Узбекистан без Каримова. 30.08.2016. <http://l-boris.livejournal.com/2204441.html>

他从来没有施行过深刻的政治经济改革,相反,他主张政治集权和专制主义,避免突变的价格自由化,拒绝大规模私有化,促进自力更生,奉行基于加强国家主权和保护国际政治地位平等的外交政策。”^①不管西方如何评价,不难看出,卡里莫夫的对外政策是严格服务于乌转型时期的内政的。这是本文理解其自守、自主外交的一个重要向度。

(二) 卡里莫夫自守、自主外交的本质特征

总体而言,卡里莫夫的自守与自主外交政策,主要体现在与中亚区域外大国力量以及区域内邻国之间相互关系两个层面。

首先,奉行不与区域外任何大国势力亲近的等距离多元平衡外交,是卡里莫夫时代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政策的基本特征。乌处于中亚地缘政治的轴心位置,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是区域外大国介入中亚所觊觎的重点对象。由于担心外来势力渗透会对乌内政造成干涉并影响到其独立性,也由于不愿对任何大国形成依赖,卡里莫夫执政期间,尽量避免与任何区域外大国过分亲近,尤其是与俄美中三国。“卡里莫夫不同于后苏联国家任何一位总统,他不依赖外部势力的影响而维持了国家的稳定”。^②在与俄美中等世界性大国打交道时,卡里莫夫坚持的原则是:“从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③即便俄是乌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但卡里莫夫仍然拒绝参与俄主导的欧亚一体化。有西方分析家认为,由于卡里莫夫高度集权,乌奉行的是孤立主义对外政策,在追求经济与安全领域合作目标时,常常避免就其行动只与某一个大国进行战略协商,而是与一系列国家,包括俄罗斯、美国和中国。^④事实上,卡里莫夫在与中俄友好的同时,也与美国保持着特殊关系。由此不难理解,尽管中国是乌交通及油气开采领域重要的投资伙伴,但对于中国提出的与乌建立自贸区的项目计划,乌依然持谨慎态度,原因是担心中国经济的强

① Bernardo Teles Fazendeiro, “Uzbekistan’s defensive self-reliance: Karimov’s foreign policy legacy”, pp.410-427.

② Как будут меняться режимы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30.08.2016. <http://www.bbc.com/russian/features-37225646>

③ Дмитрий Михайличенко. Узбекистан Ислама Каримова и после него: вернуться в Евразию.06.09.2016.<http://histrf.ru/biblioteka/book/uzbiekistan-islama-karimova-i-poslie-niego-viernutsia-v-ievraziu>

④ После смерт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Каримова.

大，其影响会使乌形成对北京的过分依赖。乌不与任何大国走得过近的深层次原因，还在于防范大国在中亚谋求霸权，以损害并削弱乌在中亚地区的大国地位和影响力。正因为如此，卡里莫夫更多地推行的是“防御性自力更生”政策，避免扩张主义的意识形态，追求国际政治地位平等，对于任何区域外大国在中亚地区推动霸权的意图均深表疑虑。^①在俄罗斯著名中亚问题专家А·科尼亚泽夫（А.Князев）看来，卡里莫夫奉行的是一种与地区大的地缘政治力量中心——俄罗斯、中国以及西方，保持等距离的外交政策……与莫斯科、华盛顿和北京保持等距离，是乌对外政策不可撼动的基础。^②总之，基于实用主义的原则，卡里莫夫时代乌在对外政策及其实践活动中基本的做法是，既不反对与区域外大国接触和来往，同时又竭力避免与大国过分亲近和深入交往。尽可能地利用大国矛盾，在各种力量之间寻求平衡，以维护乌在中亚地区的特殊地位及其影响力。

其次，在对外关系中，乌兹别克斯坦坚持双边外交优先于多边外交的原则，反对参与国际军事政治联盟和组织。这主要体现在对待地区一体化机制和国际组织的态度上。在1996年乌议会通过的《对外政策活动的基本原则》中就明确规定，“乌兹别克斯坦有权加入国际合作组织或签订国际合作协议，也有权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福祉和安全而退出国际合作机制。”^③由于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看得高于一切，卡里莫夫向来对中亚地区的一体化项目，乃至任何超国家组织，持谨慎态度且兴趣不大。对此有学者评价说，卡里莫夫避免乌参与国际组织，其对外政策建立在双边关系的基础之上，超国家组织不被承认并认为是有损于国家主权的。^④正因为如此，卡里莫夫时代乌曾先后两度退出俄主导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且对俄倡导的欧亚一体化一直反应较为冷淡，至今未加入欧亚经济联盟。卡里莫夫一贯主张，中亚地

① Bernardo Teles Fazendeiro, "Uzbekistan's defensive self-reliance: Karimov's foreign policy legacy", pp.410-427.

② Почему первый визит президента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будет в Астану? 03.03.2017. <http://sayasat.org/articles/1878-pochemu-pervyj-vizit-prezidenta-uzbekistana-budjet-v-astanu>

③ 张宁：《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发展：1991～2011》，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3页。

④ Мягкий Денис. По какому пути пойдет Узбекистан после Каримова? 22.09.2016. <http://www.profi-forex.org/novosti-mira/novosti-sng/uzbekistan/entry1008299088.html>

区事务应该由该地区国家自己来解决，反对外来势力介入并参与中亚内部事务的解决，以免被拖入外来力量集团的影响之中。卡里莫夫时代因乌哈两国争夺地区领导权，对于哈参与俄主导的区域一体化及其组织，乌持相反态度，认为俄哈两个大国联盟会妨碍并影响乌在中亚地区发挥大国作用。相对于多边外交，卡里莫夫更侧重于以双边形式与各国打交道。故有乌学者曾将卡里莫夫对外政策的这一特点描述为：“拒绝与外部政治联盟一体化，与外国打交道时双边关系优先，拒绝俄白哈推动的欧亚一体化。”^①对此有评论认为，卡里莫夫是靠这种外交方式，阻止了外部势力向乌渗透并维护了国家的主权与稳定。

再次，卡里莫夫时代乌兹别克斯坦的大国平衡外交，具有明显的摇摆性和游离性特征。卡里莫夫的外交政策，虽说总体上是以自守、自主的保守方式，在区域外大国之间寻求并保持多元平衡。但其平衡外交具有灵活务实的特点，对区域外大国的亲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乌自身利益和需要随时调整。乌外交这种摇摆性和游离性，在与俄美打交道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与突出。苏联解体后，脆弱的安全与经济形势迫使乌有求于俄罗斯。在立国之初，乌便签署了俄倡导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并对中亚一体化及加强后苏联空间经济联系表现出一定兴趣。然而，由于当时俄奉行的亲西方“一边倒”外交政策和激进的“休克疗法”经济转轨模式，与乌外交理念及温和渐进的经济发展模式相违背。加上俄对中亚穷亲戚采取“甩包袱”的势利做法，使得乌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与俄疏远，并积极寻求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展关系，并在 90 年代末期退出集安组织而加入具有亲西方倾向的“古阿姆”组织。对此，乌政治学家斯托尔波夫斯基说，“莫斯科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策略，催生了中亚国家对俄罗斯政治上的不信任感，促使它们寻找新的合作对象。”^②“9·11”事件，可谓是为乌美关系加深发展提供了新契机。为配合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乌允许美军驻扎其汉纳巴德空军基地，乌美关系得到空前发展。但因 2005 年安集延事件，美国等

① Сергей Бирюков. Узбекистан после Каримова: Камо Грядеши? 12.10.2016. <http://katehon.com/ru/article/uzbekistan-posle-karimova-kamo-gryadeshi>

② 罗英杰、崔珩：“乌兹别克斯坦再次退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原因及影响”，《西伯利亚研究》，2013 年第 4 期，第 41 页。

西方国家指责卡里莫夫并对乌实施制裁，致使乌美关系急剧恶化，美军被从乌领土赶走。乌俄关系开始升温，次年乌重返集安组织，并加入俄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但随着俄不断加大推进独联体框架下的欧亚一体化，乌对俄扩大在中亚影响力的疑虑加深，认为这会给乌主权造成负面影响，且与乌独特的地缘政策相悖。为此，乌对俄主导的集安组织内部一体化逐渐丧失兴趣，并很少参与该组织的重要活动，最终在 2012 年再度退出集安组织，乌俄关系转入一种若即若离的微妙状态。乌克兰危机的发生，使乌兹别克斯坦更进一步保持对俄罗斯的警惕性。针对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中亚国家中只有乌兹别克斯坦在国家层面支持“乌克兰领土的完整”。2015 年，美国务卿克里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并与中亚国家外长在撒马尔罕举行“5+1”会晤。乌美关系继安集延事件后，再度出现回暖迹象，这可以看作是乌外交在俄美之间的又一次小幅摇摆。

最后，卡里莫夫执政期间，乌兹别克斯坦与中亚邻国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的状态。自冷战结束以来，伴随着苏联统一空间被割裂及民族主义的复兴，中亚国家之间因国家利益诉求产生的矛盾与冲突急剧凸显。特别是围绕边界领土、水资源、地区大国地位等问题产生的纷争，对地区国家关系的影响，表现得尤为突出和尖锐。乌位居中亚五国中间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与周边邻国发生摩擦与冲突的概率，从而将乌置于地区国家紧张关系的中心。构建民族国家，是中亚五国独立后面临的首要任务。但苏联时期人为的所谓民族国家划界，不但使中亚国家边界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且彼此领土上有对方飞地存在。这成为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因领土边界纷争影响国家关系的根源，其中尤以乌与中亚邻国的边界冲突最为严重。因担心伊斯兰极端分子经吉领土窜入乌国，乌除向位于吉领土的乌飞地索赫和沙希马尔丹派遣军队，还单方面在乌吉边界布雷，导致时常发生吉人员和牲畜伤亡事件。据俄通社消息，在 2004 年以前的近三年时间里，就有 11 名吉尔吉斯人触雷，其中 6 人死亡，包括 3 名儿童，其余 5 人失去了肢体。^①乌此举曾遭到吉国强烈不满，并严重影响了两国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乌塔两国因边界领土争

^① Бишкек приветствует решение Узбекистана разминирова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ую границу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23.06.2004. <http://www.ferghana.ru/article.php?id=2966>

议所引发的的问题与冲突，在中亚地区最为复杂和严重，这与两国数量庞大的跨界民族有关。由于乌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居住着大量塔吉克族人，加上历史归属等原因，塔曾多次向乌提出归还这两座城市，致使乌塔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据俄报刊消息，塔总统拉赫蒙在对国内媒体讲话时曾宣称：“我们反正要拿回撒马尔罕和布哈拉”。^①除领土边界问题，乌与上游国家吉、塔围绕水资源产生的矛盾与纠纷也极为尖锐，并险些发生战争。水资源是中亚国家发展战略对抗性矛盾产生的根源。“水电兴国”，是吉、塔两国脱贫致富的发展战略。而发展灌溉农业，对于乌等下游国家来说则是极为重要的发展战略。乌位居河中地区，是中亚农业大国，尤其是棉花种植需要大量灌溉用水。加上乌同时又是中亚地区自苏联解体以来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人口大国，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对水的需求。这是乌长期反对上游国家修建水电站的重要缘由，从而使得水资源问题成为影响乌与吉、塔关系的基本因素。卡里莫夫时代，乌对塔修建罗贡水电站一直坚决反对。两国元首曾在 2007 年上合组织峰会上，就塔修建大型水利设施发生公开争执。2012 年 9 月，卡里莫夫访哈时表示，中亚地区如果发生战争，一定是因为水资源问题。^②事实上，乌、吉水资源纠纷曾险些上升为军事冲突。1996 年乌曾扬言，如果用水安全受到威胁，将以武力夺取吉托克托库尔水库。^③此外，乌、哈还因争夺地区领导权而长期明争暗斗，从而给两国关系蒙上阴影。

总之，由于卡里莫夫时代乌与中亚邻国围绕领土、边界及水资源等问题持续不断的纷争，不但使乌与邻国关系长期紧张不睦，而且决定了乌在解决地区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同时，也使乌在中亚地区长期陷入孤立的状态。对此有学者指出，“卡里莫夫在中亚邻国当中没有朋友”。^④尽管卡里莫夫执政期间曾提出“突厥斯坦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但因诸多因素，他的这一理念从未付诸实施，相反给中亚国家留下了“自我封闭”的形象。

①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будет ли передел границ? 25.01.2010. http://www.stoletie.ru/geopolitika/centralnaja_azija_budet_li_peredel_granic_2010-01-25.html

② Александр Шустов.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раскалывается на два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блока. 18.10.2012. <http://maxpark.com/community/13/content/1619021>

③ Stuart Horsman, “Water in Central Asia”, in Roy Allison, Lena Jonson (Eds.), *Central Asia Security: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ntext*, London. RIIA. 2001, p.76.

④ Смерть Ислама Каримова и будущее Узбекистана. 09.04. 2016. <http://newsua.one/stati-analitika/smert-islama-karimova-i-buduszee-uzbekistana.html>

二、“后卡里莫夫时代”乌外交政策调整及其初步实践

卡里莫夫去世后不久，作为代总统的米尔济约耶夫 2016 年 9 月 8 日在乌议会上下两院联席会议的演讲、以及正式当选总统后于 2017 年 2 月 7 日批准的《2017-2021 国家发展战略》中，均就国家外交优先方向作了具体阐述。这被视作是乌外交政策调整及其新动向的反映。目前，乌新总统正在努力践行竞选时就乌外交政策优先方向进行表述时所许的诺言，并逐步将其付诸外交实践。

（一）“后卡里莫夫时代”乌外交政策的内容

2016 年 9 月 8 日，代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在议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就乌国家内政外交五大战略发展优先方向，作了明确的阐述。关于外交政策优先方向及与各大国关系，米尔济约耶夫在讲话中指出，“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活动重要的优先方向，是和我们国家利益有着紧密联系的中亚地区。我们将对我们的近邻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一如既往地奉行开放、友善和务实的政策；发展与独联体国家关系，首先是在战略伙伴关系和同盟关系条约、以及其他符合两国利益、并有助于巩固地区稳定与安全的重要协议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和全面巩固同俄罗斯联邦的友好关系，是乌兹别克斯坦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我们对外政策的优先意义在于，保持和全面发展与美国的互惠与建设性合作关系；乌兹别克斯坦对进一步巩固同作为地区近邻、并在地区和全球问题解决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兴趣。”^①在强调继续与外国和国际社会进行建设性合作的同时，米尔济约耶夫还指出，为了巩固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威望，乌将一如既往地坚持不加入任何军事政治联盟，不允许其他国家军事基地和项目在乌领土存在，也不允许向国外派遣乌军队的立场。^②显然，米尔济约耶夫此次演讲，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后卡里莫夫时代”乌国家未来内政外交的发

① Текст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а Шавката Мирзиёева на заседании двух палат парламента. 09.09.2016. <http://uz24.uz/politics/tekst-vystupleniya-premyera-shavkata-mirziyoeva-na-zasedanii-dvuh-palat-parlamenta>

② Там же.

展方向。

2017年2月初，乌批准了《2017–2021国家发展战略》。该战略重申和延续了此前米尔济约耶夫在议会演讲中关于乌外交政策优先方向表述的基本内容和精神，从总体上肯定了中亚之于乌的优先作用，并突显了将国家外交活动方向定位为围绕乌构筑稳定、安全与睦邻友好带的重要内涵。^①

《2017–2021国家发展战略》是指引乌新时期国家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依据该文件，乌制定了国家实施对外政策的两条路线图，即：首先是确定政治与外交领域各项关系的构筑原则；其次是发挥贸易、投资及科教领域的互动作用。^②按照乌副外长Ж·瓦哈波夫（Ж. Вахабов）的解读，外交路线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乌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在于更加重视与中亚邻国的关系。^③

“后卡里莫夫时代”乌外交政策调整，主要是依据其内政和国家发展的优先方向确定的。巩固独立与主权，维护安全与稳定，发展经济与保障人民福祉，既是乌新政府面临的主要任务，也是其对外政策调整的基本依据及服务重点对象。在乌国家发展战略纲领性文件中，明确提出保障安全、民族和谐、宗教宽容，以及巩固独立主权、建立以乌为中心的睦邻友好安全带，是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同时也体现了外交与民生的关系。对此，乌外长А·卡米洛夫（А. Камиров）在国际俱乐部举行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国家对外政策首先是有效利用政治和外交提供的一切机遇，保障人民的安全与安宁，因此，形成以乌为核心的平安带意义重大；我们外交政策不应只是华丽的口号，而应该是为保障人们应有的生活条件服务，须知这一政策的基本任务，就是巩固人民对未来的向往，同时为国家做出贡献，这在我们与邻国的关系中体现得尤为鲜明。^④从乌外交政策调整的内容不难发现，乌是将

① Амир Жанузакв. От сближен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выиграют все---эксперты. 03.03.2017. <https://365info.kz/2017/03/ot-sblizheniya-kazahstana-i-uzbekistana-vyigrayut-vse-eksperty/>

② Узбекистан поставил в приоритет отношения со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29.01.2017. <http://sng.today/tashkent/1666-uzbekistan-postavil-v-prioritet-otnosheniya-so-stranami-centralnoy-azii.html>

③ Там же.

④ Окрытая, доброжелательная и прагматич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является конечной целью инициативы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по формированию атмосферы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а и созданию пояса благополучия. 27.04.2017. <http://narodnoeslovo.uz/index.php/homepage/sijosat/item/9482-otkrytaya-dobrozhelatel'naya-i-pragmatichnaya-politika>

中亚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其国内和谐安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也是其外交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

（二）“后卡里莫夫时代”乌外交政策的初步实践

“后卡里莫夫时代”乌外交政策的调整与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在于外交实践中积极发展与中亚邻国的关系。为了践行选举前所确立的将地区邻国置于对外政策优先方向的诺言，自 2016 年 9 月起，米尔济约耶夫便积极致力于改善与中亚邻国的关系，以期解决地区历史遗留问题。2016 年 12 月正式当选总统后，米尔济约耶夫外交活动的首要步骤，就是集中对中亚邻国展开外交攻势。12 月 23 日，米尔济约耶夫在接见哈外长 E·伊德里索夫（E. Идрисов）时表示，哈萨克斯坦将是他上任后首先访问的国家之一；24 日，米尔济约耶夫与吉总统阿塔姆巴耶夫举行会谈；27 日，乌派大型政府代表团访塔并受到拉赫蒙总统的接见。与此同时，乌新总统还多次与其中亚邻国的同事就地区相关问题进行电话交流。在政治学家 B·萨弗耶夫（B. Сафоев）看来，米尔济约耶夫上任后将外交实践活动的首要目标指向中亚的行动逻辑，完全符合乌兹别克谚语“先近邻，后远亲”。^①

根据国际惯例，一国新领导人上任后首访对象国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该国外交政策的风向标。卡里莫夫去世后，国际社会就乌新总统继任后将首访哪个国家格外关注，特别是中亚及俄罗斯的观察家曾就此做出各种预测。一些人根据卡里莫夫去世后俄对乌积极的外交姿态，做出米尔济约耶夫上任后将莫斯科作为首访对象的判断，此后又传言乌新总统首访国将是哈。但出人意料的是，2017 年 3 月 6-7 日，米尔济约耶夫总统上任后，首先访问了土库曼斯坦，受到土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的隆重欢迎。乌新总统在两国元首会谈时说，选择土库曼斯坦作为他首次国事访问的对象具有历史意义，土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乌在地区的战略伙伴。而土总统则称，乌总统的访问是乌土两国兄弟关系史上重要的里程碑。^②在为期 2 天的访问中，乌

① Как Мирзиёев Москву на Астану променял. 28.02.2017. <http://abctv.kz/ru/news/kak-mirziyeev-moskvu-na-astanu-promenyal>

② Узбекистан и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 начали новый этап отношений. 07.03.2017. <https://www.gazeta.uz/ru/2017/03/07/talks/>

土两国元首围绕两国在政治、经贸、人文以及其他领域合作发展的共同目标与方式，进行了深入讨论。还就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均表示支持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作为访问的成果，乌土两国领导人发表了联合声明，并签署了乌土战略伙伴关系条约、2018–2020 年经济合作条约，以及进一步加强铁路交通运输合作备忘录等重要文件。值得一提的是，两国元首还共同出席了作为丝绸之路国际交通走廊重要组成部分的跨阿姆河公铁路通车仪式，以及土卡里莫夫纪念碑落成典礼等象征乌土友好合作与发展的重要活动。此外，两国政府代表还签署大量相关农业、化肥生产等诸多经济合作协议。

结束对土国事访问后仅隔半个月，2017 年 3 月 22–23 日，米尔济约耶夫即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访问选择在中亚地区最隆重的传统节日纳乌鲁兹节期间进行，寓意深刻。纳乌鲁兹节对中亚突厥民族而言，象征着春天和新的开始的开始。乌哈两国元首在此期间举行会晤，象征着两国关系新篇章的开始。正因为如此，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欢迎米尔济约耶夫总统时特别强调，“我以兄弟般的情谊衷心地欢迎您，是因为，其一，这是您作为总统对哈第一次访问；其二，您的访问发生在我们共同的美好节日纳乌鲁兹期间及乌哈外交关系确立 25 周年之际。”^①而乌哈两国官方媒体则用诸如“新一轮合作”，“两国关系新水平”等语句，来高度评价米尔济约耶夫的访哈活动。就连纳扎尔巴耶夫也表示，“我们坦诚得就像一张纯洁的白纸，希望用美好的事业来谱写它。”^②作为乌哈合作关系新篇章开启的重要体现，除两国元首签署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乌哈两国战略合作及巩固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联合声明等 7 个重要文件外，两国企业家在乌总统访哈框架内举办了大型商务论坛，有 200 多家乌企业在论坛上展示了其产品，并与哈企业签署了 92 项合作协议，涉及金额 10 亿美元。^③此外，双方领导人还就地区历史遗

① Отношен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выходят на новый уровень. 24.03.2017. https://liter.kz/ru/articles/show/30488-otnosheniya_kazahstana_i_uzbekistana_vyhodyat_na_novyi_uroven

② «Открыты как чистый лист». К итогам визита президента Мирзиёева в Казахстан. 31.03.2017. <http://inozpress.kg/news/view/id/50948>

③ Визит президента Узбекистана Шавката Мирзиёева в Казахстан. 23.03.2017. <http://kazbei.org/themes/811-vizit-prezidenta-uzbekistana-shavkata-mirzieceva-v-kazahstan.html?lang=ru>

留问题的解决、中亚繁荣与稳定,以及在乌哈边界设立专属自贸区等问题上,取得了广泛共识。

基于历史传统纽带联系与现实利益诉求,无论是卡里莫夫时代还是米尔济约耶夫执政后,俄罗斯在乌对外政策构想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从未改变。继中亚邻国之后,2017年4月4-5日,作为上任后的第三次国事访问,米尔济约耶夫造访了俄罗斯。除签署了39项涉及金额158亿美元的政府及部门间协议外,^①两国领导人还就劳动力移民、跨国犯罪、开通莫斯科至撒马尔罕航线,以及影响中亚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恐怖主义问题等,进行了深入广泛的讨论。特别是,米尔济约耶夫上台后,乌俄军事技术合作力度明显加大。就在访俄前夕的3月29日,乌总统签署了关于乌俄军事技术合作条约批准的法律。涉及俄参与乌军事技术现代化及按俄国内价格向乌提供武器装置,乃至乌军事技术人员在俄高等学校接受培训等问题。与此同时,人文合作也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不但乌中学应届毕业生可在俄接受高等教育,而且俄一些著名技术大学也打算在乌开设分校。总之,乌总统此次访俄所取得的成果,用乌学者的话说,是“史无前例的”,^②远远超出了商界和专家学者的预期。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在米尔济约耶夫访俄前夕,仍有学者发表评论说,卡里莫夫与莫斯科保持严格距离,目的在于防范俄对乌内政决策独立性的影响,而米尔济约耶夫自称是卡里莫夫路线的继承者,故应象征性地继承卡里莫夫的路线。^③

总而言之,米尔济约耶夫执政以来的外交实践活动,基本是在其对外政策优先方向框架内展开的,其中,修复与中亚邻国的关系是其外交活动的核心内容和最为突出的表现。除对中亚邻国率先进行国事访问、加强与地区领导人高层对话与协商外,为充分发挥民心相通在解决地区遗留问题中的黏合剂作用,以及通过扩大人文交流合作构筑睦邻友好带。乌新政府宣布2017年为“对话年”,以体现人民外交的理念。正如乌议会参议院第一副主席С·萨

① Результаты визита Мирзиёева в Россию беспрецедентны – эксперт. 07.04.2017. <http://eurasia.expert/itogi-vizita-mirziyeeva-vzglyad-iz-uzbekistana/>

② Там же.

③ Как Мирзиёев Москву на Астану променял. 28.02.2017. <http://abctv.kz/ru/news/kak-mirziyeev-moskvu-na-astanu-promenyal>

弗耶夫（С. Сафоев）所言，与邻国关系是最重要的政治方向，准备对话是践行该优先方向的实践，不回避问题，进行明智协商，这才是乌领导在对外政策中奉行的最基本的首要原则。^①在此原则和理念指导下，乌与中亚邻国的民间外交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景象，不同层次的代表团频繁互访，尤其是边境地区人员往来日趋活跃。2017 年以来，来自乌塔什干州的代表团访问了哈，而来自哈克孜勒奥尔达州、东哈萨克斯坦州以及南哈萨克斯坦州的多个代表团，也对乌进行了访问。与此同时，乌布哈拉州和花刺子模州的代表团，对邻国土列巴普州和达绍古兹州进行了访问；乌安集延州接待了吉代表团的到访；乌塔之间也有代表团互访。目前乌与吉塔两国就边界、水资源、签证等问题，已展开积极谈判并取得初步成效。特别是，塔什干至杜尚别的航班，在中断了 25 年后又恢复通航，引起各界的关注。

继中亚与俄罗斯之后，米尔济约耶夫也在中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积极发展对华关系。2017 年 5 月中旬，米尔济约耶夫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论坛领导人圆桌会议发表的主题演讲中，表达了对“一带一路”的积极支持。就乌新政府的外交实践活动来看，目前对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外交姿态尚未出现积极表现，未来如何有待进一步观察。

三、乌新政府外交政策调整：是“继承”还是“决裂”？

“后卡里莫夫时代”乌新政府的对外政策，究竟是“变”还是“没变”？是对卡里莫夫外交路线的简单“继承”，还是与其根本“决裂”？目前国内学界对此尚无明确评判。中亚及俄罗斯学界虽有较多研究，但说法不尽一致。有学者认为，米尔济约耶夫外交与卡里莫夫相比没有本质区别。但也有观察家认为，乌新政府外交与卡里莫夫时代相比，已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新变化。俄罗斯学者科尼亚泽夫一直坚持认为，“后卡里莫夫时代”乌兹别克斯坦对外政策并未发生原则性的根本变化，等距离大国平衡外交依然是乌外交的基

^① Открытая, доброжелательная и прагматич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является конечной целью инициативы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по формированию атмосферы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а и созданию пояса благополучия. 27.04.2017.

础。^①但有不少中亚观察家与政治学家则根据卡里莫夫去世后乌对待地区事务的态度和反应突然变得积极起来的现象，纷纷议论说，乌新总统所实施的新外交方针，是与奉行孤立主义的首任总统卡里莫夫的外交方针的决裂。^②那么，“后卡里莫夫时代”乌外交政策变化的特征究竟如何？是对卡里莫夫外交方针的“决裂”还是“继承”？根据美国学者赫尔曼（Charles F. Hermann）的外交政策变化水平分级理论，^③结合上述乌新政府对外交政策内容的表述以及初步实践来看，笔者认为，“后卡里莫夫时代”乌对外政策的变化，尚处于微调和手段变化的层面。

一方面，乌新政府外交政策调整将中亚确定为最优先方向及其积极的地区外交实践表明，“后卡里莫夫时代”乌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突破并超越了卡里莫夫的外交风格与传统。卡里莫夫之后，“乌外交最明显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其积极的地区政策层面，这被视作是乌外交政策新变化唯一突出的方面”，^④也是米尔济约耶夫外交区别于卡里莫夫外交最显著的特点。卡里莫夫虽说也注重中亚邻国关系，但只是口头上重视而缺乏实际行动，且长期与邻国关系紧张。正如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А·卡赞采夫（А.Казанцев）所言，“米尔济约耶夫在其竞选纲领中强调，乌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是注重中亚的作用，可实际上其前任严重破坏了与所有邻国的关系，所幸与哈萨克斯坦没

① 该观点可参见 Политолог назвал новый акцент во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Мирзиёева. 27.03.2017. <http://today.tj/tadzhikistan/1870-politolog-nazval-novyyu-akcent-vo-vneshney-politiki-mirziyeva.html>; Ташкент расставил акценты во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07.03.2017. <http://www.centrasia.ru/newsA.php?st=1488872160>

② Как может поменяться регион ЦА на фоне последних изменений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19.01.2017. <http://ca-news.org/news:1358672>

③ 赫尔曼依据外交政策变化水平将其分级界定为四种：即微调、手段变化、问题/目标变化和国际导向变化。微调是指变化发生在付出的水平高低和/或对象范围上，但外交实践的手段和目标未发生改变；手段变化是指追求目标或应对问题的方法或手段发生了变化，但目标未变；问题/目标变化指外交政策最初指向的问题或目标被替代了或干脆放弃了，即外交政策的目标本身发生了变化；国际导向变化是指外交政策最极端的变化，是某行为体对世界事务的整体导向发生了重新定向。上述赫尔曼外交政策变化水平分级种类及详情阐释，转引自郑春荣：“德国外交政策的新动向”，《欧洲研究》，2014年第2期，第10页。

④ Политолог назвал новый акцент во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Мирзиёева. 27.03.2017. <http://today.tj/tadzhikistan/1870-politolog-nazval-novyyu-akcent-vo-vneshney-politiki-mirziyeva.html>

有发生某种公开的冲突，但两国暗中的角逐尽人皆知。”^①而米尔济约耶夫是以实际行动重视中亚邻国，单就其上台后积极改善与中亚邻国领导人关系这点，已足以表现出与前任卡里莫夫较大的差别。乌政治学家П·阿胡诺夫（П. Ахунов）认为，米尔济约耶夫非常尊重地区领导人纳扎尔巴耶夫，他需要像纳氏这样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并渴望与之建立可信赖的亲近关系。卡里莫夫与纳扎尔巴耶夫虽说嘴上谈论友谊，但实际上他们一直在为地区领导权而竞争，这妨碍了双方经济关系的发展。现在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因为个人争夺地区领导权的因素已不复存在，这对两国经济关系改善发挥着重要作用。^②事实上，伴随着乌新政府上台，中亚国际关系的氛围呈明显缓和态势，尤其是乌与邻国间冲突性的言辞在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对话与协商。例如，以往在联合国大会上，乌代表总是强烈批评地区邻国在水资源问题上的立场，而在2016年9月的联大会议上，乌外长卡米洛夫并未就此事指责邻国。还有，塔总统拉赫蒙在2016年10月罗贡水电站建设启动仪式上讲话指出，“今天我们同地区国家，尤其是同友好兄弟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在水资源、能源及交通领域已建立起睦邻关系。”^③像这样的变化，是卡里莫夫时代不曾有过的。卡里莫夫在世时，一贯对吉塔两国态度强硬，而米尔济约耶夫执政后则开始亲近吉塔两国，这被认为是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卡里莫夫的路线。^④可见，“后卡里莫夫时代”乌新政府推行积极有为的中亚政策，不仅充分反映并契合了其对外政策国际导向的表述，而且在外交实践层面更加凸显了新的实质性内涵。

另一方面，尽管与卡里莫夫相比，米尔济约耶夫对外交政策的调整以及在中亚地区的实施，具有较大的突破与革新，但这种变化更多的只是体现了外交手段及技巧的超越，而并未出现像赫尔德所说的“问题/目标变化”。

① Почему первый визит президента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будет в Астану? 03.03.2017. <http://sayasat.org/articles/1878-pochemu-pervyj-vizit-prezidenta-uzbekistana-budjet-v-astanu>

② Жанузаков А. От сближен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выиграют все---эксперты. 03.03.2017. <https://365info.kz/2017/03/ot-sblizheniya-kazahstana-i-uzbekistana-vyigrayut-vse-ekspertry/>

③ Как может поменяться регион ЦА на фоне последних изменений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19.01.2017. <http://ca-news.org/news:1358672>

④ Узбекистан: идет ли речь о перестройке? 12.01.2017. <http://inozpress.kg/news/view/id/50563>

也就是说，乌外交政策的基调未发生根本变化，基本沿袭了卡里莫夫外交路线的核心内容，即，不参与任何政治军事联盟与适当保持与区域外大国的距离。这在米尔济约耶夫首次在乌议会的演讲、以及此后颁布的 2017-2021 国家发展纲要和相关的乌对外政策的表述中，均有明确体现。况且米尔济约耶夫在竞选期间就强调，要继承卡里莫夫的遗志。他在外交实践中也是恪守了这一原则。米尔济约耶夫继任总统后，首访中立国土库曼斯坦绝非偶然选择，而是借此向国际社会宣示乌的外交方向，即继承卡里莫夫不与任何大国亲近的不结盟原则，希望与地区新的大国博弈保持距离。与此同时，加强发展同以中亚邻国为主轴的地区关系。这也是为何米尔济约耶夫没有像外媒传言的那样，将莫斯科作为其上任后首访对象，而是在结束对土、哈的访问后才访俄的原因。而且，在与普京总统的会谈中，他并未提及加入集安组织或欧亚经济联盟之事，尽管乌俄关系已出现明显回暖迹象。

上述分析表明，“后卡里莫夫时代”乌外交政策的调整，既不是原则性的根本改变，也非深刻的重新定向，更不是像有的中亚观察家所说的，伴随着乌国家形象逐渐趋于“开放”，以及中亚地区国家间关系正在“回暖”，乌新总统上台后的方针与奉行孤立主义的首任总统卡里莫夫的方针发生了“决裂”。^① 总体而言，“后卡里莫夫时代”的乌外交政策，是在继承首任总统外交方针基础上的微调，是继承与超越的有机结合，而非根本“决裂”，但又具有不同于卡里莫夫外交的新特征。不过，卡里莫夫之后乌外交政策“变”与“不变”的张力结构，使米尔济约耶夫仍需应对诸多挑战。既要继承有着崇高威望的卡里莫夫外交路线以构筑其牢固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又要改变乌封闭的形象，以便为国家谋求新的发展机遇和出路。

四、“后卡里莫夫时代”乌外交政策面临的挑战

米尔济约耶夫是在中亚地区经济危机和地缘政治形势不确定的背景下上台执政的。乌国内状况及中亚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既是新政府制定

^① Как может поменяться регион ЦА на фоне последних изменений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19.01.2017. <http://ca-news.org/news:1358672>

对外政策的基础，同样也是挑战性因素。有观察家指出，米尔济约耶夫所处的境况，与当年苏联时期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情形极为相似，其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改革一个保守社会的国家制度。^①且不说内政改革，单就对外政策的形成，苏联和卡里莫夫双重遗产，就使得米尔济约耶夫处于对其前任外交方针继承与决裂的艰难抉择之中，对外政策调整面临着巨大挑战。

第一，就本质而言，米尔济约耶夫外交政策并没有突破其前任卡里莫夫外交路线基本原则的红线。在维护国家独立主权与地区安全这一问题上，米尔济约耶夫与卡里莫夫看法一致。米尔济约耶夫上任后不首先访问区域外大国，而是将中亚大国哈作为访问对象，说明乌反对区域外大国介入和干涉中亚地区事务，希望地区事务由地区国家自己解决。另外，在卡里莫夫时代遭到严打而潜伏或逃往国外的乌宗教极端分子及恐怖组织，在卡里莫夫之后又蠢蠢欲动。加上近年来“伊斯兰国”部分“圣战”分子回流中亚，乌及地区安全形势依然不容乐观。更为重要的是，卡里莫夫治下的乌兹别克斯坦，苏联体制色彩浓厚。虽然国家领导人是新的，但人民却大多来自苏联时期，何况米尔济约耶夫自己也是长期生活在旧体制下的人，其执政是各派精英妥协的结果，而精英的利益需要延续。米尔济约耶夫外交政策能够持续多久，取决于精英妥协的时间。在某种程度上，乌体制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对卡里莫夫的崇拜之上的。因此，米尔济约耶夫必须通过许诺继承其前任的路线，方可巩固自己执政的合法性。^②以上情况无疑是乌新政府宣称继承卡里莫夫外交路线的根本缘由。

然而，权威虽说可以维持一时的秩序，但却未必能够成就永久的合法性。尤其是脆弱的经济基础，不仅难以提供民主生存的土壤，而且还会出现诚如亨廷顿所言的“政绩困局”。卡里莫夫奉行自主保守的对外政策，避免与区域外大国进行经济安全合作，以维护国家主权与秩序；但与此同时，因对外国投资封闭及经济自由度低，使得乌经济发展长期处于落后局面。根据生活

① Узбекистан: идет ли речь о перестройке? 12.01.2017. <http://inozpress.kg/news/view/id/50563>

② Абдужалил Абдурашулов. После Каримова: как происходит смена власти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19.10.2016. <http://udf.by/news/politic/147049-posle-karimova-kak-proishodit-smena-vlasti-v-uzbekistane.html>

在莫斯科的乌政治学家М·马特纳扎罗夫（М. Магназаров）观点，卡里莫夫在自己身后留下了一笔厚重的经济遗产，那就是包括年轻人在内的高失业率、低生活水平、不断加剧的贫困，以及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在城市有劳动能力的居民中，失业率为 20%，农村为 40%。而官方宣布的失业率仅为 5.2%。虽然乌人口比哈多一倍，但吸引外资远远不及邻国哈萨克斯坦。^①塔什干教授З·哈克纳扎罗夫（З. Хакназаров）认为，20 世纪 90 年代初，乌经济潜力位居独联体前列，而哈落后于乌，处于不发达行列；但 25 年之后，情形大不一样。那时卡里莫夫自称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以所谓的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乌兹别克模式”允诺自己的人民，而纳扎尔巴耶夫则将国际知名经济学家召集麾下，与他们共同制定摆脱危机的计划。^②结果是，乌、哈两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反差极大，乌人均GDP仅 2000 美元左右，比邻国哈少 6 倍。而奉行对外来投资者及世界市场封闭的行政命令式经济模式，使乌经济虽然表面上呈高速增长，但实际却无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③就某种意义而言，卡里莫夫的执政资源已经耗尽，既要继承其保守自主的外交传统，又要对外开放搞活经济，对乌新政府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第二，米尔济约耶夫上台后虽然推行积极的地区政策，并取得一定成效，但他面临的是一个极其碎片化的中亚。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国家利益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使中亚国家间互信短期内难以形成。中亚至今依然是一个地理概念，没有形成地区认同，各国从未将自己国家的前途命运与地区发展前景联系在一起。代行总统职权伊始，米尔济约耶夫便推动与吉、塔两国边界领土问题的解决，但因深刻的历史原因，中亚突厥民族的划界与融合进程远未结束。另外，米尔济约耶夫外交优先关注中亚最主要的目的，在于解决地区跨界水资源问题。虽说米尔济约耶夫在解决中亚水资源问题上的立场态度，与前任卡里莫夫不同，不是用对邻国吉、塔打压的方式，而是以温和的

① Узбекистан: Неопределенность после смерти Каримова влияет на экономику. 08.09.2016. <http://russian.eurasianet.org/node/63376>

② Профессор Захид Хакназаров: «Надо переходить от слов к конкретным делам». 06.03.2017. <http://www.fergananews.com/articles/9305>

③ Трудности перехода: как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переживет смену лидеров. 05.09.2016. <http://www.kursiv.kz/news/vlast/trudnosti-perehoda-kak-centralnaa-azia-perezivet-smenu-liderov/>

态度寻求谈判解决。然而，跨界水资源问题本身就极其复杂，再加上苏联时期遗留的问题，仅仅靠态度转变，未必能够保证问题的根本解决。何况中亚河流流经多国，不是靠乌与个别邻国双边合作就能解决问题的。对此有学者指出，2006年土政权更迭后，新领导人也是对加强与邻国的合作给予高度关注，但很快就失去了热情。问题显然不在于领导人更换，这不是解决旧问题的灵丹妙药，而在于诸多公开的和潜在的矛盾交织在一起的中亚地区的总体情况。^①从米尔济约耶夫上台后塔什干至杜尚别中断25年的航班刚刚恢复通航就又受阻的波折事件，可以看出问题是多么复杂。

第三，如何应对与中亚地区大国哈萨克斯坦的关系，也是乌新政府外交面临的严峻考验。乌哈同属中亚大国，对于决定地区事务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乌新总统上任后，继首访土后时隔不到半月就访问了哈。但如何面对“后卡里莫夫时代”中亚地区出现一个具有开放性和竞争性的乌兹别克斯坦，同样令哈担忧。哈认为，乌通过成功实施经济改革，变成一个较为开放和吸引投资的大国，会使哈失去地区经济宠儿的样板地位。^②按照《2017-2021国家发展纲要》，乌拟到2030年将GDP总量提升2倍，计划实施价值400亿美元的657个投资项目，建立新的自由贸易区，继续搞大型进口替代项目及发展大型基础设施项目。^③哈对此给予极大关注，担心这会加剧市场与投资的竞争，改变地区力量的对比，从而影响到哈在地区的经济霸权。对此，哈经济部长Т·苏莱曼诺夫（Т. Сулейменов）在2017年的一次论坛上宣称，“乌兹别克斯坦地区地位的加强，可能会导致中亚地区经济霸主更替，……从而给我们造成一定的挑战。”^④此外，哈更多地认为自己是欧亚国家，而非中亚国家。这种国家身份的定位不能说不会影响两国关系，

① Замир Каражанов. Узбекистан перестал грести против течения, но это не значит, что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выйдет на чистую воду. 15.12.2016. <http://www.rim Eurasia.org/news--2016-12-15--uzbekistan-perestal-gresti-protiv-techenija-no-eto-ne-znachit-cto-centralnaja-azija-vyjdet-na-chistuju-vodu-27389>

② Досым Сагпаев. Необходима ли перезагрузка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между Казахстаном и Узбекистаном? 05.09.2016. http://www.ratel.kz/outlook/neobhodima_li_perezagruzka_v_otnoshenijah_mezhdu_kazahstanom_i_uzbekistanom

③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и дипломатия: какую политику ведет новый президент Узбекистана? 27.03.2017. <http://novostivmire.com/2017/03/27/modernizaciya-i-diplomatiya-kakuyu-politiku-vedet-novyj-prezident-uzbekistana/>

④ Там же.

尤其是哈长期追随俄罗斯并积极参与俄主导的欧亚一体化，也与乌的外交理念大相径庭。尽管目前乌、哈绝少提及地区领导权竞争，但从另外一个侧面来看，只是竞争的方式不同而已。

五、“后卡里莫夫时代”乌外交政策调整变化的影响

总结全文，尽管乌新政府外交政策的调整非常有限，尚处于重塑之中，且面临着严峻挑战及发展的不确定性，但乌外交政策正呈现出从恪守孤立保守转向积极有为的新动向，其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同样不容忽视。

首先，“后卡里莫夫时代”乌外交政策调整，对中亚地区国家关系的改善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鉴于卡里莫夫之后乌新政府积极的亲邻政策，及活跃的周边外交实践活动，使得地区国家关系出现明显的“回暖”与缓和。苏联解体后，边界领土和水资源问题，至今依然是影响和困扰中亚地区国家关系最根本的两大问题。米尔济约耶夫政府将此两大问题的解决作为缓和与改善同邻国关系的突破口，目的在于重塑乌在地区的开放形象，从而为乌的发展寻求良好的周边环境。乌是中亚地区大国，既是问题解决的障碍因素，同时也是解决问题的催化剂。谈及如何面对和处理地区问题，2017年3月访哈前夕，米尔济约耶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乌政策是“不回避尖锐问题，寻求理性妥协”。^①从任代总统开始，米尔济约耶夫就积极主动倡导与中亚邻国谈判解决边界与水资源这两大棘手问题。自2016年11月以来，乌与中亚邻国的划界委员会重启谈判协商，以谋求边界问题的解决，并签署诸多合作备忘录，取得了积极进展。据乌外交部宣称，乌吉之间已就边界线49处地段的立场达成共识。^②提及水资源问题，米尔济约耶夫在首访中亚邻国土、哈期间，均表明塔什干的立场，即水资源问题上的行动，应根据建设性的妥协方式以及国际水法普遍承认的准则进行。在这方面，乌支持联合国关于签

① Президенты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обсудят ситуацию в регионе. 20.03.2017. <https://kapital.kz/gosudarstvo/58394/prezidenty-kazahstana-i-uzbekistana-obsudyat-situaciyu-v-regione.html>

②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на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обсуждение вынесен проект Стратегии развития страны на 2017-2021 годы. 05.02.2017. <http://www.rim Eurasia.org/news--2017-02-05--uzbekistan-v-kvartirnom-voprose-centralnoj-azii-28217>

署合理及公正利用阿姆河与锡尔河水资源的国际公约的倡议。^①显然，这与卡里莫夫当年对哈提出的诸如建立水能源财团以解决地区水问题的方案缺乏兴趣的消极态度，迥然不同。乌新政府上台后，对上游国家修建大型水利设施的指责明显减弱，使得乌与吉、塔两国的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就连因修建罗贡水电站曾与卡里莫夫龃龉不断的塔总统拉赫蒙，也开始称乌为“友好兄弟国家”。由于水资源和边界问题是影响中亚国家关系的重大障碍因素，乌新政府上台后对解决这两个问题所做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中亚国家间关系的缓和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次，“后卡里莫夫时代”乌、哈关系重启，对中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重构将具有深远意义。乌哈两国是决定中亚地区事务的力量中心，中亚能否稳固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乌哈两国合作的水平与质量。“后卡里莫夫时代”乌、哈关系重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未来中亚的走势。2017年3月下旬，乌新总统访哈，除进一步夯实两国双边关系，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对中亚一体化重启具有积极作用。苏联解体后的20世纪90年代初，乌、哈两国曾致力于推动中亚一体化，组建中亚联盟（后改名为中亚合作组织）。但由于争夺地区领导权等诸多原因，组建中亚联盟的筹划最终夭折。结果，哈总统转向“欧亚主义”，乌总统则实施“自我封闭”，^②中亚一体化进程最终淹没在俄主导的欧亚一体化之中。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卡里莫夫曾渴望与阿斯塔纳发展密切关系，以便同哈组建某种联盟来平衡中亚地区的关系。^③卡里莫夫之后，在乌总统首次访哈时两国元首会谈的过程中，中亚联盟又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这对中亚一体化重启将是新的机遇。在访哈前，乌总统就表示，“中亚是一个数百年历史过程中拥有共同地理、经济和文化空间的有机整体”。^④乌学者А·哈米多夫（А. Хамидов）认为，米尔济约耶夫

① Новая сборка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ервые результаты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Ш. Мирзиёева. 27.03.2017. <http://www.ca-portal.ru/article:33914>

② Казахстан – Узбекистан: что важнее – экономика или политика? 08.05.2017. <http://www.stanradar.com/news/full/24961-kazahstan-uzbekistan-chto-vazhnee-ekonomika-ili-politika.html>

③ Досым Сатпаев. Необходима ли перезагрузка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между Казахстаном и Узбекистаном?

④ Почему и зачем Мирзиёев приехал в Астану. 23.03.2017. <http://www.stanradar.com/news/full/24447-pochemu-i-zachem-mirziyeev-priehal-v-astanu.html>

是因为希望突厥团结和地区合作才选择哈萨克斯坦，……未来他会追求与地区国家一体化，而避免类似欧亚经济联盟这样的地缘政治项目。^①政治学家 A·舒斯托夫 (A. Шустов) 同样认为，塔什干和阿斯塔纳关系改变的力度之大从未有过，……米尔济约耶夫与纳扎尔巴耶夫联合在一起，将复兴中亚联盟的思想。^②还有学者认为，乌战略利益迫使其成为中亚地区一体化的火车头，塔什干从一开始就应该倡议恢复中亚合作组织的地区格局。^③尽管在乌、哈两国积极推进下，停滞多年的中亚一体化再度出现重启迹象，但困难仍然不少。尤其是中亚国家要达到真正的互信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一体化前景仍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最后，“后卡里莫夫时代”乌外交政策调整，促使中亚国家关系改善，与地区一体化重启，为中国在中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及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营造了更加有利的区域合作环境与条件。中亚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走出国门的境外第一段及关键节点地区，“一带一路”打造的六大交通走廊有两条穿越中亚。同时，中亚也是上合组织的重点合作区域，上合组织六个创始成员国中，中亚五国占据四个。显然，中亚无论是对丝路经济带建设，还是对上合组织的支撑，其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和区位优势远非其他地区所能比拟或替代。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团结和睦与繁荣稳定的中亚，完全符合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由于中亚国家关系不睦，过去常将地区问题带上上合组织峰会讨论，不仅会冲淡上合重大会议的主题，而且对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形成极大挑战，还会给上合组织造成难有作为的“清谈馆”负面形象。如果中亚国家依靠自身团结解决地区问题，则不会给上合组织造成上述不利影响。另外，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的油气管线及交通走廊，需要在中亚地区实施跨境合作。没有良好的地区国家关系作保障，“一带一路”建设恐难顺利实施。例如备受关注的中吉乌铁路协商多年后搁浅，不能说与地区国家间关系不睦没有关系。总之，就理论层面而言，“后卡里莫夫时代”中亚国家关系回暖，以及地区一体化进程重新抬头，会给丝路经济带建设与

① Как Мирзиёев Москву на Астану променял. 28.02.2017. <http://abctv.kz/ru/news/kak-mirziyeev-moskvu-na-astanu-promenyal>

② Там же.

③ Как может поменяться регион ЦА на фоне последних изменений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上合组织深化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但这一变化态势还只是开始，受诸多因素影响，未来乌外交政策如何演变发展，及中亚地区格局走势如何，依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对此，有待进一步深入观察和研究。

【Abstract】 On September 2, 2016, the strongman president of Uzbekistan Islam Karimov, in office for 27 years, passed away suddenly, which has aroused special concerns amo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regarding Uzbekistan's future and its foreign policies in "post-Karimov era". It is necessary to both "inherit" the diplomatic legacy of the first president Islam Karimov to safeguard Uzbekistan sovereignty, security, ruling legitimacy and meanwhile readjust Karimov's diplomacy in order to reshape Uzbekistan "opening-up" image seek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 and finding ways out. Against tension and challenges of "change" and "consistency", the new Uzbekistan government inherited basic principles of Karimov's diplomacy, that is, "avoiding too close relationships with outside powers and being absent from any political military alliances". Besides, the new government of Uzbekistan also pursues positive policies in Central Asia, enabling its diplomacy to transfer gradually from isolation and conservativeness to assertiveness. As a result,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entral Asia countries has warmed and accordingly regional integration has been reset, which is of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promote the OBOR Initiative in Central Asia and to deepe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O.

【Key Words】Uzbekistan Foreign Policy, Uzbekistan Central Asian Policy, Uzbekistan and the OBOR Initiative

【 Аннотация 】 2 сентября 2016 г. после 27-летнего правления Президент Республики Узбекистан Ислам Каримов внезапно умер из-за болезни, что заставил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обратить особое внимание на путь развития и внешнюю политику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в «эпоху после Каримова».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было необходимо «унаследовать»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е наследие первого Президента Ислама Каримова в целях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легитимност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управления, но,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нужно было корректировать политики

Каримовас целью создания вновь «открытого» образа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и поиска новых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и путей развития для страны. В условиях вызовов и напряжённости между «изменениями» и «не-изменениями» новое узбек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унаследовало основные принципы дипломатии Каримова по «избеганию слишком близкого контакта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державами и неучастию в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союзах»,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стало активно проводить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региональную политику, узбек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пошла по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от консервативной к активной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Это,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ло «потеплению»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между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и реинтеграции региона, и имеет важ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продвижения Китаем «Одного пути, одного пояса»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 углубления развития ШОС.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политика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Узбекистан и «Один путь, один пояс»

(责任编辑 肖辉忠)

吉尔吉斯斯坦社会运动中的政治暴力： 基于案例的比较分析

张晓慧 肖斌*

【内容提要】政治暴力是社会运动的一种类型，是研究欠发达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视角。虽然学界对欠发达国家的政治暴力研究有一定的基础，但仍有特定地区国家政治暴力的研究未获得足够重视，吉尔吉斯斯坦就是其中之一。政治暴力属于复杂的政治过程，其产生是需要一定条件的。作为政治暴力发生的外部条件，宏观层面发展较好则有可能避免社会运动中政治暴力发生的机会，反之则会增加政治暴力发生的机会。其次，政治暴力产生离不开中观层面的激进化水平。当政治暴力机会被触发时，除非中观层面的激进化水平也上升，否则很难出现有组织性的政治暴力。在微观层面，个人政治参与渠道的畅通对政治暴力产生有直接影响。当个人不信任政府的意见输出渠道被缩小甚至被封闭时，政治暴力就变为公众最容易选择的意见输出渠道。相反，通过有效的制度性反应扩大或疏通意见渠道时，则会降低政治暴力的发生率。

【关键词】 吉尔吉斯斯坦政治 吉尔吉斯斯坦社会运动 中亚政治

【中图分类号】 D751.2; K364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17)03-0132(30)

社会运动是世界政治中常见的政治现象，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世界政

* 张晓慧，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助理、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肖斌，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治的进程。早期社会运动通常伴随着技术革命的兴起而出现。例如，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技术领先的民族人口也遥遥领先，以农业为生者胜过了狩猎者。在非洲，俾格米人和布希曼人被分别挤到茂密的丛林地带和荒凉的沙漠地带；北美的印第安食物采集者则受到普韦洛农人的排挤。^①18 世纪 60 年代的工业革命则直接催生了近代社会运动的产生。诸如英国的卢德运动和宪章运动、法国巴黎公社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俄国民粹派社会运动^②等等。随着近代社会运动的兴起，对社会运动的观察趋于学院化，其中经济因素成为重要变量，观察角度包括，经济发展速度、社会动员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以及依附论、土地占有及其使用权模式、市场化的方法和时机、生态经济等。还有许多学者则偏好从政治和社会因素来解释社会运动，分析视角包括个体在社会中地位体系的性质和演变、社会动员的机会、社会中群体差异的性质等。^③进入 20 世纪后，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成为推动社会运动发展的主导性力量，出现了俄国“十月革命”、印度“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肯尼亚“茅茅运动”、“匈牙利事件”、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法国“五月风暴”、“绿色和平运动”、“反全球化运动”等，政治因素与技术、经济因素成为共同影响社会运动兴起的直接变量。在 21 世纪已过去的 15 年中，社会运动更是发展迅速，出现了诸如减免债务运动、中东北非剧变、“占领运动”、欧洲“反伊斯兰化运动”等等。

纵观不同时期的社会运动，通常会发生不同强度的政治暴力。这是因为社会运动的利益表达与参与的个体或社会群体的政治利益不同。为了实现政治利益，个体或社会群体在选择参与社会运动的行动方式往往在暴力和非暴

①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 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年，第 99 页。

② [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俄罗斯史》（第八版），杨烨、卿文辉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361 页。

③ 参见段忠桥主编：《当代国外社会思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年；徐觉哉：《社会主义流派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李元书主编：《政治发展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年；[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储复耘译，王沪宁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

力之间徘徊。^①可见，社会运动中的政治暴力是有条件的。尽管亨廷顿认为政治暴力在欠发达国家的发生频率较高，^②但欠发达国家在一定条件下也能避免政治暴力的发生，而实现政治稳定的目标。学界对欠发达国家政治暴力的研究是有基础的，不过对特定地区政治暴力的研究并不均衡。与对拉丁美洲、非洲国家的政治暴力研究相比，对中亚国家^③政治暴力的研究相对较弱。然而，与研究相对滞后相比，中亚国家社会运动发展得非常快，并出现了政治暴力，尤其是吉尔吉斯斯坦，在该国两次议会选举前后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政治暴力。为此，本文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吉尔吉斯斯坦社会运动中政治暴力发生的内在逻辑是什么？研究此问题的理论意义在于增强对中亚国家政治暴力的理论认识，现实意义则是可以提高我们对中亚国家政治风险的认识，以保障“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顺利落实。

一、有关中亚国家政治暴力的理论回顾及分析框架

作为政治现象，政治暴力研究通常分布在政治社会学中。除研究国家行为体的政治暴力外，在具体的对象上，不少学者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政治暴力，诸如恐怖主义。尽管政治暴力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但社会运动中的政治暴力依然处于理论研究的边缘，而关于中亚国家政治暴力的研究则更是少之又少。在既有的有关中亚国家政治暴力的研究成果中，大致能归纳出以下经验性理论认识：一是治理危机论。受崇尚权威的政治文化影响，中亚国家政治暴力产生于两个相互叠加的因素，即领导人更替而导致的国内权力斗争

① [美]裴宜理：“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年第4期，第3-12页；王瑾：“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理论述评”，《国外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第45-52页。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37页。

③ 本文中所指的中亚国家，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和国内经济发展不足；^①二是群体身份论。中亚国家社会运动中的政治暴力与部族间争夺稀缺资源的斗争有关；^②三是极端主义论。受宗教极端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双重影响，加上政府维护政治稳定的能力有限，中亚国家将面临更多的暴力冲突。^③尽管上述经验性理论认识对促进中亚国家政治暴力研究意义重大，但普遍存在着以下问题：首先是缺少系统性分析。政治暴力属于复杂的政治过程，解释这种过程需要多角度、全方位的方法，而系统分析则是最符合分析复杂政治过程的方法。其次，既有研究大多以叙事性为主，主观性强且可证伪性较弱。原因是在地区或国别研究中经验性证据基本上不是跨地区或跨国界的，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理论系统很难形成一般性理论。第三，核心概念未经过缜密的适用性检验。目前社会运动中的政治暴力研究依然处于见仁见智阶段，而造成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是未对核心概念进行适用性检验，而适用性检验是科学发现的基本原则之一。^④为了修正上述问题，提高研究中亚国家政治暴力的理论化水平，需要在界定相关核心概念和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符合中亚国家政治暴力的系统分析框架。

① Kathleen Collins, “After the Kyrgyz Spring: Challenges to Democratic Deepening”, *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Fall/Winter 2012, Vol.XIX, Issue1, pp.21-44; Philip Shishkin, Bernard Schwartz Fellow, “Central Asia’s Crisis of Governance”, 05.01.2017, https://asiasociety.org/files/pdf/120215_central_asia_crisis_governance.pdf; Jörn Grävingholt, “Crisis Potentials and Crisis Prevention in Central Asia: Entry Points for Germa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05.01.2017, <http://www.gbv.de/dms/zbw/474238024.pdf>

② Kathleen Collins, “The Logic of Clan Politics: Evidence from the Central Asian Trajectories”, *World Politics*, Jan 2004, Vol.56, Issue2, pp.224-261; Azamat Temirkoulov, “Tribalism, Social Conflict and State-Building in the Kyrgyz Republic”, *Berliner Osyrotopa Info*, 2004, Vol.21, pp.94-100; Kathleen Collins, “Clans, pacts, and politics in Central Asia”, *Journal of Democracy*, 2002, Vol.13, No.3, pp.137-152; Scott Radnitz, “Networks, Localism and Mobilization in Aksy, Kyrgyzstan”, *Central Asian Survey*, 2005, Vol.24, No.4, pp.405-424.

③ Mariya Y.Omelicheva, “Ethnic Dimension of Religious Extremism and Terrorism in Central Asia”,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0, Vol.31, No.2, pp.167-186; Dauren Sakenovich Primbetov and Serik Mukashev, “Terrorism in Central Asia and Kazakhstan and Information Warfare”, *Global Media Journal*, 2016, Vol.3, No.22, pp.1-7; Svante E.Cornell, “Narcotics, Radicalism, and Armed Conflict in Central Asia: The Islamic Movement of Uzbekistan”,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2005, Vol.17, Issue4, pp.577-597; Saken Mukan, Dauletbek Rayev and Akbota Tokmirzayeva, “Economic Factor of Resource Nationalism Policy in Kazakhstan”, *World Applied Sciences Journal*, 2013, Vol.27, No.6, pp.719-722.

④ [英]卡尔·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查汝强、邱仁宗、万木春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16-19页。

（一）社会运动中的政治暴力：基本概念及其内在逻辑

尽管有关社会运动的研究历史悠久，但“社会运动”还不属于科学概念。不过，在尝试科学定义“社会运动”的研究中能形成这样的共识：“社会运动”的核心关键词包括非官方、集体行为（或群体社会）、个体或有组织、政治或文化冲突等等；社会运动常常被定义为，一种规模或大或小的、非官方的、个人或组织主导的、专注于特定政治或社会问题的集体行为。^①社会运动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社会运动是有政治诉求的集体行动；二是社会运动存在有暴力或非暴力的行为；三是参与社会运动的主体包括个人、正式或非正式组织，其中非官方是重要的衡量标准。^②此外，根据不同标准，社会运动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型。^③（见表1）

表1 社会运动的类型

范围	类型变化	目标	工作方式	新旧	界限
改革	革新	集团	和平	旧（18、19世纪）	全球
激进	保守	个体	暴力	新（20世纪下半叶）	局部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根据表1所示，政治暴力实际上是社会运动中的一种类型。目前对社会

① Diani Mario, “The concept of social movement”,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1992, Vol.40, No.1, pp.1-25; Aldon Morris and Cedric Herring, “Theory and 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s: A Critical Review”, *Westview Press*, Fall 1984; C.A. Rootes, “Theory of Social Movements: Theory for Social Movements?”, *Philosophy and Social Action*, 1990, Vol.16, No.4, pp.5-17; Francesca Polletta and James M. Jasper,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Social Movemen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1, Vol.27, No.1, pp.283-305.

② 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现状与范式”，《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第66-70页；徐步华：《冷战后跨国社会运动研究》，上海交通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Steven M.Buechler, “New Social Movement Theories”,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1995, Vol.36, No.3, pp.441-464; Lorenzo Bosi, Chares Demetriou, “Social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Violenc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 Second Edition, Amsterdam: Elsevier, 2015, pp.430-436; Mario Diani, “The Concept of Social Movement”,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1992, Vol.40, Issue1, pp.1-25.

③ David F. Aberle, *The Peyote Religion Among the Navaho*, Oklahoma: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Second Edition, 1991; Adam Roberts and Timothy Garton Ash (eds.), *Civil Resistance and Power Politics: The Experience of Non-violent Action from Gandhi to the Pres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David A.Snow, Sarah Anne Soule, Hanspeter Kriesi,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Movements*, New Jersey: Wiley-Blackwell, 2004, p.4.

运动中政治暴力有较为系统研究的，是意大利政治社会学家多娜泰拉·德拉波尔塔，其理论贡献有：（1）政治暴力是在各种关系中发展起来的；（2）暴力是一种突生现象，暴力拥有一种因果模型无法解释的突生特征。（3）暴力是在象征意义上被建构起来的；（4）理解暴力需要综合宏观层次、中观层次与微观层次。^①在德拉波尔塔的研究中，政治暴力被定义为涉及武力的集体行动所具有的一种特殊手段，当时被主流文化认为是非法的。暴力行为包括袭击财产、暴乱、暴力对抗、与警察冲突、对人身的暴力袭击、肆意暴力攻击、对场所的武装夺取等 7 种行为。此外，德拉波尔塔根据“自发的”和“有组织的”暴力形式，量化了暴力程度以及行动者的组织程度，并归纳出以下四种类型。^②（见表 2）

表 2 政治暴力的类型

A	非专业化暴力	低强度的暴力、无组织的暴力
B	准专业化暴力	低强度暴力、有组织
C	自主暴力	自主使用高强度暴力、组织松散
D	秘密暴力	高强度暴力、有组织

资料来源：《社会运动、政治暴力和国家：对意大利和德国的比较分析》

综合以上分析，政治暴力可以定义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是指个人、非政府组织或政府为实现政治目标而实施的暴力，狭义则指个人或非政府组织为实现某种政治诉求而实施的暴力。暴力行为在本文则采用德拉波尔塔所概括的 7 种行为作为衡量标准。

（二）政治暴力的适用性

政治暴力经常出现在中亚国家的社会运动中。早在公元 8 世纪，中亚地区的古代王朝就出现过反抗阿拉伯人的社会运动。近代中亚地区的社会运动主要是针对沙皇俄国殖民政策的暴动，其中 1898 年的费尔干纳圣战是 19 世

① [意]多娜泰拉·德拉波尔塔：《社会运动、政治暴力和国家：对意大利和德国的比较分析》，王涛、江远山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中文版序，第 XIII-XIV 页。

② 同上，第 4-5 页。

纪末规模最大的反俄社会运动。此外，还出现了由鞑靼人推动的、反俄的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①哈萨克的“杰勒托克桑事件”（1986年，又称阿拉木图事件）、乌兹别克的“比尔里克”运动（后演变为“艾尔克”人民运动）等，则是苏联解体前发生的、影响力较大的社会运动。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先后独立。作为转型国家，社会运动在中亚国家日益高涨，并出现了强度不同的政治暴力。例如，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事件（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的“3.24”（2005年）和“4.7”事件（2010年）、哈萨克斯坦的“扎瑙津事件”（2011年）等等。与苏联解体前不同，当前中亚国家社会运动主要目标已经不是反俄罗斯（或去俄罗斯化），而往往为利益集团夺取政权（或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利）的目标所代替。需要指出的是，与多娜泰拉·德拉波尔塔不同的是，中亚国家的社会运动并没有明显的左翼-自由主义痕迹，宗教、族际冲突比较突出。另外，部分国内外学者把中亚国家发生的社会运动称为“颜色革命”，^②但因其具有清晰的内涵和外延，并能随着问题的产生而产生、随着问题的变化而变化，故使用“社会运动”的概念似乎更符合学术规范。^③

鉴于非官方是社会运动重要的衡量标准，且以狭义的政治暴力概念作为基本前提，通过检索 Jstor、SAGE、Elsevier、Taylor&Francis、Wiley 等西文数据库以及中国知网等，我们可以看出，有关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政治暴力的研究基本上集中在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问题之上，而且都属于 D 型政治暴力（见表 2），A、B、C 型政治暴力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实际上，除 D 型政治暴力外，A、B、C 型政治暴力都在中亚国家发生过。因此，狭义的政治暴力概念是能够解释中亚国家社会运动中的政治暴力的。

（三）基于整合模型的系统分析框架

大多数有关政治暴力的经验性研究都会将体制、团体和个体（分别对应

① 参见王治来：《中亚通史（近代卷）》，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② Melinda Haring, Michael Cecire, “Why the color Revolutions Failed?”, 19.03.2017, <http://foreignpolicy.com/2013/03/18/why-the-color-revolutions-failed/>; 赵常庆主编：《“颜色”革命在中亚——兼论与执政能力的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③ Max Weber, *Methodology of Social Sciences*, Oxford: Routledge, 2011, pp.105-106.

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中的一个作为自变量,但政治暴力属于系统过程,仅以单一变量解释其内在逻辑是不够客观的。为此,德拉波尔塔建立了整合模型(the integrated model),即把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整合在一起来分析政治暴力。^①在整合模型中,德拉波尔塔对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的可比项作了设定:宏观层次是指政治暴力升级的环境和历史背景;中观层次是指走向激进的组织动力以及地下组织的行为;微观层次是指个别积极分子激进行为的演化过程。德拉波尔塔通过实证的方法检验了整合模型,为发现政治暴力的内在规律奠定了良好的研究基础。尽管检验德拉波尔塔整合模型的对象是发达国家,而中亚国家属于欠发达国家,但整合模型的基本理论内核是可以借鉴的。为此,在结合国内外学界对中亚国家社会运动认识^②的基础上,微调整合模型中的比较项,用可量化的指标取代难以测量的比较项,建立了分析中亚国家社会运动中政治暴力的系统框架(见图1)。

① [意]多娜泰拉·德拉波尔塔:《社会运动、政治暴力和国家:对意大利和德国的比较分析》,第10-11页。

② 赵常庆主编:《“颜色”革命在中亚——兼论与执政能力的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张宁:“吉尔吉斯斯坦“颜色革命”中的选举因素”,《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年第5期,第21-26页;李兰:《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研究》,南开大学,2013年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英]大卫·雷恩:“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的‘颜色革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1年第3期,第44-61页;王林兵,雷琳:“吉尔吉斯斯坦议会制政体建构面临四大困境”,《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94-98页;宇山智彦:“吉尔吉斯斯坦二次革命后的政党政治与总理—总统制:乱中有序”,《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5期,第76-92页;David Radford, “Contesting and Negotiating Religion and Ethnic Identity in Post-Soviet Kyrgyzstan”, *Central Asian Survey*, 2014, Vol.33, No.1, pp.15-28; David Gullette, John Heathershaw, “The Affective Politics of Sovereignty: Reflecting on the 2010 Conflict in Kyrgyzstan”, *Nationalities Papers*, 2015, Vol.43, No.1, pp.122-139; Elmira Satybaldiev, “Political Capital, Everyday Politics and Moral Obligations: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Strategies of Various Elites and the Poor in Kyrgyzstan”, *Europe-Asia Studies*, 2015, Vol.67, No.3, pp.370-3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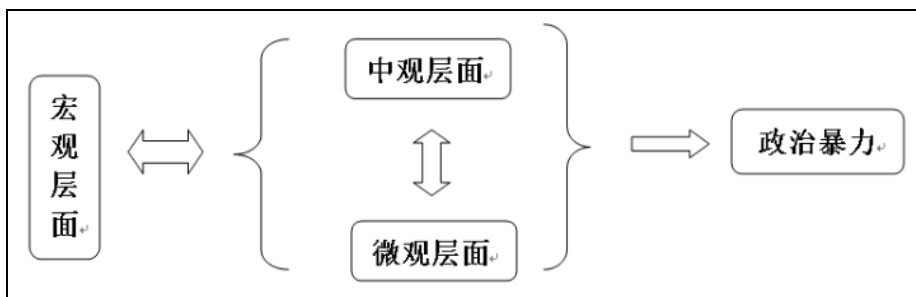


图1 中亚国家政治暴力的系统分析

宏观层面，作为外部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①对于国家政治生活变化有直接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降有可能引发政治暴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过快也有可能引发政治暴力。作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中亚国家在转型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会受到影响。在转型早期，政治暴力发生的频率较高，但随着转型的深入，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处于协调发展时，政治暴力发生的频率会逐步降低。不过，宏观层面只是条件，还需要与中观和微观层面互动。

中观层面，作为组织动力的部族政治在中亚国家政治生活中影响巨大，部族选择何种政治权力博弈（零和博弈或非零和博弈），直接影响着政治暴力的发生。凯瑟琳·柯林斯的研究表明，部族在苏联解体后迅速成为影响中亚国家政治生活的行为体。部族是非官方的政治竞争者，其为追求部族利益而进行政治交易，从而对国家政治产生深远影响。部族间的政治交易帮助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实现了平稳转型。然而，部族政治也存在负面影响。除削弱政府对国家的控制外，部族间的竞争

① 具体包括具体指标包括经济增长率（百分比）、人均 GDP（美元）、年通货膨胀率（百分比）、死亡率（五岁以下儿童，每千例成活产儿）、年轻男性失业人数（占 15-24 岁男性劳动力比例）、年轻女性失业人数（占 15-24 岁女性劳动力比例）、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按每天 1.25 美元衡量）、国家政策和制度评估（CPIA，公共部门管理和机构集群平均值 1=低值，6=高值）、国家政策和制度评估（CPIA，社会包容性/公平政策集群平均值 1=低值，6=高值）。上述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还可能引发战争，塔吉克斯坦内战就是典型的例子。^①

微观层面，个人选择何种政治参与行为，对政治暴力的产生有直接影响。通常情况下，政治参与行为是指非暴力的合法手段。但在现实中，政治参与行为也存在暴力的非法手段或者暴力的合法手段。这是因为，个体政治参与行为在A国被认为是非法的暴力行为，在B国有可能被认为是合法的革命运动；同一国家不同政府（非正常权力更迭组建）对个体政治参与行为的认识也会不同。此外，在不同的中亚国家，个体政治参与行为的暴力程度也不同。例如在已发生的政治暴力事件中，吉尔吉斯斯坦的范围广、频率高、强度偏中下，乌兹别克斯坦范围小、频率低、强度偏中上；哈萨克斯坦的范围小、频率低、强度偏下，土库曼斯坦几乎没有发生过政治暴力。信号传递对个体选择政治参与行为也有密切的关系。诺曼认为，个体在政治参与中若处于高压且低到高信息、高压且低信息，都有可能引发冲突。有研究证明，在中亚国家个体政治参与的过程中，信息渠道畅通与否和信息的来源与政治暴力发生相关。^②为此，本文假定社会组织、选举进程和媒体独立性作为可比项。这是因为，上述可比项对个体选择政治参与行为有直接影响；上述可比项可以在自由之家转型国家指数（NIT）中检索到已量化的数据。

需要说明的是，在事件关系上，上述三者关系属于多事件交集，即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同时出现且相互交叉。不过，若以事件的影响力来衡量，宏观层面影响事件结果的权重更高一些，这并不是说若宏观层面趋好，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不会打开引发政治暴力的窗口，只能表明打开政治暴力窗口的概率较低。反之，则激发中观和微观层面加速打开政治暴力窗口。作为一种政治行为，政治权力博弈在中观层面总是存在的，但在中观层面从温和转向激进的政治行动需要许多诱因，其中宏观层面是比较常见且重要的条件。作为充分条件，宏观层次也同时影响着微观层面，但微观层面要发展

① Kathleen Collins, “The Logic of Clan Politics: Evidence from the Central Asian Trajectories”, *World Politics*, 2004, Vol.56, No.2, pp:224-261; Kathleen Collins, “Clan Politics and Regime Transition in Central Asia”, http://assets.cambridge.org/97805218/39501/frontmatter/9780521839501_frontmatter.pdf

② [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第304页；Andrea Shhmitz, Alexander Wolters, “Political Protest in Central Asia”, 04.2012, https://www.swp-berlin.org/fileadmin/contents/products/research_papers/2012_RP07_smz_wolters.pdf

成为高强度的政治暴力还需要借助中观层面，否则政治暴力的强度较低。可见，在一定的宏观层面下，中观层次是形成高强度政治暴力中介变量（即形成聚集效应），但高强度政治暴力并不容易发生。因为除非宏观、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同时发生作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微观层面很难形成一致的认识或身份，这直接影响到中观层面政治暴力的强度。不过，与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相比，若不能通过中观层面形成集聚效应，那么微观层面对事件结果的影响是最弱的。

（四）比较分析法及案例选择

研究社会运动中政治暴力有不同的范式，其中比较分析法是常用的一种。比较分析法的基本原理是，通过对两个或更多案例的比较，研究者能够识别从单一案例无法演绎推出的因果变量。^①选择比较分析法需要符合等值性原则（即所比较的数据必须是对同类变量的衡量或描述）及其所包含的内容（词汇等值、情景等值、概念等值和测量等值）。^②在上述概念及原则基础上，根据所要研究的主题，我们选择穆勒的求同法（method of agreement），即要选择具有相同结局（结果、效果）的不同案例。思索可能的自变量（原因、引致因素）并将它们罗列出来。如果发现有一个（或更多）变量是每个案例都共有的，那么研究者就可以认为它就是那个自变量。^③

为了能排除干扰变量，针对所研究的问题，本文选择了吉尔吉斯斯坦（以下简称吉国）2005年、2010年、2015年议会选举进行案例比较。为什么选择吉国？一是吉国政治发展在中亚国家具有典型性，根据2016年度世界银行发展指数（WDI）和贝塔斯曼转型指数（见表3）^④，吉国是中亚国家中

① [美]罗杰·皮尔斯：《政治学研究方法：实践指南》，张睿壮、黄海涛、刘丰等译，张睿壮校，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4页；[美]劳伦斯·纽曼：《社会研究方法-定性和定量的取向》，郝大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47-551页；Arend Lijphart,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71, Vol.65, No.3, pp.682-693.

② Arend Lijphart,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pp.682-693.

③ [美]罗杰·皮尔斯：《政治学研究方法：实践指南》，第45页。

④ 根据世界银行评价指标量化赋值区间为1-7，7表示民主政治发展水平最低。贝塔斯曼集团的转型指数排名是根据相关指标对129个国家进行排列取得的，横截面数据以2015年为准，排名从1到129依次递减。

民主政治评分最高、转型排名最好的国家；二是根据社会运动和政治暴力的定义，吉国 2005 年的“3.24”事件和 2010 年“4.7”事件都属于有政治暴力行为的社会运动。^①

表 3 中亚国家发展（WDI）指数和转型指数（BTI）排名

	WDI（民主政治）	BTI（排名）
哈萨克斯坦	6.61	85
吉尔吉斯斯坦	5.89	60
塔吉克斯坦	6.54	109
土库曼斯坦	6.93	116
乌兹别克斯坦	6.93	115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和贝塔斯曼转型指数

之所以选择 2005 年、2010 年、2015 年吉国议会选举作为比较案例，是因为吉国社会对三次议会选举的反应不同。在前两次议会选举前后分别发生了被外界称为“3.24”和“4.7”事件的社会运动，而且都出现了政治暴力。相反，吉国 2015 年议会选举顺利举行，没有发生政治暴力。为此，选择吉国 2005 年、2010 年、2015 年议会选举作为比较案例，可以解释本文的核心问题，即影响吉尔吉斯斯坦社会运动的政治暴力是什么？

在讨论上述问题前，还需要排除一些特定的干扰变量，其中比较常见的是俄罗斯因素。在继承了苏联的历史遗产后，俄罗斯对中亚国家依然保持着较大的影响力。特别是普京担任俄罗斯总统后，中亚成为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支柱之一。加上历史上中亚国家出现过反俄的、政治暴力强度不同的社会运动，俄罗斯对中亚国家社会运动保持着较高的关注度。例如，在吉尔吉斯斯坦的 2005 年“3.24”事件中，俄罗斯扮演了较为积极的角色。在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斡旋下，被迫出走并居留俄罗斯的阿卡耶夫与反对派达成了和

① 所谓“3.24”事件是指 2005 年 3 月吉国反对派不满议会选举结果，发起大规模示威游行，最终推翻阿卡耶夫政权（Askar Akayev）的政治事件；“4.7”事件则是指 2010 年 4 月 6 日至 7 日吉国反对派反对并推翻巴基耶夫（Bakiev）政权的政治事件。参见 Sally N. Cummings, Maxim Ryabkov, “Situating the Tulip Revolution”, *Central Asian Survey*, 2008, Vol.27, No.3-4, pp.241-252; 曾向红、杨恕：“社会运动理论视角下的‘颜色革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 年第 2 期，第 57-65 页。

解。在 2010 年“4.7”事件发生时，俄语媒体报道了很多巴基耶夫的负面新闻。^①甚至有国外媒体认为这是“俄罗斯的革命”。^②但是，上述行为并不能证明吉尔吉斯斯坦政治暴力的产生与俄罗斯相关，特别是“4.7”事件。因为，第一，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俄语媒体对巴基耶夫的负面报道属于俄罗斯的国家行为。相反，中亚国家领导十分清楚疏离与俄罗斯关系的后果，保持与俄罗斯的良好关系是中亚国家领导人维护本国稳定的必要选择。第二，吉俄关系处于平稳发展阶段，与其他中亚国家一样，吉国在发展与西方国家关系方面比较谨慎，会充分考虑到俄罗斯在中亚的利益。俄罗斯已决定在 2010 年向巴基耶夫政府提供 11 亿美元的援助。第三，巴基耶夫流亡白俄罗斯并不意味着与俄罗斯关系不佳。若俄罗斯反对，那么白俄罗斯可能不会收留流亡的巴基耶夫。因此，尽管俄罗斯在中亚国家政治稳定中扮演了比较重要的角色，但除非中亚国家有明确“反俄”且有危害俄罗斯国家安全的行为，俄罗斯不会选择在中亚国家政治暴力中发挥关键作用（或“推波助澜”）。为此，我们在分析模型中排除了俄罗斯因素，选择了出现频率较高的自变量。

二、案例比较：吉国两次社会运动中的政治暴力

作为中亚地区政治发展较快的国家，吉国在 2005 年和 2010 年发生过两次政治暴力。2005 年 3 月吉国发生了抗议选举舞弊、腐败和社会不公的社会运动，在这次社会运动中，警察与示威者发生了冲突，吉国首都比什凯克的“国英”商品贸易城也遭到了洗劫和焚烧。5 年后（即 2010 年 4 月）吉国多个城市和地区再次发生政治暴力事件（又称“4.7”事件），“4.7”事件引发了吉国南部奥什市的族群冲突，大约有 2000 多人死亡，6000 多人受伤。为此，我们通过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比较分析吉国所发生的两次政治暴力。

① Erica Marat, “Russian Mass Media Attack Bakiyev”, *Eurasia Daily Monitor*, 2010, Vol.7, Issue63,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russian-mass-media-attack-bakiyev/>

② Simon Tisdall, “Kyrgyzstan: a Russian revolution?”, 04.08.2010,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0/apr/08/kyrgyzstan-vladimir-putin-barack-obama>

（一）宏观层次：吉国两次政治暴力发生时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吉国位于中亚东北部，全国划分为 7 个州和 2 个直辖市。有 80 多个民族，其中吉尔吉斯人占 69.2%，乌兹别克人占 14.3%，俄罗斯人占 9.5%，东干人占 1.1%，乌克兰人占 0.6%，其他为朝鲜、维吾尔和塔吉克等民族。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主要分布吉国南部的奥什州、奥什市、巴特肯州等地，俄罗斯人主要分布在吉国东部地区的伊塞克湖州、比什凯克市等，东干人和维吾尔人主要分布在吉国楚河州以及靠近中吉边境的地区。吉国政体在 2010 年“4.7”事件之后发生了变化，吉国全民公决通过宪法（2010 年 6 月 27 日），成为议会制国家。吉国国民经济以农牧业为主，工业基础薄弱。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吉国在两次社会运动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均处于不佳的状态，主要表现是经济负增长。（见表 4）。

尽管阿卡耶夫和巴基耶夫政府都试图把经济改革作为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突破口，但政策效力并不明显。数据显示，阿卡耶夫执政时期，吉国乡村 70%没有自来水，41%没有医院和保健机构，60%没有交通服务和公路。居民基本工资极低，月收入一般为 20-30 美元，有的人月收入甚至不到 10 美元。全国 13%的居民处于极度贫困线下，收入只够购买食物，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① 世界银行在 2011 年 6 月发布了一份有关吉国社会经济的报告，报告中显示，2005 年吉国绝对贫困人数占人口总数的 62%，极端贫困人数占人口总数的 18%，侨汇占 GDP 的 67.3%。^② 吉国南方贫困状况更严重，以 2006 年为例，位于南方的加拉拉巴德、奥什和巴特肯三州居民的贫困率分别为 58.3%、52.1%和 50.9%，而同期位于北方的楚河州和比什凯克市居民的贫困率分别仅为 20.1%和 5.5%。^③

① Проблемы борьбы с бедностью в стран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 условиях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Институт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и политики при Фонде Первого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К. Алматы, 2004. С.144.转引自赵华胜：“原苏联地区‘颜色革命’浪潮的成因分析”，《国际观察》，2005 年第 3 期，第 3 页。

② Document of the World Bank, “The Kyrgyz Republic: Growth, Poverty, and Inequality, 2005-2008”, 28.06.2011,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KYRGYZ/Resources/KG_growth_poverty_inequality_06282011.pdf

③ 焦一强：《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9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137 页。

表 4 吉国“3.24”和“4.7”事件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指数比较

		“3.24”事件		“4.7”事件	
		2004	2005	2009	2010
宏观经济	GDP 增长率（百分比）	7.02	-0.175	2.88	-0.471
	人均 GDP（美元）	433.2	476.6	871.2	880
	按 GDP 平减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率 （年通货膨胀率，百分比）	5.1	7.1	4.03	10
	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等（年增长率）	6.7	4.7	-5.9	1.89
人力资源	总失业率（占劳动力总数比例）（模拟 劳工组织估计）（百分比）	8.5	8.1	8.39	8.6
	年轻男性失业人数（占 15-24 岁男性 劳动力比例）（百分比）	13.5	13.3	15.3	14.39
	年轻女性失业人数（占 15-24 岁女性 劳动力比例）（百分比）	17.7	16.2	19.29	20.1
社会保障	死亡率，五岁以下儿童 （每千例活产儿）	40.8	39.3	32.3	30
	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按每天 3.1 美元衡量）（2011 PPP）（百分比）	44.23	49.76	18.68	21.38
	基尼系数	3.47	3.25	2.98	3.01
国家政策和 制度评估 （CPIA）	公共部门透明度、问责性和腐败评级 （1=低至 6=高）	N/A	2.5	2.5	2.5
	社会包容性/公平政策集群平均值 （1=低至 6=高）	N/A	3.5	3.6	3.6
	公共部门管理和机构集群平均值 （1=低至 6=高）	N/A	2.7	3	3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N/A=没有数据

在巴基耶夫执政时期（即“4.7”事件发生前），受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吉国经济大幅下滑，2009 年的经济增长仅 2.3%，全国人口有 1/3 处于在贫困线以下。2010 年吉国财政收入为 11.7 亿美元，支出 14.8 亿美元，缺口 3 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巴基耶夫政府以提高公共服务费来弥补财政亏空。2010 年 1 月之后，吉国的生活费用大幅上涨，其中热水、供暖和电费分别上涨了 150%-400%。^①显然，巴基耶夫政府提高公共服务费的政策加剧了社会不稳定，为政治暴力的发生创造了外部条件。不过，作为正在向市

① 郭桂军：《俄美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争夺及其政治变革的影响》，新疆师范大学，2012 届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第 34 页。

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吉国出现社会经济问题也有其结构性的问题，包括基础设施落后、财政能力有限、治理水平较低、自然灾害（主要是地质灾害）过多、国家财政负担重等。^①这些结构性问题不是哪一个吉国政府在短时期内就能解决的，需要国家的市场经济以及民主政治发展到一定水平作为条件，可以说导致吉国两次政治暴力的外部条件都比较充分。

（二）中观层次：部族政治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吉国两次社会运动都与南北部族冲突有直接的关系。^②根据政治取向的不同，吉国部族大致可以划分为左（sol）、中（ichkilik）和右（ong）。吉国偏左的部族有 7 支，分布在北部和西部，其中萨尔巴噶什部（Sarybagysh）对吉国政坛影响最大，吉国首任总统阿卡耶夫就来自这个部族。偏右的部族只有额德格纳部（Adygine），分布在吉国南部。吉国中立部族也分布在南部，但该部族实际上是一个认同吉尔吉斯身份的部族集团（或联盟）。在国力较弱且部族势力有较大影响力的转型国家（或新独立国家）中，部族公约或意识会通过本部族的政治精英影响国家政治发展的方向。不过，在部族利益和意识的驱动下，部族政治精英影响的政治发展方向未必都符合现代国家的制度建设。在吉国独立后，阿卡耶夫就发现他推动的政治经济改革越来越离不开部族的支持。一是部族政治已完全渗透并影响了国家选举。例如，在吉国 1995 年的总统选举中，没有部族支持的参选者很难获得候选人资格。尽管改革了选举法，但在 2000 年议会选举中，主要部族依然赢得了 105 个议会席位中的 73 个。二是部族政治导致裙带关系严重，并损害了宪法下的权力平衡，削弱了议会和司法的独立。例如，吉国议会运行相对开放，也有相应的制度作保障，但依然未能摆脱部族政治的影响。议会的主要反对派代表马杜马罗夫（Adakhan Madumarov）、瑟迪科夫（Sydykov）、

① 据 OECD 报告，吉国每年大约发生 10 次地震、10-100 次滑坡、100 次洪水、60 次冰川湖溃决。参见 Suganya Hutaserani et al, “Kyrgyz Republic Evolving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08.2012, <https://www.oecd.org/countries/kyrgyzstan/adb.pdf>

② Shairbek Juraev, “Kyrgyz Democracy? The Tulip Revolution and Beyond”, *Central Asian Survey*, 2008, Vol.27, No.3-4, pp.253-264; Eugene Huskey, David Hill, “Regionalism, Personalism, Ethnicity, and Violence: Parties and Voter Preference in the 2010 Parliamentary Election in Kyrgyzstan”, *Post-Soviet Affairs*, 2013, Vol.29, No.3, pp.237-267.

贝克纳扎罗夫 (Beknazarov) 等, 背后都有强大的 (部族) 裙带关系网的支持, 他们的主要政治目标是满足 (部族) 裙带关系的利益。而那些要求民主权利的反对派 (或者说是吉国真正的反对派) 经常被边缘化。^①三是部族政治使得公共资源分配不透明。吉国前总统阿卡耶夫曾把公共资源分配给来自北方且支持自己的部族政治人物—克敏 (Kemin)、艾特玛托夫 (Aitmatov) 和萨尔古洛夫 (Sarygulov), 对于有竞争的部族则采取了相反的态度。^②实际上, 部族政治对于吉国政治精英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 政治精英通过部族的支持获得政治权力, 另一方面, 赢得政治权力的政治精英在推动有利于国家但不利于部族既得利益者的改革时会遇到阻力。然后, 当政治精英集团内部和外部都发生利益冲突时, 社会运动就有可能周期性地发生, 在缺乏足够输出渠道的条件下, 政治暴力的频率及强度也会由低向高发展。针对阿卡耶夫政府权力分配不公问题, 从 2002 年 1 月到 2002 年秋季, 吉国南部、东部部族反对阿卡耶夫政府的政治抗争越来越激烈。以南部奥什、贾拉拉巴德或巴特肯地区部族为大本营的反对派领袖——贝克纳扎罗夫、马杜马洛夫、泰凯巴耶夫 (Tekebaev)、瑟迪科夫、马萨里耶夫 (Mashaliev)、安萨诺夫 (Asanov)、阿布迪蒙穆久诺夫 (Abdimomjunov) 的合作也越来越紧密, 目的就是反对以阿卡耶夫为代表的萨尔巴噶什部。

与其他中亚国家类似, 部族政治并不是在吉国独立后出现的, 在苏联时期, 部族政治对吉国社会就产生着影响。为了平衡南北关系, 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采取南北部族势力轮流坐庄的办法。可以说, 阿卡耶夫政府在“3.24”事件后下台, 就是因为长期代表北方部族利益而忽视南方部族利益的结果。接替阿卡耶夫的巴基耶夫虽代表了南方部族利益, 但在削弱北方部族势力后, 并没有扭转部族政治对现代国家政治发展影响过大的问题。相反, 巴基耶夫政府实施的一些政治经济政策, 不仅失去了一些南方政治势力的支持, 而且使得北方政治势力更加不满。2010 年以北方政治势力为主的反对派发起社会运动, 随即演变成政治暴力事件 (即“4.7”事件), 最终迫使巴基耶夫辞职。“4.7”事件还产生了“蝴蝶效应”。吉国南部奥什市在

① Kathleen Collins, “The Logic of Clan Politics: Evidence from the Central Asian Trajectories”, *World Politics*, 2004, Vol.56, No.2, p.249.

② *Ibid*, p.250.

2010年6月发生了族群冲突，2000多座建筑物受损、470多人死亡，死者绝大多数是乌兹别克族人。^①

部族政治的广泛渗透也成为吉国滋生腐败的诱因。据透明国际的报告，2005年吉国清廉指数（CPI）全球排名130位（2006年CPI是140），腐败问题严重。在2005年4月至2006年6月期间，吉总检察长对阿卡耶夫及其追随者提起的指控高达105项，涉案金额约4600万美元。^②美国联邦调查局报告显示，阿卡耶夫家族的公司控制了美国国防部在吉国的工程合同，合同金额达1亿美元（2006年吉国人均国民收入是500美元）。此外，美军航空燃油的供应也被阿卡耶夫家族企业控制着。^③2005年“3.24”事件后，代理总理巴基耶夫公布，吉国2/3的税收未进入国家预算，而是进入了阿卡耶夫家族的钱包。与阿卡耶夫有腐败交易的机构有70家、涉案人员120人。^④从巴基耶夫迅速调查及公布阿卡耶夫家族腐败内幕的行为中，可以看出：一是作为来自南部地区的政治精英，巴基耶夫并不属于阿卡耶夫的部族关系网，因此他被排除在阿卡耶夫的部族利益之外；二是巴基耶夫在阿卡耶夫政府内只是一个平衡南北部族关系的工具，而且经常受到来自北方部族关系网的排挤；三是阿卡耶夫及其所属北方部族的腐败问题对于吉国可能已不是秘密，巴基耶夫此举是希望确立对吉国政权的控制力。

在巴基耶夫当政时期，腐败问题改善不明显，甚至还有所退步。据透明国际的报告，2010年吉国CPI排名164位。在“4.7”事件发生现场，抗议示威的人说：“人民不能原谅总统家族控制每一个商业、金融资源。”^⑤在巴基耶夫执政时期，因为严重的腐败问题，人们在吉国要求公共服务时不得不行

① Anna Matveeva, “Kyrgyzstan: Tragedy in the South”, 04.2012, <http://www.valerytishkov.ru/engine/documents/document1928.pdf>

② 李兰：《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研究》，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3年，第68页。

③ Daniel Sershen, “Kyrgyzstan: Akayev-Era Corruption Remains an Issue”, 16.11.2006, <http://www.eurasianet.org/departments/insight/articles/eav111506a.shtml>; Henry Plater-Zyberk, “Kyrgyzstan After Akayev”, 04.2005, https://www.files.ethz.ch/isn/92526/05_Apr_4.pdf

④ Aziz Soltobaev, “New Authorities Blame Akayev’s Rule for Economic Downfall and Corruption”, 04.05.2005, <http://www.cacianalyst.org/publications/field-reports/item/9918-field-reports-caci-analyst-2005-5-4-art-9918.html>

⑤ Olivier Fehr, “The Revolution in Kyrgyzstan: The Bakiyev Clan”, 14.04.2010, <https://zero.pointfield.wordpress.com/2010/04/14/the-revolution-in-kyrgyzstan-the-bakiev-clan/>

贿，通过行贿才能获得公共合同。巴基耶夫的家族成员占据着一些政府职位。例如，吉国的安保力量、警察和情报机构就由巴基耶夫的儿子控制。^①“4.7”事件后，吉国最高检察长办公室发言人说，巴基耶夫的儿子马克西姆挪用了俄罗斯提供给吉国的3亿美元贷款中的3500万美元。^②严重的腐败问题导致政治不稳定以及经济发展的不确定，使得吉国社会生产力无法顺利释放，并限制了吉国商业环境向公正、透明、平等的方向发展，而地下经济却占了吉国GDP的50%。^③巴基耶夫依靠部族政治赢得了权力，但巴基耶夫的部族关系网络并不稳固，加上与政治盟友——奥通巴耶娃关系的破裂，以及北方部族的排斥，巴基耶夫政府在执政五年后倒台。

（三）微观层次：选举程序、社会组织、独立媒体

从宏观和中观层次能够解释政治暴力发生的背景和组织激进化的原因，但政治暴力的发生离不开个人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如果个人政治参与对政府影响过窄且政府治理能力不足，那么政治暴力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增加。^④在现代国家中，个人政治参与的直接途径包括选举、社会组织 and 媒体等。自由之家的吉国转型指数对研究政治暴力发生时的个人政治参与提供了可量化的数据。（见下表）。

表5 2005-2011年吉国选举程序、社会组织和独立媒体比较^⑤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选举程序	6	5.75	5.75	6	6	6.25	6
社会组织	4.5	4.5	4.5	4.5	4.75	5	4.75
独立媒体	5.75	5.75	5.75	6	6.25	6.5	6.5

数据来源：自由之家的转型指数（NIT）

① Maira Martini, “Overview of Corruption and Anti-Corruption in Kyrgyzstan”, 01.17.2013, http://www.transparency.org/files/content/corruptionqas/363_Overview_of_Corruption_in_Kyrgyzstan.pdf

② 赵伟明：“吉尔吉斯斯坦无色革命的原因与政治前景”，《国际观察》，2010年第5期，第25页。

③ “BTI 2010-Kyrgyzstan”, 10.2010, https://www.bti-project.org/fileadmin/files/BTI/Downloads/Reports/2010/pdf/BTI_2010_Kyrgyzstan.pdf

④ [美]格林斯坦、波尔斯基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第299页。

⑤ 数据说明：根据自由之家的标准，赋值区间1-7，1=最好，7=最差。

吉国两次政治暴力事件都发生在选举之后，这不是偶然的現象。在现代国家中，对选举程序的态度是检验公众对政府信任的工具之一。因身份和个人偏好的不同，公众对政府产生不信任的原因是有差异的，而选举则是输出这种差异的直接渠道。选举程序不公正、存在舞弊问题是吉国“3.24”和“4.7”事件的共性。吉国政府在完善选举程序上也做过努力，但效果不彰。例如，从2000年吉国的议会选举开始，吉国就邀请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以下简称：欧安组织）监督这次选举，并指导吉国优化选举程序。但在2004年10月的地方选举中仍然出现了虚报选举结果的问题。当时吉国就出现了规模及程度不同的抗议运动，一些宗教极端组织也借机发展。^①对此，时任总统阿卡耶夫发表了反极端主义声明，^②在大选的敏感时期发表这份声明，有保证即将到来的议会和总统选举平稳举行的目的，但也有借机威胁或削弱反对派的企图。^③在2005年2-3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亲阿卡耶夫的候选人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赢得了议会75个席位。为此，反对派认为本次议会选举投票结果有欺诈行为，吉国“3.24”事件由此爆发，总统府被抗议示威的公众占领，总统阿卡耶夫出走国外，巴基耶夫被推举为吉国代总统。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2010年“4.7”事件前。为了改善选举程序，2007年10月，吉国举行了全民公投并通过了新宪法。新宪法规定，议会由90名议员组成，按政党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总统指定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组建政府。在随后举行的议会选举中（2007年12月16日），支持总统巴基耶夫的“光明道路”党在议会取得了71个席位，以绝对优势超过了反对派——吉尔吉斯社会民主党、祖国社会主义党和民族复兴党。然而，吉国反对派并不承认选举结果，认为这是一次弄虚作假的选举。^④在议会选举后，吉国选

① Jim Nichol, “Coup in Kyrgyzstan: Development and Implications”, 14.04.2005, <https://fas.org/sgp/crs/row/RL32864.pdf>; 肖斌：“吉尔吉斯斯坦宗教极端组织中的女性化”，《新疆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第58-62页。

② “NIT 2005-Kyrgyzstan”, 10.2005,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nations-transit/2005/kyrgyzstan>

③ Martha Brill Olcott, “Kyrgyzstan’s Rebellion”, 23.03.2005, http://www.nytimes.com/cfr/international/slot2_032505.html?pagewanted=print&position=; Uwe Haibach, Franz Eder, “Regime Change in Kyrgyzstan and the Specter of Coups in the CIS”, 04.2005, https://www.files.ethz.ch/isn/119649/2005_Kyrgyzstan_E.pdf

④ “NIT 2008 – Kyrgyzstan”, 10.2008,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nations-transit/2008/kyrgyzstan>

举程序不公及舞弊问题并未减轻。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克拉拉·卡比洛娃因此辞职，理由是她本人和家庭受到了总统儿子马克西姆·巴基耶夫的威胁。^①为了能在2009年7月举行的总统大选中赢得连任，总统巴基耶夫事前采取了很多有利于自己的选举策略。选举结束后，欧安组织和反对派观察员都指出这次总统大选存在着严重的舞弊问题。因为很多民意调查都显示，吉国北部的绝大多数选民都支持本地区总统候选人阿塔姆巴耶夫，但来自南部地区的巴基耶夫赢得了北部地区60-70%的选票，阿塔姆巴耶夫只得到北部地区12%的选票。^②这一结果不能令人信服。

在吉国两次政治暴力事件发生前，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政策从相对宽松、包容转向加强管理。2005年“3.24”事件前，各类社会组织及政党在吉国非常活跃，是中亚国家中社会组织发展得比较好的国家。不过，阿卡耶夫从2004年开始限制国外支持的非政府组织。^③吉国青年运动不断兴起，并成为社会运动的主力。在2010年“4.7”事件中，青年运动发挥了关键性作用，青年死伤人数也是最多的。吉国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通过立法加强对社会组织活动场所的管理，修订了《集会自由法案》（2008年8月）；二是加强对社会组织领导人的管理；三是限制社会组织对外联系，包括限制西方及独联体国家人权活动家进入吉国境内。

在“3.24”事件和“4.7”事件发生前，吉国对独立媒体的管理较为严格，差别变化大致在正负1之间。吉国媒体有这样的特点：一是受苏联历史遗产的影响，南北媒体分化严重，在吉国北部地区，俄罗斯及哈萨克斯坦媒体影响较多，南部则受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影响；二是在吉国城市俄语媒体的影响力要大于吉尔吉斯语媒体；^④三是吉国有影响力的媒体大多属于国家或者国家支持的；四是在“3.24”事件后，吉国政府不断加强对独立媒体

① “NIT 2009 – Kyrgyzstan”, 10.2009, <https://freedomhouse.org/>

② “CEC: According to Preliminary Data, Over 2.2 Million People (78.92%) Voted in Kyrgyzstan”, *AKIpress*, July 23, 2009, <http://kg.akipress.org/news:105521>

③ “Kyrgyzstan”, 06.2016, http://www.omct.org/files/2016/06/23793/kyrgyzstan_mission_report_2016_english.pdf; Joyce Connery, “Caught Between a Dictatorship and a Democracy: Civil Society, Religion and Development in Kyrgyzstan”, *PRAXIS The Fletcher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0, Vol.XVI, pp.1-18.

④ Eric Johnson, “The Media in Central Asia: Kazakhstan, Kyrgyzstan, Uzbekistan”, 04.1994, http://pdf.usaid.gov/pdf_docs/PNABS341.pdf

的管理。例如，吉国政府要求吉尔吉斯语播出时间占总播出时间的 50%，还要求 60%的新闻报道与国家通讯社一致；吉国门户网站需要得到政府许可，网站内容及更新需要在政府的监督之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政治暴力发生通常会出现这样的基本特征：在宏观层面，当经济衰退、居民最终消费指数降低、失业率超过 7%的警戒线、贫困人口比例上升、公共部门评级偏低（低于中等水平）时，政治暴力更容易出现；在中观层面，当部族间政治利益斗争比较激烈和国内政治权力失衡时，部族间激烈的利益斗争经常会形成政治暴力的组织动力；在微观层面，当出现选举程序不公正，且社会组织和独立媒体“重管理轻治理”时，公众不信任政府的意见输出渠道被缩小甚至封闭，政治暴力就成为公众最容易选择的意见输出渠道。于是，在上述特征的共同作用下，吉尔吉斯斯坦社会运动就处于政治暴力发生率较高的状态。那么，上述特征如果得到改善，是不是能避免发生政治暴力？为此，我们将继续以吉国为例讨论这个问题。

三、政治暴力的限度：吉尔吉斯斯坦 2015 年的议会选举

根据等值原则，我们选择吉国 2015 年议会选举来分析。吉国在 2015 年议会选举期间，社会秩序良好，尽管也出现了社会运动，但公众没有选择政治暴力，有如下的原因。

（一）宏观层次：社会经济发展良好、政府治理能力有所提高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13 年是吉国自独立以来经济增长最快的一年，GDP 增长率高达 10.9%，^①虽然吉国经济增长速度在 2014 年有所下降，增长率只有 3.6%的，外债和通货膨胀率也有所增加，^②但吉国 2014 年的国家预

① “Macroeconomic and Poverty Outlook”, 25.12.2016, <http://www.worldbank.org/en/country/kyrgyzrepublic>

② “2014 年吉尔吉斯国家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约为 54%”，中国驻吉尔吉斯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13.01.2015, <http://kg.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501/20150100865022.shtml>；“2014 年全年吉尔吉斯通货膨胀率为 10.5%”，22.01.2015, <http://kg.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501/20150100874986.shtml>

算收入比 2013 年增长 13.6%，^①劳动者月平均工资比 2013 年增长 8.8%（不包括小微企业）。^②

表 6 吉国 2005 年、2010 年和 2015 年社会经济发展指数比较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宏观经济	GDP 增长率（百分比）	-0.175	-0.471	3.46
	人均 GDP（美元）	476.6	880	1103.2
	按 GDP 平减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率（年通货膨胀率，百分比）	7.1	10	2.18
	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等（年增长率）	4.7	1.89	-1.13
人力资源 ^③	总失业人数（占劳动力总数比例）（模拟劳工组织估计）（百分比）	8.1	8.6	N/A（2015 年 7.6）
	年轻男性失业人数（占 15-24 岁男性劳动力比例）（百分比）	13.3	14.39	N/A（2014 年 13.1）
	年轻女性失业人数（占 15-24 岁女性劳动力比例）（百分比）	16.2	20.1	N/A（2014 年 17.2）
社会保障	死亡率，五岁以下儿童（每千例活产儿）	39.3	30	21.3
	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按每天 3.1 美元衡量）（2011 PPP）（%）	49.76	21.38	N/A
	基尼系数	3.25	3.01	2.68
国家政策和制度评估（CPIA）	公共部门透明度、问责性和腐败评级（1=低至 6=高）	2.5	2.5	3
	社会包容性/公平政策集群平均值（1=低至 6=高）	3.5	3.6	3.7
	公共部门管理和机构集群平均值（1=低至 6=高）	2.7	3	3.2

数据说明：2014 年 N/A 无统计数据，2011 年的统计数据为 5.1%，来源：世界银行。

此外，吉国居民的日常生活没有受到明显的负面影响，2014 年的失业率甚至比 2013 年还有所下降，加上吉国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货币——俄罗斯

① “吉尔吉斯斯坦 2014 年预算收入增长了 13.6”，15.01.2015，<http://kg.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501/20150100867694.shtml>

② “吉 2014 年劳动者月平均工资 12435 索姆”，02.03.2015，<http://kg.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503/20150300905932.shtml>

③ 因世界银行有关吉国 2015 年的人力资源数据还未全部发布，因此这部分数据分别来自吉国国家统计局委员会（总失业人数）和世界银行（年轻男性失业人数和年轻女性失业人数）。

卢布、哈萨克坚戈也大幅度贬值，吉国国内舆论对阿塔姆巴耶夫政府相对比较宽容。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保障经济发展，吉国积极拓展对外经济合作。2014 年吉国宣布加入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并与俄罗斯签订了《在欧亚经济一体化条件下推动与吉尔吉斯经济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俄罗斯将向吉国提供总额达 12 亿美元的资金援助。^①虽然欧亚经济联盟的启动（2015 年 1 月）对吉国经济拉动不明显，但与 2005 年“3.24”和 2010 年“4.7”相比，2015 年吉国社会经济总体发展较好（见上表）。吉国社会经济的正向发展部分平衡了社会精英和社会底层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减轻了阿塔姆巴耶夫政府的压力。不过，这并不代表政治暴力不会在吉国这种政治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发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政治暴力发生的可能性，以及降低了政治暴力的程度。

（二）中观层次：缺少形成激进化的组织动力

为了制衡南北部族政治权力的不均衡，并为自己赢得更多的议会席位，代表各个部族利益的政党在吉国 2015 年议会选举前活动频繁。自 2012 年以来，得到北方部族势力支持的总统阿塔姆巴耶夫一度削弱总理和议会的权力，并安排自己的亲信控制政府部门。阿塔姆巴耶夫的做法引起了其他政党的不满，于是吉国部族势力以权力分配为中心，分为总统派和议会派，总统派主要来自吉国北方部族并执政，议会派则来自南方部族，属于反对派。为了赢得政治权力，南北部族在 2015 年议会选举前政治博弈激烈，南方部族的策略是“政党联合”。2014 年 10 月前总理欧姆尔别克·巴巴诺夫领导的共和党与塔希耶夫领导的故乡党联合。执政的北方部族势力针锋相对，利用手中的行政权不断削弱南方部族势力，其中包括通过干预司法的方式来打击反对派领导人。2015 年 7 月，奥什市法院以滥用职权罪缺席判处前奥什市长、民族团结党领导人梅尔扎克马托夫 7 年有期徒刑。为了保存实力，民族团结党迅速与来自南方伊奇吉利克部族、由奥穆尔别克·捷克巴耶夫领导的祖国社会主义党合并。在执政的北方部族势力内部也有争斗，吉国总统派内

^① “俄总统普京批准向吉提供 12 亿美元助吉加入关税同盟”，04.12.2014，<http://kg.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412/20141200819975.shtml>

部分化出的“新”总统派，不满总统派向议会派妥协，希望回归纯粹的总统制。

尽管部族间的权力博弈在 2015 年议会选举前没有减弱，但吉国部族势力在组织社会运动过程中没有朝着激进化的方向发展。此外，吉国从 2010 年开始的宪法改革（削减了总统权力、扩大了议会权力）扩展了吉国部族势力政治参与的渠道，由此而产生的政治结果就是，吉国公众可以放弃“街头政治”（尤其是“暴力性的街头政治”），选择议会渠道来实现其政治诉求。吉国部族势力也更加注重议会斗争，以争取赢得更多的议会席位，从而获得政府权力或组成联合政府。

（三）微观层次：个体政治参与的信息传导渠道较为通畅

通过比较自由之家转型指数，吉国 2015 年度的选举程序、社会组织和独立媒体指数总体要好于 2010 年度。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表 7 2005、2010 和 2015 年吉国选举程序、社会组织和独立媒体比较^①

	2005	2006	2010	2011	2015	2016
选举程序	6	5.75	6.25	6	5.5	5.25
社会组织	4.5	4.5	5	4.75	4.75	4.75
独立媒体	5.75	5.75	6.5	6.5	6	6

数据来源：自由之家的转型指数（NIT）

在选举程序方面，通过改革，吉国提高了各个参选政党参加 2015 年议会选举的竞争能力。为了防止选举舞弊，在议会选举前，吉国推行了生物信息（指纹）确定选民资格的举措。吉国中央选举委员会还提高了参选政党的门槛（7%的全国得票率和 0.7%的地方得票率），^②最终吉国有 14 个政党获得参选资格，全国有 59%的选民参加了投票。据吉国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结果，2015 年议会选举有 6 个政党获得超过 7%的选票，其中社会民主党获得 27.45%的选票，共和国一故乡党获得 20.13%的选票，吉尔吉斯人党获得 12.81%的选票，发展进步党获得 9.29%的选票，统一党获得 8.44%的选票，

① 数据说明：根据自由之家的标准，赋值区间 1-7，1=最好，7=最差。

②“Elections in the Kyrgyz Republic: 2015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28.09.2015, https://www.ifes.org/sites/default/files/2015_ifes_kyrgyzstan_parliamentary_elections_faqs_final_0.pdf

祖国党获得 7.74% 的选票。在议席分配中，社会民主党获得 38 席、吉尔吉斯人党 18 席、发展进步党 13 席、祖国社会党 11 席，这 4 个政党组成执政联盟，而共和国—故乡党和统一党分享了剩余的 40 席，成为议会中的竞争对手。在议会中，吉国南北地区力量对比为 40: 80，北方地区占优。

社会组织在吉国 2015 年议会选举中发挥了支配性作用，但社会组织的处境要差于 2005 年的“3.24”事件前，好于 2010 年“4.7”事件发生前。^① 在吉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比较极端的民族主义组织。例如四十骑士（Kyrk Choro）、公正（Kalys）等。为了保证选举顺利进行，吉国政府继续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例如禁止社会组织接受国外资金资助；议会通过了《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修订案）；限制吉国南部奥什市马哈拉（活跃在吉国南部地区乌兹别克社区的社会组织）的活动等。

吉国在 2015 年议会选举前，对独立媒体的管理程度与 2005 年和 2010 年大致相当。阿塔姆巴耶夫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避免媒体对其进行批评，并在选举前通过国家电视台宣传自己所属的政党。网络媒体相对比较自由，吉国公民能够通过互联网讨论政治和社会问题。与此同时，互联网的普及也给吉国公众提供了更多的政治参与机会。在吉国 2015 年议会选举前，全国互联网用户占总人口数的 43.7%，首都比什凯克比例更高，占居民总数的 70%。此外，移动信号已覆盖吉国 90% 的国土，移动用户已超过 700 万（吉国 2015 年人口仅为 595.7 万）。^②

根据中亚国家政治暴力系统分析框架可以看出，吉国在 2015 年议会选举期间未发生政治暴力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宏观层面缺少发生政治暴力的外部条件，中观层面的权力斗争从街头转向议会，部族权力斗争在组织过程中缺少激进化的动力，加上微观层面的信息传导较为通畅，个体可以通过合法的非暴力渠道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于是，吉国在 2015 年议会选举中没有发生政治暴力。

① Erica Marat, “Kyrgyzstan NIT, 2016”, 10.2016, <https://freedomhouse.org/>

② Aizura Chyknova.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число пользователей интернета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шесть лет увеличилось на 3 млн человек. Kyrtag.kg, 13 January 2015. <http://kyrtag.kg/news/v-kyrgyzstane-chislo-polzovateley-interneta-za-poslednie-shest-let-velichilos-na-3-mln-chelovek/>

结 论

尽管在社会运动中发生政治暴力是小概率，但学界仍需加强对政治暴力的研究，因为它是探讨国家政治稳定（秩序和持续性）的直接路径，而政治稳定常常被看成是国家政治发展的目标。同理，探索中亚国家政治暴力问题是研究中亚国家政治发展的直接路径，而这项研究可以弥补我国对中亚国家政治发展研究的不足，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提高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风险的科学认识。因此，本文是在借鉴德拉波尔塔整合模型和充分考虑中亚国家政治发展要素的基础上，重新组合了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中的要素，建立了中亚国家政治暴力分析系统，并以吉尔吉斯斯坦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案例法检验了该分析系统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通过上述研究工作，可以对吉尔吉斯斯坦社会运动中的政治暴力得出以下初步结论：

吉尔吉斯斯坦社会运动中的政治暴力是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发生的。作为政治暴力发生的外部条件，宏观层面（宏观经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国家政策和制度评估）整体发展较好则有可能避免社会运动中政治暴力发生的概率。不过，外部条件只能解释吉尔吉斯斯坦发生政治暴力机会的高低，政治暴力的产生离不开中观层面（以部族政治为特征的集体身份激进化）的变化。研究表明，不同政体下中观层面的变化是不同的，总的来说，在部族政治影响力较大的国家，政体若选择议会制，部族政治激进化水平会明显降低，高强度且有组织的政治暴力的发生率会降低。除宏观和中观层面外，微观层面（个人政治参与）对中亚国家社会运动中的政治暴力限度有直接影响，因为在社会运动中无法排除个体的政治暴力行为，在较为极端的情况下，个体的政治暴力行为甚至会演变成无组织的群体政治暴力行为。研究结果显示，制度反应有效，即微观层次在选举程序上有较大改善，能降低议会被单一控制的可能性；而通过立法完善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对独立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采取较为包容的政策，这些措施可以保证个人政治参与渠道的畅通，并有效地把“街头斗争”引向议会，从而降低政治暴力发生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微观层次的变化也会影响中观层次，部族政治把

权力斗争的重点转移到议会选举中，这对吉尔吉斯斯坦最终摆脱部族政治、走向现代国家（官僚政治），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分析吉尔吉斯斯坦社会运动中的政治暴力问题上，中亚国家政治暴力分析系统获得了较好的检验结果，尤其是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共同作用下，吉尔吉斯斯坦出现政治暴力属于大概率事件。但是，若要运用到其他中亚国家，还需要减小分析模型的局限性，一是需要更多的、不同政体和社会发展水平的中亚国家检验理论适用性；二是要加强对小概率事件的研究，即单一变量引发社会运动中出现政治暴力行为的可能性；三是增强对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自变量的权重研究，厘清具体的权重比例及其变化规律。

总之，社会运动是当代世界政治发展的一部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社会运动的发生越来越普遍，逐步成为规范政治发展一部分。社会运动有很多类型，其中包括政治暴力。很多研究证明，发达国家政治暴力发生的频率要低于欠发达国家。中亚国家不仅是欠发达国家，也是转型国家，政治暴力在中亚国家社会运动中屡见不鲜，但相关研究相对滞后。中亚国家政治暴力系统分析框架则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理论上的解释力，当然这个分析框架还有完善的空间，需通过更多的案例检验，来实现其理论化的要求。

【Abstract】 As one type of social movement, political violence i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to observe the political stability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Although there exists some literature on political violence in less-developed countries with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yet researches on political violence in certain regions and countries are still quite few, which include related researches of Kyrgyzstan. Political violence is a complicated political process, the emergence of which needs certain conditions. On a macro-scale, as external conditions for political violence, if they are good, there are few possibilities that political violence occurs, otherwise political violence tends to occur. Secondly, political violence depends on the degree of radicalization at meso-level. When political violence is triggered, unless the radicalization level increases, otherwise

it is hard to emerge organized political violence. In addition, changes at meso-level under different regimes are different. The possibility of intensive and organized political violence decrease in those countries who choose parliamentary regimes. At the micro-level, the openness of individu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as direct influences on political violence. When the output channels for individual mistrust against the government is narrowed or closed, the political violence becomes the output channel which the public prefers to choose. On the contrary, when expanding or getting the channel unobstructed through effective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political violence will decrease.

【Key Words】 Politics in Kyrgyzstan; Social Movements in Kyrgyzstan, Politics in Central Asia

【 Аннотация 】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насилие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им из видов социальных движений и важ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ой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менее развитых стран. Хотя учёными уже создана некоторая основа дл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насилия в менее развитых странах, однако изуче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насилия в странах определённых регионов ещё не получило должного внимания, Кыргызстан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ой из таких стран. Являясь внешним условием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насилия,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макроуровня может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уменьшению вероятности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насилия в процессе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противном случае это увеличит вероятность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насилия. Во-вторых,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насилия неотделимо от уровня радикализации на мезоуровне. Только в условиях возрастания степени радикализации на мезоуровне возникает организованн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насилие. Кроме того, в различн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системах наблюдаются различные изменения на мезоуровне, в странах с парламентской системой вероятность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организованног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насилия наиболее низка. На микроуровне, доступ к каналам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г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участия оказывает прямое воздействие на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насилия. В условиях, когда каналы недоверия населения к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у уменьшаются или даже закрываютс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насилие становится первым выбором 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и в качестве канала выражения своих взглядов. И наоборот, увеличение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эффективной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й реакции и каналов беспрепятственного выражения мнения приводит к сокращению числа случае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насили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Политика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движения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политика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责任编辑 李恪)

中亚五国经济和金融发展情况的比较研究 (2009-2016年)*

张栋 董莉 郑红媛**

【内容提要】2015年以来,中亚五国受内外部多重因素叠加影响,货币贬值,汇率剧烈波动,通胀加剧,经济增长放缓。各国金融市场化程度不均衡,贷款利率高。各国外汇储备差异大,吉、塔负债率较高存在偿债风险;哈、吉和塔经济美元化程度高。2017年,预计在美、欧、新兴经济体经济逐渐复苏的情况下,各国经济增长可能逐渐向好。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中国与各国的经济金融合作中,需注意各国仍存在通胀加剧和货币贬值压力,吉、塔有偿债风险,塔还存在流动性风险等问题。

【关键词】中亚经济 中亚金融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中图分类号】D815; F114.4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7)03-0162(33)

一、引言

中亚五国^①地理位置紧密相连,处于亚太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东西两大经济圈的交集处,是一个重要节点和枢纽。这里能源资源丰富,被认为是“丝

*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本文仅代表个人研究观点,不代表所在单位意见。

** 张栋,高级经济师,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董莉,中国人民银行博州中心支行;郑红媛,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新疆监管局。

① 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以下简称“中亚五国”或“哈、土、吉、乌、塔”。

绸之路经济带”上经贸投资潜力最大的区域和未来世界经济发展中最具潜力和活力的地区之一。了解、掌握各国经济、金融发展状况和分析研判未来走势，对于我国与各国实现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具有重要作用。本文拟通过对 2009 年以来各国经济金融发展状况进行对比，对各国未来经济金融发展趋势进行研判，以期为中国和中亚经济金融合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中亚五国经济发展情况对比分析

受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深度冲击，2009 年中亚各国（除乌外）经济增长大幅下挫。但随着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国际市场需求恢复、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主要贸易伙伴国经济恢复和需求增长，2010-2014 年各国基本上走出了危机冲击影响，经济整体上保持恢复和持续增长态势，GDP 稳步上升，增速保持较高水平，有的国家增长速度还十分强劲(如土)。通过对比各国经济发展情况和对未来趋势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一是各国发展程度差异明显。二是 2015 年来，受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下跌、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外需萎缩、俄罗斯经济明显下滑、卢布贬值等外部因素冲击，以及各国经济结构单一、能源和侨汇收入依赖等内部经济结构性制约，在内外多重因素综合影响下，各国货币贬值、出口大幅下降，经济增速迅速下滑。三是 2016 年各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经济增长进一步下行。四是随着世界石油及大宗商品价格缓慢上升，美国经济温和增长，欧洲经济缓慢复苏，在商品交易价格稳定和经济不平衡进一步缩小的条件下，2017 年各国经济可能逐渐向好。

（一）各国经济发展梯度差异明显

1、根据经济规模（GDP），可将五国划分为三个梯度。按经济规模总量（GDP）分类，哈为第一梯度，乌、土为第二梯度，吉、塔为第三梯度。其中哈经济实力远超其他四国，2009-2014 年的 GDP 在五国 GDP（合计）中占比均超过 60%（图 1）。在 2014 年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断崖式暴跌、2015

年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石油价格继续深度调整（图 2 和 3，图中两条竖线之间）、全球经济增长低迷、主要贸易伙伴俄罗斯经济衰退，各国汇率贬值等多重因素影响下，除乌外，各国 2015-2016 年 GDP 较 2014 年大幅下挫。哈与其他四国差距明显缩小，但各国的梯度保持不变，且从 GDP 看，哈仍远高于其他四国。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梯度中，乌保持稳定增长，而土 2014 年以来 GDP 降幅明显，与乌之间差距扩大。且自 2011 年以来，哈 GDP 在五国中占比逐年下降，2015 年哈 GDP 在五国中占比自 2009 年以来首次下降到 60% 以下，2016 年占比继续下降到 53.25%，是 8 年来最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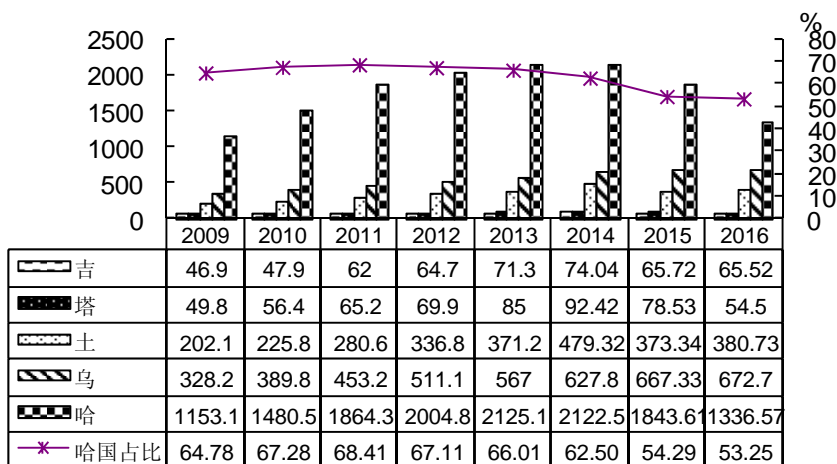


图 1 中亚五国 GDP 的比较（亿美元）

注：土 2015-2016 年 GDP 数据源于世界银行。哈占比为右轴数据。

资料来源：中国驻中亚各国经商参赞处（<http://www.mofcom.gov.cn>），世界银行（<http://www.worldbank.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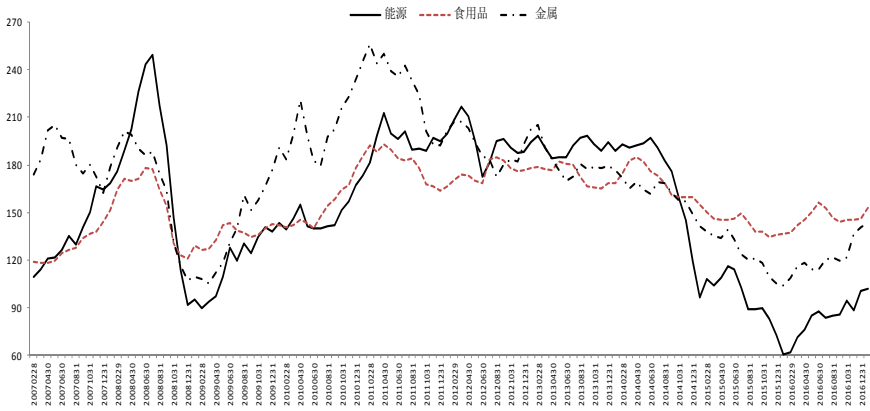


图 2 IMF 全球初级产品价格指数

资料来源：万得（Wind）咨询（<http://www.wind.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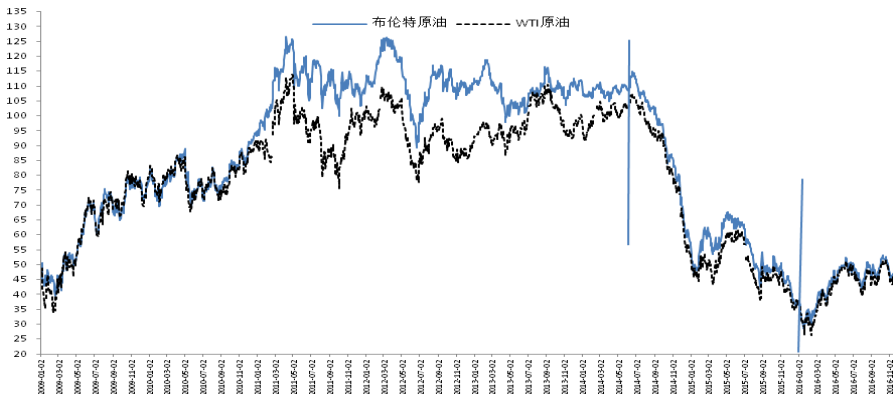


图 3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元/桶）

资料来源：万得（Wind）咨询（<http://www.wind.com.cn>）。

2、以人均GDP和人均国民收入（GNI）衡量，五国贫富差距层次差异明显。一是按人均GDP比较，长期以来，哈为第一层次，土为第二层次，乌^①处于第三层次，吉和塔为第四层次。2009-2015年，哈人均GDP近乎与其

① 乌人口占中亚五国人口 46%左右，居中亚首位，2015 年乌人口达 3130 万。

余四国人均GDP总和相当，其中 2011-2015 年哈人均GDP均在 1 万美元以上（图 3），是最低水平塔的 10 倍以上。从趋势上看，2009-2014 年各国人均GDP均稳步增长，但 2015 年各国经济增长放缓，货币发生深度贬值，除乌外，其他四国人均GDP均明显下降。但 2016 年哈、吉、塔人均GDP进一步下降为 2011 年以来最低水平，特别是哈，人均GDP比 2015 年下降近 3000 美元，下滑 28.4%，8 年来仅高于 2009 年；土人均GDP与哈差距大幅缩小，基本上上升为于哈同处于第一层次，乌处于第二层次，吉和塔为第三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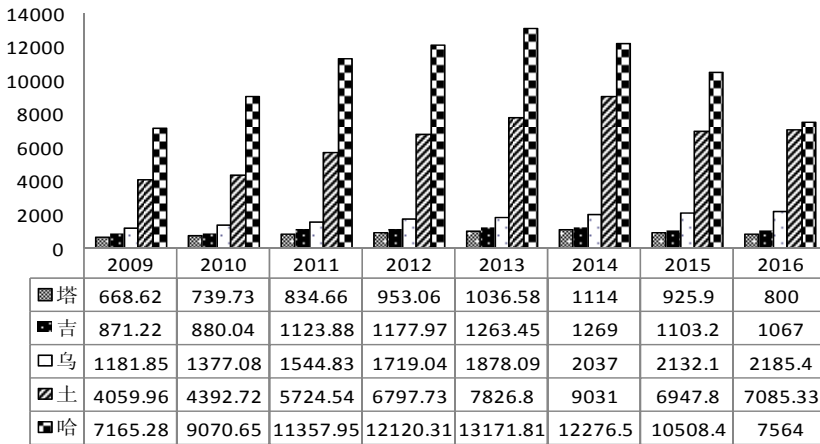


图 4 中亚五国人均 GDP 比较（美元）

资料来源：同图 1。

二是按人均国民收入（GNI）标准划分，哈、土位列中高收入国家，而乌、塔和吉均为中低收入国家。2009-2015 年，哈人均GNI水平一直处于中高收入国家之列^①（表 1），远高于其他四国，而吉、塔分别在 2013 年、2014 年才由低收入迈入中低收入国家门槛（图 5），哈是最低水平吉的约 10 倍。2014 年哈人均GNI达到 11850 美元的顶点，但 2015 年随着其货币贬值、GDP 显著下降，人均GNI明显下降，预计 2016 年的数字会进一步降低，但仍将

^① 另外 2009-2015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中，在衡量国民生活富裕程度的“人类发展指数”中，哈均位列高发展水平国家，其他四国均处在中中等发展水平。

居中亚首位。

表 1 中亚五国人均 GNI 比较划分 (美元)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低收入 (L)	<=995	<=1005	<=1025	<=1035	<=1045	<=1045	<=1025
中低收入 (LM)	996-3945	1006-3975	1026-4035	1036-4085	1046-4125	1046-4125	1026-4035
中高收入 (UM)	3946-12195	3976-12275	4036-12475	4086-12615	4126-12745	4126-12735	4036-12475
高收入(H)	>12195	>12275	>12475	>12615	>12745	>12735	>12475
哈国	UM	UM	UM	UM	UM	UM	UM
吉国	L	L	L	L	LM	LM	LM
塔国	L	L	L	L	L	LM	LM
土国	LM	LM	UM	UM	UM	UM	UM
乌国	LM	LM	LM	LM	LM	LM	LM

注：按图表集法衡量 (Atlas methodology) 分类 (现价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World Ban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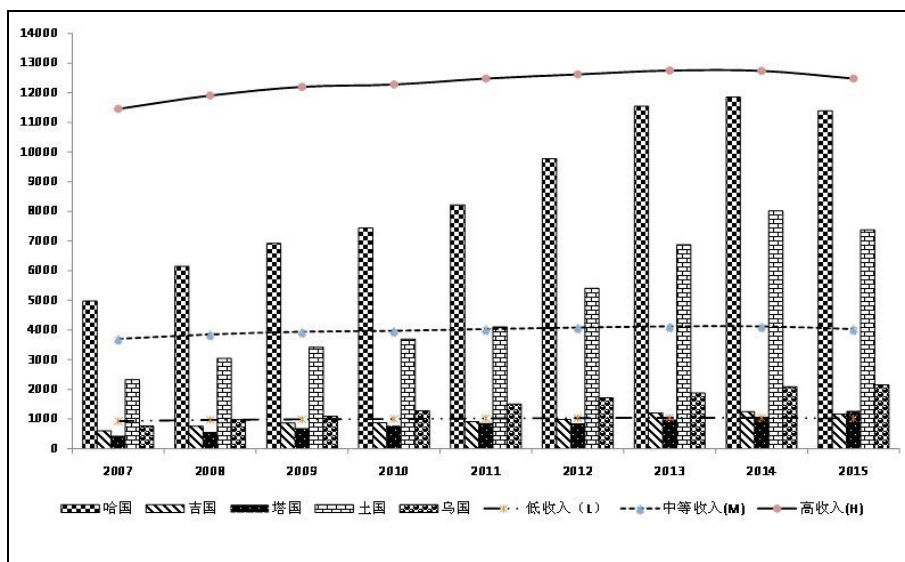


图 5 中亚各国人均 GNI 比较 (美元)

注：按图表集法衡量 (Atlas methodology) 分类 (现价美元)。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World Bank)

3、发展趋势。根据世界经济论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组织在《全球竞争力报告》、《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人类发展报告》和《全球贸易促进报告》^①等文件中，对各国全球竞争力^②、创新指数^③、人类发展指数（HDI）^④、贸易促进指数等指标排名和得分看，哈均远高于其他四国（表 2），经济发展最具潜力和竞争力。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根据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2009-2017 年）认为，吉、塔目前还处于要素推动（Factor-driven）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而哈已处于要素推动向效率推动（Efficiency-driven）（第二阶段）转变，即处于第一和第二阶段之间，其中在 2012-2013、2013-2014、2014-2015 年报告中，连续三年将哈划分为处于效率推动向创新推动（Innovation-driven）（第三阶段）转变的阶段。而且，哈于 2015 年 12 月 15 日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第 162 个正式成员，入世后，预计哈经济的中期收益率为 6.7%（占 GDP 的 3.7%），远期收益率为 17.5%（占 GDP 的 9.7%）^⑤，这将更进一步促进哈贸易发展，提升其经济实力^⑥。

① 世界经济论坛与全球贸易便利化联盟（Global Alliance for Trade Facilitation）发布《全球贸易促进报告》。此份报告通过“贸易促进指数”（Enabling Trade Index），对全球 136 个经济体在市场准入、边境管理、交通与数字化基础设施、运输服务及商业运营环境等方面的表现进行评估。

② 乌和土未在排行榜上体现。竞争力排名基于“全球竞争力指数”（GCI），该指数由制度、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环境、商品市场效率等 12 个类别的指标组成，得分为 1-7 分。2011 年 10 月，该机构宣布调整竞争力评价方式，引入可持续发展因素，将“可持续发展竞争力指数”作为竞争力排名的重要衡量标准。

③ 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 GII）是由联合国组织系统中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康奈尔大学等机构通过 80 多项指标，对全球经济体的创新能力和可衡量成果进行评估。这些指标可划分为制度、人力资本与研究、基础设施、市场成熟度、商业成熟度、知识与技术产出、创意产出 7 大类别。对四个衡量项目进行计算：总体 GII、投入和产出分指数以及创新效率比，GII 总得分是投入和产出次级指数的简单平均数，得分为 0-100 分。

④ HDI（Human nations development index）是根据人均国民收入（GNI）、预期寿命及教育情况等要素综合计算得出的指标，目的在于把无法以经济尺度衡量的富裕程度数值化。也有将其称为“全球富裕指数”的。报告中将各国的发展水平分为四个档次，极高发展水平（Very High Human Development）、高发展水平（High Human Development）、中等发展水平（Medium human development）和低等发展水平（Low human development）。只有被列为“极高”的国家才可能是发达国家。

⑤ 商务部：《哈萨克斯坦投资指南》，2016。

⑥ 吉和塔虽分别在 1998 年和 2013 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但两国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增长潜力和竞争力明显弱于哈。

表 2 中亚五国在国际组织评价排名对比

指标	国家、经济体或地区(年)	哈	吉	塔	土	乌
全球竞争力 指数(GCI)	133(2009-2010)	67(4.1)	123(3.4)	122(3.4)	-	-
	139(2010-2011)	72(4.1)	121(3.5)	116(3.5)		
	142(2011-2012)	72(4.2)	126(3.4)	105(3.8)		
	144(2012-2013)	51(4.4)	127(3.4)	100(3.8)	-	-
	148(2013-2014)	50(4.4)	121(3.6)	-	-	-
	144(2014-2015)	50(4.4)	108(3.7)	91(3.9)	-	-
	140(2015-2016)	42(4.5)	102(3.8)	80(4.0)	-	-
	138(2016-2017)	53(4.4)	111(3.7)	77(4.1)	-	-
全球创新指数 (GII)	125(2009)	72	122	115		
	125(2010)	63	104	112		
	125(2011)	84(30.32)	85(29.79)	116(24.5)		
	141(2012)	83(31.9)	109(26.4)	108(26.4)		127(23.9)
	142(2013)	84(32.73)	117(26.98)	101(30)		133(23.87)
	143(2014)	79(32.75)	112(27.75)	137(23.73)		128(25.2)
	141(2015)	82(31.25)	109(27.96)	114(27.46)		122(25.89)
	128(2016)	75(31.51)	103(26.62)	86(29.62)		
127(2017)	78(31.5)	95(28.01)	94(28.16)			
贸易促进指 数(ETI)	125(2010)	88	100	108	-	-
	132(2012)	105	111	110	-	-
	138(2014)	94	109	-	-	-
	136(2016)	88	113	114	-	-
人类发展指 数(HDI)	182(2009)	82	120	127	109	119
	169(2010)	66	109	112	87	102
	187(2011)	68	126	127	102	115
	187(2012)	68	125	126	102	113
	186(2013)	69	125	125	102	114
	187(2014)	70	125	133	103	116
	188(2015)	56	120	129	109	114

注：全球竞争力指数和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后括号内为得分。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https://www.weforum.org>）、联合国开发计划署（<http://hdr.undp.org>）世界知识产权组织（<http://www.wipo.int>）。

（二）中亚各国经济增速放缓，2017年经济可能逐渐向好

1、各国经济在2010-2013年快速增长后，2014年后受多重因素叠加影响，经济总量下降明显，增速显著放缓。近几年来，发达经济体在经历危机后复苏进程缓慢，减少了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出口的需求，世界经

济面临下行压力。中国通过再平衡调整使经济转向消费和服务业，减少了对大宗商品进口的依赖。自 2014 年起大宗商品周期出现拐点，降低了大宗商品出口国的经济增长率（表 3）。另外，受地缘政治形势紧张、俄罗斯经济衰退的连带效应（通过现金汇款、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卢布贬值、国际大宗商品（原油、金属和矿物等）价格下跌、部分国家外劳侨汇收入大幅减少等因素综合影响，除乌外，各国 GDP 和增速在 2014-2016 年间受到显著影响。

表 3 大宗商品价格低迷对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影响

指标	年份	燃料出口国	非燃料大宗商品出口国
实际 GDP 增长率 (%)	2014	5.7	5.3
	2015	0.9	4.6
	2016	-1.6	3.8
财政赤字 (占 GDP 的百分比)	2014	1.9	2.3
	2015	5.1	2.8
	2016	5.5	3.5
经常账户逆差 (占 GDP 的百分比)	2014	0.2	5.6
	2015	4.2	5.8
	2016	1.7	5.2

注：大宗商品出口国指至少一半的出口收入来自大宗商品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http://www.imf.org>)

一是经济总量下降明显。以GDP居于首位的哈为例，其经济增长引擎长期建立在石油生产和价格上涨基础上，经济结构呈现典型的“三化”特征：经济资源化、资源出口化、投资资源化。经济发展过度依赖资源能源产业发展，外贸主要依赖能源出口创汇，吸引的外资主要集中投向能源资源领域。哈近年来虽致力于调整经济增长模式和结构，但事实上经济对原材料商品的依赖程度并没有降低，发展质量也未改变，未做好对内、外部条件变化的准备。2014年纽约WTI原油期货价格从6月12日的107美元（桶）高位一路暴跌跳水近60%，哈GDP增速也由2013年的6%回落到2014年的4.3%。2015年国际大宗商品以及石油价格继续深度调整，布伦特原油全年平均价从98.9美元/桶下降到约53美元/桶，主要贸易伙伴俄罗斯经济衰退陷入危机，哈出口大幅下降（同比下降42.5%），货币坚戈深度贬值（全年贬值幅

度达 88%)，哈经济增长遭受重创，下滑最为明显，GDP大幅下降（以美元计）到 1843.61 亿美元，仅相当于 2011 年的水平；2016 年受国际油价持续下跌及对外贸易持续萎缩影响，当年GDP总量也仅为 1336.57 亿美元^①，甚至低于 2010 年的水平（图 1）。同样，吉、塔和土等国 2015、2016 年GDP 总量也大幅下降，仅相当于 2012 或 2013 年水平。特别是塔，2016 年GDP 约 54.5 亿美元^②，8 年来仅高于 2009 年。

二是经济增速显著放缓。如哈 2010 年后，经济增速呈显著下降趋势，2015、2016 年GDP增速分别仅为 1.2%和 1%，连续两年为各国最低增速（表 3）。吉经济增长波动幅度大，GDP增速大起大落，由 2013 年 10.5%的强势放缓至 2014 年的 3.6%，2015 年仅呈 3.5%的小幅增长，2016 年同比增长 3.8%^③，没有达成年初吉政府设定的 5.2%增幅目标，经济增速也仅高于哈。土在 2010-2014 年凭借石油天然气价格快速上涨，GDP保持高速平稳增长，但 2015 年增速由 2014 年的 10.3%大幅下滑至 6.5%，2016 年为 6.2%，10 年来仅高于危机后的 2009 年。塔在 2014-2016 年连续三年GDP增长低于 7%。乌经济增速长期保持稳定，连续 9 年保持在 8%以上，但 2016 年增长 7.8%，为十年来首次低于 8%的最低水平，而且乌近两年来货币持续贬值，加大了其宏观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2、预计 2017 年中亚各国经济总体可能逐渐恢复向好。

一是部分国家经济增长可能向好。随着 2016 年 2 月以来世界大宗商品价格缓慢回升，特别是石油等能源价格回升（图 3），2017 年 1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高了对石油平均价格的预期（为 51.2 美元/桶），2017 年石油价格有望在每桶 55-58 美元区间波动，同时预测 2018 年价格将维持在每桶 53 美元水平。2017 年预计美国经济稳健复苏、欧洲经济复苏渐稳、俄罗斯经济逐渐恢复、新兴市场经济增长或将持续，以及中亚国家在确保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有限的、可控的政治改革，以及着力开展改变经济结构性

① 如以本币计算为 45.732 万亿坚戈，1 美元=342.16 坚戈。

② 资料来源：塔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nbt.tj>）。

③ 若不计库姆托尔金矿产值，则吉内生产总值为 4128 亿索姆（约合 59 亿美元），同比增长 3.7%。

和增长模式的经济改革，推动经济企稳回升，同时也为国家发展营造了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另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预测，预计 2017 年中亚五国进出口贸易额将普遍高于 2016 年。在以上内外部条件下，预计部分国家经济增速有一定提高。世界银行在 2017 年 1 月《全球经济展望》中，相继提高了对 2017-2019 年哈、土、吉等经济增速的预测（表 4）。而塔面临银行流动性危机和货币贬值压力，乌货币持续贬值，这两国经济增速可能进一步下滑。

表 4 中亚五国 GDP 增速及 2017-2019 年预测增速（%）

国家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哈	8.9	3.3	1.2	7.3	7.5	5	6	4.3	1.2	1	2.2	3.7	4
吉	8.5	8.4	2.9	-0.5	6	-0.9	10.5	3.6	3.5	3.8	3.0	3.7	4.9
塔	7.8	7.9	3.9	6.5	7.4	7.5	7.4	6.7	6	4.2	4.5	5.2	4.5
土	11.1	14.7	6.1	9.2	14.7	11.1	10.2	10.3	6.7	6.2	6.5	6.8	7
乌	9.5	9	8.1	8.5	8.3	8.2	8	8.1	8	7.8	7.4	7.4	7.4

注：灰色数据为世界银行 2017 年 1 月《全球经济展望》预测数据。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https://www.adb.org>）、世界银行（<http://www.worldbank.org>）。

二是各国经济增长仍面临压力。2017 年，国际原材料商品价格震荡、美元升值，世界经济分化加剧、逆全球化思潮、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等外部因素继续存在，国际贸易投资格局将出现调整，全球贸易规则面临重构，全球价值链深度重塑，未来 5 年新兴市场从外部环境中获得的增长动力可能会减弱（图 6）。加上外部金融状况随着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而普遍收紧（影响资本流入），中亚各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同时，中亚各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开放度较低，小国开放经济特征和对外经济的高依赖性，以及区域内各国的资源禀赋和单一经济结构等，仍将长期影响中亚国家经济的发展，未来经济恢复增长也存在一定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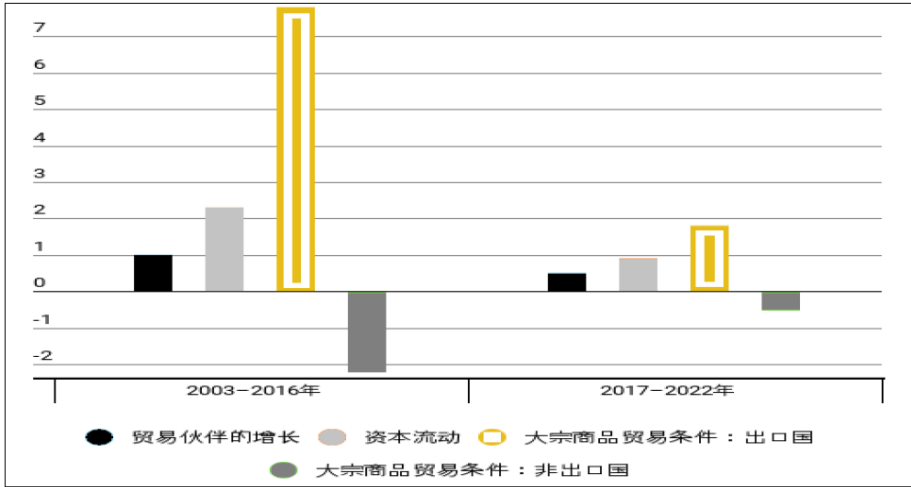


图 6 未来五年新兴市场从外部环境获得的增长动力变化

注：实际和预计的外部环境，与 2015-2016 年平均比较得出的百分点差异。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http://www.imf.org>）。

3、通胀压力。通胀压力仍是各国面临的一个关键性挑战。受生产结构单一、货币持续贬值等综合内生因素影响，近年来中亚各国通胀率一直较高，除吉外，其他四国通胀率长期在 5% 以上（表 5）。如哈 2015 年通胀率高达 13.6%，创十年来最高值，2016 年为 8.5%，仍高于其政府预期的 6-8% 的通胀区间。乌受货币贬值、食品价格上涨、燃料费、公共事业投资以及工资上调等因素影响，通胀率长期高于 8%，基本处于各国最高水平，2015-2016 年虽有所下降，但仍高于 5%^①。塔和土通胀率变化虽较为平稳，但基本上在 5%-7% 高位区间，塔 2016 年银行发生流动性危机，国家银行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可能会推高其通胀率。吉通胀率波动较大，近两年来持续下降，2016 年仅为 0.4%。受本国货币贬值和经济增速下滑以及主要出口市场经济疲软影响，预计各国未来仍面临通胀压力（表 5）。如何缓解通胀高企，仍然是各国政府面临的关键问题。

① 据亚行数据，乌 2015 和 2016 年通胀分别为 8.5% 和 8.4%。

表 5 中亚五国通胀率 (CPI,%)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哈	10.8	17	7.3	7.1	8.3	5.1	5.8	6.7	13.6	8.5	8.0	7.0
吉	10.2	24.5	6.8	7.8	16.6	2.8	6.6	7.5	3.4	0.4	5.0	4.0
塔	13.2	20.4	6.5	6.5	12.5	5.8	5.1	6.1	5.1	6.1	8.0	7.0
土	5.7	4.1	2.7	11.4	8.4	5.3	6.8	6.0	7.0	6.5	6.0	6.0
乌	9.5	9	8.1	8.5	8.3	12.1	11.2	8.4	5.6	5.7	9.5	10.0

注：土 2016 年数据为 ADB（亚洲开发银行）预测数据，其他四国 2016 年数据源于各国央行数据。2017-2018 年数据为 ADB（亚洲开发银行）预测数据。。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 (<https://www.adb.org>)、哈央行 (<http://www.nationalbank.kz>)、吉央行 (<http://www.nbkr.kg>)、塔央行 (<http://www.nbt.tj>)、土央行 (<http://www.cbt.tm>) 和乌央行 (<http://www.cbu.uz>)。

三、中亚各国金融发展情况分析

(一) 各国汇率持续下跌、汇率波动幅度大

从各国汇率走势来看，2009-2014 年期间各国（除土外）汇率持续贬值。危机后，从内部看，中亚各国宏观经济增长方式和结构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经济存在“美元化”现象，以及较高的外贸依存度；外部则面临全球贸易需求低速增长（图 7）、美元升值、主要贸易伙伴俄罗斯经济衰退和卢布持续贬值的影响，中亚对俄及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货币贬值成为增强各国产品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各国货币持续贬值（图 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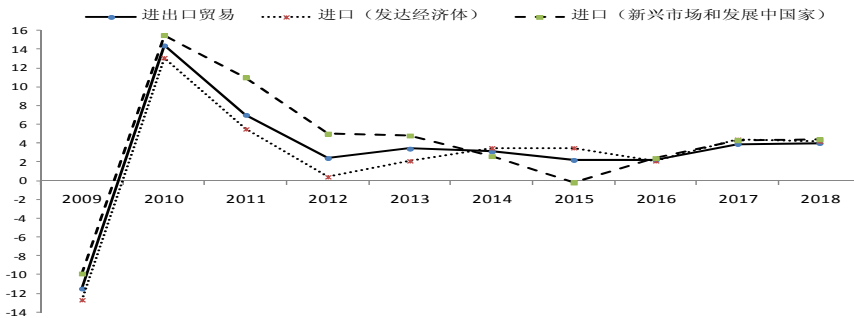


图 7 全球商品贸易规模及进口贸易变化趋势及预测 (%)

注：2017-2018 年为预测数据。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7 年 6 月《世界经济展望》 (<http://www.imf.org>)。

受俄罗斯经济大幅衰退^①、卢布大幅贬值^②导致各国货币汇率产生连锁反应，以及各国自身结构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的影响，2015年各国汇率加速贬值。例如2015年，哈在石油价格大幅下跌、美元持续走强的溢出效应和叠加影响、俄卢布贬值等外部因素导致哈经济贸易发展外部环境恶化，以及哈经济发展模式转型面临更多困难、货币政策目标调整、国内经济去美元化需求等内部因素的双重压力下，政府和央行在8月20日取消了汇率走廊制度。转向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后，引发坚戈对美元汇率暴跌^③，全年贬值幅度达88%，为中亚各国之最。同样在2015年，吉索姆贬值28.9%（比2014年高9个百分点），土马纳特^④贬值18.6%，乌苏姆贬值17.7%（比2014年高6个百分点），塔索莫尼贬值41%。面对汇率持续下跌压力，各国采取各种措施希望缓解汇率下跌。如哈央行、吉国家银行多次动用外汇储备干预国内外汇市场，土限制居民购买外汇，塔央行关停所有外币兑换点，乌央行限制公民用本币兑换美元的次数和金额等。但在内外部环境双重压力下，各国上述政策并未取得预期效果。

2016年各国汇率走势明显分化。哈和吉货币小幅升值，而乌和塔继续贬值。2016年哈央行继续投放美元干预外汇市场以稳定坚戈汇率，加上国际石油价格回升，避免了货币进一步贬值，截至2016年末，坚戈较2015年年末时升值2%。2016年随着经济走出低谷，呈现逐步复苏状态，吉实施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国家银行动用储备52次干预外汇市场，以及出台新的非法外汇交易处罚规定，加大打击非法货币兑换机构，索姆全年升值8.78%。而2016年乌苏姆贬值17%（中央银行确定的官方汇率），跌幅与2015年基本相同；塔索莫尼贬值14.34%（其贬值主要发生在1月，贬值12.2%，

① 俄联邦统计局（www.economy.gov.ru）：2014年GDP仅增长0.7%、2015年为-3.7%、2016年为-0.2%。

② 如2015年5月中旬起，卢布再次大幅贬值。8月20日，莫斯科交易所卢布兑美元汇率跌破67:1整数关口，兑欧元汇率跌破75:1整数关口，均创半年新低。

③ 哈坚戈汇率在2009年2月和2014年2月也曾发生大幅贬值，这两次贬值通常被认为是哈央行主动下调坚戈汇率浮动区间，从而造成坚戈大幅贬值。

④ 土2009年货币改制，马纳特自2009年1月1日以来，5年对美元汇率一直保持在2.85马纳特兑1美元的固定汇率水平。但2015年面临国际油气价格下跌以及土外汇紧缺压力，自2015年1月1日起，1美元可兑换3.5马纳特。

2-11 月索莫尼呈小幅波动)。

未来各国汇率仍有下跌压力。随着国际石油价格的持续低位震荡、美联储再次加息、美元进入升值周期、俄罗斯经济尚未完全走出衰退等因素影响，中亚各国一方面面临外需萎缩，同时又要防止资本大幅外流，货币贬值仍存在压力。特别是 2017 年塔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外债偿债压力大，外汇储备较少，如出现侨汇收入减少、外资撤离，储备外汇难以提供缓冲，汇率面临进一步贬值压力。另外从各国汇率的历史走势来看，存在长期下跌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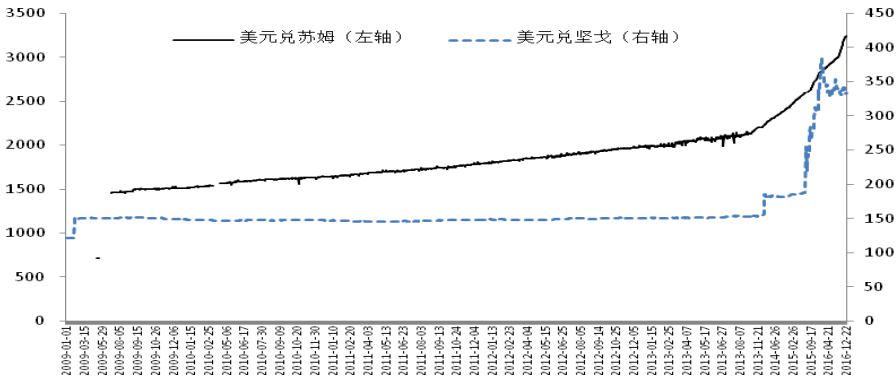


图 8 2009-2016 年哈和乌汇率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http://www.wind.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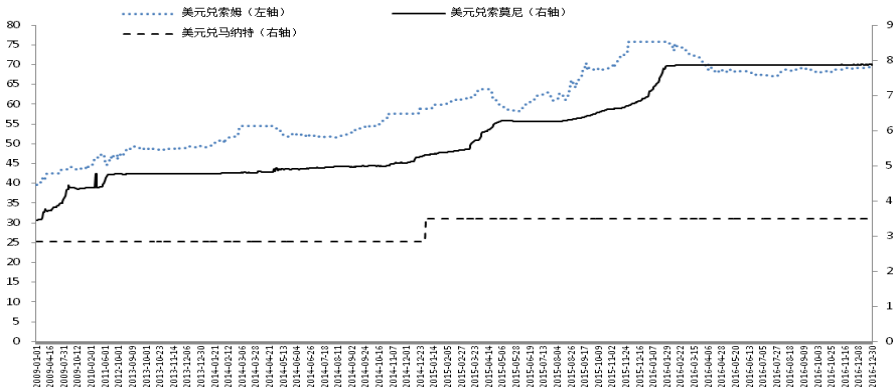


图 9 2009-2016 年吉、塔和土汇率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http://www.wind.com>)。

除土外，各国汇率波动幅度较大。一是从各国汇率纵向波动率（以标准差衡量）看，哈、吉和乌汇率波动率较大。2009-2014年期间，哈、吉、塔、乌汇率波动趋势相近，波动较平稳，但2015年各国货币汇率波动均达到峰值（表6）。另外2010-2015年哈和乌汇率波动逐渐增大，呈明显上升趋势。2016年后，哈、吉采取各种措施稳定本国汇率，波动幅度明显减小；乌虽采取措施，但仍未稳定汇率，波动率为近8年来最高。

表6 中亚五国汇率波动率

国家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09-2016
哈	8.37	0.44	0.97	1.07	1.33	8.61	52.16	10.72	66.96
吉	1.25	0.94	1.03	0.40	0.58	2.42	5.31	2.67	9.52
塔	0.32	0.24	0.25	0.03	0.13	0.12	0.46	0.14	1.33
土	0	0	0	0	0	0	0	0	0.30
乌	18.20	38.77	42.56	56.45	81.72	65.13	102.74	113.27	470.36

注：各国各年的汇率波动是由日度汇率的标准差来表示。

资料来源：根据 Wind 资讯（<http://www.wind.com>）数据计算。

二是从各国汇率波动率横向对比（以变异系数）看，哈汇率波动幅度最大。2009-2016年，哈、乌、塔和吉汇率波动较大，其中哈汇率波动幅度最大（表7），主要原因是2015年哈坚戈深度贬值88%。土和乌汇率波动幅度较小（ $CVr \leq 5$ ），哈、吉和塔汇率波动较为剧烈，特别是2015年哈、吉和塔货币汇率大幅波动，变异系数分别为23.50、8.30和7.42，为2009-2016年间的最高值。

表7 中亚五国汇率变异系数（CVr）（%）

国家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09-2016
哈	5.67	0.30	0.66	0.72	0.88	4.81	23.50	3.14	35.99
吉	2.92	2.04	2.24	0.85	1.21	4.57	8.30	3.81	19.15
塔	7.69	5.45	5.43	0.63	2.71	2.45	7.42	1.79	22.35
土	0	0	0	0	0	0	0	0	9.83
乌	1.24	2.45	2.49	3.00	3.85	2.81	3.99	3.82	23.77

注：变异系数 $CVr = \text{标准差} / \text{均值} * 100\%$ ，变异系数可以消除单位和平均数对多个国家变异程度比较的影响。

资料来源：根据 Wind 资讯（<http://www.wind.com.cn>）数据计算。

（二）外汇储备差异较大，外债负债率较高

外汇储备存在明显差异。哈国际外汇储备（包括央行总储备和国家基金资金）占五国外汇储备总量的 60%左右。土和乌外汇储备也较为充足。而最低的吉和塔不到哈央行储备的十分之一和二十分之一（表 8）。

2009-2014 年，各国外汇储备基本呈稳步增长态势，但受外贸萎缩及动用外汇储备维护汇率等因素影响，2015 年除乌外哈、吉、塔外汇储备明显下降。2015 年哈对外贸易大幅下滑，且为稳定汇率，哈央行频繁在证券市场中抛售美元，国际总储备比 2014 年末迅速下降 110.7 亿美元。同样，吉 2014-2015 年为维持索姆汇率稳定，多次动用外汇储备介入外汇市场，外汇储备连续两年下降。塔 2013-2015 年随着其对外贸易连续下降和侨汇收入减少等因素影响，外汇储备连续三年下降。

表 8 中亚五国国际外汇储备（亿美元）

国家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哈	央行储备	230.91	282.75	293.28	282.69	247.15	292.09	278.76	295.3
	总储备	474.59	592.55	729.53	861.96	955.07	1024.5	913.8	908
吉	15.88	17.19	18.35	20.67	22.38	19.58	17.78	19.69	
塔	2.78	4.76	5.72	6.5	6.36	5.11	4.94	7.45	
土	190	188	224	264	293	324	--	--	
乌	122.26	145.79	180.49	221.33	225.15	241.14	244	246.5	
哈国占比 (%)	58.9	62.4	63	62.7	63.6	63.5			

注：哈萨克斯坦央行储备数据不含“萨姆鲁克-卡泽纳”国家福利基金，总储备包括央行储备和国家福利基金。

资料来源：ADB（亚洲开发银行）亚洲经济展望（2016）（<https://www.adb.org>）。

哈、吉和塔外债负债率较高，吉和塔偿债压力较大，存在偿债风险。一是哈、吉和塔外债负债率较高。吉外债负债率长期居于高位，连续 9 年超过 80%；哈近十年均高于 65%，且呈“V”型走势，2012 年降为 10 年来最低点，但随后又迅速上升，2016 年达 123%，为 10 年来第二高点。塔长期超过 20%。^①以上三国外债负债率均超过国际公认的 20% 负债率安全线（表 9）。

^① 塔举借外债的规模和条件受到 IMF 的限制，规定其外债规模不得超过塔 GDP 的 40%，塔政府严格执行这一政策，影响塔举债规模。

二是哈短期偿债压力不大，但在国际油价低位徘徊的情况下，存在偿债隐患。哈外债总额和外债负债率虽高，国际外汇储备不能覆盖其外债，但总体来看，哈外汇储备充足，短期内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将是制约其偿债能力的主要因素。另从哈债务期限结构看，主要以长期债务为主，短期债务偿债压力不大，截至 2016 年底，其短期债务仅为 67.59 亿美元。长期看，哈政策连续性较高、经济增长潜力充足，政府奉行“政府不举债”政策，政府及政府担保形成的外债占外债总额的比重被严格控制在 7% 以下^①，较低的政府债务负担使政府有一定空间应对金融系统风险和外部压力，并有国家主权财富基金作保障，政府本外币偿债能力较为稳定。但另一方面，哈 2012 年以来负债率持续上升，特别是近两年来哈出口收入下降、贸易顺差减少、央行多次动用外汇储备干预汇率等因素导致其外汇储备减少，哈 2015 年负债率比 2014 年上升 10 个百分点，2016 年哈外债继续增加。在国际市场上，哈主权信用评级为最低投资级别 BBB，实现国外再融资有一定难度。在当前国际油价停滞在 50 美元/桶左右、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背景下，哈外汇储备有可能进一步减少，面临一定的外债偿付压力。

三是吉和塔对外偿债能力弱，存在偿还风险。吉经济发展对外债过度依赖，2012-2015 年，外债总额逐年上升，外债比率持续高企（表 9 和 10）。2015 年吉举借大额贷款实施国家级基础设施项目，其外债币种多为美元，加上索姆对美元贬值 29%，截至 2015 年年底，吉外债（政府和央行）总额达到 36.01 亿美元，占 GDP 的比例为 64.5%，超过了吉议会设置的 60% “红线”；全部外债（国家和私人）率高达 119.5%；截至 2016 年底吉全部外债总额占 GDP 的比例达 109.8%^②。目前吉外汇储备仅有 19.69 亿美元，政府偿债压力较大。2016 年 6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对吉中期贷款三年期安排第二次评估报告，报告将吉债务风险评级从第一次评估的中高级上调为高中级，认为吉外债压力仍在加剧。截至 2016 年 11 月底，中国进出口银行为吉最大债权方，因此需警惕吉国偿债风险。

① 根据哈央行数据，2015 年哈国家债务占外债总额为 8.4%，2016 年底，哈政府外债占外债总额为 7.5%，也超出了 7%。

② 吉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年底，吉外债额 2767.883 亿索姆（约折合 40.72 亿美元），占吉国内生产总值的 56.3%。

塔长期以来国际外汇储备不能覆盖其外债（表 8、表 10）。2016 年外债达 23 亿美元，占 GDP 的 32.7%，其储备仅有 7.45 亿美元，外债是其储备的 3.1 倍，偿债压力较大。自 2013 年起，中国已连续 3 年成为塔第 1 大债权国，且占比持续提高，截至 2016 年 6 月底，中国对塔外债总额 9.8 亿美元，占比 43.1%。2017 和 2018 年为塔还贷高峰期，在当前美元走强背景下，塔可能面临今后融资难、还贷集中、资金匮乏等问题，作为塔最大的债权国，我国需谨防塔债务风险。

表 9 中亚五国外债负债率（%）

国家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哈	125.9	112	103.4	96.7	91.5	68.29	69.62	74.28	84.83	122.5
吉	79.2	87.8	88.6	95.3	98.2	81	83.4	94.4	119.5	109.8
塔	40.4	31.8	33.4	34.5	34.4	32.33	25.28	22.72	27.80	32.7
土	5.7	4.1	2.7	11.4	8.4	18.89	21.41	16.80	18.68	
乌	18.9	14.3	16.1	15.5	17.9	17.8	18.9	12.88	15.55	16.97

资料来源：中国驻中亚各国经商参赞处（<http://www.mofcom.gov.cn>）和各国央行。

表 10 中亚五国外债余额（亿美元）

国家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哈	1128.67	1182.23	1253.21	1369.18	1500.33	1574.23	1536.97	1637.58
吉	41.18	43.81	47.54	51.90	59.29	63.59	66.70	68.74
塔	16.92	19.11	21.59	21.73	21.49	21	21.83	23
土	4.85	9.08	29.23	63.65	86.54	80.53	82.96	--
乌	49.22	58.04	60.9	66.6	75	83.99	105.21	114.13

注：表中外债指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包括中长期债务、短期债务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贷款。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https://www.adb.org>）。哈央行（<http://www.nationalbank.kz>）、吉央行（<http://www.nbkr.kg>）、塔央行（<http://www.nbt.tj>）。

（三）金融市场不发达，贷款利率高，融资困难

1、金融市场化程度不均衡，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且中资银行很少。中亚各国多处于经济转轨的金融改革阶段。综合来看，哈金融市场化程度较高（表 11 和表 12），塔和乌金融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各国金融体系发展极为不平衡，哈金融体系较为完善，但各国金融体系主要以银行为主，其他

如证券市场、保险市场等发展较为滞后。除哈^①外，其他四国均无中资银行，而且由于中国与中亚各国之间尚未互设金融机构，业务交流与合作不便，在设立账户、贸易结算、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人民币跨境结算等方面还存在一定障碍。

表 11 中亚国家金融市场发展成熟度排名

指标	国家	2009-2010	2010-2011	2011-2012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2015-2016	2016-2017
金融市场发展	哈	111 (3.5)	117 (3.4)	121 (3.3)	115 (3.5)	103 (3.7)	98 (3.7)	91 (3.6)	104 (3.5)
	吉	109 (3.5)	111 (3.5)	113 (3.5)	118 (3.4)	112 (3.5)	95 (3.7)	102 (3.4)	96 (3.6)
	塔	128 (3.0)	127 (3.1)	119 (3.3)	124 (3.3)	—	113 (3.4)	110 (3.4)	105 (3.5)
其中：									
金融服务便利性	哈		93	91	79	60	65	63	80
	吉		123	133	136	131	108	108	119
	塔		118	118	103	—	97	96	70
金融服务的承担能力	哈		102	103	78	58	55	53	76
	吉		126	135	137	130	107	107	105
	塔		118	108	88	—	83	82	54
银行稳健性	哈	128	131	131	120	100	108	110	105
	吉	129	130	125	131	135	126	125	119
	塔	120	125	118	100	—	94	89	96
有价证券交易监管	哈	116	119	112	100	90	86	87	108
	吉	124	132	134	134	130	124	126	123
	塔	122	126	125	123	—	119	113	89

注：金融市场发展指标括号内为得分。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https://www.weforum.org>）。

2、证券市场发展差异大，总体发展滞后。中亚五国中，哈证券市场发展程度最高，吉、塔和土证券市场发展极为缓慢。哈证券交易所^②2014-2016年各类交易总额分别约为2604亿美元、4296亿美元和2763亿美元，其中回购交易是最主要的组成部分，2016年交易总额约为1668.85亿美元，占交

① 中国工商银行(阿拉木图)股份公司和哈萨克中国银行。

② 由4个部分构成：外汇市场、国家有价证券（包括国际有价证券）、债券市场和衍生金融工具市场。

易总量的 60.4%；股票交易额仅为 7.31 亿美元（2502 亿坚戈）^①，上市企业约 2200 家。乌唯一的“塔什干国家证券交易所”建立于 1994 年，2015 年会员单位约 200 家，上市公司 370 家，2015 年有价证券成交额仅为 5070 万美元。而吉股票交易所只有吉电信、玛纳斯国际机场、工业建筑银行等 14 家企业股票交易，2015 年交易额约合 1 亿美元。2015 年 10 月塔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中亚证券交易所”成立，2016 年初开始正式交易。土至今没有证券交易所。

表 12 2015 年中亚五国金融体系（家）

		哈国	吉国	塔国	土国	乌国
银行机构	中央银行	1	1	1	1	1
	商业银行	35	25	16	7	29
	其中：外资银行 (中资银行)	19 (2)	16 (0)	6 (0)	2 (0)	5 (0)
	政策性银行	1	1 ^②			
证券市场	证券交易所	1	1	1	0	1
	上市公司	78	14			370
	上市公司总市值 占 GDP 比重 (%)	18.93	2.5			
保险公司		33	18		1	31

注：土国保险业主要经营机构是国有“土库曼斯坦国家保险公司”，该公司垄断了几乎全部的保险业务量。吉国上市公司占 GDP 的比重为 2012 年数据。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ADB（亚洲开发银行）、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指南、Wind 数据库、各国央行和统计委员会等资料。

3、商业银行贷款利率长期处于高位，信贷投放水平较低，经济金融化程度低。中亚各国融资方式和渠道单一，贷款利率长期处于高位，政府力量在融资活动中起主导作用，商业银行的融资对象通常是和政府联系非常紧密的企业。直接融资相对落后，融资体系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企业融资难度和成本较大。

① 中国驻哈经商参赞处（<http://kz.mofcom.gov.cn>）。

② 吉国没有明确的政策性银行，但是，吉国银联体成员行一结算储蓄银行，完全是国有的、并具有很多政策性职能的商业银行。

表 13 中亚国家信贷可得性排名和征信机构覆盖率

年（国家、地区或经济体，个）	哈		吉		塔		乌	
	排名	覆盖率（%）	排名	覆盖率（%）	排名	覆盖率（%）	排名	覆盖率（%）
2009（181）	43	25.6	28	3.7	172	0	123	4.5
2010（183）	43	29.5	15	5.9	167	0	135	4.8
2011（183）	72	29.9	15	11.9	168	0	138	7.8
2012（183）	78	37.6	8	18.7	177	0	159	8.6
2013（183）	83	39.3	12	24.6	180	0	154	15.7
2014（189）	86	45.6	13	32.1	159	2.1	130	16.5
2015（189）	71（50）	51.7	36（65）	38.2	116（35）	7	104（40）	17.8
2016（189）	70（55）	81.4	28（70）	35.3	109（40）	15.9	42（65）	19.4
2017（189）	75（55）	52	32（70）	30.6	118（40）	35.8	42（65）	27.8

注：1.2015 年各国排名后括号能为DTF得分，排名是指信贷可得性排名，覆盖率是指征信机构覆盖率。2015 年世界银行在对经济体营商环境综合排名时，采用了新的计算方法，即依据 10 个议题的前沿距离（DTF，distance to frontier）分数决定的，每个议题所占权重相同，且包括多个指标。这 10 个议题分别是开办企业、办理许可、获得电力、登记财产、获得信贷、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执行合同和办理破产。前沿距离显示当前每个经济体距离“前沿水平”的差距，具体反映在 0 至 100 的区间里，其中 0 表示最差表现，100 表示前沿水平。每一年的报告是对上年排名。资料来源：世界银行营商报告（<http://www.worldbank.org>）。

一是银行贷款长期处于高位。哈央行确定的基准利率长期处在高于 10% 的水平，二级银行对非银行法人的本币贷款利率（3 个月-1 年）长期在 10%-17% 之间（图 10）。吉本币平均贷款利率在 20-27% 区间浮动，外币贷款平均利率超过 10%，2015-2016 年本币平均贷款利率分别高达 23.63% 和 24.53%、外币平均贷款利率分别为 14.28% 和 12.45%；2011-2016 年，本币存贷款利差在 17.5%-23% 之间浮动，说明其资金极度匮乏。塔由于银行系统薄弱，贷款利率在中亚地区最高，本币贷款利率在 24-36% 之间，外币贷款利率为 20.44%，在世界银行报告中“信贷可得性”排名中，塔在所有进行排名的国家中排名靠后，在中亚国家中垫底。塔在信贷可得性两个分项指标

之一的信用信息指数深度^①中“征信机构覆盖率”和信用记录覆盖率^②也较低（表 12）。乌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约为 17-24%，征信机构覆盖率也处于较低水平。土贷款利率虽在 10%左右，但由于贷款审查极其严格而且时间长，外资企业在土很难融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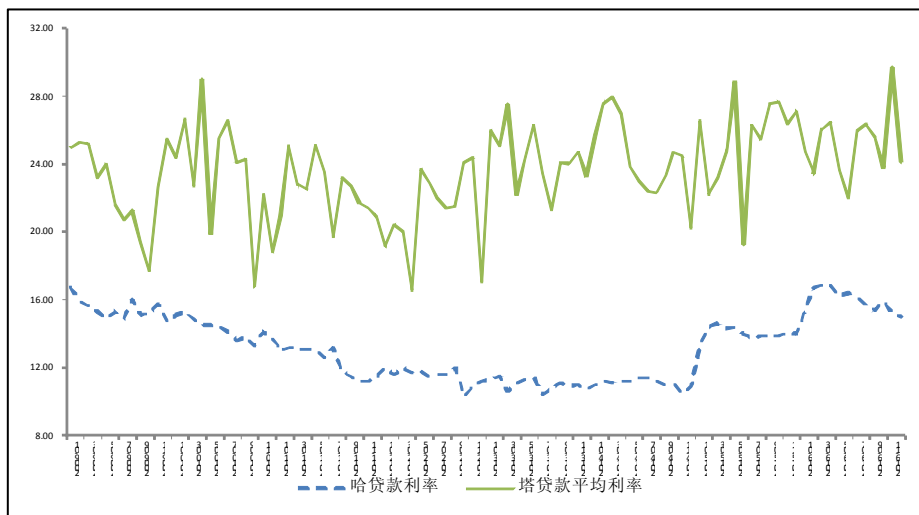


图 10 哈国和塔国本币贷款利率走势

注：哈国为非金融企业 3 个月-1 年贷款利率；塔国为贷款平均利率；

资料来源：Wind 资讯（<http://www.wind.com.cn>）。

二是信贷投放水平处于低位，金融深化度低。2009-2016 年，哈信贷投放发展基本平稳，信贷投放占 GDP 的比重基本处于 35-55%之间，在中亚国家居领先水平，但信贷投放仍有较大空间。吉信贷投放长期处于低位，2009 年信贷投放占 GDP 的比重为 11.23%，2015 年信贷投放占 GDP 比重也仅为

① 另一个指标是法定权利指数强度。主要是度量通过担保法保护借款人和贷款人的权利以及通过银行破产法保护有担保债权人的权利。

② 信用信息指数深度指标得分，由征信机构覆盖率（已列入最大征信机构名单的个人和公司数量在 15 岁以上成年人中所占的百分比）和信用记录覆盖率（列入信用登记的个人和公司数量在 15 岁以上成年人中所占的百分比）两个指标构成。中亚各国信用记录覆盖率和征信机构覆盖率反映情况类似，限于篇幅不再列示。

19.4%，为中亚五国最低水平；从趋势上看，信贷投放水平在稳步增长。乌和土 2015 年信贷投放占 GDP 比重分别也仅为 22.55%和 29.55%，在五国中处于中间水平。

2015 年，塔信贷投放占 GDP 的比重仅为 20.8%，已经是近年最高，信贷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较为薄弱。2016 年塔规模较大的四家银行分别是农业投资银行、东方银行、外经银行和塔吉克斯坦储蓄银行，其中农业投资银行为国有银行（52%的股权为财政部所有），其余三家均为私人银行。2016 年塔出口银行、农业投资银行、工业发展银行、佛诺银行、东方银行、外经银行等出现流动性短缺和财务问题，银行资金取兑业务基本停止，导致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其中，农业投资银行是塔规模最大的银行，总资产为 2.4 亿美元，总负债 3.3 亿美元，总资产负债率为 135.8%，不良贷款率 67.3%，严重资不抵债。5 月至 12 月中旬，塔吉克工业银行和佛诺银行由央行临时托管。12 月 21 日，塔下议院支持政府向塔银行发行有价证券的决议，拟通过向塔四家银行发行 5 年期央行汇票的形式解决现金流动性短缺问题，该汇票为 5 年期，按 2%年利率计算，上述四家银行以自身的不动产和动产作为抵押，向中央银行借款 38.5 亿索莫尼（约合 4.9 亿美元^①），初步拟定分配方案是塔外经银行 22.5 亿索莫尼（约合 2.86 亿美元），农业投资银行 1.7 亿索莫尼（约合 0.21 亿美元），工业发展银行 4.5 亿索莫尼（约合 0.57 亿美元），佛诺（富农）银行 0.8 亿索莫尼（约合 0.1 亿美元）。当月塔政府向工业发展银行和佛诺银行分别拨款，并结束央行托管。12 月塔吉克出口银行和农业投资银行开始向储户付款，但工业银行和佛诺银行储户仍无法支取钱款。目前，外经银行已被塔央行托管清产完毕。2017 年 2 月 24 日，塔央行宣布取消工业银行和佛诺银行的银行业务权限。吉商业银行流动性问题的发生，将进一步限制信贷投放力度和水平。此外，吉央行汇票发行向银行和市场注入流动性，可能会推高 2017 年的通胀水平。

① 按当日汇率折算：1 美元=7.85 索莫尼。

表 14 中亚国家信贷投放占 GDP 的比重 (%)

	哈国	吉国	塔国	乌国	土国
2009	54.59	11.23	18.36	--	--
2010	45.41	12.48	7.64	--	--
2011	37.81	11.17	13.80		
2012	38.77	12.77	14.63		
2013	37.17	14.23	19.41		
2015	35.11	15.89	19.49		
2015	44.86	19.01	20.23	22.55	29.55
2016	45	20.42			

注：2016 年哈、吉数据来源于哈、吉央行。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www.world bank.database.org）

4、金融体系中本币和外币结构失衡，经济外币化（美元）程度高，面临“去美元化”问题。美元化是一些国家在经济转轨初期受国内通胀、货币贬值及汇率波动幅度较大等各种条件制约，做出的被动选择，反映的是经济主体对本币的不信任感。近年来，中亚国家由于货币大幅贬值、汇率过度波动、以及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和脆弱性等原因，各国市场主体（居民和企业）纷纷选择美元等汇率波动小、币值稳定、储蓄风险低的货币作为储蓄货币，进行财富保值或作为流通手段。近年来美元急剧升值，第一次是 2008 年 9 月 1 日-2009 年 3 月 10 日，第二次是 2014 年 6 月 1 日-2015 年 9 月 18 日，其间美元贸易加权指数分别升值了 14.6%和 18%。对于高度美元化的哈、吉和塔等经济体，应对和消化冲击的方式就是货币贬值和进一步“美元化”。

一是哈经济去“美元化”任重而道远。在 2009 年 2 月和 2014 年 2 月坚戈大幅贬值的情况下，更多企业和民众倾向于储蓄风险较低的币种，导致哈国银行体系内外币存款（主要是美元）占比迅速提高（下图 11 中方框）。2015 年 8 月 20 日坚戈急剧贬值当月，哈金融体系内存款货币中外币存款再次出现同样趋势，坚戈存款比重下降，外币存款占比当月大幅提高 6.7 个百分点。随着坚戈不断贬值，哈外币存款占比不断提高，2016 年 2 月 1 日哈外币存款占比达 70.1%，为近年历史最高位（图 12），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发生货币贬值的国家中都属较高水平，而本币坚戈存款比重仅占 29.9%。随着坚戈汇率缓慢上升，外币存款占比逐渐下降，但仍处于高位。截至 2017 年 1 月 1 日，哈银行体系内外币存款占全部客户存款的 53.8%。分析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哈银行业贷款中外币贷款占比变化趋势可发现，2009年2月、2014年2月和2015年8月坚戈发生快速贬值后，外币贷款占比都迅速提高。银行业中外币贷款占比每次都随坚戈贬值而迅速提高的联动反应（图12），实际上表明哈企业、民众对本币坚戈信心不足。虽然哈在2014年成立了去美元化委员会，致力于解决经济中美元化过度的问题，并在2015年5月哈政府和央行共同制定了2015—2016年经济去美元化措施，包括提高本币存款利率、降低外币存款利率、降低银行本币债务的准备金标准等。但事实表明，目前哈无法摆脱经济的美元化影响，其经济去美元化的目标远没有实现。

二是吉和塔经济“美元化”现象仍将长期存在。2012—2016年，吉经济中美元化趋势与其本币汇率走势基本一致，2012—2015年，随着吉索姆汇率持续贬值，吉银行体系中美元存贷款占比逐渐增加，2016年索姆小幅升值，其美元存贷款占比也随之下降（图13）。2014—2016年，塔银行存款中外币存款占比分别高达65.7%、71.5%和6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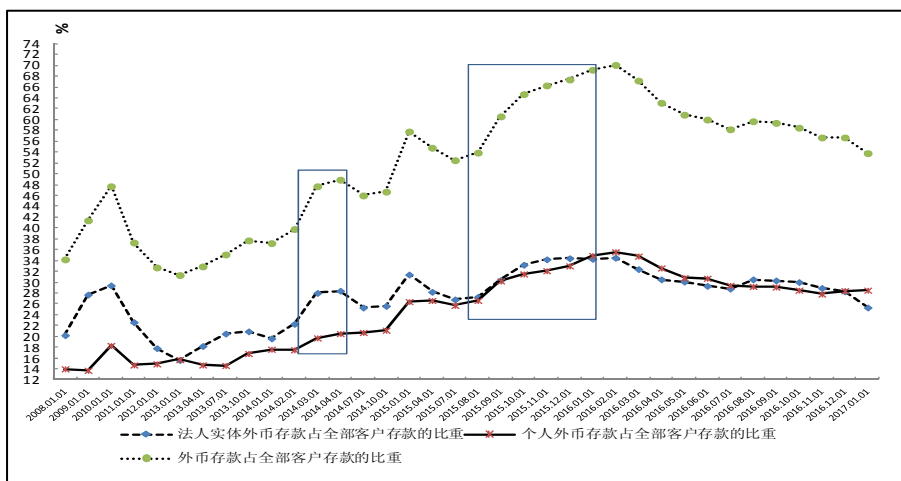


图 11 哈国银行体系中外币存款占比走势

注：图中方框处为哈国2014年2月和2015年8月货币贬值时点。

资料来源：哈央行（www.nationalbank.k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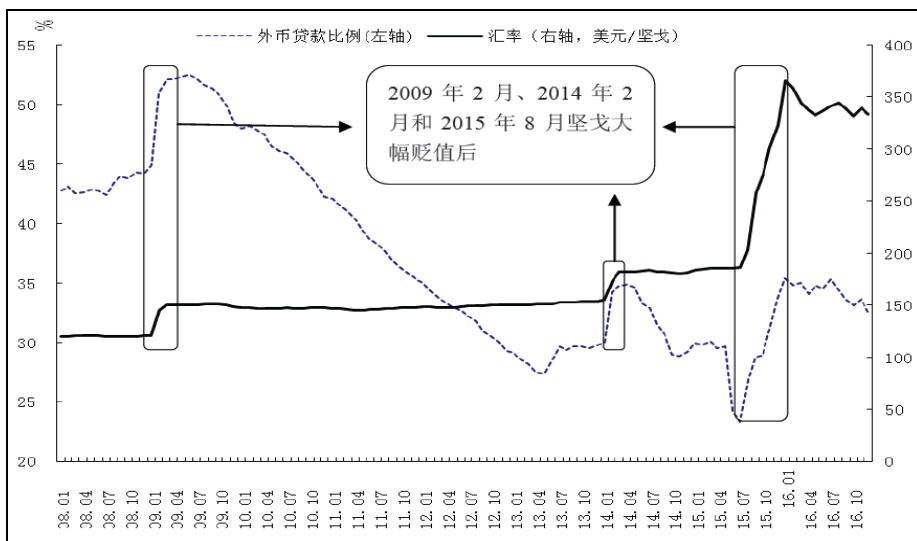


图 12 哈国银行体系中外币贷款占比和坚戈汇率走势关联性

注：坚戈汇率为月平均汇率

数据来源：哈央行（www.nationalbank.k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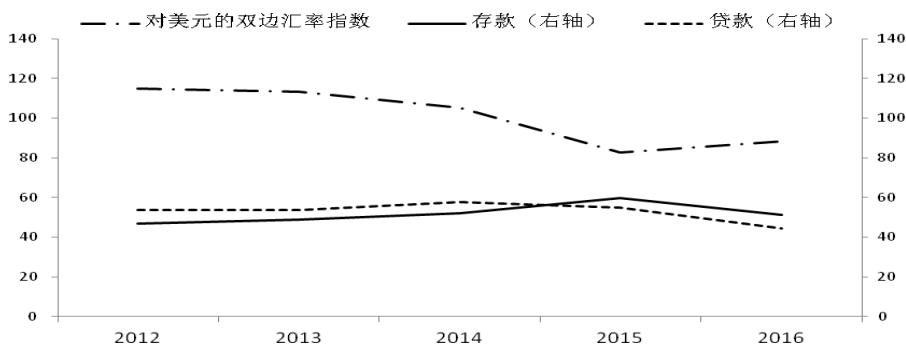


图 13 吉索姆与美元的双边实际汇率指数与吉银行存贷款（美元）占比（%）走势

注：图中存贷款指美元存贷款占全部存贷款的比例（%）。

资料来源：吉央行（<http://www.nbkr.kg>）。

5、外汇市场发展差异较大。在货币兑换政策方面，哈、吉、土和乌国规定本国货币可自由兑换，塔规定货币不能自由兑换。但实际操作时各国存

在显著差别。如乌法律规定，乌苏姆可与其他外币自由兑换，但实际操作中非常困难。而在吉国，在吉注册的商业银行可在吉境内和境外自由买进和卖出外汇，任何个人、机构、团体都可在商业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兑换点将索姆与美元进行自由兑换，不需任何手续，不受额度限制。

在外汇管理方面，中亚各国也存在显著差异。乌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实行“强行结汇”制度，即对入账的外汇仅允许提现 50%，另外 50% 必须卖给国家（换成苏姆），且不得随意提取。外资企业可以在当地设立外汇账户，法律规定外汇可以自由汇进汇出，但企业利润汇出时需交 10% 所得税。土自 2016 年 1 月起规定各金融机构和货币兑换点停止销售外汇，外汇交易只允许使用银行卡的方式，并对携带出境的美元数额有限制。哈和吉外汇管制较为宽松，外汇汇进汇出自由^①，投资者和个人合法投资及经营获利所得外币汇出境外不交税。

在人民币跨境贸易和投资合作方面，乌、土、吉、塔等国的中资企业不能使用人民币在其国内开展跨境贸易和投资合作。

6、为促进经济增长，各国广义货币增速基本保持较高水平。各国广义货币增速基本保持在 10% 以上的较高水平。特别是乌，基本保持了 15% 以上的增速，而在 2009 年和 2010 年，增速曾高达 40.9% 和 52.4%，为各国最高。从不同时间段来看，2010-2014 年，中亚各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在 2009 年和 2010 年高速增长后，呈逐渐下降趋势（图 14）。但 2015 年各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货币贬值。各国为刺激经济增长，纷纷采取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用投放货币、增加银行部门信贷等措施提振经济。同时，为稳定汇率，平衡汇率市场的过渡震荡，各国央行多次动用国际储备投入外汇市场干预汇率，导致中亚各国（除土和吉外）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迅速提高。如哈和塔，广义货币供应增速分别达 34.3% 和 18.7%，比上年提高 23.8 和 11.6 个百分点。特别是哈，2015 年 8 月实施坚戈汇率制度改革后，坚戈汇率大幅下挫，政府和央行为稳定汇率，在市场中投入大量外汇储备，并增加银行信贷（图 15），导致全年广义货币增速高达 34.3%，为 2009 年以来的历史高点。2016，

^① 部分国家有一定数量金额要求或国别要求。

年除土外，各国广义货币（M2）（M1+准货币）^①供应量仍保持10%以上的增速，远高于其GDP增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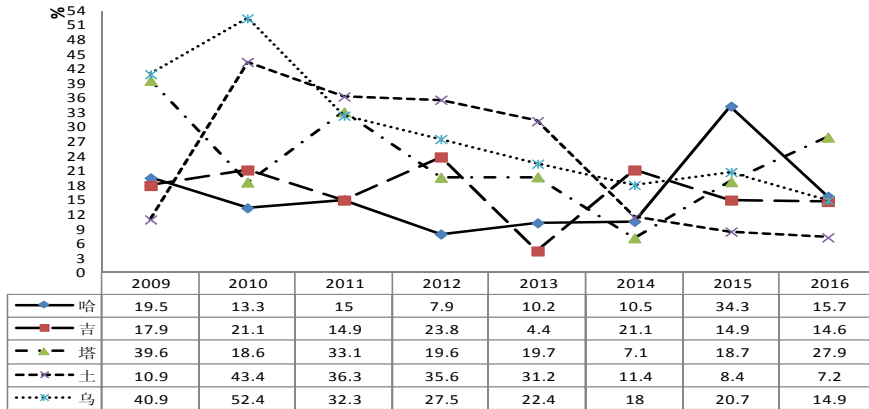


图 14 中亚各国广义货币增速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https://www.adb.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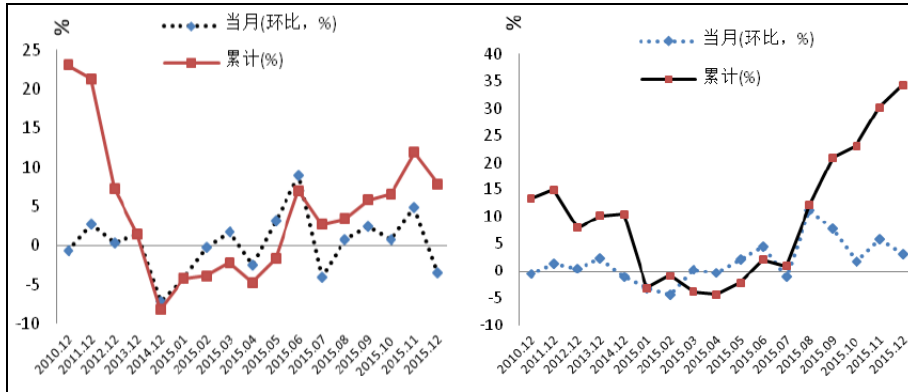


图 15 哈货币供应量变化趋势（M2，左栏）与广义货币供应量变化趋势（M3，右栏）

资料来源：哈央行（<http://www.nationalbank.kz>）。

^① 在亚洲开发银行各年报告中指出各国货币供应增速通常指M2增速，但表中关于哈萨克斯坦数字在哈央行年度报告中是以M3列示（具体见STATISTICAL BULLETIN, <http://www.nationalbank.kz>）。

四、深化中国与中亚各国经济金融合作的相关建议

通过系统梳理和回顾中亚各国 2009-2016 年经济发展情况，并进行对比研究，从各项宏观经济指标看，各国 2016 年经济运行逐渐趋于相对平稳和健康，尽管没有步入经济快速增长期，但据世界银行预测，2015 年经济下滑较快的哈、吉和塔国，2017 年经济增长逐渐向好。根据世界宏观经济形势及中亚各国自身的发展特点和阶段，各国未来的长期发展趋势，从根本上看，仍然主要取决于各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变。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对我国开展与中亚各国的经济金融合作、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有以下几点看法和建议：

（一）把握中亚各国经济金融政策走向，密切关注各国未来经济金融发展趋势，全面推进双方在经济金融领域的合作

丝绸之路经济带体现的是经济带上各经济体协调发展的思路，这需要各方以创新的合作模式促进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以开拓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中亚五国地处中国倡导建设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要冲，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走出国门的第一站，中亚各国经济金融发展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实施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一是密切关注中亚各国未来的经济金融走势和发展动态。一方面要抓住机遇，在中亚各国经济恢复增长的过程中，合理分析各国内在诉求，关注其迫切需要解决的经济问题，对其经济计划重点支持领域进行了解掌握，有针对性地开展双边合作，推动双方的经贸往来。同时加大中国和中亚各国的金融合作，为推动各方经济发展提供金融助力。另一方面，密切关注塔、乌等国的银行财务问题和外汇管制政策变化情况，避免给中资企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作为吉和塔的最大债权国，我们还应密切注意其偿债风险，并做好应对预案，避免损失。二是与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双边合作中，协调好资源供给国和消费国之间的利益分享机制，开展以项目开发为主的能源合作。三是把握中亚各国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乏、融资困难成本高的实际情况，根据双方合作项目特点，创新融资模式和产品，加速推动金融在支持“五通”方面的各项建设工作，推动双方在重大

项目合作中取得实际效果。**四是**中亚各国经济金融发展情况各异，在合作时应有所区别和侧重。如哈虽受国际原油价格暴跌等因素影响，经济实力明显下降，但目前仍是中亚各国中最具实力和未来发展潜力的国家。中哈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业、能源、金融、旅游等方面合作潜力巨大。加强金融合作是两国合作的关键环节，是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合作深化，加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实现我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经济发展战略构想的重要举措，有助于推动两国间的合作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合作的示范样板。

（二）探索建立区域金融合作、风险防范和救援机制

一是以中哈金融合作分委会模式为基础，建立涵盖中亚各国、以及整个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常态化的双边央行会晤和协商机制，建立各国间的金融政策多边协调、金融风险防范和救援机制。**二是**探索建立各国间金融信息交换系统，协调建立宏观经济监测平台。**三是**扩大中国与中亚各国货币互换协议的数量和金额，并促进货币互换资金在贸易中的使用，通过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构对中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带动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加大对中亚人民币境外项目贷款的投放力度。**四是**通过构建统一的区域清算支付体系、区域信用评级体系和区域支付担保体系，积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五是**搭建金融合作平台，围绕金融合作选项和发展路径开展研究与探索，在金融稳定合作、金融市场深化合作以及货币合作、投资等方面，协商制定一系列明确的专项合作规划，争取在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产品创新和金融开放等方面推动区域金融合作向纵深化、多元化方向发展。

（三）以跨境人民币结算为抓手，进一步巩固加深与中亚各国金融机构的合作

一是支持金融机构赴中亚各国设立分支机构，积极推进各国建立区域商业银行间合作机制。**二是**参考人民币对哈国坚戈的挂牌做法，积极推动在新疆实现人民币对中亚其他国家货币直接挂牌交易。**三是**加强中哈央行沟通合作，推动哈方银行入驻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实现人民币与坚戈

的直接清算平盘，在未来人民币对中亚其他国家货币形成直接挂牌交易的基础上，构建小币种外汇交易中心。**四是**鼓励中国与中亚各国银行在本币结算、直接投资、结算差额等一系列操作规程方面加强合作。**五是**充分利用大宗商品贸易、基础设施融资、产业园区建设、跨境电子商务，以及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平台，推动人民币在中亚各国的使用。**六是**推动建立中国与中亚各国双边合作发展基金，募集人民币资金，为中国与中亚各国间经贸合作提供人民币形式的融资支持，在互惠互利基础上扩大人民币在中亚国家使用。**七是**充分利用人民币加入 SDR 的战略机遇，推动人民币区域化。2016 年 10 月 1 日，人民币正式加入了 SDR，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当前应善加利用有关国家去美元化带来的机会，大力推进货币互换、本币结算等方面的合作，当中亚国家出现国际储备货币流动性不足时，及时提供人民币流动性予以支持，培育以人民币为锚的中亚（丝路）金融稳定机制，促进经贸深度融合。**八是**可通过向吉、塔等国提供援助资金或对其民生领域援助性投资、优惠贷款等渠道，按比例配套加大人民币结算比重，扩大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

【Abstract】Since 2015, influenced by multiple factor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fiv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have undergone currency devaluation,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increasing inflation and economic slump. Each country's financial marketization varies and its loans rates are high. There exist big differences in currency reserves of each country. The liability ratio in Kyrgyzstan and Tajikistan is also rather high. Besides, the dollarization in Kazakhstan, Kyrgyzstan and Tajikistan is high. In 2017, it is estimated that when the economy of the U.S., Europe and emerging countries resurges, each country's economy will gradually improv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o-constructing the OBOR, China, when cooperating with these countries in economy and finance, needs to pay attention to those problems including increasing inflation, currency devaluation in those countries, high loans rates in Kyrgyzstan and Tajikistan, in addition to liquidity risks in Kyrgyzstan.

【Key Words】 Central Asian Economy, Central Asian Finance,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Аннотация】 С 2015 г. усилились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е внутренние и внешние факторы, влияющие на развитие пяти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 включающие в себя девальвацию валюты, волатильность обменного курса, рост инфляции и замедлен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дисбаланс степени финансовой маркетизации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ысокие кредитные ставки; большие различия в валютных резервах,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и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из-за высокого коэффициента задолженности существует риск задолженности;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Кыргызстане и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высокая степень долларизации экономики. В 2017 г. в условиях постепенного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итуации в США, Европе и странах с развивающейся экономикой, ожидается, чт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рост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их странах может постепенно измениться к лучшему. В условиях совместного построен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ояса Шёлкового пути, развив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и финансов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необходимо учесть инфляцию и давление девальвации в данных странах, Кыргызстан и Таджикистан имеют риск задолженности,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существуют также риск ликвидности и другие вопросы.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Экономика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финансы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пояс Шёлкового пути

(责任编辑 肖辉忠)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17 年第 3 期

(总第 205 期)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冯绍雷

出版：《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邮编：200062

电话：021-62233816；021-62238113

传真：021-62232113

电子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

网址：<http://ru.ecnu.edu.cn/>

排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电脑室

印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中国知网

· 公开发行 ·

定价：30.00 元